

武俠世界

大刺殺 (國際特警鬥智故事)馬雲・著

一批知名殺手突然飛到了美國，一場大刺殺即將展開！這件大事的台前幕後，將在本期刊出的「國際特警故事」中詳細介紹，幸勿錯過。

$2.50

986

編者話

也許由於視聽混淆之關係，本週來我們接獲不少讀者來信及電話詢問：「武俠世界」（周刊）是否改爲十日刋出版？有鑑於此，編者特別向支持擁護關懷本刋的讀者敬告：本刋是一部歷史悠久、永遠定期性出版的刋物，過去雖然在目錄版內刋印「逢星期四出版」，但我們的目標一向是以讀者先睹爲快作宗旨，是以多年來，本刋都是風雨無間地提前每逢星期一必定在港九各地書店報攤發行出售，今後亦是每逢星期一如期出版發行，並無更改，敬希垂注，多多捧場，並向關心本刋的讀者們致衷心感謝！

**　**　**

下期（９８７），本刋展開夏季猛稿出籠大攻勢，四大名著，同期推出，篇篇精彩，部部絕倫，計有：秦紅之特巨一期完俠義故事「**古堡捉龍記**」、馮嘉的司馬洛故事「**月圓兇手**」、曹若冰的古典俠情中篇「**煞星・黑鳳・嬌貴情**」及東門白之社會時裝鬥智奇情小說「**太空和尚**」。屆時定當琳瑯滿目，令你更提高閱讀興趣感覺，同時，我們稿源供應充足，佳作堆積如林，今後繼續按期不斷推出！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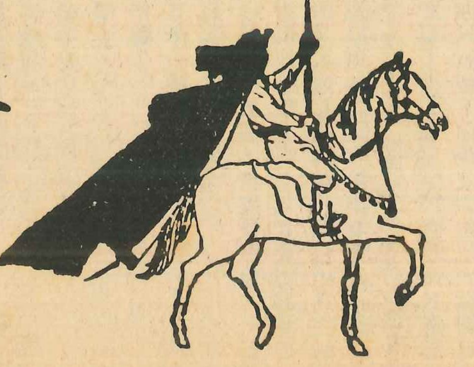
港九運郵：半年港幣	$ 63.00
一年港幣	$ 124.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運郵：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運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8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國際特警傳奇故事

大刺殺

馬雲·文
子成·圖





殺手雲集

連日來美國海關正加倍注意入境旅客，尤其是來自歐洲的旅客。

紐約國際機場顯得份外緊張，「CIA」人員與及反恐怖組織的神槍手們，奉命加緊戒備。因爲來自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的消息指出：號稱「世界恐怖聯盟」的西德紅軍派，將派人到紐約活動。

「世界恐怖聯盟」的成員包括阿拉伯黑色九月組織、巴勒斯坦解放陣綫、日本赤軍以及西德紅軍派等等恐怖組織。

此等組織的恐怖活動，早巳令世人感到厭惡；國際特警人員一直注視着他們的一擧一動。

最近國際特警人員獲得一份秘密情報，指出他們——恐怖聯盟的人，將會在紐約進行一項令人震驚的活動。

如臨大敵

美國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之一，所以首先獲得知會。

不久之後，全世界的電訊都發佈了一項更驚人的消息：紅軍派將以火箭擊落西德一架民航機，作爲報復他們三位西德紅軍派首領在獄中「自殺」。

看情形，他們大概不相信這三位恐怖份子在獄中自殺；而是被殺的。

由於國際特警組織的情報一向準確，所以美國情報局立即作出反應。他們一邊在國內各大機場展開戒備。

另一方面又在國外着令「CIA」人員廣佈綫眼，看看恐怖份子派了那些人到美國來，以及計劃中的行動又是什麼。

× × ×

紐約國際機場入境旅客檢查處的海關人員突然緊張起來。

那具對金屬份外敏感的儀器，有了非常明顯的表示，那是當一名年青人經過那橢圓形拱門之際。

武裝人員一湧而上，將那個棕色頭髮的年青人包圍住。

然而那年青人却表露出一片莫名其妙的神氣，瞪住他身邊的人。

一名穿着海關人員制服，實則身份是「CIA」的特務，喝令那年青人高擧起雙手，讓他先行搜查了一次。

就憑着他雙手的感覺，並沒有武器收藏在年青人的衣服之內。

一股武裝人員爲審愼計，將年青人推入一間房間裏去，作更澈底的檢查。

儘管年青人聲聲抗議，也終於被人剝個清光。

年青人確實沒有携帶任何武器，他身上的手錶墨水筆等等，亦巳放進一個透明膠袋之中；也就是說，他身上再也沒有金屬物體了。

那麼，金屬探測器爲什麼會作出反應呢？

檢查人員細心搜查之下，發覺年青人的手臂之上，套了一個金屬手鐲——一個像是新潮青年人寵物的，銀光閃閃的金屬圈。

在場的人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許多年青人都喜歡在手臂之上戴上一些新潮飾物，這是十分普遍的事。

年青人被搜的亂七八糟，非常生氣。

他一邊穿回衣服，一邊回答「CIA」特務的問話。

「你叫什麼名字？」特務問道。

「湯瑪士．哥拉。我護照之上不是寫得非常淸楚麼？」

事實上特務人員是手持護照，一邊問一邊看，互相核對着。

「那一國人？」

「奧地利。」

「職業呢？」

「學生。」

「年齡！」

「二十一歲。」

「到這兒來幹嗎？」

「趁住學校放假，旅遊兼探親。」湯瑪士不耐煩地呱呱大叫：「究竟美國佬是怎麼搞的？人家都說這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想不到你們竟然當非美籍人士是罪犯！」

「好吧！湯瑪士。」那特務頭目終於說：「你只須留下你親友的住址，你就可以走。這是例行公事，請你原諒。」

湯瑪士於是生氣地寫下了一個地址。

特務頭目瞥了一眼：「閣下就是住在這親友家中？」

「是的，你隨時都可以在這裏找到我的。」

湯瑪士悻悻然離去。

各人又到外面忙於注意其他入境的旅客。

紐約機場每天都有大量旅客入境，單是歐洲客爲數巳是不少。因此，奉命秘密到此執行任務的各單位保安人員，均感吃力。

國際特警紐約辦事處的夏力隊長和阿生，也在稍後時間到了機場檢查站。

檢查工作當然輪不到他們，但他們却帶來了巴黎的最新消息。

根據國際特警巴黎總部的最新指示：恐怖份子可能利用其他乘客，先將武器偸運入境。至於恐怖份子本身，除了可能利用假護照之外，還可能改道繞經其他美洲國家，再取道陸路入境。

夏力和阿生他們除了將上述指示轉達各有關單位之外，還親自到機場來實地視察一下。

金屬探測器又一次有了反應！

夏力、阿生和同來的國際特警人員紛紛跑到檢查站去。

檢查站裏面的檢查人員反而顯得毫不緊張，也許見得多之後，就變得見怪不怪了。

一名金髮女郎正歎在橢圓型的拱門之內，聳肩攤手，一派莫名其妙的神氣。

一名女檢查員示意她出來。

一名在旁的官員問道：「你身上還有些什麼金屬未除下？」

女郎苦笑：「都除下來了。」

「請到這邊來，別浪費時間了。」女檢查員不耐煩地說。

「還要查什麼？」女郎憤憤不平，「也許你們的儀器出了毛病呢。」

「也許是的。」女檢查員面無笑容，「但是我們先要看看你是否有毛病。」

其他二名女海關檢查員巳分左右挾持，將她帶入一間房間中去。

「手錶、皮帶、手鐲等全在這透明膠袋之內，你身上還有些什麼？」女檢查員先禮後兵，對那金髮女郎道：「最好妳自動拿出來，免得我們動手搜身，小姐。」

金髮女郎略作沉思，便將衣襟解開。苦笑道歉：「是我善忘，可能是這項鍊作怪！」

衣襟開處，果然見到一條金光閃爍的項鍊。

但是，女檢查員領班仍不甘心，親自用一具電子探測器，在金髮女郎渾身上下不停地移動。

儀器又有了反應。

但不是在女郎的胸前掛着項鍊的地方，而是在腿部。

她的腿部穿了一雙長皮靴，着裙，露出半截晶瑩玉腿。這在一般人眼中，看來極之平常，不過是一個新潮少女的打扮。

但是，女檢查員却要求金髮女郎將皮靴除了下來，讓她們細查。

金髮女郎很不高興，偏偏那具電子探測器又在她的玉腿部位响起來。

她無可奈何，將皮靴脫下來；所有在場的女檢查員的眼睛都注視着那對修長的玉腿。

玉腿上並沒有任何金屬飾物之類的東西戴上，有的只是一雙玻璃絲襪。

連那個相當精明的女領班，也感到有點糊塗起來了。

那具小型球拍似的金屬探測器，仍在各處移動着。包括皮靴、玉腿，甚至金髮

女郎的短裙之內。

當儀器接近皮靴時，又有了反應。

檢查員女領班動手將脫下的皮靴，逐隻用手去仔細檢查。

結果，她在皮靴的長管頂部那圈圈之內，摸到了一些硬物。

那可能是鞋匠爲了令到皮靴的靴管更加畢直，所以在長管頂部之內加鑲一個鋼圈亦未可料。

女領班的職責所在，立刻到房間外面，將情形告訴有關人等。

由於入境旅客仍然源源通過海關，所以部份人的視綫已被分散。

只有夏力和阿生因爲並無實際職務在這裏，所以左張右望；剛才他們已留意到一名金髮女郎被人帶進房間中去，現在又見女領班走出來向她的上司報告，因此立即引起注意。

女領班道：「據我所知，長管子的皮靴根本無須在裏面加金屬圈。」

但她的上司却說：「我看這也沒有什麼可疑之處，既非手榴彈，亦非手槍，算了吧，這種嚴密搜查，已經有點過份。」

阿生用手臂碰了夏力一下。

夏力會意地回頭望望阿生。

阿生低聲道：「我想見識見識。」

夏力睜大了雙眼：「女子的新潮皮靴你也未曾見過麼？」

阿生半開玩笑道：「像剛才她所說的，却未曾見過。開開眼界又何妨？」

夏力明白阿生的爲人，他在這種環境底下，相信不會做出沒有意義的事。

那女領班得到她上司的指示後，正待轉到那間小房間裏去，却給夏力叫住。

夏力道：「我們想開開眼界，可否把那雙皮靴拿出來看看？」

女領班怔了一怔，回頭看看她上司；她上司自然知道夏力是誰，示意她照辦。

皮靴拿了出來，阿生蹲在地上，仔細檢驗；那金髮女郎呱呱大叫，赤足走了出來，破口大罵。

阿生並沒有理會她，着急的反而是海關的一些主管人員；因爲檢查站內人頭湧湧，被這女郎一吵，人們好容易誤會，以爲美國沒有了民主。

阿生發覺皮靴內的縫綫是新的，但看看這皮靴並不新。

他回頭問女領班：「剛才你似乎說過，女子的皮靴靴管之內根本無須什麼襯托，是不？」

「是的。」女領班回答阿生。

阿生不知如何，順手將皮靴的縫綫一拉一扯；金髮女郎見狀立即飛撲過來，但迅速被二名高大的女檢查員制服。

阿生自皮靴的夾層之內，取出了一個金屬圈子，直徑約有四五吋闊。

這金屬圈子用合金製成，銀光閃閃，約厚半吋，但却高達六吋。何故一雙皮靴要如此這般一個金屬圈子加以「保護」？

阿生再將另一隻皮靴的內層弄開，同樣的一個金屬圈子，唯一不同的，只是高度不同，約短了一吋許。

最令阿生注目者，就是兩個金屬圈的內裏都有螺絲狀的溝紋。

阿生又試將兩個金屬圈加以連接在一起，竟然可以互相接合。

在場的人都看得出了神，阿生彷彿一個魔術師似的。

突然間，那邊引起一陣騷動，保安人員的吆喝聲四起。

原來剛才各人將注意力集中在阿生和金屬圈子這邊時，那金髮女郎趁住一個機會，迅速擺脫監視她的一名女檢查員，狂衝而出。

所有人都感到有點措手不及，加上機場內當時人羣又擠迫，刹那間變得秩序大亂。

阿生沒有加入追踪行列，因爲他知道已找對了綫索。

他只把握着那二個不知是什麼玩意的金屬圈子，在夏力等人的保護下，進入了機場的海關辦事處。

阿生他們不知道那金髮女郎的命運如何，假如她被抓住的話，一定會送到這兒來。

阿生剛才也只是略看過那兩個金屬圈套；但現在他可以坐下來仔細觀察了。站在他身邊的，包括有夏力等一班國際特警人員，以及「CIA」派來的一些特務。

阿生發覺那金屬圈套的外邊還印上了一些字蹟，但不似是英文。

另一節金屬圈還有數目字。

阿生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驚叫起來：「這是俄國製的火箭！」

「火箭」果然比炸彈更厲害，聽得在場的人都呆了一陣。

阿生道：「假如我的估計沒有錯，這可能是俄製的地對空火箭。他們可能將它化整爲零，偷運入美國，必有圖謀。」

在場的「CIA」人員動手將金屬圈取了過去仔細研究，發覺那些字的確似是俄文。

一名「CIA」特務對住那些金屬圈道：「如果這是火箭，相信它也是大極有限。」

阿生笑了笑：「這已經算是較大的了，更小的也有。而且威力十分之驚人。假如讓他們偷運成功的話，也够我們去忙了。朋友。」

一名特務頭目由外面氣喘喘地走了入來，他是負責帶人去追捕那神秘女郎的其中一個單位負責人。除了他們之外，還有機場內的警方人員。

但是，據那特務頭目說，金髮女郎已乘住混亂中逃去無踪。不過，大批警方人員仍封鎖住機場各處出口，正在搜索中。

阿生道：「她是有備而來，可能有同黨接應。」

忽然又有人插嘴道：「看來我們可能已發覺得太遲。」

說話的是個海關官員。

他回憶不久之前也有個年青人過關，當時他的手臂之上戴了一個手鐲似的金屬物件，與眼前所見的火箭外殼竟有幾分相似。

他又回憶着說：「如果說它不同，唯一就是比較小了一些。」

阿生道：「火箭的設計，通常是流綫型的，一頭一尾可能較小。」

至此，有人提議立即按址去找金髮女郎，因爲她證件上的住址，仍有留下。

但亦有人認爲，那是沒有用的。假如

那女郎是個問題人物的話，地址，甚至連證件、姓名等等可能全是假的。

不過無論是眞是假，「CIA」人員已抄下那一男一女的地址。

男的叫湯瑪士。女的就是剛才逃之夭夭的金髮女郎桃麗絲。

桃麗絲所遺下的金屬圈，則被送去化驗。

× × ×

海關雖然加强檢查入境旅客，但並未再發現任何可疑人物。

問題是可能太遲了。在未發現那可疑金屬圈與金髮女郎之前，究竟有多少可疑人物已經過了關？實屬疑問。因爲那些人可能已將火箭零件化整爲零，偷運成功亦未可料。

假定這項假設成立的話，那麼，恐怖份子偷運入來的火箭，就只欠缺了兩節外殼而已。

到底他們總數有多少枚火箭偷運入境？沒有人知道。

無論如何，海關以及其他單位人員，自問是棋差一着了。

他們的目標過份集中於槍械方面，却想不到恐怖份子偷運進來的東西，比起槍炮還更厲害。

× × ×

另一方面，警方分頭到幾個不同地點，與「CIA」人員會合，找尋湯瑪士等人的下落。但是事後發覺這些地址全是假的。

即使有這些地址存在，也沒有湯瑪士等人的存在。也就是說：湯瑪士等人存心欺騙。由此亦足以證明他們的身份必有問題。

特務人員至此惟有改變方針，專向一些酒店、旅館偵查，希望可以發覺上述可疑人物的下落。

可惜他們還是失敗了。

在酒店、旅館等公共場所找不到湯瑪士等人，這又表示什麼？

這表示他們已有人老早潛伏在紐約，所以他們抵埗後，立即獲得接應。

有關單位已不止一次開會研究，究竟這班人的目標何在？

「火箭」的發現，立即令人想起西德紅軍派的最新警告。

他們曾公開警告，將以火箭擊落一架西德民航機，作爲報復。

那麼，表面上看來，他們已選定了紐約作爲下手的地點。

但是，有想像力的人都不禁要問：爲什麼一定要選擇紐約？西德民航機這些年以來，在世界各大城市都開闢了航綫。

是的，只要有西德民航機經過的山頭野嶺，都可供恐怖份子利用，而且更方便，更易安排事後的撤退。何必揀紐約？

所以有關方面立即否定了「可能射擊西德民航機」的可能性。

那麼，恐怖份子的眞正目標何在？這問題立刻引起各方面的關注。也引起了各方面的諸多忖測。

× × ×

被檢獲的二個金屬圈套，已被專家化驗過，證明是一種金屬混合製品。

這種金屬混合製品，可以抗受高熱，而且被驗出是蘇聯一種地對地火箭專用的外殼。

「地對地火箭？」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正在國際特警辦事處之內，夏力跟他在一起，此外，還有紐約警方的韋倫探長。

韋倫探長親自將一份化驗報告的副本，帶同助手送到國際特警辦事處來。

到底他們是「成功的搭檔」。過去已有許多事實證明，國際特警才是紐約警方的好幫手。至於韋倫探長個人，就更加喜歡阿生。

所以，化驗報告送到警局之後，韋倫探長立即叫人弄一份副本，由他親自送到這兒來。

阿生看完了那份報告之後，喃喃地說：「地對地火箭，證明了什麼？證明他們的目標果然不是飛機，而是地面。」

「嗯——」韋倫探長在驚呆中想起了一個問題：「難道是……聯合國大厦？」

阿生不禁反問：「你怎麼會想到聯合國大厦？探長。」

「只因爲那是最多國際要人出入的地方；假如這是華府，我會想像到他們的目標可能是白宮。」韋倫說。

「這也難怪。」阿生道，「事實上他們確有可能襲擊聯合國大厦。但是，想深一層就不會。」

「爲什麼？」韋倫探長說，「恐怖份子一向以恐怖手段作標榜，只要能引起世人關注的事，他們就會不擇手段去做。例如襲擊世運村，射殺以色列運動員，這種事情就够醜惡，就够引起世人的非議，但事實上，他們還是做了。」

阿生道：「我並非說他們不敢做，而是無須如此大陣仗。擧個例吧，假如他們要謀殺一個聯合國代表，根本只須一支槍就够了，何必動用火箭？」

韋倫說道：「假如他們的目標不單只限於一兩個個別代表，而是志在轟動世界呢？」

「嗯！那當然莫過於送給聯合國大厦一枚蘇製火箭了！」阿生聳聳肩苦笑。

事實上，他們每一個人只不過就自己的想法發表個人的意見；根本就沒有正確的情報與結論。

就當阿生與韋倫二人正在討論得十分熱烈之際，夏力一直沉思着。

現在他終於也開口說話了。

夏力問二人：「那兩節火箭金屬外壳，是否能影响他們的發射？」

阿生和夏力是一對老拍檔，自然了解到他的意思。

阿生道：「假如他們只運入一枚火箭的話，肯定有影响。」

韋倫立即問：「然則你以爲他們運入了多少枚同類火箭？」

阿生道：「這很難說，假如超過一枚，相信影响力不會大。」

「但我就認爲必有影响。」夏力道，「假如他們認爲不必要的話，根本不會帶來一枚以上的火箭；因爲即使是偷運入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少也是一種冒險。」

韋倫探長也同意了夏力的見解：「是

的，看情形他們的行動步驟勢必受阻。」

「我看未必。」阿生卻獨持異見：「那二節外殼可以仿造的。只要能及時仿造，問題豈不是就可以解決了麼？」

夏力剛想說話，電話卻在這時候響了起來；是夏力助手接進來的。

助手告訴夏力：「是巴黎來的長途電話。」

「接過來吧。」夏力對他助手說。

電話聽筒中，出現了范梅力的聲音。

范梅力就是國際特警組織的副總監，巴黎總部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

「前些時由美國到巴黎來渡假的一批殺手，突然不約而同地，都在今天離開了巴黎，返回美國去了。」范梅力在電話中說。

關於美國一班職業殺手的資料，本來就是由夏力這邊送回總部去的；總部獲得消息後，立即加派人手，逐個監視。

想不到現在，那班人竟然又紛紛「回程」。

「到底他們到巴黎去幹什麼？」夏力忍不住在電話中問道。

「這才叫人奇怪！」范梅力道，「他們來了巴黎之後，儘管吃喝玩樂。我們一直有派人監視他們，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我們一定動手對付他們。但是，他們只來散鈔票，並未做犯法的事，叫我們如何下得手呢？」

夏力道：「他們都是有資料可核的著名殺手，沒有理由不約而同地一齊去巴黎，然後又一齊回程。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范梅力在那邊道：「他們並未結集在一起，看來是互不相識，但卻又不約而同的同來同往。這才叫人感到奇怪。」

夏力早已將紐約這邊的發現，向巴黎國際特警總部報告。

因此范梅力又在電話中問：「你們在那邊有什麼新發現？」

夏力道：「暫時未有。不過，看情形一定有事發生，目前彷彿大風雨前夕，令人不安之至！」

「須要我們派人來增援麼？」范梅力在電話中問。

夏力道：「我想暫時不必了，美國保安機構比我們更為緊張。」

范梅力又道：「通知他們，設法派人監視每一個由這兒返美國的知名殺手。這樣，也許我們可以節省一些人力去做其他事情。」

「放心好了，那班殺手的資料還是他們提供的，現在那班人返美：相信海關一定知道。」夏力又說：「不過我會提醒他們。」

電話掛了綫。

在旁的阿生和韋倫探長聽得清楚；他們在沉默中互相瞪住了。

好一會兒韋倫才問：「這些事情是否互相都有關連？」

「可能的。」阿生首先答了：「一羣知名的殺手，紛紛離開美國橫渡大西洋，後來又不約而同地回來紐約，這絕非偶然的事。」

韋倫道：「這件事，看來必須知會CIA方面，因為他們曾經一度懷疑是恐怖份子用重金聘請這班殺手們。」

阿生若有所思，喃喃地說：「但根據我的經驗，恐怖份子做案，很少假手於他人。何況，這班殺手目前雖然是自由身，但聯邦調查局卻有他們的資料存案，恐怖份子再愚蠢，也不會蠢到這個地步吧。」

韋倫想了想，道：「這倒也難說了，也許他們的行動是大規模的，也許他們不熟悉美國環境，也許他們須要更多人合力去做這件空前轟動的事亦未可料。」

阿生沒有再提出異議。事實上目前根本也沒有人知道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所有已經知道的，除了那兩節金屬外殼之外，一切亦只不過屬於忖測而已。

韋倫探長忙着去撥電話通知「CIA」人員。

阿生則跑到檔案室，找出一份「黑名單」的副本參閱。

這份副本的所列，盡是美國知名殺手的有關資料。較早時由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電腦室所提供，然後由夏力將它送往巴黎國際特警總部。

名單中最少有八個人是最近兩周之內，先後到巴黎「旅遊，觀光」。

當然，他們並非集體同行，也不是在同一時間出發。

阿生翻開這些副本，發覺其中有不少知名殺手曾經有過入獄的紀錄。根據美國現行法例，即使明知他們企圖犯罪，但沒有確實證據之前，這些人仍然是「清白」的。

阿生發覺這八個人中，有些很年青，只是二十餘歲。而最老一個則剛好年過半百。

阿生正對着這份名單副本怔怔地想得入神之際，夏力不知什麼時候已跑到了他的身邊來：「你不是說過，他們不會假手於他人麼？」

夏力的意思是：恐怖份子既然不會假手外人，阿生為什麼還要注視這份殺手黑名單？

名單上的知名殺手都是美國人，他們習慣上只是為金錢服務，絕不會是恐怖份子。

阿生道：「夏力，你以為我在想什麼呢？」

「從這批殺手身上找綫索？」夏力試探地問道。

「不錯。」阿生沉吟道：「我在想，恐怖份子如果不是志在利用這班殺手的話，那麼，他們為什麼要聘請這班人？」

夏力道：「也許正如韋倫探長說，他們要美國本土人帮帮手。」

「這可能性相信不大。」阿生說得非常肯定。

夏力卻不以為然：「但是，各方面的情報指出，這班殺手的一來一往，都有人替他們付旅費。如果你是恐怖組織的人，你肯這樣花費麼？」

「恐怖份子越來越詭計多端，相信沒有人再比我們更清楚。」阿生道：「在『恐怖聯盟』一案未破獲之前，沒有人敢相信身為利比亞總統的卡達菲上校竟然會出錢出力，大力支持世界上不同種族的恐怖份子，花了那麼多錢，做盡對人類毫無意義的可怖事情，試問到頭來他本人得到一

些什麼？世人的咒罵與譴責而已，因此，我們對付恐怖份子，實在不能用常理去推測。」

「然則，你打算怎樣做？」

「我想找一兩個殺手作為研究對象，先揭破他們被僱用的內幕。」

「但是，這班殺手都是知名的冷面硬漢，收了人家的錢之後，連警方也不易從他們口中找出一些兒綫索來。」

「警方辦事要顧及美國現行的法例，但我們大可以見機行事。」

夏力道：「目前已有人跟踪和監視他們。剛才我聽到韋倫探長說：CIA人員正密切注意這班殺手的一舉一動。」

「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有上佳的機會。」阿生順手將一份檔案副本抽了出來。

雖然說是「順手」，實際上他已花費了一番功夫，從十多名殺手的資料中，逐一研究過，才決定選出這一份副本。

副本是紀錄一名叫「麥維爾」的殺手有關的一切資料。

麥維爾只有二十五歲。這是這羣殺手之中比較年青的一位。

阿生對夏力道：「希望他由於經驗不足，讓我們有機可乘。」

阿生雖然沒有對夏力詳細解釋他的計劃。但是夏力明白阿生絕對不是個輕舉妄動的人；他決定去做一件事之前，必有一套完善的計劃。

當然，阿生過去的紀錄，已足以說明他是一名十分出色的國際特警。加上這些日子以來，夏力和他合作過也不只一次，所以夏力對阿生更加信任。

阿生將那份資料副本取去，回頭又問夏力：「韋倫探長走了嗎？」

「剛走了。」夏力道：「他可能趕往CIA辦事處。」

阿生道：「請通知他們，如果有麥維爾的消息，立即通知我。」

「好吧！」夏力道：「不過我要提醒你，美國的職業殺手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阿生輕輕一笑：「我們不妨告訴你，有時我也不見得太過仁慈！」

× × ×

紐約警方因為找不到報稱奧地利人的湯瑪士，所以惟有到奧地利大使館去。

但是，根據大使館的紀錄，他們根本沒有此人的入境簽證。

「看來那護照又是偽造的。」大使對一名到訪的「CIA」特務頭目摩勒說。

摩勒與一名助手到訪的目的，只為了湯瑪士突然下落不明！

湯瑪士由紐約機場入境，當時他曾接受檢查。由於金屬儀器的反應，令到他份外受到海關人員的注意；當時「CIA」人員亦在場。

經過仔細檢查之後，他身上發現一件「金屬製的新潮飾物」。當時在場的保安人員只以為那是「新潮手鐲」。

但是事後卻證明可能是蘇製地對地火箭的外殼。這才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後來紐約警方按址去找湯瑪士，那地址發覺原來是假的。於是立即通知「CIA」。

「CIA」頭目摩勒和他的助手現在就是要了解湯瑪士的資料，才跑到奧國大使館來。

大使對這件事也顯得非常之關心，否則他不會親自接見摩勒和他的助手。

他反問摩勒：「你們肯定那是我們奧地利人？」

「是的。」摩勒很肯定的說：「根據我的同事和海關人員證實，他確是一名奧地利青年。」

「那麼，請你從這本冊子先行辨認一下。」大使從他秘書手中接過了一本貼滿了照片的冊子。然後又轉遞給摩勒。

摩勒接過了冊子，一頁一頁地翻閱下去。

他的助手霍基也在一旁觀看。

霍基當日也在紐約機場的海關檢查站內，所以他親眼見過湯瑪士其人。

摩勒翻了十多頁，霍基忽然叫他停住：「等一等！」

摩勒發覺那一頁上面，貼了一個年青人的照片。

照片下面寫上了：「葛拉里，二十一歲，維也納戲劇學院學生。」

另外較為詳細的資料，則以較小的字體寫上：「此人曾參觀綁票案，是奧地利紅軍派激進學生之一。曾到利比亞秘密受訓。……」

霍基對他的上司說：「波士，就是他，他就是我們急於要找的湯瑪士。」

摩勒將冊子放回大使的辦公桌上，對大使說道：「你可能猜對了，他用的是假護照。最少我們已發覺他的名字不同。」

大使朝冊子上的照片瞥了一眼，然後對摩勒他們說出一宗綁票案的經過。

這些年來，歐洲各地先後發生過不少綁票案件，都屬於政治性的。

數月前，奧地利有一位富有的廠商彭瑪斯，去維也納被綁票。

事後這富商的家人以相當於二百五十萬美元的奧幣，將他贖了出來。當時警方仍以為這是當地一般罪惡組織的所為。

但是，根據彭瑪斯的回憶，當他被軟禁於一處地牢內的時候，曾聽出其中一名女匪徒的口音——帶着濃厚的法國口音。

因此，奧國警方懷疑這可能是該國激進派地下恐怖份子，與德國紅軍派合謀的罪行。

彭瑪斯恢復自由身之後不久，警方在通往瑞士的邊境，截獲一名青年葛拉里。

葛拉里的背囊中被發現一批無法解釋的美鈔、瑞士法郎以及西德馬克。邊防警察迅速遭到反抗。因為葛拉里有槍，終於他乘機逃脫。

事後警方發覺那批鈔票均有記號，正是富商彭瑪斯付出的贖款一部份。

也就間接證明：葛拉里是綁匪之一，否則如何能獲得分贓。

至今為止，奧國政府仍在通緝葛拉里此人歸案，想不到他竟然會如此神通廣大，昂然進入了美國。

當然，從他可以用假護照入境這點推測，幕後一定有人大力支持。

能够供應一份可以亂真的假護照，也肯定是個有組織的非法團體。而這團體也不難想像得到，必然是那個恐怖組織。

恐怖份子何故會派葛拉里等人入美國

呢？

從種種跡象可以判斷，一定不只一個葛拉里混入紐約，最少還有一個金髮女郎；從他們所携帶入境的金屬外殼可以證明，他們是同一夥人。

「CIA」特務頭目又要求奧國大使讓他再看看那本册子。

特務頭目摩勒的目的，是希望從册子的照片中，找出那金髮女郎的檔案資料。

但是，結果未如所願。

奧國大使提議摩勒與西德大使方面連絡一下；他知道西德恐怖份子之中有許多女性，甚至有不少行動還是由女性負責指揮的。

摩勒忽然之間覺得美國海關人員未免變得太過低能了。一個在奧國犯過刑事案的青年，竟然可以持假護照入境，試問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發生？

特務頭目摩勒最後要求奧國大使提供一份有關那册子的副本，讓他轉送有關方面，以便展開大搜索。

×　×　×

華盛頓西德大使館之內。

阿生專程由紐約飛到華府來，無非爲了一名職業殺手麥維爾。

根據麥維爾的旅行紀錄，此人曾獲得西德簽證，先後到過法蘭克福和西柏林旅遊，後經巴黎横渡大西洋，返回紐約。

阿生事前並未知道會在這裏遇上了「CIA」特務頭目摩勒和他的助手霍基。

這二名「CIA」特務對阿生十分熟悉，最少他們過去在不少會議中見過面。那是國際特警與美國若干保安機構的聯席會議。

彼此無意之間在這兒見面，少不免交換着最新的情報。

大家心裏也總會明白，大家都爲那些恐怖份子而忙個不了。

因此，恐怖份子的佈局，企圖等等，自然也在討論的範圍之內。

摩勒把他在奧國大使館方面找到的資料，讓阿生參考；阿生也把他準備向職業殺手麥維爾動手的企圖約略說了出來。

當然，阿生是個很機警的人，而且他到了美國已經有不少日子。自然知道「CIA」這機構人員的所作所爲。

因此阿生半開玩笑地警告：「你算是唯一知道我計劃的人，雖然我仍有多少後悔剛才告訴你太多，但我仍然希望你不要破壞我的行動！」

「放心好了。」摩勒道：「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只會協助你，不會破壞你。」

「暫時我們還不須要閣下的協助，只要你保守秘密。」阿生道。

「那當然！」摩勒說：「你們國際特警方面是否也認爲這班遊與大發的職業殺手們，可能也助上恐怖份子一臂之力？」

「有此可能。雖然這與恐怖份子一貫手法大有逈異之處，但我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只有向這班殺手調查一下。」

「嗯！」摩勒沉吟道：「你的確很有思想，當潛入境的恐怖份子毫無訊息之際，這班殺手可能引領我們去找那班恐怖份子之所在亦未可料。」

「無論我們國際特警取什麼步驟，你們CIA方面只須依原來計劃行事，最重要一點就是切勿打草驚蛇。」

摩勒只是輕輕一笑：「放心吧，他們已是網中之魚，無論如何，他們也逃不了的。」

×　×　×

在西德大使館的檔案中，摩勒果然找到不少女恐怖份子的資料。

這些女恐怖份子之中，有不少是金髮的。

摩勒不知道她們是否就是在逃的桃麗絲。只好取去了一份副本。

目前電子複印儀器非常發達，要取得一份副本是易如反掌的事。

×　×　×

摩勒進入西德大使館時，阿生剛要離去。否則，摩勒根本亦無須要多此一舉，只要讓阿生看看那些照片，就可以認出「桃麗絲」是否在其中。因爲阿生在海關檢查站見過了桃麗絲。

當然，假如她是個女恐怖份子，她用的又是假護照，那麼，「桃麗絲」這名字也肯定是假的。所以姓名的核對根本也靠不住，只有看過照片認人才較爲可靠。

×　×　×

經過一番照片認人和檢討之後，「CIA」等有關部門大爲震驚。

「桃麗絲」果然是一個化名。

那個在逃的金髮女郎，實際的年齡也不是十九歲，而是二十三歲。

本來是黑色的頭髮，已經染金了。

她並非法國人，應該是西德人。

她是西德紅軍派一名女首領。眞名叫做費安娜，在西德做過案，是個通緝犯之一。

一切既然有了這麼大的改變，爲什麼還有人認爲她們兩者之間竟然會是同一個人？

人的外形可以利用整容術加以改善，頭髮亦可以染色。但是，指紋還是無法更改的。

「桃麗絲」在機場海關留下了不少指紋。

費安娜在西德政府的犯罪檔案中，也留有指紋的底稿。此等副本盡在「CIA」的手中。

兩者之間一經比併之下，竟無分別。證明她們實在是同一個人。

一個女恐怖份子首領已被證實潛入境，「CIA」等美國保安機構不但大爲震驚，同時亦感到面目無光。

華府方面反應至爲迅速，總統的安全顧問向各有關單位質問：到底有多少外國恐怖份子已成功偷入美國國境？

×　×　×

下午時份。

紐約東區一帶比較僻靜的街道之上。一間酒吧之內，人客並不多，只有那寥寥幾個互不相識的酒客。

阿生竟然是寥寥數名酒客中的一個。當然，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

他一直注意那邊角落的一個美國青年人。

那美國人默默地自斟自飲，彷彿對這世界上的一切毫不關心。

阿生捧着酒杯，咬着一支香烟，借故坐到了那年青人的面前：「請借個火！」

年青人瞧也沒有瞧他一眼。

他摸出一個金光閃爍的打火機，「察」地一聲，爲阿生燃着了香烟，但視綫始終沒有離開過他的酒杯。

阿生並不喜歡抽烟，無奈他的職業迫使他經常要扮演各種角色，尤其是眼前這種環境，他必須找個藉口。

阿生噴了一口烟霧，搭訕着問：「閣下在這兒等人麼？」

「你的香烟已點着了，走吧！」年青人十分之不客氣，「別打擾我！」

阿生笑了笑：「你似乎有心事！」

「我看你也不是爲了借火而來！」

「不錯，麥維爾先生，借火只不過是個藉口而已。」

「你是誰？」

「奇怪吧！我竟然會知道你叫做麥維爾。」

「你想怎樣？」

「找你談一宗生意。」

「對不起，我並不認識你。」

「本來我可以找個中間介紹人，但我怕來不及了。」阿生道：「有時有些事情不宜讓太多人知道，你應該明白。」

「老實說，我一點也不明白。」

「嗯——」阿生故意左張右望，神神秘秘地說：「你一定知道黑人查布朗是誰，我就是他介紹來的，凑巧今天他沒有空，但他告訴我，在這裏可以找到你。」

麥維爾毫不在乎地說：「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要你帮個忙，幹掉我伯父，代價十萬，先付定金一半。事成後……」

「你別再說下去！」麥維爾忽然止住阿生，一本正經地說：「我想你一定是找錯人了。你再不走，我惟有報警。」

「報警？哈哈……」阿生忍不住大笑起來。

當他笑聲停止了之後，便故作神秘地，望望窗外，低聲道：「朋友，你要找警探，眞是易如反掌的事，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們正在外面監視着你。」

麥維爾也不由自主地望向了窗外，果然發覺一輛汽車之內有人影移動。

但是，麥維爾的態度出奇地冷靜：「你怎麼知道他們是警探？」

「黑人查布朗不敢同來，就是爲了怕警探認出他；是他告訴我的。」

「你又怎麼會知道他們正在監視住我？」麥維爾很不高興地瞪住坐在對面的阿生。

阿生苦笑聳肩：「我只是胡亂地猜猜，也許我猜錯了。」

「你沒有猜錯，我早已知道了。」

「你早已知道了？」

「是的。」

「爲什麼你不擺脫他們？」

「我爲什麼要擺脫他們？」麥維爾喝了一口酒，「告訴你，別再糾纏住我，我已經退休了。」

「像你這麼年青就退休，有誰會相信呢？」

「信也好，不信也好，總之我警告你，最好不要纏住我，否則你會後悔。」

「好吧！既然有錢你也不賺，我也沒有辦法！」阿生無可奈何地說。

他說完之後，就呷了一口酒。但是那口酒他却沒有吞下咽喉。

他站了起來，朝準麥維爾的面部一噴，酒混着涎沫，像花洒一樣，噴得麥維爾滿面都是。

麥維爾竟然動也不動，也沒有用手抹去臉上的酒漬，反而酒吧裏的其他人等，却爲他們緊張起來。

阿生笑了笑：「我眞不明白，查布朗爲什麼要我來找你，像你這樣沒有出息的人，誰會相信你是一名職業殺手？」

阿生說完，將那支只吸了兩口的香烟，摔進了酒杯中去。

酒杯裏面還有半杯酒。

香烟蒂很長，浸入酒中立即升起一股輕烟，同時也發出了聲响。

麥維爾注視着阿生手部的動作，當阿生企圖捧起那杯酒潑向他的時候，他迅速閃避，同時順勢將桌子推翻。

「嘩啦」連聲，酒杯去勢如電，擊不中麥維爾，却擊破了他背後的玻璃窗。於是立即引起外面車中警探的注意。

阿生是有備而來，所以翻倒的桌子，並未能令他受創。

相反，阿生已跳離原位，及時執起一張椅子，攔住麥維爾的去路。

麥維爾不知道阿生究竟是喝醉了酒，還是存心要留難他，無論如何眼前他已是勢成騎虎，他看見阿生來勢汹汹，也不由自主地倒退兩步。

阿生得勢不饒人，瘋狂似的將椅子凌空飛擲過去。

又是一陣陣的玻璃碎破聲！麥維爾背後的玻璃窗已經被擊得粉碎。

酒吧裏的人包括他們的酒保和老闆在內，只有紛紛走避，沒有人敢過來勸架。

他們當然不知道阿生是什麼人，只道是兩個酒鬼都醉了。所以只有人悄悄致電報警，却沒有人敢走過來！

阿生其實絕對不是如此兇殘的人，要打架亦無須如此。

他的目的無非先行引起外面監視的警探的注意，現在他已看得見，車中的探員正紛紛趕進來。

麥維爾畢竟是個年青人，他可能已按捺不住了。也有可能是迫於形勢；如果他再不反抗，就只有由破窗攢了出去。

但是他又怎肯這樣？於是立刻奮起反抗！與阿生展開肉搏戰。

阿生沒有喝醉，他的頭腦非常之清醒。所以在赤手空拳的搏鬥中，仍佔上風。

他一邊糾纏住麥維爾，一邊低聲問他：「你答應我麼？」

「瘋子！」麥維爾又氣又急，「我恨不得宰了你！該殺的。」

阿生道：「你答允我的要求，現在還不太遲，我有辦法帶你衝出重圍，否則我你二人都會被警方抓回去，那就遲了。」

「好吧！我答應你。」

「那麼，請跟我走！快！」阿生說着，直奔向酒吧後門。

警探們正由前門入來，但他們未進門之前，阿生和麥維爾已走到後面去。

酒吧裏的酒保和老闆見狀，萬二分焦急，眼看這裏一切損失將無人負責賠償，尤其是身爲老闆的，更加不肯白白賠本。

他不顧一切地追上去！在警探未進來之前他已追了進去。

阿生突然叱喝了一聲：「不要再追，否則我會開槍殺你。」

那老闆仍然不顧一切，因爲他根本見不到阿生的手上有槍，所以他還是步步緊追。

而阿生的高聲叱喝，卻傳到警探的耳中，警探雖然未到，卻也以爲有人準備開槍，步伐也隨之放緩。

阿生突然回頭把手一揚。

接踵追來的酒吧老闆還道阿生向他擲手榴彈，急忙伏了下來。

然而眼前飛來的却是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他當然懶得再去追了。

阿生衝出後門，招呼着麥維爾道：「快到這邊來吧，我的車子就在這裏。」

麥維爾本來不想跟他走，但一想到走遲半步也會落入警方手中，就惟有尾隨阿生而去。

阿生匆匆搶登一輛停在道旁的電單車，麥維爾也毫不考慮的，坐到他的背後去，攔腰將阿生摟抱住。

阿生迅速開車。

那邊响起了一陣陣警車聲，後街更有數名警探啣尾追來。

警探在叱喝聲中拔槍。

阿生却沒有理會他們，埋首開車！

電單車以高速衝過十字路口，令到一輛剛開到的警車差些兒與他撞個正着。

外人看來千鈞一髮，但阿生却是心中有數。

電單車以瘋狂的姿態橫衝直撞，引起警車紛紛加入追捕的行列。

來自四方八面的警車，這時都可以從無綫電通訊系統中知道阿生他們那輛電單車的外型以及逃走方向等等。因此紛紛在適當的路口兜截。

但是，阿生自恃藝高胆大，加上那輛電單車的速度固然高，體積又小，在疾馳中穿過各車之間的空罅，忽兒衝上了行人道，忽然又穿過一些橫街窄巷。

當阿生以高速掠過各車之間時，間不容髮，險象環生。

當電單車衝上行人道時，行人紛紛驚相走避，引致秩序大亂。

警車的速度即使更高也沒有用，因爲它體積大，來不及改變方向，已失去了阿生他們的踪跡。

最後，警方還是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召來一些由交通警員駕駛的電單車。

照計這樣足以造成了「旗鼓相當」的局面，無奈當警方的電單車開到之前，阿生已將車子衝入了一間百貨公司之內。

百貨公司裏面人頭湧湧，人們見狀自然又是一番驚擾。

阿生企圖穿過人羣，由百貨公司的另一邊門衝出去。

但是，前門後門，街外盡是警車。

阿生情急之下，乘勢棄車，帶着麥維爾穿過混亂中的人羣，闖進「試衣室」。

原來阿生在穿過人羣，掠過衣物堆積如山的貨架攤之際，已經順手抓來了幾件衣物。

阿生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服裝，只是匆匆忙忙之間，順手從貨架上取來，事實上在那種情況之下，也沒有時間讓他有所選擇。

衝進了試衣室之後，阿生拋了一件給麥維爾，示意他趕快披上。

那是一件女裝有斗篷的禦寒卡曲。麥維爾穿上了之後，就像個女人。

阿生穿在身上的是一件深色的大衣。兩人出了試衣室之後，已有面目全非的感覺。

百貨公司的職員叫住他們，但他們沒有理會，手拖手的彷彿一雙「夫婦」或「情侶」，乘住混亂中逃去。

警方人員迅速包圍整間百貨公司，因爲那輛電單車橫臥地上，他們相信阿生和麥維爾二人一定無法逃去。

阿生和麥維爾跑上二樓。

二樓同樣人山人海，二人左穿右插，找尋出路；因爲他們明知大批警方人員巳經包圍住這家百貨公司，只希望另想辦法逃出去。

警方人員衝入百貨公司後，更加造成一片混亂；這正是阿生他們求之不得的。

阿生掠過一個攤檔時，順手摘了一頂毡帽，戴在頭上。

他將帽舌拉得低低的，帶着麥維爾，竄向電梯門口那邊。

這是一幢多層大厦，但眼前這部電梯只供這家百貨公司內部使用；電梯最高可以再上兩層，最低也是兩層——地下商場以及地牢停車場。

阿生和麥維爾入去之後，按掣直往停車場。阿生認爲那是唯一的機會了。

麥維爾開始暗暗佩服阿生的機智和勇敢。他本人雖然是個職業殺手，但遇上這一類意外事件時，總嫌不够機智。

阿生落到了停車場，立即對麥維爾示意：叫他進入一輛大房車後面的行李箱內。麥維爾果然照足阿生的話去做。但他想不到阿生竟然與他一起，共處於一輛車的行李箱中。也許阿生來不及選擇另一輛車子了。

不久，這輛大房車果然緩緩地由地牢停車場開出。

逃出重圍　再陷險境

一個行李箱之內擠了兩個人，自然感到非常之擠迫，幸好這是一輛大房車。

麥維爾担心的不是被焗至窒息，而是這車子可能被街上的警員截停。

這時候阿生反而十分安詳。

街上的警車聲仍然此起彼伏，令到麥維爾聽來更覺不安。

街上滿是警察，照看這車子遲早總會被警方人員截停。

只要車子被截停，行李箱也勢必被人打開仔細檢查。這些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

車子果然停下來了！

阿生在黑暗中可能感覺得到麥維爾非常緊張。

麥維爾作好了心理準備，只要有光綫，也就是表示行李箱的蓋子巳被人揭開；屆時他只有兩種做法：一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立即以第一時間衝出去。

第二個選擇自然就是乖乖的走出去，

束手就擒！

因此，他雖然蜷縮在那方寸之地，却注意着蓋子的裂縫。

但是很奇怪，那蓋掩沒有被人揭開；行李箱之內還是一片黑暗。

麥維爾和阿生很快就可以感覺得到：車子又開動了。

也許是偶然的停頓，也許這車子根本未開到有警察站崗的檢查站。

所以，麥維爾仍然屏息着，心裏却在祈禱：希望這車子不要再停下來。

只有阿生却悄悄舒了一大口氣：「好了，我們的難關總算渡過了。朋友。」

麥維爾道：「你怎麼知道前面沒有警察？」

阿生笑道：「剛才我們巳經遇上了警察。此後便是一帆風順。」

「你怎麼知道？」

「我可以感覺得到，剛才有人將車子截停，然後有人與駕車人交談。」

「那麼，爲什麼沒有人來開這個行李箱？」

「因爲這是一輛享有外交特權的車子，警察又怎麼敢亂來？」阿生又說：「我這個人也不見得亂來的，上車之前，我巳留意到車頭豎起一面國旗。雖然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國家，却知道這車子的主人是個外交官員。」

「你眞有點頭腦！」麥維爾不得不稱讚阿生的機智。

事實上，車子一直未見再停下來。甚至阿生他們在行李箱之內也可以感覺得到，車子的速度開得相當快。

×　×　×

「爲什麼還不停車？」麥維爾有些焦急。他本來打算只要這車子一停下來，他和阿生就立刻揭開行李箱的蓋掩逃出去。

但是，車子一直開個不停。

阿生安慰他：「放心，我你二人這一回正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車子終於停下了。

麥維爾向阿生示意道：「走吧。」

阿生反而顯得冷靜非常：「小心，這可能是終點了。」

阿生雖然在裏面，但要將行李箱的蓋掩打開，對他來說是易如反掌的事。

麥維爾催促道：「爲什麼你還不將蓋子弄開？」

阿生道：「別焦急，先聽清楚外面沒有人才可以安全出去；否則會有麻煩。」

有人開關車門聲，但沒有人過來打開行李箱的蓋。

這原是想像中的事，因爲行李箱之內，根本沒有行李可拿。

阿生傾耳細聽，再也聽不到什麼動靜，這才對麥維爾道：「好吧！現在我們可以出去了。」

阿生先將行李箱的蓋掩推開少許，往外窺伺；外面見不到人影。

然後，阿生才將蓋掩推盡。

麥維爾急不及待，首先爬了出去。

但是，他還來不及高興，巳經感到吃驚。

當他由行李箱出來之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綠草如茵，滿地花草，刹那間的印象，這似乎是富貴人家的花園。

可惜他們也來不及欣賞，巳發覺車子旁邊站了數名彪形大漢。

這些人分立於車子兩旁，但由行李箱內往外張望時，却絕難見到。這是由於角度問題。

那幾名彪形大漢不但個個虎背熊腰，同時亦正對阿生和麥維爾二人怒目而視。

麥維爾拔足想逃，立即被一名大漢追上，二人隨即發生糾纏。

那邊，阿生亦巳變成騎虎難下，與數名大漢打鬥起來。

這兒的確是一戶人家的花園。

看排場，巳知道這兒的主人家不是泛泛之輩，必然是非富則貴的。

那洋房高達數層，那邊停着的豪華汽車最少亦有幾輛之多。

阿生身裁巳經不算得矮小，但比起眼前這數名大漢來，還是矮了大半個頭。

不過，阿生動起拳脚來，却有如出柙猛虎，那幾名彪形大漢總無法可以佔到便宜；相反，有人巳被阿生的飛腿踢得鼻血直流。

麥維爾也要應付三名大漢的糾纏。

轉眼之間，花園之內，變成了比武場。各人拳來脚往，打得難解難分。

阿生的拳脚功夫令到那班大漢十分震驚，有人揚聲暗示，必須增援。

當時除了阿生等人打作一團之外，汽車旁邊却站了三個人。

中間一個中年人咬着烟斗，戴着一副名貴的金絲眼鏡；左右兩旁，分別站着二名高大的男子。看來像是中年人的保鏢。

阿生也向麥維爾暗示：叫他奔向大門入口那邊等他。

各大漢雖然稍作優勢，但却未能將阿生他們加以制服。

中年人突然向左右兩旁的保鏢作出了指示。

只見二名保鏢立刻拔槍在手，同時加上了一個滅聲筒。

阿生和麥維爾這時正且戰且退，退向大門口處。

但是，他們逃走的方向早在對方的意料之中。

驀地有人揚聲叱喝道：「算了！不要再玩下去了。」

說話的是那中年人。

二名手握滅聲手槍的保鏢，分別舉槍作勢，瞄準了阿生和麥維爾二人。

麥維爾用槍去對付別人也試得多了，想不到現在竟然成爲別人射擊的目標。

他當然了解到眼前的環境，只要對方的指頭彎曲，機掣就會扳動；那時他便會死得不明不白。

對方的手槍配備了滅聲筒，可以想到他們並非警方人員。

麥維爾首先停止打鬥，只有用慣槍械的人才曉得槍的厲害。因此他乖乖的，高舉起雙手，表示投降。

阿生却心有不甘的，頓足埋怨。

可惜一切似乎都太遲了。二人就在衆大漢和槍手的監視之下，被推進了屋子裏去。

在槍管之下，他們根本巳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　×　×

這是一間房。

房間在這幢建築物的二樓。

有窗，但窗門都關上了。

透過窗門玻璃往下望，可以見到一些人正在院子裏巡邏。

那些大漢都有槍。

這房間的門外也有人看守住，那兩個人同樣有槍。

阿生和麥維爾二人，就被囚禁在這間只有百多平方呎的房間之內。

麥維爾感到焦燥不安，行不是，企不是，甚至坐也坐不穩。

但是無論他心裏怎樣想也好，他也不敢開口埋怨阿生。

阿生的身手剛才他也見過了，加上平時聽說過「中國功夫，出神入化」，以及看過了銀幕的李小龍，他實在不敢再隨便開罪阿生。

阿生靜靜地獃在一角想，沒有人知道他正在想什麼。

終於還是阿生先開口：「你可能正在埋怨我。」

「算了！」麥維爾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若非如此，也許我們已落入警方手中。」

「如果是我，我可寧願落入警方的手中。」阿生說：「假如這是警局，我會很快就可以恢復我的自由。」

「你認識警方的人？」

「不！我只要用電話通知我伯父。我敢保證，他會在一小時之內，請律師到警局裏來，將我保釋出去。」

「你伯父眞的對你這麼好？」

「是的。他沒有兒女，只有我這個侄兒。也是唯一的繼承人。」

「希望我沒有記錯。」麥維爾道，「你在酒吧，不是要求我代你殺他麼？」

「是的，你一點也沒有記錯。」

「你爲什麼要殺他？他對你又是這麼好。」

「你未正式答允我的要求，我怎麼可以對你說得太多？」

「唉！」麥維爾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其實不必你多說，我也不難猜想得到。你伯父一定是精壯如牛，你可能等得不耐煩。」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還知道他管得你很嚴，令你感到十分討厭。所以你才四出打聽，在何處可以請到一名職業殺手。是不？」

「一點也不錯。」阿生故作興奮地，整個兒跳將起來！「你的確有頭腦，一猜就猜中了。後來我從黑人查布朗口中知道有你這個人存在。」

「但是，你那五萬元訂金，如何拿得出來？」麥維爾又回到了錢的問題上。

阿生立刻有反應，他表現得非常之興奮：「你可是答允我辦妥這件事？」

「你先回答我所懷疑的問題。」

「你還有什麼懷疑？」

「首先就是我剛才所提及的錢。」麥維爾道，「五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是的，但我可以保證，先付足你這數目，事成後另一半也不會少欠你一個仙。」阿生又說：「據查布朗說，你的價錢並不至高出我這個數目。」

「未必！」麥維爾很驕傲地，輕輕一笑！「那要看工作的性質和範圍。」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例如這件工作涉及政治性的，難度極高的，價錢亦相應提高。」

「嗯！」阿生好奇地盯住麥維爾：「難道閣下也幹政治暗殺之類的工作？」

「對不起，我只是這樣舉例而已，你不必大驚小怪。」

「那麼，回到剛才我的問題上面去吧！」阿生道，「閣下可是担心我付不起五萬元那個數目？」

「不怕開罪你，你目前明顯地受到你伯父的制肘，尤其是在經濟方面，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然則，你又如何能付得起五萬元的訂金？」

「你的想法我已經非常明白。我不妨對你直說，目前我的確是不名一文。但是，假如你答允，而又有九成以上的把握，我會有辦法。」

「你所講的辦法，大概不離一個『偷』字。是不？」

「不錯。我伯父是個舊頭腦的中國人，一向不大相信銀行。」

「你有把握可以從他那兒偷到五萬大元？」麥維爾側着頭問阿生。

「不！你錯了，我不會只偷五萬，而是十萬。」阿生把雙手十指一齊竪起。「但是我不會付足十萬給你，除非你完成了這項工作。同時，我你之間，必須配合得恰可。」

「如何配合才算恰可？」

「照我安排時間動手，這點十分重要。因爲我這邊偷去了他十萬大元，你那邊必須趁他未發覺、未報警之前，將他幹掉，我才可以保持清白，我才可以避過警方的懷疑。」

「我倒明白你的意思。」麥維爾說道，「你一方面要早日得到你伯父名下的遺產，另一方面又想製造不在場的證據！是不？」

「不錯，正是如此。」阿生聳聳肩，「不怕坦白說，若非爲了避過警探的直接懷疑，我根本無須求你。」

「嗯——」麥維爾頓住了。

他獃在窗前想，想得入神。

「怎麼？」阿生走到他身旁，問他。

「算了！」麥維爾道，「反正目前也自身難保，還怎可以談其他？」

「但我的想法，却沒有那麼悲觀。」

「你以爲這班人會放走我們？」

「有此可能！」阿生說，「我們根本與這班人就互不認識，無仇又無怨；今天的事，純屬一場誤會而已。」

「你太樂觀了，朋友，」麥維爾苦笑一下，面色還是那般沉重，「這班人看來也絕不簡單。」

「你猜他們是什麼人？」

「你不是說過，他們可能是某一個國家的外交人員麼？」

「是的，我只是憑汽車上的旗幟和標誌而作此忖測。」阿生又說，「也許他們誤會我們二人是敵對國家派來的奸細。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只須解釋清楚，相信不會有問題吧。」

「但是最怕他們根本不聽我們的解釋

呀。」

「儘管如此，我們還不致陷於絕望的。」阿生低聲道：「我們可設法逃走。」

「逃走？」麥維爾指指窗下，「他們分明都是槍手。赤手空拳他們可能鬥不過你的中國功夫，但是他們肯定不會用拳頭對付我你二人。」

「嗯——」阿生束眉沉思，也顯得有幾分担憂。

麥維爾道：「他們爲什麼還不帶我們出去問話？困在這裏，悶得令人發慌。」

阿生走到房門後面，用手拍了兩下，示意道：「外面有人嗎？」

門外當然有人，他們早已知道有人。

「什麼事？」門外人問了入來。

「放我們出去走動走動，可以嗎？」阿生妙想天開地問。

「可以的。」門外人竟然爽快地答了，「不過，要等我們波士決定。你們只須安份點，留在裏面等待一下。」

麥維爾忍不住插咀問道：「要等到幾時？」

「也許今晚，也許明天，」門外人答了。

阿生道：「我們現在就想會見你的波士。」

「他不會見你。」門外人說，「他剛有事出去了，晚上才回來。」

「你波士是什麼人？」阿生順口問了一句。

「我不會告訴你的，傻瓜。」門外人笑道。

阿生說：「有件事請轉告你波士。」

「什麼事？」門外人問。

「我們之間，可能有了一些誤會。」阿生道：「我和我的朋友二人，只是逃避警方的追……」

阿生還未說得完，立即被他身旁的麥維爾用手掩咀。

麥維爾這一次却顯得十分機警，他代替阿生說下去：「我們與仇家打鬥，所以不得不逃避警方的追捕。在逃無可逃的情況之下，迫得躲到你們的汽車後面的行李箱內，除此之外，我們並無任何不軌企圖。請代轉達你的波士。」

「嗯！」門外人似乎是在考慮這番說話的眞實性。然後又說：「好吧！讓我將情形告訴他。但我要警告你兩個，切勿企圖逃走，否則你們兩人可能會死得不明不白。」

關於最後一句，阿生和麥維爾二人絕對相信這班人可以做得到有餘，因爲在二人的印象中，這班人根本就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阿生說：「我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辦，請你把你的波士找回來跟我們談談好嗎？」

「你們只要耐心一些等待，他不久就會回來。」門外人最後又說：「你們最好別再嚕嗦，否則你們決不會像現在這麼舒服。」

於是阿生和麥維爾二人都不敢再作聲了。

幸好這斗室之內一切設備亦頗爲齊全，有洗手間，也有床、椅等設備。

他們只是被人「軟禁」，一點也不像個罪犯。然而這已經够他們受了。尤其是麥維爾，他焦灼得難以形容，彷彿外面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辦似的。

阿生反而變得清閒，他靠在沙發上，瞪住坐立不安的麥維爾。

他知道這位殺手一定有許多心事，但他偏偏沒有開口去問他。

× × ×

晚餐由門外送入來，茶水和香烟，甚至咖啡都有得供應。

阿生知道麥維爾曾經企圖冒險闖出去，但是，當房門唯一打開的那一次，門外最少有三名手持輕機槍的大漢在旁監視，此外還有一名似是頭目的，肯定身上也有一支手槍。

麥維爾是個有經驗的槍手，他當然不會輕易冒這生命的危險。

晚上，阿生想把房間裏的電視機扭開，因爲睡覺也沒有這麼早。

但是，立即遭到麥維爾的反對，他這時候似乎更加須要靜。

阿生很尊重他，所以沒有跟他爭持，老早就爬到床上睡覺去了。

當然，這麼早——只是黃昏過後，外面也只是華燈初上的入黑時份，阿生根本就睡不着，但在這種環境底下，除了睡覺之外，還有什麼好做呢？

房間裏的燈光本來就不太明亮，麥維爾索性把它熄掉了。

阿生看見他不只一次的爬落床，到窗前往院子裏窺伺。

房內雖然沒有燈光，但院子裏有，光綫就由外面折射入來，所以阿生隱約可以見到麥維爾的一擧一動。

阿生沒有問他究竟想怎樣，明知問了他也不會說的。

反正阿生也明白麥維爾的心事，他不過想找機會逃出去！

但是阿生早已知道這是十分危險的事，他相信麥維爾也一定知道。

從送晚餐入來，打開房門的一刹那間，麥維爾就應該心裏明白：這兒不但防守嚴密，對方也絕對不是等閒之輩。

雖然他們至今爲止仍然弄不清楚這班人的底子，最少也可以從那幾挺手提輕機槍估計一下。

麥維爾是個職業殺手，儘管他很少利用手提輕機槍去殺人，但對槍械最少也是個內行人。

憑那片刻的印象，麥維爾看得出那是三挺俄製的最新湯姆生手提機關槍。再加上花園中打鬥時的印象，麥維爾對這班人的幕後背景，多少也總可以猜出一些兒綫索來。

花園裏的打鬥，最後階段曾有人用兩支滅聲手槍指嚇他們。

當時那二名大漢所用的兩支配備有滅聲筒的手槍，也是蘇聯「KGB」特務常用的那一種。

單憑以上的印象去推想，麥維爾就有了一個概念，這班可能是蘇聯特務。

但是，那車子頭上一度竪起的旗幟，却又表示這是一位外交使節。然則，這班人到底又是什麼來頭？

麥維爾越想越糊塗。

他自問是不學無術的人，即使對各國

的國旗也認識有限，大國的國旗倒還認得出幾種，東歐和中東等小國的，他根本就弄不清楚。

因此，他也無法確定這次所遇到的，究竟是那一個國家的人。

他回頭望望隣床的阿生，阿生動也不動的，好像睡着了。

他又一次跳下床，悄悄到了窗前，往下望，顯然有人巡邏，那些人還不時仰望上來。

麥維爾又到門後，傾耳細聽，門外很靜，但肯定有人看守着這間房，也許看守的人沒有互相交換而已。

麥維爾終於按捺不住了，他走到阿生的床邊坐下來！

「你睡了？」麥維爾輕輕推了阿生一下。

阿生轉過身來，在昏暗中瞪住他：「你以為我能甜睡麼？在這種情形底下，縱然我更貪睡，也無法睡得着。」

「是的，我也睡不着。」麥維爾輕輕舒了一口氣：「他們到底要把我們如何處置？」

「天曉得！」阿生說：「我們連他們是什麼人也弄不清楚，更別說其他了。」

「你不是說過，在百貨公司的地牢停車場逃走時，曾見過那輛車子有一面國旗麼？」

「是的，通常那是表示這是某國大使的座駕車。當旗幟張開時，大使正在車內，捲好用皮套套上時，就表示大使不在車內。」

「你記得那旗幟究竟張開還是捲好的呢？」

「張開。」

「那麼，你一定見過那旗幟了，是不是？」

「對啊，所以我就以第一時間去選擇那車子。因為我肯定警方不敢留難大使的車輛。這將會引起外交問題。」

「你對各國國旗，一定很有認識吧？」麥維爾用期待的心情，等待着阿生的回答。

但是阿生的答話却令他洩氣。

阿生說：「不妨告訴你，我在這方面的常識畢竟有限。」

「唉！問你也等於沒有問。」

「告訴我，到底你想怎樣？」

「我首先要知道他們是那一個國家的人。」

「這又有什麼用？」

「用處當然有的，知道清楚之後，我就可以決定怎樣去做。」

「讓我想想。」阿生很認眞地沉思着，「我雖然不認識那些旗幟屬於那一個國家，但我們可以從那些人的外型和口音方面去忖測一下。」

「嗯！老實說，我對這方面同樣是沒有經驗。」麥維爾道。

「他們像是歐洲人，你有沒有這種感覺？」阿生問。

「東歐集團的國家？」

「可能是的。」

「那麼，我們可能還有一綫希望。」

阿生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算了吧，反正你知道與不知道，對這件事似乎並無作用。」

「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問我？」阿生有點生氣地別過頭去，不再理睬他。

「喂！別這樣好嗎？目前這處境，我們實在應該同舟共濟。」

「你這人眞的是——你既不相信我，偏偏又要找我商量。好了，請你別再煩我，讓我好好的先睡一大覺再說。」

「難道你不想逃出去麼？」

「我才不會笨到那種田地，明知不可為的事，何必浪費精力，老實說吧，反正我個人正樂得無事，就算在這裏欵上幾天也不要緊。」

「但是，我可不同了。」

「你有什麼不同？」阿生道：「我有生意送上門你也不想接，我猜你一定是賺够了，否則決不會那樣不在乎。」

「唉！算我怕了你。好吧，讓我坦白告訴你，我並非不想接下你的委託，只不過——」麥維爾欲言又止的吞吞吐吐。

阿生乘勢追問：「難道你已有任務在身？」

「嗯！是的。」

「大生意麼？」

麥維爾點點頭，即使在昏暗的環境中，阿生仍然可以感覺得到。

阿生又問：「大到什麼程度？」

「算了，別提啦！畢竟這是一宗須要高度保密的生意。」

「你這人眞的是食古不化，到了這個時候還要故作神秘。」阿生道：「一人計短二人計長這句老話難道你也不懂麼？」

「這些事肯定與你無關，我們何必談它？」

「你逃不出去，暫時也與我無關，為什麼你偏要找我商量？」

「難道你有辦法逃出去？」

「並非自我誇張，在下是有名的鬼靈精，你把一切盡量告訴我之後，也許我會想出一下妙着，扭轉乾坤亦未可料。」

「嗯——」麥維爾似乎有點心動了，他開始作出十分愼重的考慮。

阿生很悠閒地躺在床上，等着他的答覆。

麥維爾忽然又站了起來，回到他自己的床上，然後躺了下去。

阿生奇怪他為什麼不作聲，也許他不想說出那宗「大生意」的內容，阿生決定用耐性去等他開口，所以一直沉默着。

麥維爾也在沉默中，但不久之後他又重新坐了起來，對阿生低聲說道：「我眞担心明天之後他們會把我們押到別的地方去。」

「那也沒有辦法。」阿生故意試探地問：「難道你想逃走？」

「是的。」

「那麼，我勸你索性自殺吧！」

「你以為全無機會？」

「坦白告訴你，我決不會拿自己的性命去開玩笑。你不聽我的勸告，只怕你後悔時已上了天堂。」

「在這兒欵下去只有等死而已。」

「等死？」阿生笑了笑，「我又不是特殊人物，他們為什麼要殺死我？」

「坦白告訴你，我明天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等着去辦。」

「什麼事？」

「嗯——」

「又是須要『高度保密』的，對嗎？」阿生譏諷地一笑，「算了，你不說，沒有人可以强迫你。但你最好不要再騷擾我。今天實在太倦，讓我好好先睡它一大覺，一切留待明天說吧！」

阿生說完，就要側過身去，面向牆，背着麥維爾。

麥維爾忙又叫住他：「喂，請別這樣好嗎？正如你剛才講，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來吧，先讓我們趁早商量商量。」

「還有什麼好商量的？你根本不相信我。要走你自己走好了。我還年青，我想在這世界上多活幾十年，說不定還有機會到別的星球去旅行呢。」

「別那樣小器，我們仔細談談吧！坦白告訴你，假如明天我無法恢復自由，我將失去了一宗大生意。」

「我還以為什麼事，生意而已。」阿生道：「我這裏已有一宗生意價值十萬的，等你去做，你又何必焦急成這樣子？」

「十萬元事小，信用事大，尤其是幹我們這一行，無信無義，勢必死無葬身之地。」

「到底是什麼那麼重要？」阿生急忙地說：「慢着，請不要誤會，我無意要知道有關你的業務秘密。只不過眼前這情勢，我以為鬥智總好過鬥力，硬碰硬只有死在他們手中，既然要鬥智，我必須知得更多。知得越多越詳細，辦法可能越好。」

阿生這番說話，果然聽得麥維爾有點兒心動，假如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麥維爾這人當然不可能相信阿生的應變能力。

但是經過一番追逐，逃亡，打鬥等等各種情況底下的共同相處之後，阿生在麥維爾的印象中，已經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人。

現在這情形，麥維爾一方面是情急，另一方面是以「請教」的心情去面對阿生，所以他覺得阿生絕不是自我誇張，他知道阿生的確是個很有頭腦的人。

「前些時，由黑人查布朗介紹了一個阿拉伯人給我認識。」麥維爾開始緩緩地說：「別以為所有阿拉伯人都是那一副怪模怪樣的打扮，他只是個一般常見的商人而已。」

阿生問道：「就是那個阿拉伯人要請你？」

「不，當時他只是以朋友身份，送了一張機票給我。」

「機票？難道請你遊埠？」

「不錯，正是請我遊埠。」麥維爾道：「他暗示這次只要我到指定的地方去，就可以有意料不到的收獲。」

「很有趣，」阿生道：「說下去吧，希望你不是說故事就好了。」

「絕對不是說故事，我所講的全是事實，」麥維爾又說：「我覺得這件事不但十分有趣，事實上也非常之够刺激，於是，我便按照他的話，先飛往德國的法蘭克福。」

「就是那個阿拉伯人要你這樣做？」

「是的，我以遊客身份，先後到法蘭克福、西柏林，巴黎等地。」

「希望他不是故作神秘。」

「我當然亦以為他們故作神秘，後來才覺得他們這樣做，是另有目的的。」

「什麼目的？」

「因為我是個職業殺手，所以他們十分小心從事，他們要我繞經各地的目的，就是避免有人跟踪我，然後再設法與我連絡。」

「結果他們有沒有跟你連絡？」

「有的，那是由巴黎飛返紐約的途中，我發覺餐巾之內夾了一張字條，上面寫着一些字，叫我明日到聯合國大厦門前去一次。」

「明日？」

「是的，明日中午時份。」麥維爾道：「所以我才這麼焦急。」

「阿拉伯人到底要你幹些什麼？」

「我的職業是什麼？」

「殺人！」

「對啊！這一件事當然是跟殺人有關吧！」

「他們有沒有告訴你，要你去殺死誰人？」

「沒有。」麥維爾道：「沿途上都沒有人與我接觸過。」

阿生笑道：「坦白說，我懷疑這是愚人節的一個故事。」

「愚人節，誰肯花費這麼多錢去愚弄一個像我這樣的人？」

「一張機票所值幾何？說不定他們是警方的人，那時你豈非中計。」

「你以為我是個傻瓜麼？第一，查布朗事先不但收了他的一張機票和一萬元現金，還有一筆佣金是阿拉伯人送給查布朗的，第二，他聲明要我遊埠的目的，是要證明警方未派人跟踪我，最後才可以交給我任務。第三，我沿途上的一切享受，早已有人安排，絕對是一流的享受。」

「那麼，我想知道：你如何能曉得警方沒有派人跟踪你？」

「那事情根本不須要我去理，有沒有人跟踪我，他們說，他們一定知道的。」

「但據查布朗告訴我，你事實上已被警方派人跟踪，這次我本來有計劃助你一臂之力，然後望你報答我，代我辦妥那件事，但是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我你竟遭同一命運。」

「你如果眞有辦法帶我離開這裏，我你便成了生死之交，遲早我也會報答你，五萬元訂金固然不必你先付，費用甚至還可以收少一些。」

「那我們一言為定，」阿生裝成十分興奮的樣子，由床上跳了起來，爭着與麥維爾握手。

他們分別坐在自己的床邊，面對面，低聲交談。

麥維爾跟阿生握過手之後，又輕輕嘆着氣道：「但是，明日中午之約不能失，那並非單單為了金錢上的收入，而是道義上的事。」

「嗯！讓我冷靜地先想想。」阿生捧住頭，認眞地去想。

然後他又站了起來，繞房走了幾步，最後回來與麥維爾併肩坐在一起，低聲說：「現在先讓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那阿拉伯人到底是什麼身份？」

「我可以告訴你，他是巴勒斯坦組織

，解放陣綫裏面的人，但他表面上只是一個珠寶商人。」

「明日中午，你是否就去見他？」

「即使不是他本人，也是他的心腹手下。我花了人家那麼多錢，我在道義上不該失約，同時這次我可能賺它一大筆。」

「你說得有道理，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這世界，錢才是最靠得住的朋友。」阿生又說：「那阿拉伯人叫什麼名字？」

「你問來幹嗎？」

「分析一下他是否一個眞正的阿拉伯人，間接帮助你不要上當。」

「他對黑人查布朗說，他叫加辛，在曼克頓經營珠寶，此人手段闊綽，單單是給查布朗的一份佣金，已是二千大元。」

「看情形，他是潛伏在這裏的間諜人物！嘿！我們有救了！」

阿生的突然興奮，帶給了麥維爾的無限希望。

麥維爾立即問：「你有何妙計？」

「還好你對我够坦白。朋友。」阿生興奮得站立起來，連帶麥維爾也跟他站了起來，「假如你不是剛才對我如此交代，我也不敢肯定我的辦法可能行得通，而且成功的機會有九成以上。」

「別賣關子了，到底是什麼辦法？」

「照你剛才所說，他們是巴勒斯坦組織解放陣綫中人，這點似乎沒有疑問。」阿生又說：「我們再回憶在百貨公司地牢停車場，當我你二人攢入一輛汽車的行李箱之前那一刹那間，憑我印象所得，這位大使先生可能也是阿拉伯──中東一個國家的一位外交官。」

「嗯，你的意思是──」

「向他們坦白說出一切，他們之間既是同一陣綫的人，我們自可安然離去！」

「有道理。」麥維爾同意阿生的見解，但很快又猶疑起來：「但是，他們萬一不是同陣綫的人，那時豈不弄巧反拙？」

「我自有辦法試探出一切的，你放心好了。」阿生說。

「那麼快些趁早找他們談談吧！時間無多了。」麥維爾顯得急不及待。

阿生於是走到門後，傾耳細聽，門外似乎有人正在交談；那可能是二名守衞閑着無聊，正在搭訕。不過他們站得可能較遠，所以阿生他們也聽得不大清楚。

阿生先以手拍門示意！

外面的反應果然十分迅速：「有什麼事？」

阿生揚聲道：「請派個人入來，我們有非常重要的話跟你說。」

步聲逐漸接近。

片刻之後，門果然開了。

門外站了三個人，有二名荷槍實彈，中間一人似是頭目。

那頭目瞪住阿生他們：「什麼事？三更半夜，不要吵吵鬧鬧的。」

阿生道：「我們要見你波士。」

「他明天會召見你們。」頭目又說，「我勸你現在最好還是先去睡覺。」

「不！這件事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們也無法敢去承担。」

「靠嚇麼？」

「絕對不是靠嚇。請你先去對你波士說：我是日本人。」

頭目打量了阿生一遍：「日本人又怎麼樣？」

「你給我傳話：我是赤軍派的人。我立刻就要見他！」

那頭目果然怔了一怔！

他示意後面二名槍手，先將房門重新關上，同時亦示意阿生他們靜心等待一會兒。然後把房中的燈亮起來。看情形，他們顯然相信了阿生的說話，也表現得非常重視。

不明白的反而是麥維爾。

麥維爾忍不住問阿生：「爲什麼你要自認是赤軍派的日本人？」

阿生半開玩笑地低聲反問麥維爾：「你覺得我像個日本人嗎？」

麥維爾打量着阿生：「的確很像。」

阿生笑了笑：「你也許不明白，日本赤軍派與巴勒斯坦解放陣綫是互相有連系的。他們像同父異母的兄弟一樣。」

「我明白了，你先要引起他們的注意。是不？」

「不錯啊，同時也要試試他們的來龍去脈，假如他們的確是中東國家的外交人員，我們就有希望可以恢復自由。」

「你果然够聰明。」麥維爾感到無比的興奮。

× × ×

大約三十分鐘之後，有人開門入來。進來的人非常客氣地，將阿　和麥維爾帶走。

麥維爾心裏想，阿生這小子眞有點辦法。

三名大漢將阿生和麥維爾二人帶到一間大辦公室去。裏面正坐着那名口咬烟斗的中年人。

中年人示意麥維爾在他辦公桌前的椅子坐下來，阿生則坐到另一張，但立即被阻止：「日本人，你先到隣室去。」

阿生怔了一怔！麥維爾也感到有點意外。

中年人道：「我必須證明你們的口供是眞實的，不能讓你們兩個湊在一起。」

阿生於是被人帶到隣房，只留下麥維爾面對着那中年人。

房間裏最少有四名荷槍實彈的彪形大漢，對麥維爾虎視眈眈。

「你叫什麼名字？」

「麥維爾。」

「職業呢？」

「嗯──」麥維爾怔住了。他不知道對方是否一如阿生所料；萬一對方不是巴勒斯坦解放陣綫的人，後果會怎樣？

「你不必多講了，我們已經知道你是誰。」中年人說，「你是一名職業殺手，對嗎？」

「你怎麼知道？」

「警方正在四下裏找尋你，原來你就叫做麥維爾。爲了躲避警方的追踪，你竟然藏在我的車子裏，我差點給你害死。」

「對不起，當時的情形，實在迫不得已。」麥維爾道歉也是迫於形勢：「你是外交人員，他們不會查你的車子，所以我們才會這樣做。」

「那個日本人是誰？」中年人忽然又改變了話題，問道。

「他說他是日本赤軍派份子。但老實

告訴你，我認識他不久，我們只是偶然相遇在一起。」

「既然如此，你切不可再與他混在一起。因爲據我所知，除了警方之外，還有人要找你。至於那個人是誰，閣下一定明白。」

「謝謝你。事實我的確有個約會十分重要。」

「你可以立刻走，離開這裏。但我建議你留在這裏，明天再走。」

「爲什麼？」

「因爲外面並不比這裏安全。」

「你的意思是──」

「你可以在這裏住一晚，天亮之後才走。因爲你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朋友；我不想你失約。」

「放心好了，他們找不到我的。」麥維爾道，「趁住天黑離去，比天亮後更加安全。」

「既然如此，我只有祝你們成功。」中年人站起來與麥維爾握手。

麥維爾問：「你準備把那個日本人如何處置？」

「我們做事一向很有分寸，你儘管放心去做你的事吧。」

麥維爾無可奈何！他只好獨個兒離去了。

兩名大漢陪伴着麥維爾登上了一輛房車，有人交上一副不透視的黑眼鏡給他戴上。

麥維爾問：「這是什麼意思？」

那大漢道：「這是我們波士的主意，他不想惹麻煩。過去的事我們一筆勾消，兩不相欠。自然我們不希望再見到你。」

麥維爾一切既然處於被動，自然也無話可說。

有人將車子開走。

麥維爾戴上一副不透視的黑眼鏡，根本見不到外間的景物。

在這種情況底下，只有冷靜下來，才可以保持頭腦的清醒。

麥維爾傾耳細聽，目的是希望聽出一些特殊的音响，但是他的企圖很快便被人識破；有人將車上的卡式錄音系統扭開，把他的聽覺擾亂。

× × ×

中午時份，在聯合國大厦門外的廣場上。

陽光普照，遊人頗衆。

麥維爾架上了一副黑眼鏡，扮作遊客的模樣，掛着一具照相機。

不過這副黑眼鏡與昨夜那副可不同了；這副可以清清楚楚看得見四周的景物。

昨天晚上，他被人送到一處路邊。當車子停下來時，不透視的黑眼鏡亦被人收回。

有人警告他：「不要回顧，也休想看清楚這車子的車牌。一直走吧！此後我們互不相欠了。」

麥維爾只有照辦，否則他可能被人用滅聲手槍射殺。

後來他曾致電找黑人查布朗。

但是，先後找了好幾次，查布朗還沒有返回家中去。

對查布朗這種人來說，三幾天不返家本來也不是值得驚奇的事。然而這時候的麥維爾，却有異樣的感覺。

他担心查布朗可能出了事。

電話既然無法接觸，麥維爾更加不敢到查布朗的家裏去找他。

他也不敢返回自己的家中去。

毫無疑問，那中年人的話必然是眞的：警方正在找他。

假如這時候他送上門去，未免太愚蠢了。

紐約太大，他要找個地方渡過一宵，是易如反掌的事。

他有許多黑道中的朋友，只要找到其中一個較爲可靠的就行。

但是他沒有去找他們，因爲他担心警探比他更早去找那些人；也許警探已在那些地方等候着他，亦未可料呢。

他惟有住到一些私家公寓去。

儘管這些公寓並不公開營業，還要有門路才可以摸上去。但是他還沒有一覺好睡，時刻打聽着門外的動靜，以免在夢中被捕。

天亮後，他立刻就離開那裏。先去喝一杯咖啡，再去購了幾件「道具」：黑眼鏡，毡帽和照相機等。最後才到這兒來。

此等「道具」他也不是胡亂買下來的，而是與那個阿拉伯人有約在先。

那個阿拉伯人加辛，要他戴上一頂啡色的毡帽，帽邊左旁插上一支橙色的羽毛。再加上黑眼鏡與相機等，扮成遊客的模樣。

黑人查布朗事實上知得也不會太多，他那二千元介紹費是賺得十分容易的。因爲這一切都是由阿拉伯人和麥維爾直接約好的。

現在，麥維爾在衆多的遊人之中，找尋可能出現的阿拉伯人。

此等遊人不一定是外地來的遊客。他們有些是紐約本地人。

突然有幾名武裝警員出現，令到麥維爾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他急忙竄進人叢中，以避過警員們的視綫。

後來他又看見多名新潮青年，連羣結隊的，手持標語牌，叫叫嚷嚷的走到聯合國大厦門外，不知道又在抗議什麼。

剛才那幾名武裝警員立刻包圍過去。

這時候麥維爾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忽然有人走到他身邊，低聲對他說：「參觀的時間到了，走吧。」

這是一句暗語，麥維爾的反應有如觸電似的。

當他回頭一看，果然又是那個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加辛頭也不回，朝那邊走過去；麥維爾立即尾隨而行。

麥維爾一邊追上去，一邊四下裏張望，顯然是担心被人跟踪。

不過他相信前面這個阿拉伯人加辛一定比他更爲小心；若非一切安全，他也不會出現。

於是他加速脚步追趕上去，然後與加辛併肩兒往前走。

「你出了事？」加辛第一句就問。

「是的，我要擺脫他們的跟踪。」麥維爾爲了表示自己的本能，不得不說謊。

「那個中國人是誰？」加辛又問。

「中國人?」這一回，麥維爾登時呆住了。

「帶住你逃之夭夭的中國青年啊。」

「他自稱是唐人街的富家子弟。」

「他似乎很有辦法。」

「是的，我們一齊躲在一位中東外交官的駕座車的行李箱內，逃出了重圍。」麥維爾又說：「還好那位中東朋友通情達理。」

「是那一國的外交官?」

「我也不大清楚。」

「你對他說過什麼?」

「我曾提及閣下的名字，於是他放了我。」

「你眞蠢!」加辛突然停止了脚步，含怒回顧麥維爾。「你顯然中了人家的詭計，我並沒有什麼中東外交官的朋友。」

這時候，他們已步進了停車場。

麥維爾彷彿聽到一枚炸彈爆炸似的，加辛的說話有如鎚子一樣，重重地敲擊了他一下!令到他有如從夢中紮醒。

他們不約而同地，朝四下裏再度張望一下。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有幾個人朝不同的方向，向住他們這邊走過來。

加辛對麥維爾道：「快上車。」

加辛衝前幾步，拉開車門，登上了一輛豪華房車。

麥維爾在這種情形底下，也只有尾隨其後，登上那車子裏。

他們往外張望，發覺剛才那些人正加速脚步，飛奔過來。由此證明，他們非常敏感，而不是下意識的感覺。

加辛立即開車。

前面有一名身披乾濕褸的大漢，擋住去路；但加辛沒有理會他，開足馬力，狂衝而去。

那大漢急忙逃避。

加辛企圖將車子繞過一輛汽車的前頭，然後由停車場的出口處衝出去。

但是那一列汽車之中，有一輛汽車突然衝出了路中央!擋煞了加辛他們的去路了。

加辛知道那不是偶然發生的事，而是有意的阻難；他們已陷重圍之中。

加辛急忙退後，打算由一處缺口將汽車駛了出去。

但是尾隨而來的另一輛汽車，就停在他的汽車的背後。

「隆」然一聲!兩車之間立刻發生相撞。

那邊數名大漢急急包圍過來；他們的行動快如閃電，左右兩旁的車窗外面，眨眼之間已有兩支手槍分別伸入車內。

車子一經碰撞，加辛和麥維爾二人幾乎撞到眼前一黑。

他們的頭腦還未清醒過來，兩支手槍的槍管已指住了他們二人的太陽穴。

車門迅速被人拉開，其他人一湧而上，合力將二人拖出來，然後推上了另外一輛大房車之內。

全部行動不足三分鐘，包括了那二輛相撞的汽車已先後開離了現場。

× × ×

在一間密室之內，加辛被人綁在一張椅子之上，雙手反綁着，與椅背相連。

他離開汽車之後，立刻就被人帶到這裏來；至於麥維爾的下落，他根本就不知道。

一支探射燈投射向他的面部，令他雙眼亦無法可以睜開。

他甚至閉上雙眼仍覺得那強烈的光綫令到眼球刺痛。

「你叫什麼名字?」

「加辛。」

「加辛只是個化名，你其實叫卡羅斯。對嗎?」

「嗯!你們既然已經知道了，又何必多問?」

「你代表什麼人工作?」

「自己。」

「你有仇家?」

「是的，所以我打算找一個職業殺手幫忙。」

「於是你找上了麥維爾。」

「不錯，可惜他原來愚蠢得令人難以置信。」

「愚蠢的是你。在我們面前，你不該再繞圈子了。否則，你只有吃苦頭。」

「落入你們手中，試問我還有什麼話好說?」

「你只須說出實情，我們可以放你一馬。」

「你似乎令我感動!」卡羅斯苦笑道，「你們是何方神聖?」

「猜猜吧!」那人開玩笑地說，「猜中有奬。」

「CIA?」

「熄燈吧!」那人發出了命令。

於是那支強光探射燈立即熄滅，卡羅斯也感到舒服了一些。但是，他仍然不敢，也不能立即將雙眼張開。

「這就是我的『奬品』了?」卡羅斯半開玩笑地，閉着眼睛問。

「是的，你猜中了。」那人又說：「關於我們CIA的手段，閣下可曾聽說過嗎?」

「臭名遠播，那有不知之理?」

「你眞勇敢，處此環境底下，你仍然有胆開罪我們，可見不是泛泛之輩。」

「要劏要宰，最好請你爽快些。」

「你想死，可也不會死得太過容易。現在我們先訂下一個賞罰的辦法。」那人頓了頓之後又說：「你能澈底與我們合作的話，你可以獲得一筆可觀的奬金，而且還可以迅速恢復自由，你的波士根本不知道你已失手被擒，如果閣下有興趣的話，甚至還可以爲我們工作，酬勞方面亦自然十分可觀。」

「停事場的事如此轟動，相信傳播界已廣爲宣傳，還有誰不知道?」

「你完全錯了，我們做事一向周密，老實說吧，如果讓公衆知道了這件事，你根本不可能被帶到我們這裏來。」

「你的意見是：你連那交通意外的一點點痕跡也抹煞了?」

「這個當然，我們都是講究工作效率的。」

「嗯——」卡羅斯沉吟着。這時候，他的雙眼可以張開了。

他告訴站在他面前的「CIA」頭目：「你們可知道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刺

殺?我實際上只是担當個小脚色而已。」

「我們只知道有人四出聘請美國一班頗出色的職業殺手。麥維爾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對嗎?」那頭目問道。

「你猜對了。」卡羅斯道，「我的幕後老闆就是巴勒斯坦解放陣綫。」

「我們早已猜到了。然則，刺殺的目標又是誰?」

「這是關鍵性的問題，我怎可以輕易告訴你?」

「你不是已經暗示可以和我們合作的麼?」

「可是，看看吧，你們如何對待一個合作者?」

「CIA」頭目示意在旁的人，將繩子一一割斷了。

卡羅斯恢復自由之後，伸了一下懶腰，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朋友，別賣關子了。」那頭目瞪住卡羅斯。

「我可以坦白說一句，我只知道爲金錢服務，所以，我先要知道你們的誠意，以及出價的高低。不怕開罪閣下，CIA的名譽不大好，信用更加壞了。在未獲得保證之前，我不會說出關鍵性的問題。」

「你要怎樣才相信我們?」

「假如你是我，你也會担心，萬一說出了一切之後，你們不難過橋抽板，將我殺死之後棄屍於郊外。以你們的導演手法，要製造一宗交通意外死亡，相信易如反掌。」

「你的想像力十分豐富。」那特務頭目笑了笑，「其實我們殺死一個人，必然認爲有此必要，以及許多理由，肯定那人是非殺不可，所以才動手殺之。目前閣下根本就無此條件。」

「但我仍須若干保證。」

「你想如何獲得保證?你儘管開聲好了。」

「我先告訴你，我們要刺殺的對象，然後你放我出去。」

「嗯!但是，我們如何知道你不說謊呢?」

「你們當然不會就這樣放過我，一定還會派人從中監視，假如我說謊，你的手下隨時都會殺我，對不?」卡羅斯說，「其實，我這要求不但合理，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因我失踪得太久，他們會引起懷疑。以後想得到他們的信任也就難了。」

「倒有點道理。」

那頭目在房間裏踱着方步，他非常認眞的考慮着對方的要求。

他終於站了下來，對卡羅斯道：「好吧，我答應你；你先說出那被殺的目標，然後我們訂出一個今後連絡的方法，最後將你釋放出去。但我再次聲明，你切勿說謊。」

「我們要刺殺的對象，將包括以色列和埃及的外長，以及這兩國派駐聯合國的每一個外交人員。」

「果然是一場空前龐大的刺殺行動。」特務頭目又問：「是否一齊動手?」

「是的，最少是同一日動手。」

「那一日?」

「以色列外長達揚到聯合國致詞那一日。」

特務頭目怔了一怔：「達揚將軍幾時會到聯合國大廈致詞?」

「這就是我是否說謊的最佳證明啊!」卡羅斯說，「根據巴勒斯坦解放陣綫的情報，該兩國外長將到紐約來。」

「刺殺達揚，不足爲奇。這位獨眼將軍是他們的眼中釘。但是，埃及外長又怎麼會成爲刺殺的對象呢?」

卡羅斯道：「請恕我開罪了你，你的職位大概也不會高到那裏去。」

「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去問你最高的上司吧，以埃兩國，將開談判。信不信由你。」

那特務頭目半信半疑。回頭問在場的一位助手：「有沒有這方面的消息?」

「從未聽過。」助手回答說。

卡羅斯笑道：「你尚且不知道，何況你的手下呢。爲了證明我是否說謊，我建議你先去撥個電話到華府CIA總部去。這情報沒有人比你上司更清楚。假如他證明是眞的，也就間接證明我並無說謊；否則，你再處置我也未遲。」

特務頭目看見卡羅斯說得這麼有把握，果然吩咐助手們留下，他跑出房外去。

主動出擊　果有奇蹟

在另外一間房間裏面，坐了好一些人員。

這班人之中，包括了「CIA」高級特務頭目摩勒和他的助手，國際特警方面的夏力和阿生等人。

摩勒正在稱讚阿生不但是個「飛車能手」，還是個可以獲得金像奬的「優秀演員」。

毫無疑問，他們的合作獲得了一次非常滿意的成功。

由酒吧被包圍，以至由百貨公司逃出「重圍」爲止，整個的過程只不過是一個「局」。

佈局的人就是摩勒和阿生；他們一個「導」，另一個去「演」。

自從在西德大使館相遇之後，他們作了一次初步交換意見。後來雙方經過一再接觸，認爲他們假如能來一次合作，將可能有意外的收穫。

最後他們終於達成協議，「演」出了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那一幕「導」得精彩，「演」得更精彩；也就是說，由酒吧逃亡，街頭飛車追逐，百貨公司棄車以至利用「外交人員」的汽車闖出重圍等等，完全只不過是一場「戲」。

當然，「外交人員的汽車」也是一種巧妙的安排；目的無非要令麥維爾這位職業殺手澈底上當。

結果麥維爾果眞是澈澈底底的上了當，還親口將「紐約聯合國大厦門外之約」，對阿生「不打自招」地，說了出來。

至於那班被疑是中東某外交人員的神秘人物，自然也是摩勒各部門抽調回來「客串演出」的特務人員。他們不但外型酷肖中東人，連演技也委實不錯呢。

在這間房的一角，有一套電視傳眞系統，那螢幕上出現的，正是隣房的情形；剛才阿拉伯人卡羅斯在隣房與那名「CI

A」特務交談的情形，這兒的摩勒和阿生等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因此，當那名特務人員未過來向摩勒報告之前，摩勒和阿生等人已開始討論卡羅斯口述的「情報」。

阿生問摩勒：「這阿拉伯人所講，是否屬實？」

「是的，以色列外長即將來到聯合國演講，但消息一直保密。」摩勒說，「除了以色列外長之外，埃及外長亦會出席，由聯合國秘書長華爾漢主持的一項秘密會議。」

「你的意思是：以色列和埃及兩國外長均將出席一次秘密會議？」

「是的。你也覺得奇怪吧？但這却是事實，假如這次外長級秘密會議獲得成就的話，更轟動的事情亦將會出現。因為我國總統卡達，努力拉攏以埃兩國首腦會面。華爾漢的秘密會議，只不過是個開端而已。想不到恐怖份子的消息，果然如此靈通。」

以色列和埃及兩國自從「中東六日戰爭」之後，彼此已經勢成水火。所以在當時來說，根本沒有人相信他們會同時出席什麼會議。

但身為「CIA」高層特務首腦之一的摩勒，是預先知道了這項可靠情報的少數人士之一。

阿生既然獲得了摩勒的證實，也覺得卡羅斯的口供相當可靠。

那名負責問口供的「CIA」特務亦已由隣室過來。他向摩勒請示：「可以把他放出去麼？」

摩勒以同一問題去轉問阿生。

阿生道：「放了他肯定有危險，但我們一定要引出其他同黨，所以就算冒險也值得。」

摩勒担心地問：「你担心他被殺？」

「是的，他之被擒，他的同黨可能已經獲悉。」阿生說：「但無可否認，他是最好的餌。」

摩勒又沉吟道：「有辦法令他供出更多嗎？」

阿生道：「看情形，他只是『駁脚』的角色，所知也只是有限。」

「那麼，我們就試試放他出去，希望可以捉到更大的魚。」摩勒對他的下屬說：「先安排好人手，要不着痕跡的，對他展開跟踪，監視，必要時還要採取行動去保護他。」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阿生補充說：「別忘記捉一條大魚回來。」

那名「CIA」特務又再返回隣室去了。

隣室中的卡羅斯正悠閒等待着。

「你終於回來了。」卡羅斯洋洋自得地說：「怎麼，我的情報準確吧？」

「不！」那特務道：「你剛才所講的，仍然不盡不實。你想走，最好先交代清楚。」

卡羅斯道：「我不知道要怎樣說你才相信，他們刺殺的計劃首先是達揚，然後是以埃二國的其他外交人員。」

「埃及是阿拉伯聯盟的核心國家，以色列的死對頭；你們刺殺以色列外交人員不足為奇，為什麼也要對付埃及人？」

「老實說，關於這點，當初我也感到奇怪，但是後來才知道，埃及將脫離阿聯，獨自行動。這就令到其他阿拉伯國家不滿。」

「在這件事裏面，你還知道一些什麼呢？」

「我知道的，都告訴你了。」

「聽說你是個珠寶商。」

「是的。」

「你被他們强迫做這種工作麼？」

「算是自願，亦算是强迫。」

「這話怎麼說？」

「我的珠寶生意不大好，加上做珠寶鑽石生意必須跟以色列人來往，解放陣綫方面便利用我這種方便，要脅我為他們做情報工作。」

「這與事實不符。我們查過了，你的珠寶貿易生意不錯，有錢賺。為什麼你會說不大好？」

「那只是表面的好，實際不好，沒有人比我更加清楚。他們在幕後支持我，讓我在商場上表現得出色，以方便做情報工作。」

「你發誓你所講屬實麼？」

「絕對眞實。」

「經你手還僱用了那一些殺手？」

「只有一個。」卡羅斯道：「他就是與我一齊被你們抓住的麥維爾。」

「就憑麥維爾一個人去殺死數目衆多的以、埃兩國外交官員？」

「當然不是。而且數目肯定很多，大約在十個八個以上。」

「他們是誰？」

「我不知道。」

「你很狡猾！」特務頭目示意助手：「把他帶到六號室去吧！」

卡羅斯不知道「六號室」是什麼地方，連聲叫寃不已。

二名大漢半推半扯的，將卡羅斯帶離那間問訊室。

「六號室」就在對面而已。

卡羅斯被推上一張機械椅子之上。那看來很像執行死刑的電椅，所以令到卡羅斯大為緊張，連聲尖叫。

「你們出乎爾反乎爾，太不人道了！」卡羅斯叫得有如殺豬一般。

那特務冷然一笑：「借刀殺人，僱用職業兇手殺人，難道就是人道麼？不過，你放心，暫時你不必死，因為你還有一個機會；那就是由現在起，你必須句句屬實，如有半字虛言，便是你自取滅亡，與人無尤！現在讓我告訴你，這一張不是電椅，只是測謊機的一部份而已。」

「好了，不要再動！」一名提住卡羅斯手腕的大漢道，「你再動，萬一弄斷了電綫，可能會將你活活電死。」

卡羅斯果然不敢動了。

二名大漢分左右兩旁，將一些夾着儀器的綫頭，帶到卡羅斯的身上。

卡羅斯一方面以好奇的眼光瞪住那些新奇的設備，另一方面却心情萬二分的緊張！

二名大漢分別將卡羅斯的雙手弄好之後，再在他的頭部加上一頂皇冠似的東西，當然，那只是一副精細的儀器而已。

然後，再由面對住卡羅斯的特務，將一個按掣扭開。

一些燈號隨即亮起，那具電腦似的東西也在一閃一閃的，閃個不停。

與此同時，也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卡羅斯感到渾身一凜，彷彿觸電似的，不過這種感覺也只是刹那間的事，很快便成過去。

那特務頭目叫卡羅斯開始作供！同時告訴他：「以前說過的大可以忘記，總之由現在開始，一字一句必須眞眞實實，决不能說謊，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卡羅斯對這警告不會有任何懷疑的地方，因為他也聽過美國的測謊機十分收效；那主要是針對一個人的心臟，脈搏以及神經系統等等，各方面的反應是否失常，而測出說話的可靠性。

因此，卡羅斯再開始說話時，也的確是小心翼翼，不敢胡來。

× × ×

阿生和「CIA」首腦之一的摩勒等人，在另一間房內，也可以從電視的傳眞系統中見到卡羅斯作供的情形。

阿生含笑對摩勒道：「你那名手下的確有辦法，我算是開了眼界。」

摩勒說道：「這是我們檢查口供眞實性的最佳方法之一。假如開始就帶他到測謊機去，卡羅斯會在心理上有準備。但是現在，他會變得無所遁形的，你等着瞧好了。」

這時候，阿生又看見摩勒走到那電視傳眞系統前面去。

從電視螢幕中所見，卡羅斯滿額大汗，技術人員亦逐漸將附在他身上的儀器撤除。

摩勒扭開一個錄音系統的開關掣，先將聲帶還原，再從頭聽了一次，然後又扭開另一套錄音系統——這是卡羅斯較早時在另一間房內的錄音。

兩者之間，摩勒作了一次比較，發覺其中的差距很少。

也就是說：卡羅斯並未說謊。他的口供自有可信之處。

阿生覺得「CIA」的工作的確够細心，不論是好是歹，這機構的成名，實在不是偶然的事。

當然，「好」與「歹」，其實也只不過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而已。

在研究法治精神的美國，「CIA」的所作所為，無可否認，的確有很多很多「非法行為」。但是，假如為了尋求眞相，講究工作效率的話，這種「非法行為」，自有其值得原諒的地方。

例如剛才卡羅斯作供的過程，依照美國現行法例，他大可以閉上嘴巴不說話，或者請來一名律師在旁，假如情形眞的如此，後果又會如何？

所以，不管外間的評論如何，「CIA」這機構至今仍然我行我素，也有其道理存在。

從電視傳眞系統中所見，「CIA」特務們大概已暗中做好了一切跟踪，監視和保護的工作。於是卡羅斯亦獲得釋放。

阿生忽然提出一項十分有趣的問題。

他問摩勒：「這測謊設計可靠嗎？」

「怎麼？你以為它虛有其表？」摩勒很認眞地說，「這是我們CIA特技部門一再悉心改良的設計。絕對不是裝模作樣的。」

阿生知道以前「測謊機」的結構，主要是觀察作供者當時的機性反應是否正常。所以他認為只要對方是個意志力十分堅强的人，即可輕易騙過測謊試驗。

但是摩勒告訴阿生：那只是舊式的；目前這種新設計主要是側重電腦分析。因此，它的準確性亦非舊式可比。

阿生聽了摩勒的解釋之後，亦感到相當滿意。

最後，阿生只取去了兩份錄音副本，目的自然是方便分析卡羅斯兩次作供的眞與僞。

阿生總覺得：這件事可能牽涉重大。目前的收獲，可能只是表面上的。

究竟幕後是否又有陰謀？這才是值得追查下去的事。

摩勒因為關心卡羅斯的安全，也忙着與他的手下們連絡去了。

× × ×

由於卡羅斯與職業殺手麥維爾的落網，由於國際特警巴黎總部的情報，再加上了紐約國際機場海關的發現。

從上述種種跡象看來，恐怖份子行事的目標似乎毫無疑問，集中於紐約成功湖的聯合國大廈。

美國所有保安機構，已秘密展開種種必要的防範性措施；例如嚴密監視一些可疑的職業殺手，暗中保護以埃兩國外交官員等等。

最大規模的行動却是大舉搜查成功湖隣近一帶的可疑樓字。

那是由於一項化驗有了結論的緣故，當那被搜獲的二節蘇製火箭的外殼經過連串化驗和分析之後，美國軍方火箭專家認定這些外殼是屬於一種破壞力相當强的地對地火箭。編號是「TS——一〇四。」

這種蘇製火箭年前開始，已由蘇聯供應給中東一些親蘇國家。

假如這一類破壞力相當强大的火箭眞的有一枚以上被偷運入紐約的話，使用它的人可以在一里範圍以內發射。

也就是說：假如恐怖份子的目標在聯合國大廈，那麼，周圍一里以內的樓宇，都有可能被他們加以利用。

因此，紐約警方、「CIA」特務會同聯邦密探等，就在成功湖一帶，明查暗訪，展開了史無前例的搜查行動。

他們只宣稱：此乃例行搜查，不敢公然言明眞相，以免人心惶惶。

科學成就可以帶給人類幸福的生活，但同樣可以破壞我們和平的生活，這就是最矛盾的地方。

到底軍火製造商給予人類的是福還是禍，單單就是這答案已經不容易找出一個結論來。

如果你怪責他們設計新型的軍火、武器，可能引致戰爭的話，那麼，他們可能說「這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

事實上擁有新式軍火是否一定可以避免別人的侵略，這又是另一個問題——永遠難以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的問題。

不過，科學進步達到不可思議的地方，却是事實。例如一枚火箭爆炸的破片，檢獲之後給專家化驗，可以確定出火箭的

威力，類型等等。這聽來是否有點不可思議？

又例如今日的偵探們，只須在現場找到一點一滴的血漬，就可以知道某人的性別、年齡、血型、嗜好以及各方面的資料。這聽來似乎又是「神乎其技」。但如果用科學眼光去看，也就「絕不出奇」。

因爲那一滴血裏面，有偵探們所須要的各項資料在內；經過實驗室分析之後，自然有辦法找出種種答案。

那被搜獲的二節火箭外壳，既然如此完整，專家們要找答案自然更加易如反掌了。

對於軍火的常識，阿生自問也不是外行人；所以當韋倫探長把上述情形告訴阿生的時候，他反而担心起來。

阿生對韋倫探長道：「專家們應該知道：有些火箭可供多方面用途的。」

「你的意思是：TS──一〇四型地對地火箭，還有其他用途？」韋倫反問阿生。

「據我所知，有些火箭並不局限於某一種使用方式，例如：某種火箭可以用極簡單的發射工具，甚至一個人即可控制。又例如有些火箭可以加上核子彈頭等等。總之，科學的進步，暗示着他們可以用一些改良性的工具加以協助。專家們不應該墨守繩規地，針對基本理論去作忖測。」

「我明白了，你在担心那些火箭並不一定要來對付聯合國大廈，是不？」

「是的，最少我們不妨作多方面的假設，以防萬一。」

「紐約太大了，外交人員也多至不可勝數。目前我們只花費人力物力去保護聯合國大廈和以埃兩國的外交官員，倒還可以勉勉強強應付得來，假如眞如你所說，要想多幾方面，處處加以防範，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阿生嘆了一口氣：「算了吧！可能只是我想得太多而已，也許他們的計劃已有所改變亦未可料。」

阿生頓了頓之後，又對韋倫探長說：

「我正在想：以今日的火箭發展情況而言，恐怖份子又何須用到『TS──一〇四』去殺人？如果我是他們，我會選用西德的『BUW──2』型手槍火箭，最少它方便携帶。而且可以連續發射四枚袖珍型火箭。全部重量只是零點三五公斤。它不但殺傷力強，而且還可以去國際軍火市場買到。」

韋倫探長自問對軍火的常識不及阿生，但他却絕對相信阿生的話是眞的。

「目前最頭痛的是：我們的綫人全無綫索提供；潛入境的恐怖份子成員，至今仍無下落。」韋倫探長說，「不過目前我們警方每天都加派人手到聯合國大廈內外監視。」

阿生順口問道：「有些什麼發現？」

「沒有，除了那些無聊的示威者之外，就是一羣一羣的遊客。」

「示威者？」

「是的，那兒幾乎每天都有人示威；今天是婦解份子，明天是反戰份子，後天可能又是更新奇的名堂，總之令人啼笑皆非。」

「嗯──」阿生突然若有所思，「警方對那些人有什麼行動？」

「行動？」韋倫探長道：「你以爲我們警方對他們可以隨便採取什麼行動嗎？別說那是各國人仕所觸目的聯合國大廈，即使是紐約一般街頭巷尾，基於總統的人權政策，我們還是不能胡亂地去加以干預他們的！」

「也許我自己神經過敏。」阿生說，「我總覺得，恐怖份子可能先派人到那兒視察形勢，然後才會動手脚。」

「我也這樣想過了，所以，我們對一切可疑人物，都小心監視。」

「當然，他們可能化裝成遊客，也可能以示威者的姿態出現。」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也掌握了最寶貴的資料，就是他們要刺殺的對象，要動手的時間和日期等等。」

「你以爲我們果眞掌握了一切？」

「爲什麼不呢？」韋倫探長說，「他們要行刺的目標雖有多人，但主要還是以色列外長達揚將軍。我們只要揀着達揚到達聯合國大廈去的日子加以戒備，又或者叫有關方面將那日子一再更改及保密，我相信問題便可解決。」

「假如我們未有這許多發現之前，你的辦法當然行得通。但你別忘記，我們差點兒便可以在紐約機場海關抓到一名恐怖份子女首領，他們自然心中有數。所以，由那時候開始，我們之間便須要鬥智，而不是鬥力。當然，以後的事究竟怎樣，也沒有人可以預知。」

韋倫探長許多時都服了阿生，就是因爲他有頭腦。

例如這一次，事情雖未明朗，但總算有了收獲；起碼阿生已利用他的智慧，令到阿拉伯人卡羅斯自動現形；也令到職業殺手麥維爾不打自招。

因此現在韋倫探長才會親自跑到這兒國際特警辦事處來，與阿生商量。

韋倫探長早已明白到這是一件大事，身爲紐約警方探長的他，自然要有所表現。偏偏這一次他的下屬以及黑社會綫人們都一籌莫展，也難怪他情急起來了。

當時阿生正在聆聽兩卷錄音帶，那是他由「CIA」辦事處帶回來的，聲音則屬於卡羅斯。

韋倫探長也知道了這件事，他多少有些醋意，曾問阿生爲什麼不跟他合作反要跟「CIA」合作？

阿生道：「這也許就叫做機緣巧合吧？假如不是在華盛頓西德大使館遇上摩勒，我們當然不會携手合作。但無論如何，只要有收獲，跟誰合作還不是一樣麼？」

韋倫探長終於說出了他的心聲：「本來是的，你以爲我怕你爭功麼？國際特警做事一向是不居功的。」

「你明白就好了。」

「但你也要明白，這件事不幸發生在紐約，而我更不幸身爲紐約市的一名探長，怎麼可以毫無表現？」

韋倫探長剛說到這裏，阿生辦公桌上的傳話機就響了起來。

阿生自從加入國際特警組織之後，很少機會坐在辦公室內。但被總部調派到紐約來之後不久，夏力却在紐約特警辦事處之內，爲他設下這一間辦公室。

阿生的辦公室就在夏力辦公室隔隣，內部另有橫門相通。

阿生辦公桌上的通話機却有兩種綫路，一條通往夏力辦公室，另一條通至阿生辦公室門外，以便阿生隨時可與門外的秘書通話。

現在那位女秘書正在向阿生請示，原來有數名特警人員正由外面回來。

由於那數名特警是由阿生派出工作的，所以他們必須向阿生交代一下，女秘書知道阿生辦公室之內有人客，自然要先行請示了。

阿生透過通話機，把辦公室門外那數名特警人員召入來。

韋倫探長單單就是看見他們的扮相與裝備，就感到有點意外。原來那四名特警人員都扮成遊客的模樣。

其中二名特警還携備了攝影機──一副是拍活動電影的，另一副是一般相機。

阿生示意各人，有話不妨直說，不必因韋倫探長在座而吞吞吐吐。

其中一名特警道：「今天似乎有點收獲，但我們不敢過份肯定，還是請你先過目吧！」

「有些什麼收獲？」阿生問。

「透過紅外綫鏡頭，我們首先發現有個女遊客似曾經過化裝。」那特警拍拍手上的攝影機，「我們已悄悄拍下她的樣兒，但未冲出來。」

阿生道：「快拿到冲洗室去！」

另一名特警則說：「我這副即映即有的照相機，却有一幀她的照片，可惜不大清楚。因爲我們不想引起她的注意。」

說着，他從相機中取出了一幀彩色照片。可能由於角度關係，的確有點兒面目糢糊。但身形輪廓却有相似之處──看上去很似在機場逃脫的金髮女郎費安娜。

雖然她入境時滿頭金髮，報稱是法國女郎，叫桃麗絲。但經過查明原來她是西德紅軍派女首領費安娜，本來就是黑頭髮的。

因此事後當局懷疑她改名換姓，用假護照入境，同時亦已染髮。

現在再看看特警拍回來的照片，她已變成一名棕色頭髮的女遊客。（假如那照片中人眞的就是她的話。）

不過，從外型看，的確很似。

根據特警們的口述：當時她正在假扮成遊客一樣。正在聯合國大厦四處拍照。

引起特警們注意的原因，是由於紅外綫鏡頭的透視底下，她的化裝亦無所遁形了。

目前特警方面已暗中派人去跟踪她。

阿生希望看過了活動電影之後，才決定這件事的眞實性。

不過，阿生却對韋倫探長笑道：「這要看看你的運氣了。」

韋倫探長當然明白阿生的意思。

國際特警之所以到處受人歡迎，主要還是由於他們「只求耕耘」，從不居功。

也就是說：他們只要有所收獲，必歸功於地區性的機構。

當然，這也是因爲該組織屬於世界性，而且一直是個秘密保安組織，從不露面所致。

韋倫探長早已想到國際特警方面對這件事一直加緊偵查，這一回果然是不枉此行。

前後不足二十分鐘，非林底片巳經冲了出來。阿生帶同韋倫探長等人到放映室去。

這是一卷很特別的影片，技術人員在場，負責旁述。

原來那是用紅外綫鏡頭拍下來的活動非林。有些鏡頭十分糢糊，必須將畫面停止下來，以便技術人員講解。

紅外綫鏡頭的特點就是：光線不足，亦可以映得十分清楚。同時一些僞裝，例如假髮，面部的化裝等等，在紅外綫拍攝下，亦無所遁形。

阿生親眼見過那穿皮靴的「金髮女郎」，當時在機場海關裏，阿生正是由於看見皮靴不大對勁，動手將夾層內的金屬圈取出來，識破了其中眞相，才令到她乘虛逃去無踪。

現在阿生又有機會，再一次見到她了；阿生非常肯定地說：「就是她！」

負責攝影的一名特警，當日也有跟隨夏力和阿生到機場海關去，所以他也說：「我當時也覺得她的輪廓，高度和舉止十分相似，所以才用紅外綫鏡頭去看她，想不到透視之下，眞是很似。於是，我一邊通知大家，一邊拍下了這非林。」

聯合國大厦內外差不多每天都有不少好奇的遊客去拍攝照片與活動電影，所以這一類活動，根本就不會惹人注意。

何況當時的費安娜，根本也正在「作狀拍照」呢。

就從這卷非林中看見，她所拍回去的一切資料，肯定是供同黨參考。

阿生急不及待地問：「派了多少人去跟踪她？」

「兩個。」有人回答阿生：「就是非列和安德遜。」

「費安娜與誰在一起呢？」阿生只可以從非林中見到她一個兒，所以才有此一問。

「與一男子，扮成情侶遊客。」一名特警說，「那男子也在四處拍照。後來二人一齊離去，我們立即派人跟踪他們。」

阿生又問：「非列的車子裏的設備如何？」

「有無綫電通訊系統，相信他們會隨時有報告回來……」

話猶未完，放映室中的內綫電話，已傳來女秘書的聲音，果然是非列要向阿生報告。

女秘書將無綫電話接過來。

非列道：「野鴨在東區，貓兒已回巢，我們正在等待！」

這番說話的確聽得外人莫名其妙，只有國際特警中人才聽的明白，因爲那是「暗語」，「野鴨」代表他們自己，「貓兒」則是被跟踪的人。

當然，這一類暗語是經常更改的，目的不外乎避過外間的注意。如此一來，即使有人偷聽或無意中聽到，亦會聽得一頭霧水。

阿生示意一名特警迅速取一幅紐約市區地圖來，這邊却在電話中問：「今天魚兒的價錢如何？」

「鰻魚三七點八，鱭魚一六一點七。」又是一連串的代號。

這一回，亦同時令到在旁的韋倫探長聽得有如丈八金剛。

阿生已用筆在紙上寫下：「經：三七・八，緯：一六一・七。」

最後阿生只說：「小心等待。別讓貓兒走了！」

意思也是叫他們好好地留在那兒，繼續監視下去，不要讓「目的物」逃脫。

地圖取過來。

這是一幅很特別的地圖，也是韋倫探長頭一次見到的。

原來阿生來了紐約之後，他覺得這個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的確已發展到巔峯。由於科學的進步，罪犯們所使用的道具，也非常之科學化。

就是爲了與罪犯們周旋到底，阿生想出了種種方法，避過對方的耳目。例如剛才的無綫電通話情形，即使對方能用同樣的接收方式聽到，相信也不知道他們說的到底是什麼？」

那是地圖上的經緯綫。

阿生將一幅紐約市區詳圖，以精密的經緯綫加了上去。

由於這是國際特警人員內部所用的地圖，經緯綫又是自行加上，所以外間莫說根本不明白，即使明白了也沒有用。

但阿生他們却可以迅速找出了那位置來。

他用紙筆記下了街道名稱，以及最接近那一些地方，然後交給韋倫探長。

阿生開玩笑地說：「這算是我給你的禮物吧，但總要看你的運氣了。」

然後阿生對一名特警道：「回頭你帶着幾個弟兄跟探長一齊去，盡可能生擒活捉。」

韋倫探長十分滿意地伸出手來：「謝謝你！」

連在旁的人也聽得明白，功勞必然歸於韋倫探長，假如這件事有收獲的話。所以，他要感謝阿生，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回頭韋倫又問阿生：「你呢？你爲什麼不去？」

阿生道：「我要等一個電話。」

韋倫探長既然不枉此行，自感心滿意足。

數名特警人員於是陪着韋倫，一齊離去。

× × ×

阿拉伯人卡羅斯獲釋後，跳上一輛黃色的士——紐約街道上常見的計程車。

負責跟踪監視的「CIA」人員，難免感到有些奇怪：爲什麼有好幾輛的士在他面前經過，他總是沒有將車子截停。

「CIA」人員於是一邊將車牌編號記下來，一邊通知正在另一段路口等待着的另一輛「CIA」人員的車子。

卡羅斯的身上已被扣上了十分隱蔽的電子竊聽儀器——一具針狀的咪高峯，因此，他的任何談話，都會傳到「CIA」人員的汽車裏，因爲汽車裏有一套完善的接收儀器。

但是，卡羅斯一直未講過半句話，除了上車時吩咐司機載他到第五街去之外。

儘管如此，負責跟踪監視的「CIA」人員，仍不放過他。

他們利用「接力追踪」方法，沿途小心翼翼地加以監視。

另一方面，負責跟踪的人員，也不斷將情形以第一時間向「CIA」辦事處報告。

二輛正在「交替」中的「CIA」車子裏面的人都同時可以在敏感的電子儀器中，竊聽到一種奇異的聲音。

那是「沙沙」地作响的，十分輕微的聲音！

假如被一般人聽到了，一定不會過份留意，但這一班是職業特務，想法自然不同了。

他們分析後，發覺那可能是卡羅斯用紙筆寫字的聲音。

於是情形又迅速轉向「CIA」辦事處。

職業特務當然比常人更敏感，而他們的上司更勝在經驗。

因此，當辦事處裏面的頭目經過一番研究後，很快便找出了以下二項結論。

第一，卡羅斯已知道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談盡在「CIA」人員的小心監視中，因此，他不會中計，只用傳字條的方式，先寫備一張字條交給同黨。

第二，他一直不隨便登上計程車，必然是另有等待。

因此，目前這一輛街車，十分可疑。

雖然司機一言不發，「CIA」頭目亦已頒下命令和決定了步驟，如何對付他。

同時透過內部通訊系統，追查那輛黃色的士的一切有關資料。

第五街快要到了。

這是紐約繁榮中心，卡羅斯那間珠寶

店，也開設於此。

他待街車停定後，也僅僅說過一句：「不必找續了。」

司機也只說了一句：「謝謝你。」

「CIA」人員立即分頭行動；一組人繼續跟踪卡羅斯，另一組截停那輛剛空下來的街車。

街車是營業計程車，自然要接客。但「CIA」二名特務上了車之後，却有些不明白了。

假如說：卡羅斯曾將一紙字條交給這街車司機的話，他又如何代爲轉遞？

又假如司機即其同黨，這時候，應該「暫停營業」，先去辦妥同黨委託的事才對。

然而現在，他還是接了客。

二名特務故意說了一條十分僻靜的街道。

街車司機不以爲意，載他們前往該處去。

但當車子抵埗後，二名特務人員立即以利刀相向，露出了兇相。

「我們只不過求財，切勿反抗！」一名特務警告司機。

另一名特務爬到司機位旁邊，動手搜身！

但是，除了一些鈔票之外，並無什麼字條。

二名「CIA」特務迅速在司機位各處搜索，以爲車中另有暗格，但事實是沒有。

他們不敢久留，惟有匆匆離去。

另一輛私家車在二名特務身前停下來，將他們接走了。

街車司機心有不甘，開車追逐！

但是，只追到街口，打横開來一輛大貨車，差些兒與街車撞倒！

貨車上有一班大漢，竟然「惡人先告狀」！揚聲大罵了街車司機一頓，說他不帶眼開車！

明明是貨車司機不守交通規則，無奈人家車上有幾個兇神惡煞的大漢。

街車司機不敢反駁，以免被揍，但經那麼一阻，「匪車」已不知所踪！

× × ×

當然，那一輛並非「匪車」，只是「CIA」人員開來接應二名特務的汽車。

二名特務登車後，即將「刦得」的「贓物」，交出，沿途作了一次檢查。

同時，無綫電通訊系統中，也保持與他們上司的連絡。

摩勒一直知道他一班下屬在外面的跟踪過程，以及這件事的發展。

他對這種方式一直感到十分滿意，因爲他覺得，這樣可以將各組跟踪人員傳回來的資料迅速集中研究。

現在摩勒就用他冷靜的頭腦，仔細分析每一個步驟。

首先他肯定那輛黃色的士的司機，必是卡羅斯的同黨。

假如他們不是同黨的話，卡羅斯沒有理由不登上較先開過他身前的街車。

既是同黨，爲什麼上車後，彼此半句也沒有交談過呢？

道理其實也十分簡單，那是卡羅斯想當然的事，因爲他剛由「CIA」辦事處出來，人家是舉世知名的特務機構，又如何會輕輕放過他？一定是安排好了各項步驟。

因此，卡羅斯可能已知道他身上已被安上了竊聽儀器，所以不敢與司機交談，而以傳字條的方式進行。

但是，爲什麼假扮「刦匪」的二名特務又找不到那字條。

摩勒很快便有了答案。

他記起一組跟踪人員傳達回來的談話紀錄，其中有卡羅斯的：「不必找續了」那一句在內。

摩勒計算一下全程，所須的車資甚少而已，爲什麼不必找續？

再聽那竊聽系統以第一時間傳回來的聲帶，其間亦無硬幣的鏗鏘之聲！

於是摩勒很快便想到，卡羅斯當時並未寫什麼「字條」，只是將字寫在一張鈔票之上，交給其同黨而已。

另一點旁證，亦足以證明他這忖測十分正確，就是那街車司機的苦苦追逐！

假如被刦的是一些無關重要的東西，他又何必苦苦追逐？

還好一切盡在摩勒的意料之中，所以他安排了一輛大貨車由横街及時衝出！

街車司機根本不知道這是詭計，即使知道了，相信還是無可奈何。

還好那鈔票上的字跡他已經過目，所以在失去了「刦匪」下落之後，他便利用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把那幾句話傳回去。

鈔票上到底寫了一些什麼？

汽車上的「CIA」人員在獲得了摩勒的指示後，果然在一疊鈔票之上，找出了其中一張。

許多人都有在鈔票上「畫符」的習慣，有些人寫上朋友的電話號碼，例如在街上有筆沒紙之時，朋友偶然說了一個連絡電話給他，他只有用鈔票代替了紙。

又例如有些人用它紀錄一些數目。更有人無聊到寫上一些罵人的字句。

因此，使用鈔票的人，往往很大意，很容易就疏忽過去。

但現在經摩勒指示後，二名「CIA」人員迅速找出了一張鈔票，發覺上面簡單地寫上了：「我已被監視」。

果然是個好辦法！若非摩勒此人頭腦精密，卡羅斯已得計了。

然而摩勒並不會因此而滿足！

他一方面將情形轉告與他合作的國際特警，而另一方面則派人監視一家街車公司。

從車牌號碼可以查出，這家街車公司擁有數十輛配備無綫電通訊系統的「黃的士」。

由於這家公司所申請的「無綫電台」通訊系統，須要向政府有關部門登記，所以有關波段、頻率等等，有關資料，也可以迅速查出。

於是「CIA」方面，亦利用同一波段，同一頻率，悄悄接收該電台的通訊情形。

× × ×

卡羅斯回到他的珠寶公司之後，若無其事地，進入了經理室——他自己的辦公室。

負責跟蹤他的「ＣＩＡ」特務，也扮成顧客，先後進入店內監視！

他們的目的，是爲了一方面監視卡羅斯，另一方面則是暗中保護他！

一名特務發覺卡羅斯巳進去很久，仍未見出來，有點担心。

卡羅斯本來與他們約好，辦理好一些業務上的公事之後，就會出來，然後將一份資料副本交給「ＣＩＡ」人員。

以上都是在「ＣＩＡ」辦事處之內，先行有了默契的。

特務們有些担心，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派人扮作「豪客」。

一般珠寶店都習慣了，大生意上門，必須找經理出面。

於是一名店員去敲經理室的門。

但是，敲完又再敲，裏面全無反應。

特務們冷眼旁觀，早巳心感不妙。事情既然巳到了緊急關頭，他們也顧不了一切，紛紛强行闖進辦共室去！

店員們不知內裏，以爲是有計劃的打刦，忙着按警鐘。

經理室的門一經撞開，特務們見到卡羅斯伏在桌上。

各人走過去仔細一看，他巳經氣絕身亡。

爲什麼會這樣？

自殺呢，還是被殺？

室內並無別人，只有卡羅斯一個，看來自殺的成份較高。

當初特務們還以爲他可能由暗門逃走了，所以室內才沒有反應。

但現在各人分頭看過了，這兒並無可疑的暗門，反而有個暗格。

暗格的門虛掩！

特務蹲下細看，裏面的保險箱亦巳被人弄開了。內裏物件凌亂。

箱內有珠寶、鈔票等物。

假如這是小偸的所爲，爲什麼不偸財物？

可能這是卡羅斯回來之後，自己去開的。

那麼，有關文件一定還留在他手中，於是特務們又忙於搜索。

大隊警員聞訊以爲又是一宗械刦案，於是大擧開到現場包圍。

另一方面，摩勒亦巳從手下的無綫電通訊中，知道了有意外發生，急急趕來處理。

夏力、阿生等一班國際特警人員，也同時接到了通知。

刹那間，第五街的那一段路都擠滿了人。

看熱鬧的人羣，令到封鎖現場的警員們爲之束手無策！

正在經理室之內搜索的「ＣＩＡ」特務，却搜不到任何可疑文件。

由於警鐘大作，部份「ＣＩＡ」特務早巳有了準備。

這數名特務留在外面，等待警員開來現場，以便交代他們的身份，他們都知道，警鐘既巳响了起來，警員遲早會來。

還好他們有人留守戶外，向最先趕到現場的警員交代，否則，警員們可能以爲「刦匪」仍在裏面，槍戰難免！

摩勒等人終於也來了！

「ＣＩＡ」特務首腦人物的出現，更加令到現場上的警員戒備森嚴。

他們甚至不准到場採訪的記者接近，場面十分緊張。

摩勒親到卡羅斯的辦公室，憑他的經驗，一眼便可看出卡羅斯死於中毒。

毒發令到他渾身瘀黑。

特務們在室內既找不到可疑的文件，亦未見有任何燒過的紙灰。

因此，懷疑卡羅斯爲了忠於組織，先燒文件後自殺，這忖測巳不成立。

驗屍官來了之後，將屍體平放地上，這時才發覺那張皮椅之上，有一枚毒針。

那枚毒針豎起於座位之中央，卡羅斯可能一時不察，一屁股坐了下去，於是中計。

然則，這分明是一宗有計劃的謀殺！

誰要謀殺他？

毫無疑問，一定是恐怖組織裏面的人，他們顯然巳知道了卡羅斯失手被擒，爲了殺人滅口，於是派人來佈局將他殺死。

那刺客既然開了保險箱，可能亦巳取去了若干重要文件。

由於該等文件可能涉及「大刺殺」的整個計劃，同時又是卡羅斯先後交給「ＣＩＡ」人員的副本之一，所以「ＣＩＡ」方面十分重視。

爲什麼特務們認爲藏在暗格中的保險箱是刺客所開？

卡羅斯這保險箱是較舊式的一種，除了號碼盆之外，還須要鎖匙才可以開啓。

但是，那保險箱的鋼門上，並沒有掛上任何鎖匙，只有一支鋼綫。

妙計誘敵　奇兵突襲

珠寶店內所有人員被帶到經理室裏面來。

負責盤問的，並非警方人員，而是「ＣＩＡ」特務首腦之一的摩勒。

摩勒不愧是個特務頭子，他那雙眼睛，簡直有如電光一樣，直射向每一名店員的心臟，令到他們有如觸電。

「地上的死者是誰？」摩勒問。

但他沒有顯示問某一個人。

「我們老闆卡羅斯先生。」各店員幾乎異口同聲地回答。

摩勒又問：「這辦公室是誰的？」

「卡羅斯先生的。」爲首一人答道。

「除了卡羅斯之外，誰可以入來？」

「……」這次竟然沒有人作答。

摩勒於是指定其中一名店員艾力回答他：「你說吧？」

艾力道：「卡羅斯先生本來有一位女秘書，但她巳辭職，她是唯一獲准，隨時可以入來的人。假如老闆不在，我們不敢入來，因爲他聲明這是禁區，萬一有東西遺失，誰也担當不起？」

「你們今天有誰入過來？」摩勒盯住每一個人。

各人異口同聲說：「我們沒有人入過來。」

這時候，一名特務人員正蹲在保險箱前，仔細檢驗着指紋。

摩勒靈機一觸，回頭問他手下：「郝斯，找到指紋麼？」

「找到了，波士！」

「好極！」摩勒於是叫警方的查案人員過來，「我要他們每一個人的指紋。」

於是指紋人員將按捺指紋的油墨放在桌上，把店員逐一召來。

然而摩勒只借助工具，一切要親力親爲。

他親自動手去捉住每一個店員的手，將每一個人的十個指紋，一一按在預備好的紙上。

只輪到了第三名店員，也僅僅按了第一個姆指的指紋。

摩勒突如其來地，雙手將他的衣襟一抽抽起：「原來是你？」

那名店員正是艾力。

艾力面色大變。

但在場的人却感到莫明其妙。

摩勒盯實艾力問：「你爲什麼要殺死卡羅斯先生？」

艾力渾身震顫：「我……我沒有殺死他，只是……想發點財……」

「傻瓜，你竟然連說謊的本領還未有到家，如何去學人說謊？」摩勒用力一拉，艾力「砰」然一聲，結結巴巴的，撞向牆角。

摩勒又說：「保險箱內有那麼多的珠寶鈔票，爲什麼你不拿去？」

「我剛想打開保險箱的鋼門時……」

艾力吶吶地說到這裏，雙眼望向另一名店員奧地。

摩勒却死盯實艾力：「後來又怎樣？說吧！」

艾力指住奧地：「我的同事就在這時候入來。」

摩勒回頭問奧地：「你入來幹嗎？」

奧地十分鎮定，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們這裏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是禁區，我看見艾力鬼鬼祟祟的竄了入來，所以進來叫他出去，以免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來。」

摩勒示意他的助手們：「把他們都帶到外面去。關門！」

助手們一向很有默契，於是帶了奧地等人離開了那間經理室，關上了門。

摩勒這時候問艾力：「你有沒有開過保險箱的門？」

「沒有。」艾力叫寃地說道：「沒有呀！」

「那你爲什麼手震？」摩勒盯住他：「印指紋時，你渾身震了起來，我是直接可以感覺得到的人。」

「那眞是寃枉，我只不過担心你們驗出我的指紋而巳！」

「你還狡辯？既然你沒有開過保險箱，還怕什麼？」

「因爲我的指紋，確印在保險箱的門上，但我只是剛剛接觸，確實未開過它，奧地就闖入來了。」艾力道。

「他說過什麼？」

「他叫我立即出去，保證不會將此事告知任何人，但也要我保證，不要對人說他入過來。」

「他有跟你一齊出去嗎？」

「沒有，」艾力又說：「他只說，他要留在裏面打個電話給女朋友，叫我先出去！」

「外面也有電話，爲什麼要入來這兒？」摩勒問道。

「他說不想讓同事們知道。」

「你的話可當眞？」

「絕對是眞的。」

「後來你還看見一些什麼？」

「我當然很留心奧地的一擧一動！因爲我担心我想做的盜竊行爲，却由他去做了。那時可能黑狗得食，白狗當災！」

「嗯！他大約在這裏逗留多久？」

「大約……」艾力回憶道：「三分鐘左右，當時卡羅斯先生剛由外面回來，我也正替奧地心急，想不到他却在此時匆匆衝出了經理室，跑進了洗手間去了。」

「他怎麼知道卡羅斯回來？是你進去通知他？」

「不！不會是我！」艾力又在回憶，道：「可能有人按了鈴。」

「按了鈴？」摩勒怔了一怔：「這是什麼意思呢？」

「外面櫃枱後面有個暗掣，只要輕輕一按，這裏面——」

艾力說到這裏，抬頭張望。

當他的視綫望向經理室的門楣上面的牆角時，室內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跟他一齊望上去。

那兒有盞小紅燈！但若非細心看，由於牆紙的掩飾，很易錯過。

艾力示意着說：「那是防盜設備之一，萬一外面被刦，我們任何一名店員，都可能以第一時間去按下這警鐘的掣，以便卡羅斯先生及時報警，或者將經理室的門緊閉。」

「當時你也在外面。」摩勒問：「你見到誰最接近按掣？」

「嗯——」艾力又在回憶，「最接近的是……鍾士！」

「肯定是他？」

「是的，我記得是鍾士，不會錯的了。當時只有他在櫃內。」

「好吧！謝謝你的合作。」摩勒又伸手出來，與艾力輕輕一握，友善地說：「剛才的事，是迫不得巳的，對不起！」

艾力也伸出手來。

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再震顫。

×　×　×

摩勒的助手將一干人等帶出經理室之後，走至接近洗手間門外的角落去。

這班店員們都表現得一派冷靜。

珠寶店的大門，早巳關上了。

警方人員只負責把守住大門外面，不讓閑雜人等闖進。

不少記者們想入來拍照，但也被拒絕！於是引起投訴。

假如是平時，警員最怕這輩「無冠皇帝」，但今次不同了。萬大的事情也有「ＣＩＡ」担當，自然與警方無關。

其實，記者們亦開始懷疑，這究竟是一宗什麼案件？

警方只說：珠寶店出了命案。詳情絕對不肯透露。

記者們對此自感不滿，紛紛向警方的公共關係科投訴。

但是，由於「ＣＩＡ」的壓力，半點消息也不准傳出去。

倒是國際特警人員紛紛獲准進入了現場裏面去。

放這些人入去的也是「CIA」人員。他們奉了摩勒之命，守住大門。「擋駕」的事由警員出面，「放人入去」則由他們作主。

在美國，沒有一個公務員不尊重「CIA」的；儘管這些日子以來，他們被形容為：「臭名遠播，劣蹟昭彰」！

這可能是「CIA」特務的手段令他們防不勝防所致。這情形正與蘇聯國內的「KGB」地位完全一樣。

夏力、阿生等國際特警人員，亦已先後趕到了現場來。

他們剛想進入經理室，摩勒却由裏面出來。

夏力問摩勒：「他怎麼樣了？」

「卡羅斯嗎？」摩勒道：「死了！」

摩勒又埋怨二人：「你們似乎來得太遲了。」

夏力道：「我們一接到通知，立即趕來。」

「我開玩笑而已。」摩勒由心笑了出來：「跟我過來，看我抓兇手吧。」

夏力和阿生跟隨摩勒過去。

摩勒一見到他的下屬，面上的笑容亦迅速地消失掉。

他板起面孔問道：「誰開過洗手間的門？」

摩勒除了一名助手在場監視住各店員之外，還有另一名「CIA」特務。但他却未明白摩勒的意思。

摩勒為什麼要這樣問？

那兒的確就是洗手間的門外，剛才也是確有人入過去小解。

但是為什麼摩勒會知道。

洗手間的門依舊還是掩上了的，那是一度自動的彈簧門。

那名感到無限驚奇的「CIA」特務不敢作答。他知道摩勒這位上司的性格十分古怪；他絕不敢觸怒他。

事實上，剛才他也不敢讓一名店員入內小解；批准他入去的却是摩勒的助手。

所以這時候助手就指指其中一名店員，他正是奧地。

摩勒走到洗手間門前，瞥了一眼，又示意奧地道：「過來。」

奧地忐忑不安地走了過去。

夏力等人也知道摩勒身為「CIA」首腦人物之一，辦案自有他一手。但是却不明白他怎會管到「洗手間」那邊去？

摩勒對奧地道：「開了那度門吧。」

奧地不敢不從。

洗手間的門開了，摩勒又對奧地說：「跟我入來。」

摩勒走在前頭，奧地尾隨而入。

夏力和阿生他們非常担心，因為那度彈簧門瞬即掩上。

但洗手間內，只有摩勒和奧地二人。

摩勒若無其事地走在前頭，奧地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面。這情形，夏力等人也看得分明。

摩勒身上有槍，這點有關人等亦心中有數。

萬一奧地突如其來發難，如何是好？

因此，夏力想入去。

但是，立刻被摩勒的助手制止。

助手為什麼要這樣？連阿生也不明白，其他人也不明白。

× × ×

洗手間之內，摩勒仍然毫不戒備地走在前頭，一邊望向那座水厠，一邊問奧地：「剛才是你進來小解麼？」

「是的。人有三急啊！」奧地在後面答了。

「你拉過這水箱的掣？」

「是的。」

「為什麼？」

「小解完之後，怎可以不冲厠？」

「你有沒有看見厠內有些什麼？」

「我不大留意。」

「你說謊！」摩勒仍在俯首彎腰，不知要在厠缸之內找一些什麼。

「我的確未加留意。」

「缸內有紙灰——燒過了的紙張留下來的一堆紙灰。」

「可能有，但我不留意。」

「為什麼你要把他冲掉？」摩勒正待回轉身來。

豈料在這一刹那間，奧地突然發難。

奧地飛快地伸手插向摩勒的腰間，將他的手槍奪取過來。

他一直留意着摩勒，因為他在他的背後，絕對佔了優勢。

因此摩勒根本來不及轉身，已被奧地得手。

當門外的夏力等人聞聲衝進去時，看見摩勒已高舉着雙手，被奧地用手槍要脅着。

奧地萬二分機警，他要摩勒迅速和他交換站立的位置。

現在的情形是：摩勒面向洗手間的門，奧地在他背後以手槍指住他背脊。

阿生等人在門外，欲救無從。

助手雖然用手推着那自動彈簧門，讓外面的人都可以見得到裏面的情形。但是，他顯然也毫無對策。

阿生覺得美國人自信心太强，像剛才一樣，如果助手肯讓夏力入內，情況必然可以改觀。

但是現在，身為「CIA」首腦人物的摩勒，却要在槍咀的指嚇下，高舉雙手，還要聽命於後面的奧地。

奧地吆喝道：「把你的手下們喝退，誰敢開槍，我會與他同歸於盡。」

「你冷靜些。」摩勒說道：「什麼事情都可以慢慢商量。」

「別嚕嗦了，先叫他們出去。」

「放心，沒有我命令，他們不敢衝入來。」摩勒態度冷靜，「奧地，你還有一個機會，放下手槍，我會在法庭為你講好話。」

「多謝了。」奧地說，「我把你帶到中東去，豈不更妙？」

「你無法離開這裏的！奧地。」

「你等着瞧好了，我已弄清楚你的身份，你是CIA首腦之一，警察不敢亂來！」奧地洋洋自得地說：「我有你這張皇牌，不怕逃不出美國。你放心好了。」

「你這麼說，豈不等於承認你是兇手？」摩勒問。

「是的。」奧地直認不諱：「現在我承認一切罪名，相信你也無可奈何。」

「其實我早已想到是你。」

「你怎麼知道？」

「因為艾力已供出了一切。你入去將保險箱內的秘密文件偷了出來之後，帶到這裏面洗手間來，將它焚毀！」

「你怎麼知道？艾力根本不會知道此事，是你忖測而已。」

「雖是忖測，但我有根據。」摩勒道，「我進來這兒來視察過，見到厠缸之內，有一堆燒過的紙灰，一定是由於卡羅斯突然回來，你來不及冲厠。」

「都給你猜中了。」

「我故意叫助手帶你到門外，等於提醒你未冲厠水。」

「真要多謝你！我的確因此而醒起未拉水掣，因為事出突然。」奧地忽然又覺得不對：「但是，為什麼你助手要讓我入來？」

「這等於叫你不打自招。」

「算你有頭腦，但是你可知道那是什麼文件？」

「一定十分重要。」

「一點也不錯，十分重要。」

「那你為什麼要燒了它？」

「還用問麼，怕落入你們手中。」

「你的波士已知道卡羅斯失手被擒了？」摩勒又問。

「當然知道。」奧地又說：「所以我奉命及時燒去那份文件，同時殺死卡羅斯滅口，但想不到你們這麼快便把他放回來。我在匆匆忙忙之中，也只做錯了這一點點。」

「幹你們這種工作，亦與我們一樣，即使錯上了一點點，也可能連性命都丟掉了。」

「這話適用於你，目前不適合我。」

「為什麼？」

「因為目前我才是勝利者。」

「未必吧。」摩勒突然笑了笑。

那冷峻的笑聲，令到背後的奧地也為之心情緊張起來：「你說什麼？」

「我說你太幼稚了。我既然明知那些紙灰如此重要，怎麼會讓你自行冲去？」

「你剛才不是說過了嗎？你要我自己認罪——不打自招啊。」

「不錯，我的確有這種意思存在。不過，你剛才冲去的，只是另一堆紙灰。」

「這又是什麼意思？」

摩勒說：「我已吩咐助手，小心翼翼地，將那些紙灰檢去，然後用一張普通的紙，再燒過了一堆。」

「嘿！我不相信！」

「你可以不信，但不可以不看看！」

摩勒向外面的助手示意。

只見助手吩咐一名特警，將一個透明膠袋高舉。

膠袋之內，果然是一些紙灰。

奧地面色一沉：「好極了，多謝你提醒我，快叫他把膠袋交給我。」

「你還要這東西？」

「是的，我要毀去它。」

「紙灰而已，又不是文件。」

「誰不知道你們CIA可以用科學方法將紙灰中的字跡重現？」

「你真聰明！」

「別拖時間，快把膠袋遞過來。」

「好吧！」摩勒命令着：「給他。」

當那名特警要持着膠袋進來時，阿生却阻止他：「讓我去。」

阿生當然另有企圖。

但是，摩勒似乎跟他開玩笑似的，笑道：「朋友，我不是叫你來看我抓兇手的麼？」

阿生正奇怪摩勒何故會如此輕鬆，他已霍然轉過身去。

阿生想衝入去，但却被摩勒的助手阻止。

「不要動！」奧地發狂地叫，也不斷扳動了手槍的機掣。

但是，子彈未曾射出，他已被摩勒制服。

其他特警一窩蜂的湧入去，「CIA」人員想阻止也來不了。

奧地在狂叫中被加上手鐐。

摩勒這時才取出他的手槍，打開了槍膛的彈夾讓奧地看。

奧地看見槍膛是空的。

阿生也覺得自己未免小睇了摩勒，像他這樣有頭腦的一名「CIA」人員，又怎麼會如此大意呢？

奧地和他的拍檔鍾士，在無法狡辯的情況底下被捕。

× × ×

一組負責跟踪而來的國際特警人員，正已包圍住一幢公寓式住宅。

他們是由聯合國大厦門外，一直跟踪一雙可疑男女，直至他們進入這個住宅為止。

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他們知道正有大批警探會同國際特警，趕來協助。

國際特警人員菲列對他的同事說：「安德遜，你等在這裏，讓我上去看看。」

安德遜道：「何必打草驚蛇？等他們來了之後再說。」

「不！我們先要弄清楚，他們住在那一個單位？」菲列道，「我查清楚之後，會到後門去，以防他們逃脫。」

安德遜覺得菲列言之也有理，目前他們只知道那雙可疑男女進了大厦，却不知他們住在那一個單位。同時這種公寓式住宅也有後門。

菲列守住後門，最少就少一重顧慮。

他到那幢大厦去。

那雙可疑男女已經上了二樓。

菲列看那列信箱就知道：這兒有二樓、三樓兩層，最少有超過十個單位出租。

菲列真想找個隣居問一問，可惜這兒靜得鬼影也沒有一個。

到處靜悄悄的，連開門聲和關門聲也聽不到。

菲列不敢上去，正如他的同事說得好：不可以打草驚蛇。

他繞到屋後去。

屋後也靜得可以。

他找一處不為人注意的角落，躲了起來，小心監視那住宅的後門。

× × ×

韋倫探長和他的助手帶了大批警方人員，由數名國際特警陪同下，匆匆趕來。

安德遜想不到會如此大陣仗。

韋倫探長却解釋道：「我們要快打慢，一個也不能讓他們逃脫。」

但是，安德遜道：「我上司只叫守候

，怎可以打草驚蛇？」

「你上司是誰？」

「阿生。」

「阿生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就是他叫來的。」

安德遜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國際特警辦事處連絡。

但辦事處的人說：阿生和夏力突然之間有事，都出去了。

辦事處的人知道安德遜有急事找阿生，立即接電話到阿生的汽車去。

阿生由於工作上須要，他也有了自己的汽車，車上同樣也有無綫電話；他不必每次外出都要夏力做司機了。

阿生被助手召到車上。

當時珠寶店的事件剛結束。

阿生從安德遜口中知道韋倫探長要採取行動，也只好對安德遜道：「好吧！就讓他捉人。但先叫他跟我談談。」

韋倫探長走到電話旁邊，問阿生：「我們還等什麼？」

「本來等更大的魚，但這兒似乎有了收獲。」阿生又說：「既然你急於立功，好吧！你自己拿主意好了；我們立刻就趕來。」

韋倫探長知道阿生也不反對，立即派人先行包圍。

然後，他親自帶人衝入那幢公寓式大厦去。

這兒有許多住宅單位，全是出租的。

這時候很靜，也許大部份的人還未下班回家的緣故。

韋倫這一次是有備而來，所以，他返回警局召集人手的同時，已向法庭取得了一紙入屋搜查手令。

現在韋倫探長帶着各人可以昂然長驅直入，搜查這兒的每一個住宅單位。

他的如意算盤是：只要安德遜他們沒有看差，費安娜和那不知名的男子，一定躲在其中一個單位之內。

因此，一次大擧搜索行動迅速展開。

住宅中有些有人住，住客自然是怨聲震天，有些甚至破口大罵。

但韋倫求功心急，也管不了這許多。

有些單位沒有人住。但仍在搜查之列。因爲警探很快已將這兒的業主帶來。

至於那些住客未返的單位，在業主的見證下，警探只進去找人；只要沒有人，也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也暫時算了。

守候在後面的非列，與其他特警和警探會合之後，也注意着隣近一帶。但並未見有人由後門出入。

大搜索行動展開不久，阿生和助手們，也匆匆趕來了。

只有夏力等人，却回到「CIA」的辦事處去。因爲國際特警也明知這件事非同小可，他們絕不能顧此失彼。

夏力要知道「CIA」方面的收獲和發展；阿生也不能丟下警方不理。

當阿生等人來了之後，發覺韋倫探長面色十分難看。

「發生了什麼事？」阿生不禁問道。

「你好介紹。」韋倫探長埋怨道，「我以爲你的見解和情報絕對準確，才回去力求局長出面向法庭取得一紙搜索令。」

「我早叫你別急，但你一定要動手，我也沒有辦法。」

「現在弄得我騎虎難下！」韋倫道：「回去還不知如何向局長交代呢！」

「這的確是十分尷尬的事。」阿生回頭問安德遜：「你們怎解釋？」

安德遜道：「我們幾個人肯定那是費安娜的化身，但另一男子似未見過。」

「他們肯定進了這住宅？」阿生問。

「是的。」安德遜道：「肯定是這一間。非列可以證明。我們不可能兩個一齊錯的。」

阿生過去問非列：「有沒有人由後門逃了出去？」

「沒有。」非列道：「我很快已注意到這種可能性，所以守候在那裏。但一直未見有任何人在後門出現。」

阿生想了想，道：「讓我們一齊上去看，好嗎？探長。」

韋倫道：「別再害我了。」

「這是什麼意思？」

「現在已被人埋怨，有人甚至要向市長投訴，我才不呢。」

阿生笑道：「好好歹歹也是一次，來吧，找到綫索，就有藉口交代了。」

韋倫無可奈何，只好跟阿生再上去一次。

這公寓的業主兼包租人還未走。他正與一些住客在梯間議論紛紛。

阿生從韋倫口中知那中年人就是業主兼包租人，將他叫過一旁。

「我想你回憶一下，有那些單位是最近才租出去的？」

包租人想了想，道：「三樓有兩個相連的單位，是幾天之前才租出的。」

「相連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兩間可以打通變爲一個大的住宅單位。」

「現在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打通，但祈連先生一併租下了。」

「祈連先生？」阿生又問：「他有沒有妻子或女友？」

「有的，有個棕髮女郎跟他在一起。」包租人道：「我想，可能是他太太。」

「兩個人住這麼多地方？」

「我不知道，總之有租收就是。」

阿生把一張照片遞上：「請看清楚，是否他們？」

「不！不大似。」

這時阿生才想起，他手上的是一幀用紅外綫鏡頭拍下的特殊照片。

包租人口中的祈連先生，可能也經過了化裝之後才出現的，自然又是「面目全非」。

阿生只好叫包租人先帶他上三樓。

但韋倫探長當清楚了那一間是包租人所指的住宅單位之後，就說：「何必浪費時間？我都搜查過了。」

阿生沒有理會他。經包租人指示後，阿生循例按了門鈴。

「裏面根本沒有人。」韋倫道。

包租人在旁也說：「是的，祈連可能未返家，剛才已帶探長入內看過了。」

「反正來了，可以讓我再看一次好嗎？？」阿生提出要求。

包租人有門匙，這也是外國出租公寓

式住宅的規矩。

他開門讓阿生等人入內。。

阿生朝四下裏打量了一遍，覺得這兒陳設十分簡陋。

屋內，果然有一度門可以通往隣居。但那度門鎖上了。

阿生叫包租人把它開了。

但包租人說：「門鎖可能祈連先生換過了，所以我剛才左開右開也開不到。」

「那麼，還有一度正門，是不？」阿生想起這原是二個單位，可以合併爲一個的那一種。

韋倫探長道：「不必試了，剛才他已試過。」

阿生道：「同樣開不掉？」

「是的。」包租人道：「我這抽鎖匙上，都逐一有個銅牌分別，不會弄錯的。顯然是祈連先生換了門鎖，這是違約的，萬一有火警，如何是好。回頭我會找他談談。」

阿生道：「來吧！給我鎖匙！」

「沒有用的，我已經試過不止一次。」包租人對阿生說。

阿生却攤大了手掌：「我肯定你是弄錯了。不妨讓我試試。」

包租人無可奈何，只有把那一抽鎖匙交出。

阿生不知怎的，左弄右摸一番，那室內的横門竟然在他手中「呀」然而開。

在場的人自表驚訝！

韋倫探長在驚訝中却保持戒備，拔槍首先衝了入去。

但是，室內似乎人影渺然。

警探們紛紛分頭搜索，但室內眞的是人影全無。

這兒的佈置反而像樣了一些。有沙發，有電視機和枱椅傢俬等物。

韋倫探長忽然由那邊叫了過來：「你們過來看，這是什麼？」

阿生首先過去。

執在探長手中的，是一把假髮髮罩。

除了那個棕色髮罩之外，衣櫃之內還有幾個其他顏色的。

阿生把安德遜等人召來：「認認這些假髮和衣服吧！」

安德遜道：「這正是費安娜和那男子在聯合國大厦門外所穿戴的髮套和衣服，我絕對不會認錯了。」

非列等人也說：「是的，他們又化了裝逃去。」

「但是，他如何能逃得出去？」非列獨自說道：「我一到外面，已跑到後門去小心監視住。」

包租人立刻冲口而出：「那邊有個天窗啊！」

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到包租人的手指指頭之上。

那兒果然有一塊鑲了玻璃的活板，拉開了就是天窗了。

阿生拉了一把椅子過來，一伸手已可以扳了上去。

阿生攀了上去之後，探首四望，見不到屋頂之上有人。

他回頭對正在翹首上望的韋倫探長道：「人你帶來太多了。探長，爲什麼不帶一頭警犬來？」

韋倫探長給他提醒了，吩咐助手召來直升機和警犬。

阿生在傾斜的屋頂，小心翼翼地用手協助平衡，仍得慢慢的小心爬行。

這兒雖然只有三層高，但是，倘若由此滾下去，也會跌至半死！

爬完了傾斜度頗高的屋頂，有一段較爲平坦的地方。

由那兒邊緣，只要有胆有力，縱身可以跳到數呎以外的另一幢屋的屋頂。

阿生再望向那屋頂，那邊並沒有像這邊一樣傾斜。

阿生覺得假如費安娜和那位「祈連先生」如果用這路綫逃出重圍，是極有可能的事。

假如他們眞的由此逃去，也難怪非列候在後門也一無所覺了。

同時，即使探長等一會兒調來警犬，恐怕也無濟於事，因爲警犬的嗅覺，最多也只可以追踪至此而已。下面已是四丈多高的横街窄巷。

阿生返回屋內，對探長說：「我們計錯了數，他們可能已經安然逃出重圍。」

阿生的意思是指費安娜他們已由另一幢屋宇的屋頂逃去無踪，也表示警方的「包圍網」只限於太小的範圍。

不管怎樣，韋倫探長已是勢成騎虎。他抱住「志在必得」的心情，擴大了包圍網；同時更不准任何人離開現場。

這情形，在若干地區與國家來說，根本不算得怎麼一回事，尤其是極權國家。

但這是美國。

在美國如此大陣仗，會發生一些什麼後果？

首先當然是遭受當事人的咒罵與抗議，其次便是輿論的大事抨擊。

假如有些收獲，倒還可以，否則，還要遭受上司的斥責，議員們的質問。

但是這一切後果，韋倫探長已經不再理會了。他接近瘋狂地，要下屬們澈底執行他的命令。

爭執是無可避免的事。

有人甚至直接致電市長，要求解釋。

但是，韋倫探長一個人也沒有放走，隣近幾幢屋宇，數以百計的住客，被警員勸諫：暫時留在屋中。

警犬開到了現場。

韋倫探長叫帶警犬的警員，將那些費安娜和祈連留下的衣物和假髮，讓警犬嗅過了之後，警犬亦隨即展開行動。

不過，警犬的行動却使在塲的人大爲驚奇；因爲警犬並非衝上屋頂去，雖然那兒已經早由警員用枱椅搭好了梯階似的去路。

警犬反而衝向了三樓另一個住宅單位去。

那兒大門緊閉，警犬却狂吠不已。

阿生見狀，不禁又問韋倫：「探長，這兒搜過了嗎？」

「這裏每一個單位都搜過了。」韋倫探長道，「裏面似乎住了一雙老夫老妻，妻子正在臥病。」

警員按門鈴。

門開了。一個老態龍鍾的男人托一托那副老花眼鏡：「什麼事？眞討厭……」

豈料話猶未完，那警犬却狂吠一聲，

立刻飛撲上去。

還好那警員拉得穩，否則那老翁立刻就要遭殃。

阿生心裏有數，搶先閃入屋內！

一名老婦突然自床上翻下，有所行動，阿生手急眼快，閃到了她的跟前。

「老婦」的動作快得出奇，與她的「年紀」和外型並不配合。

阿生還未衝到之前，已有一支手槍握到了「老婦」的手中。

但是阿生並沒有讓她握穩那支手槍，人未到，脚已先到。

阿生一脚踢在她的手腕之上，手槍應聲飛墮床後。

「老婦」竟然不甘示弱，雙手抓住阿生的衣襟，凌空就是一摔。

阿生想不到她有這麼一股大氣力，登時被摔得凌空翻滾，跌向床上。

她一個轉身，又待撲向阿生的身上。

但是她只撲了一個空；阿生早已先她一步，滾落床下！

阿生也不是盲目亂滾的，他知道剛才那支手槍飛墮的地方。

因此，他順勢伸手一撈，手槍已握在他的手中。

那女人正待騰起，「砰」然一聲槍響！阿生手指一緊，子彈射出，擦過那女人的髮畔，隨即傳來一陣頭髮燒焦的氣味。

「你再動，你會變成殘廢？費安娜小姐。」阿生狠狠地說。

韋倫探長率領一班警探，剛制服了那個「老翁」，想不到阿生却與這「老婦」正在這裏面打得如此燦爛。

警探湧入房內。

那女子企圖躍出窗外，但被阿生一拳打回床上，跳彈了幾下。

探員迅速將她捉住。按在床上！

阿生走到床邊，一手就扯下了她的僞裝。

面皮是假的，秀髮是假的，她根本就是個青春貌美的黑髮女郎。

她正是西德紅軍派女首領費安娜。

她只有二十來歲，自然不是什麼「老婦」了。

至於那男子，也是經過了一番化裝的，他是她的伙伴，年紀比她更輕。

他，正是奧地利人，戲劇學生葛拉里。只有二十一歲。

但高明的化裝術，已先後多次騙過了包租人和隣居們。

他們曾以各式人物出現，分多次向包租人租下三樓五個住宅單位，其中有二個是相連，可以貫通成一個單位的。

他們顯然有所圖，但在韋倫和阿生的質問下，却矢口不認。

那些隣居們至此才恍然大悟，這對「年老多病」的「老夫老妻」，原來內裏大有文章。

隣居們又記憶起，那其餘幾個單位，不時有些陌生男女出入。

他們有時來去匆匆，有時又會閉門逗留至深夜，有時更見他們澈夜沒有離去。

但是，隣居們一般都抱住「事不關己」的心情，不加理會。只是內心感到十分奇怪而已，若非這一次警方展開大搜索行動，根本也沒有人敢提出來討論。

警方在現場搜查至深夜，也一一將所有在這兒的每一個住客，都查問和登記起來。

有的住客雖然呱呱叫，嚷着「民主，自由」，大叫「抗議」，但韋倫探長看見有了事實的發現和收獲，也不怕上司質問，自然就放胆去做應該做的事。

結果，除了費安娜和葛拉里這兩個人之外，其他住客並無可疑之處。

然則，費安娜爲什麼會租下這麼多單位。

她雖然沒有解釋，也不肯解釋，但警方在多方搜查和查問之下，也有些綫索可尋。

根據包租人的口供，五個單位之中，有三個是日前被一個男子租下的，但那男子證明不會是葛拉里。

綜合了隣居的口供，費安娜最少有二至三十名「同黨」。

因此，有些同黨可能比她更早潛入紐約。

警方另一項更大，更重要的收獲，的確出乎各人意料之外。

那是來自「垃圾桶」的收獲。

後門的垃圾桶之內，被小心翼翼的聯合搜查隊伍，找到許多撕得破碎的紙屑。

所謂「聯合搜查隊伍」，就是指由警探和若干國際特警組成的，阿生並非不相信警方，而是怕他們太過大意，所以派了一批有經驗的特警，從旁協助。

結果，那些看來無關重要的紙屑，帶着陣陣臭味，被帶了回去研究。

韋倫探長由埋怨而變爲讚賞，心情亦由沉重而變得開朗。

儘管如此，那枚想像中的蘇製「TS——一〇四」型火箭，仍未找到。

甚至葛拉里「成功過關」——騙過紐約機場海關的那一節火箭外殼，也無法尋獲。

因此，警方和國際特警方面都相信，他們另有「秘窟」。

所謂「狡兔三窟」，這原是想當然的事。假如不是韋倫探長急於立功，國際特警也許還可以找出其他秘窟之所在亦未可料。

× × ×

那堆由垃圾桶內檢回的紙屑，經過一番細心的拚湊之後，竟然有如一枚無形炸彈，所有在塲的人，無不感到吃驚。

當時在塲的人有：紐約警察局局長、韋倫探長、阿生、夏力、「CIA」的摩勒等人。

那些紙屑爲什麼有這麼大的威力？

其實那是一些草圖——有如軍事行動的一幅幅草圖。

單單就是拼湊這些草圖，已花去三個部門的技術人員半日的時光。

這三個部門是：「CIA」、國際特警和紐約警方。

第一幅草圖畫上了聯合國大厦的輪廓，三支箭咀分別指住三個不同的入口。

一枚火箭狀的符號，則指住大厦的一個窗口，旁邊加了一行字：「會議室，第一號目標。」

單從這幅草圖看，毫無疑問，他們準備進攻聯合國大厦。

另一幅草圖畫的竟然會是華府白宮的輪廓，門外草坪上有架直升機。一枚火箭由一輛車子的頂上發射，「虛綫」表示火箭由車頂擊向直升機的假想路綫。

最令人感到有興趣的，就是那些虛綫旁邊，有三角幾何的計算方程式。毫無疑問，他們將用一枚「TS——一〇四」型的蘇聯製火箭，作爲主要的攻擊武器。

因爲專家們早已將「TS——一〇四」型火箭的射程告訴了有關人等，現在那些數目字顯示，完全符合了「TS——一〇四」型火箭的正確射程。一方面證明了專家的化驗十分正確，計算得也準。

但另一方面，却令人難明。

難明的地方有：恐怖份子的手上，到底有多少枚「TS——一〇四」型火箭？

其次，他們究竟要攻擊什麼地方。

華府的白宮，還是紐約聯合國大厦？抑或兩者同是目標？

第三幅草圖更令人難明。那是一個機塲。機塲四周表示有鐵絲網圍住。

又是一枚火箭，一條虛綫，由外面——鐵絲網外面，射向停機坪上一架飛機。

虛綫一旁，同時亦出現了一連串的數目字，表示出距離等等。

各人看了那些草圖，除了感到十分震驚之外，看了也等於沒有看。因爲大家根本就不明白其中用意。

到底是三個不同目標，還是單一的行動？相信只有恐怖份子自己才知道。

警方已將費安娜等人交到「CIA」的手上，他們自然受到很大的壓力，事實上也只有「CIA」才有辦法對付她！

費安娜死不招供，「CIA」似乎也沒有辦法。「CIA」的專家們，用盡了種種辦法，包括了催眠，迫供，電腦分析等等，一切辦法可能用的都用了。

唯一得到的，只有一點點印象，費安娜是個意志十分堅强的女人。

此外，在催眠狀態中，專家分析，恐怖份子只偸運了一枚「TS——一〇四」型火箭到美國國境。至於那枚「TS——一〇四」型火箭究竟在何處？

所有有關部門，用盡了一切可能的所有辦法去找。但是，毫無所獲。

阿生自問是個鬼靈精，但這一次，他却想到頭也大了。

三幅草圖一枚火箭，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經過了澈夜尋思之後，終於作出了一個假設：——恐怖份子根本未找到下手的地點，所以才有三幅草圖出現。

他們作了三個假設，其實可能只爲了對付某一個人。假如眞的只得一枚火箭，試問如何可以有三次「火箭襲擊行動」？

但從三幅草圖上所見，三幅圖中均有「TS——一〇四」的示意圖。

阿生左思右想，無法入睡。

他眼瞪瞪地望住天花板，幾次從半睡中紥醒，他很不服氣。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越困難的事，越具挑戰性的事，他越大興趣。

將近天亮了！

阿生從昨夜至現在，他也不知道「睡」了多少時間，總之，剛剛睡着，又從夢中紥醒，整個腦子盡是一個個的問號。

凌晨五時左右，阿生突然整個兒由床上跳了下來。他面也沒有抹上一把，便匆匆穿了衣服，急急離開了臥室。

他到隣房去，把夏力吵醒。夏力給他嚇了一驚：「發生了什麼事？」

「快穿衣服，立即去找摩勒！」阿生說着，已拿起夏力床頭的電話，叫接綫生把電話接到摩勒家中去。

這是特警辦事處樓上，也是特警人員居住的地方。

阿生只在電話中叫醒摩勒：「我立刻會來找你；我須要最新的情報。」

摩勒根本還未睡醒，但他還來不及說話，阿生已掛了綫。

× × ×

舉世的電訊同時報導了一項消息，美國各大報章均以顯著地位，報導「以色列總理貝金，偕同外長突然提前造訪美國總統卡達」的消息。消息還特別强調此乃「內幕報導」，貝金與達揚之提前出發來美，係基於「安全理由」云云。

與此同時，報章又報導了「CIA」和紐約警方破獲「西德紅軍派」潛入紐約活動的詳細情形。報紙指出：兩則消息，實則互有關連。

因爲費安娜爲首的一批人雖已落網，但另一批恐怖份子可能接踵而至，所以貝金爲安全計，聽從美國保安人員的建議，匆匆將訪卡達的行程提前。

美國人的民主自由舉世知名，新聞自由更加厲害。報紙幾乎「知無不言」，往往令政府十分尷尬。

有人以此詢問政府官員，白宮發言人一概「否認」。但是，事實證明報紙的「內幕消息」果然準確！

十一日那天，九月的華盛頓天氣，天青氣朗。一架軍方直升機，自一處空軍基地起飛，直飛往白宮。

在此之前已有一項消息指出，貝金與達揚等一行人等，將改乘美國軍方飛機訪華府，而棄以色列民航機，以策安全云。

因此大批記者竟然又湧到華府空軍基地和白宮的直升機機場上等候，也難怪有人指責說：美國這國家幾乎無秘密可言。

三架直升機正凌空飛翔，也只在中途之際，突然從一輛貨車發射出一枚火箭，命中了其中一架軍方直升機。

「隆」然一聲巨响！

天空中出現了一團火球。

目睹的人無不吃驚。尤其是目擊其事的記者，立即以第一時間報導：「貝金與達揚被刺身亡」的消息。

其他兩架是「護駕機」，但已「救援不及」，他們只能通知地面部隊，終於截獲了恐怖份子的貨車。

貨車上有自製的火箭發射架。

恐怖份子有十多人，他們面不改容，因爲他們以爲「成功了」！但是，這只不過是阿生佈下的一個「假局」而已！

阿生想到他們「遲早一次」，於是要求摩勒合作。只有「CIA」才可以派人悄悄四出散佈「假消息」。

那被擊中的，只是一架無綫電遙控的直升機。機中當然沒有貝金等人。

政府既然早已否認「貝金提前訪美」，自然亦無責任。被愚弄的，只是記者先生們。還有，就是那些恐怖份子。（完）

短篇武俠奇情小說

滄桑劍

萬里尋親　爲報家仇伸正義

醉仙樓主・文
子　成・圖

一株綠色的小草，在晨曦裏，會變成深藍色，日正當中的時候，會變成淺綠色，甚至白色，夕陽西下的時候，會變成金黃色，甚至淡紅色，暮色降臨的時候，會變成灰色，甚至於黑色，這是光與氣的感染，色彩的變遷。

宇宙間不獨是色彩在變，包括時間與空間中的一切有形無形都在變，你看過孩子嗎？孩子不過是父母一點精血變出來的，你看過蚊子嗎？蚊子不過是水草中一點障氣變出來的。

一個人從生到死，不知要經過了多少次變化，一棟屋子從新到舊，也不知要經過了多少次變化，滄海變桑田，桑田又變回滄海，這是人生百態，氣象萬千。

你到過大草原嗎？大草原上都是遊牧民族，因爲那兒的草不但新鮮，而且很嫩，足以供成千上萬的牛馬生活，草原中也有沙漠，沙漠中也有草原，草原中的沙漠並不希奇，而沙漠中的草原即是苦行者的救星。

如果你出了雁門關向西北去，開始的時候有草原也有沙漠，漸漸的草原愈少，沙漠愈多，最後終於一遍都是大沙漠，假如你所携帶的水量不够，將無法使你到達目的地，而渴死於茫茫的大漠之中。

天還在正午的時候，太陽高高的懸在頭頂，可是在塞外，總是一片昏黃的色彩，因爲那兒不但多風，而且多沙，風吹起了沙，沙借風威，風因沙勢，風大沙也大，風狂沙也狂，狂到什麼程度，你瞧？

小小的一條綠色影子，流竄在茫茫的風沙之中，有時會被風沙掩埋下去，有時會又從風沙中鑽出來，那是個什麼？是個人，不是大人，是個年約十三四歲的孩子，而且還是個女孩，綠衣上沾滿了黃沙，頭髮被風吹得向四下飛散，風大沙也大，風狂沙也狂，這孩子，她到什麼地方去呢？這茫茫的大漠？

太陽逐漸的轉向西方，沙漠中更現一片昏黃，風吹在身上，也不如從前那樣溫和，四週更是一遍蒼茫。

那女孩突然停下來，摸摸身邊的水袋，面上現出失望的神情。

因爲她日夜奔波，已有七天之久。

不但累了，而且也餓了，渴了。

可是水呢？小小的一袋水，她能維持七日，已算不錯，那能還有剩餘，她深深的嘆了口氣，小小年紀，已失去了童年的天真。憂鬱，憤恨，悲傷，絕望，她的臉就像飄浮於天空的雲彩，瞬息萬變，終於！她咬一咬牙，又發足向前奔去。

這孩子顯然曾煉過幾天功夫，因此雖在茫茫大漠之中，奔走的速度尚不算慢，一程又一程，天終於全黑了，她仍是不停的在奔。

因爲在大漠中的夜晚，如果沒有帳篷是無法歇足的，但天黑了總會亮起來，亮起來又會黑下去，她不食不飲，狂奔三日，終於不支的倒了下去。

風仍在吹着，沙仍在飛着，風大沙也大，風狂沙也狂，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她終於醒過來了，太陽剛剛從東方升起，金黃色的光芒，洒射在大漠上，沙變得更黃了，金黃色的沙面上，她突然發出一片綠色的影子，絕望中帶給她希望的影子，她勉强支持身形，緩緩向那片綠影走去：

這是一片草原，綠色的草原，綠色的草原並不可貴，但這是沙漠中的草原，行旅者救星，也是小女孩的生機，這草原的面積並不大，充其量也不過數十頃左右，可是那兒不獨有草，而且還有樹，有花，有水，清澈的溪流沿着花岸在轉，彩色繽紛的花朵，繞着綠樹在旋，枝頭的鳥，水底的魚，這不是人間，是天堂，沙漠中的天堂！

這小女孩終於得救了，她伏在溪邊，將頭埋在水裏，久久才喘了口氣的站起來，回顧一下四週的花草，難得的露出一些笑容。

突然一縷琴音，在她耳邊響起，有人和音唱道：

「何處是爾家，茫茫天之涯……。」

那低沉的音調，憂鬱中含着悲傷，就像浪跡天涯的遊子，無家可歸的孤兒，在唱出他的心聲。

小女孩眼紅了，那不是憤恨，而是哀傷，那不是流浪者的心聲，而她自己的心聲，終於她忍不住，兩滴清泉，由眼角掛了下來，她用衣袖擦乾眼淚，緩緩向前移動，那歌聲又響起了：

「天之涯，狂風沙！
何日回家下？」

那女孩的淚水又流下來了，這是個慘酷的日子，大約在子夜前後，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祇有狂風和暴雨，風聲役使着雨水，雨聲仗持着風勢，風雨中更有着陣陣喊殺與慘嚎的聲音，鮮血染紅了落地的雨水，狂風吹亂了死者的髮衣，在這個世界裏，誰知道仁慈是什麼？誰又知道憐憫是什麼？

小女孩早已停止了脚步，往事的回憶，使她的人整個都僵住了，她臉上已沒有淚水，所代替的，祇是一片悲憤之色。

琴聲仍在響着，歌聲仍在唱着，歌聲伴繞着琴韻，在哀沉的曲調裏，突然竄起一陣殺伐之音，猶如萬馬千軍，衝殺於廣闊的戰場之上，小女孩突然雙手高舉　仰面嚎呼：「我要報仇！我要報仇！」小小的身軀，不由自主的向前狂奔而去。

×　　×　　×

草原中的沙漠並不可貴，沙漠中的草原即是人類的救星，這一片草原雖然不大，却顯得特別的幽靜而付有生氣，能在這茫茫大漠之中的小草原上彈琴高歌，想必不是個很平常的人，因爲這個人如果沒有一身絕頂的功夫，絕不能單槍匹馬在這大漠的草原之中引吭高歌，如果這個人沒有滿腹才華，更不可能操出一手好琴，因爲彈琴必先要懂得音韻，五音六律六呂缺一不可，更何況要將自己的心聲，透過琴弦，而播於知音。這個人似乎對文武兩途，皆有獨到之處，他？到底是誰呢？

歌聲也停止了，琴弦已斷了一根，在殘琴邊的一塊大石之上，坐着一個中年文士，天青色的長衫，天青色的頭巾，腦後倒垂着兩根飄帶，被風飄得高高的，就像兩條青龍，盤空飛舞，方型的臉上，帶着憂鬱！悲憤！與驚奇的色彩！驀地！一條綠影攝引了他兩道如電眼神，他怔怔的看着那條綠影，不！那個綠衣的小女孩。

低沉的聲音，從那文士口中發出：

「妳！妳從什麼地方來？」

「我——」小女孩有些畏懼的低了頭，因爲她畢竟還是個孩子。

「快說！這些地方從來沒有人來過，你一個娃娃既能到達這裏，想必也有些來歷。」

小女孩哭了，哭得甚是傷心，不知是她被那文士唬哭了，還是另有心思。

中年文士一聲低沉的長嘆，身形微飄而下，已輕輕握住那女孩的手，說：「別怕，祇要你照實說，我不會傷害你」

小女孩仰頭看他，半晌不語

中年文士又嘆道：「難道你小小年紀，也有什麼難言之隱？」

對女孩仍是看着他，那又黃又瘦的臉蛋，可憐中露着一股堅毅之色

中年文士又道：「看來妳不肯說的了，既不肯說，我也不勉强妳，妳去吧！」

小女孩突然大叫道：「我千里迢迢，目的就是要到這兒，我爲什麼要回去？」

中年文士道：「妳來這裏做什麼，這裏祇是大漠中的一塊小草原」

「我要找一個人」

「誰？」

「我不能告訴你。」

中年文士又搖搖頭道：「這塊草原上祇有我一個人，我在這裏呆了整整五年之久，妳不告訴我告訴誰？」

女孩輕輕唸道：「武郎中，文俠士，猛虎出山兩不是，你是不是文俠士？」

中年文士微微一震道：「妳爹是？」

「武郎中。」

「妳說猛虎亦出了山？」

「猛虎吃了我全家，我是悄悄從後門溜出來，而未遭毒手。」

中年文士倏地一聲長嘯，拿起斷了弦的琴，雙手齊揮，一陣高亢的曲調，直入雲霄，突然雙手一停，殘餘的琴絃一齊折斷，那女孩却怔住了。

中年文士嘆道：「武郎中，文俠士，猛虎出山兩不是　唉！現在已經有一不是了。」

女孩紅着眼，流着淚，說：「叔叔，你要替我爹報仇。」

「報仇？唉！談何容易。」

「叔叔，難道你忘記和我爹結義之情了。」

「忘記，不　我沒有忘記」

「那你……」

中年文士未等她說完，輕輕拉着她的手道：「妳且隨我來」

女孩隨着文士身後，行行重行行　在一棵大樹下停止，那中年文士伸手在樹上摸索一陣，耳聽軋軋之聲，大樹下忽地現出一處秘道入口，中年文士抱着她縱身而下，隨手在洞壁上一按，那入口旋又閉了起來，裏面一遍漆黑，更有一股晦濕之氣，直冲鼻端　走了約半個時辰，前面忽然透出一絲亮光，眼前漸漸開朗起來，裏面竟然是很大的一處天然石窟　約三丈方圓

，壁上倒懸着一顆拳頭大小的夜明珠，雖然不甚明亮，但將洞中的事物，照得清清楚楚，洞中有一張白石床榻，晶瑩可愛，約六尺寬闊，除此之外，尙有一張石桌，四張石櫈皆是用普通青石製成，但並無炊具

中年文士命他坐在石櫈之上然後取出乾糧，給她充飢，說道：「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婉兒」

「赫連婉兒！」

「叔叔，你要不要替我爹報仇？」

當然，當初我皇甫長弓與赫連無忌結拜之時，曾有生死之盟祇是我們兩人性情乖辟，除去彼此能够互信而外，江湖上幾乎連一個朋友都沒有如我不爲他報仇，還能有誰？」

婉兒雙膝一跪，流淚道：「我給叔叔叩頭」

皇甫長弓青衫微拂已將她扶了起來，旋又嘆道：如果我們這一次報仇不成，而喪敵手，普天之下，恐怕再找不出第三個人來爲我們報仇了」

婉兒道：「我爹爹雖然嗜武，但精通岐黃之術終生爲人解除疾苦活死人而肉白骨，叔叔一生行俠，仗義勇爲，何以江湖上對你們如此不諒解？」

皇甫長弓嘆道：「當今之世，人心險詐，大半皆以功利爲先已無正義公理之可言因此這次報仇必須一擊而中否則我們之寃仇，恐怕要永沉海底了。」

婉兒道：「叔叔有何打算？

皇甫長弓劍眉一挑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在這三年之內，我不獨自己要痛下決心，演練上乘武學，更要將妳調教出一身絕頂功夫，以便入關復仇之時，取得互相呼應之效。」

婉兒道：「婉兒一切全憑叔叔安排便是。」

皇甫長弓道：「這張床叫寒玉床，乃千年寒玉製成，坐此床上練功可收十倍之效只是陰寒澈骨，初學之人，難以消受。」

婉兒道：「姪女兒不怕。」

皇甫長弓又道：「洞穴左首彎裏有一道冷泉用以沐浴，可使身堅以鐵，骨軟如綿，另外渴飲冷泉水，飢食冷乾糧，我這洞穴名曰冷風洞，每日子時有冷風貫洞，空氣愈冷，精血愈容易收攝，從今日開始你便在此練功，乾糧我自爲你籌備。」

婉兒道：「叔叔你呢？」

皇甫長弓道「我除出演練上乘武術而外，自當迴護你左右。」說話之間便教了她上乘心法長嘯一聲，出洞而去。

從此婉兒便痛下決心，在冷風洞中練功，飢吃冷食，渴飲冷泉，睏睡寒玉床，每當子時，冷風貫洞，苦不堪言，四肢常有僵硬之感，久久從胸膛上生出一股暖流，漸引漸壯，一月下來全身皆被暖氣籠罩，雖子時冷風貫洞亦毫無感覺，不覺心頭稍慰，也許是她年紀輕資稟異於常人所以練起來特別快，一年下來身體已能剛柔由心

皇甫長弓除去給婉兒購買乾糧而外，每日精研上乘心法，本來他購買乾糧需要兩百外小鎮上購買，以他的腳程來回時間需要半日時光，但他這一年研練下，祇須兩個時辰已够往返一次，同時他借購物之便，打探一些那隻虎的消息

× × ×

這隻老虎並不是一隻很普通的虎，他不但秉性兇頑狡詐，而且還有着超人的智慧，智慧的本身是好的，好人得着則濟人度世，相得亦彰，壞人得着則必會惹來是非，天下大亂，當然，每個人都有智慧，但超人的智慧却不是每個人都有，如果這種超人的智慧用在一隻猛虎的身上，他會很技巧的達到噬人的目的。

這到底是隻什麼樣的猛虎，在江湖上混的人沒有不知道，若干年前他曾敗在皇甫長弓的滄桑劍之下，而且敗得很慘，傷得也很重，他逃命之後曾去找赫連無忌醫治，赫連無忌醫道精湛，在江湖上有聖手神醫之譽，再難的病，祇要病人有一口氣在，莫不藥到病除，當這隻猛虎找到他時，他一看那傷口就知道是被他的拜弟皇甫長弓所傷，因此拒不醫治，他一氣之下，便潛隱深山，也同時散佈了謠言。

謠言是：「武郎中，文俠士，猛虎出山兩不是。」

他將自己比成猛虎，他要報文俠士一劍之仇更要報武郎中不肯治傷之恨有超人智慧的人，在任何一種困境中，都會想出辦法來，這隻猛虎困居深山四五年，不但治好傷，而且還讓他練成了一身奇特的武功，初下山之際，却率領往日同道，毀了聖手神醫武郎中赫連無忌的全家。

天色又黑下來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這隻虎正高坐在一座村落的大廳之上。

這座村落座落在很大的平原之上，舉目四眺，看不到一點山的影子，平原上除去農田而外就是草地，高高的紅茅草，在夜風吹動之下，形成了一片水波，更發出一遍沙沙的响聲，在夜靜中聽來，令人有一種荒凉落寞的感覺。

這座村落並不大，一共祇有十來戶人家，四週挑着十數盞死氣風燈，當中一座較大的房屋，却是燈火輝煌，猶其大廳，大廳的正中，雄踞着一隻猛虎，兩傍坐的全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奇怪，一大羣江湖人物，怎麼會聽命於一隻猛虎呢，他並不是一隻眞的猛虎，而是一個人，這個人威猛像老虎，狡詐像狐狸，他曾經吃過皇甫長弓一劍，目下，他正想討回這一劍。

坐在左手的第一人是武當名宿黃葉道人，此人算輩份與當代武當掌門同輩第二人是河南白鶴門掌門人霍山，此人精指爪上的功夫，輕功也甚是了得第三人是江南武林世家，烈焰山莊的莊主，神火周烽，此人不但武功底子很硬，而且還精於火器

右手第一人是少林寺二代弟子，逼明和尙此人雖是少林二代弟子但武功却是青出於藍，第二人是東魯齊家堡堡主，齊壽峯，此人幼得異人傳授，可以揮袖成刃，威猛無匹，第三人是江州關元，此人生性粗魯，不辨是非，天生一付蠻力可舉千斤之鼎，其餘尙有二三十人，全是赫赫的武林人物。

那隻虎猛地一聲大吼！不是吼！他的笑聲像吼，雙拳一抱道：「爲了我屠某一

人之事，即勞動了諸位大駕，當眞是抱愧之至，不過以皇甫長弓的功夫我屠某人自問尙可對付得了，實不敢有勞各位。」

武當名宿黃葉道人唸了一聲無量壽佛道：「皇甫長弓不辨是非，性情怪辟，而且劍下殺孽太重，此事卽使屠大俠不出手，我等也會自動找他理論理論」

少林通明和尙合掌唸了聲阿彌陀佛道：「黃葉道長所言甚是，我佛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豈能任他如此枉造殺孽。」

少林武當爲武林領首二人如此一說，衆皆响應

屠老虎道：「各位既如此厚愛，我如果再推辭的話，那就太過矯情了只是目下有一個難題。」

白鶴門掌門人霍山叫道：「屠大俠有話請說，祇要在下等能解決得了的決不皺一下眉頭。」

屠老虎道：「多承霍老英雄關顧，祇是我們目下尙不知皇甫長弓落脚何處？」

廳中立時論議紛紛誰也不知道皇甫長弓的下落，原來皇甫長弓知道屠老虎的爲人自五年前聽到屠老虎所散播的那首謠言之後，便悄悄通知老友赫連無忌一聲，獨自遠去關外，潛隱沙漠的小草原中，潛修武功，那時赫連婉兒正在崆峒山學藝，所以皇甫長弓並不認識她事有湊巧，正當婉兒回家探親之際，聖手神醫赫連無忌巳得到屠老虎出山找他的消息，他便轉告女兒，萬一不濟之時，便叫她逃到關外去找皇甫叔叔，因此皇甫長弓的潛隱之地，除赫連一家而外，武林中並無人知曉。

大廳中議論一陣之後，決定分頭打探，於是數十個武林中人，全在神色深沉中散去。就在此際，一條嬌小的人影，也飛快的離開了那座村落，輕巧的身形，在草頭樹梢之上飛馳而過，村落中那樣多的高手，竟然連一個人也沒有發覺到她。

那條影子飛馳了約莫十里左右，在一座竹樓之前停了下樓窗中射出暗淡的燈光，有人沉聲問道：

「是君兒回來了麼？」

小影子就地一蹦，亦巳穿窗而入叫了聲：「爺爺！」

竹桌傍坐着個相貌清秀的老人，年紀總在七十上下，花白鬍鬚，一襲黑色長袍，極爲肥大，雙目灼灼有神，一望而知是一位內家高手，他看了那男孩一眼道：「怎麼樣？」

原來探聽消息的，正是個十二三歲的紅衣女孩她小臉縮得緊緊的，將探聽的消息，詳細說了一遍，

那老人嘆了口氣道：「一個江洋大盜，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居然尙有那麼多的名門正派替他撐腰這世界上尙有公理正義之可言麼？」

女孩道：「爺爺！這檔子事我們可不能不管」

老人點點道：「當然！妳爺爺雖然老了，可是當年之雄心未減，何況我尙受過皇甫赫連兩位老弟台的恩惠從明天起，妳可別給我閒着，一有皇甫大俠的消息，趕快回來通知爺爺。」

女孩精神一震說：「是！」從即做了個鬼臉這祖孫兩個是誰？他們受過皇甫長弓與赫連無忌的什麼恩惠呢？

× × ×

江州是大江南北往來的要道，凡是要過江的人，必定是經過十二墟及瓜州這兩個碼頭，而過江之後的第一個落脚地點就是江州，因爲江州是傍江而建爲揚子江上的重鎭，人烟稠密，萬商雲集，猶其是江湖上的混混兒，在此落脚的更多因此鎭上的茶樓酒館，到處皆有，其中最大的一家，要數貼近金山的迎賓閣。

迎賓閣背貼金山寺，面臨長江，佔地有五丈方圓，雖不是彫樑畫棟，金碧輝煌，却也是飛角迴廊，紅磚綠瓦，閣分上下二層，下層乃是過往賓客打尖之所上層却專門爲遊山玩水之人所設，因此也特別雅緻，偌大的空間，祇放了十張桌子分別擺在四週的窗口，也許時候尙早，因此客人並不多，特別起眼的是靠北邊窗口左首的一張桌子上，坐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穿一件綠色連身衣服，綠色繡花鞋，一條長長辮子稍還用綠緞子打了個很大的蝴蝶結，也許這女孩天性喜歡綠色就連襪子也是用水綠色棉紗織成

這少女！看起來她的意態很悠閒，一隻手放在包裹上的劍鞘上，一隻手端着酒杯慢飲，眼神在注視着長江中的流水那濁流整日不停的在流着終年不斷的在流着，從無始以來這條濁流一直未停過。

那少女似乎巳分辨不清楚那是流水還是人生，人生如流水流水似人生，其實際這又有什麼分別呢？她輕輕的嘆息一聲，這一聲嘆息，將剛才的閑情逸緻一掃而空，圓圓的臉蛋上浮上一抹陰影，此際忽聽一陣咚咚之聲，樓梯口冒出一個魁形大漢，着一身黑色勁裝，濃眉大眼闊腮鬍，背上斜插着一柄厚背薄刃的大砍刀，估計一下總得有二十來斤，刀把上還扣着一條紅絲巾，他上得樓來便朝少女的對面一坐，右掌在楠木桌子上一拍，發出嘭地一聲一响，大叫：「夥計酒！」

他這一掌不打緊，將少女放在桌子上的包裹與劍震起一尺來高，少女却若無其事的雙目仍注視江水的流旋左手輕輕一挽，巳將包裹及劍托在手中，放回原處。

此際夥計慌忙提過一大壺酒來，說：「客官，你要些什麼菜？」

「八斤牛肉，快！」

夥計一愣之間，旋說：「是！是！」急轉身而去

八斤牛肉，這不是小數計如以普通人的飯量而言，至少也够十人以上食用，這莽漢一口氣要了八斤牛肉，怎麼不駭人聽聞，夥計的牛肉來了，他的一壺巳飲完，接着又要酒這才算上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與同桌的綠衣少女那種輕斟慢飲，成了個强烈的對照，奇的是那少女連正眼也不瞧他一下

剛的太剛了，柔的太柔了這種情形極不調和只是這剛的也剛得奇特，柔的也柔得微妙因而引起酒樓上所有人的注意

紅日漸漸爬上了頭頂，樓上的客人也逐漸的多了起來十張桌子巳坐滿了八張，這正是仲夏之時，天氣熱得像蒸籠一般，所不同是蒸籠的火是由下面升起的，太陽的光是由上面罩下來的，好在酒樓上很空，尙不算太熱寧是如此，仍有很多人

在揮着摺扇，揙乾從肌膚中發出的汗水。

那黑衣大漢仍在大碗吃酒，大塊吃肉，汗水幾乎已將他全身衣衫染濕，他似乎並未注意到。

綠衣少女一杯酒整整喝了半個時辰，杯中尚有一半，很明顯的，她喝酒不是爲了過癮，而是在借助酒興，以增加那分詩情畫意的味道，或者借着酒興，來增加她那份愁思。因此她那雙明亮的眼神，始終未離開過紅面的流水，好像這流水中有什麼奇幻的影子，在吸引着她不放 她看着！看着！突然啓唇唱道：

何處是爾家，
茫茫天之涯。
天之涯！狂風沙！
何日回家下？

聲音悠美婉囀悅耳而動人，只是在悠美聲調中，帶着一些愴然，就像一片陽光之下，幻起一抹陰影

全樓的食客，都被她這婉囀的音調吸引住了，猶其是那大碗喝酒，太塊吃肉的黑色勁裝大漢，他豎起了濃眉，圓睜着大眼，怔怔的看着她說：「女娃娃！妳也是無家可歸麼？」

綠衣少女似乎並未聽到，仍怔怔的看着江面的流水

黑漢又緊追問了一句：「女娃娃，妳也是無家可歸麼？」

此際眼前紅光一閃，桌子的橫頭突然多出個十二三歲身着紅衣的小女孩 圓圓的臉蛋，配着圓圓的眼睛，顯得天眞活潑而可愛，也不知她是從桌子底下鑽出來的，還是從樓梯口飛上來的，她冲着那大漢做了個鬼臉說：「不錯！她是無家可歸，你想怎樣？」

黑漢倒是一愣，他本來就是個粗漢，大砍大殺的場面他並不怕，只是這種場合，却使他難以回答 半晌才道：「我！我祇是同情她吧了」

小女孩鼻子一湊道：「要臉麼？這麼大的人啦，連好壞都弄不清楚 還想去同情別人，不羞麼？」

黑漢被她說得惱羞成怒，反手抽出背上二十來斤的厚背薄刃大砍刀罵道：「臭丫頭，看老子不活劈了妳，」白光一閃刀已臨頭，酒樓上的人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這黑漢也太莽撞了，怎地無緣無故的抽刀向一個孩子下手，耳際聽得克察一聲，那小女孩坐過的楠木椅子已被他一刀揮爲兩段 可是小女孩的人呢，已躲到綠衣少女背後去了 她又做了個鬼臉說：「我說你不知好歹，你還不服氣，連我一個小孩子，你還要動刀，羞！羞！」

黑漢本來是個粗人 氣急了那還分得那麼清楚，呼刺一刀竟向對面劈去 這一刀下去，兩個女娃娃怕不要被他劈成四瓣才怪，酒樓上的人接着又發出一聲驚呼，呼聲未了，那柄大砍刀竟然在少女的頭上停住了，刀口下架着一雙竹筷，而這筷子也正是拿在那綠衣少女的手中

此際不但黑漢怔住了，全酒樓的人都怔住了，一雙小小的竹筷，拿在個弱不經風的少女手中，竟然能將二十來斤的大砍刀架住，這不叫人吃驚麼？

綠衣少女將筷子輕輕一撥，黑漢的大砍刀竟然不由自主的收了回去，她輕輕搖頭道：「小妹妹，妳家住在什麼地方？」

紅衣女孩一笑說：「我不告訴妳 」

綠衣少女道：「妳不告訴我也無法，可是這種蠢牛妳去惹他做什麼？」

紅衣女孩冲着黑漢一笑道：「我看蠢得可愛，也蠢得可憐，所以才逗逗他 」

「妳回去吧，這種龍蛇混雜的地方，又豈是妳亂跑得的 」

「姐姐，我是來找妳，」

「我又不認識妳，妳找我做什麼？」

「是我爺爺讓我來找妳，他說有要事要與妳商量。」

綠衣少女一愣說：「我也不認識妳爺爺。」

女孩道：「妳去了就知道了，總之對妳是有益無害的 」

綠衣少女考慮一下，隨取出一塊碎銀放在桌上，一手拉着女孩的手 一手提了包裹長劍，竟然從樓窗飛身而下，輕輕落向江邊，他們倆這展露身形 樓上又發出驚嗟之聲。

黑漢經了這次挫折 感到面上無光，會了酒錢，提起砍刀，忽忽也隨之下樓而去，等到他下樓之時，那一大一小的兩個女孩 已一葉扁舟，划向長江對岸了。

×　×　×

兩三星火是瓜州，瓜州的地方並不大，充其量也不過數十戶人家，皆以打漁爲生，每到夜晚，江灣中漁火點點，頗有詩情畫意 從江北往江州的人，太半都從此處過江。因此瓜州也被連帶着出名了 從瓜州向北看，完全是平原 平得猶如地毯一般，不要說山的影子 就連小小的丘陵也很少看到

在瓜州的西端 有一座小小的竹樓，樓上下一起六間 有一道矮矮的竹籬，圍成二畝大小的院子 院中長滿了綠竹，有百來盆盆景點綴在竹樓的四週，竹樓的前面對門處，有一座小小的假山 約七八尺高，上有奇峯絕壁，飛瀑懸崖，雖不是出於名匠之手，倒也玲瓏可愛，樓下的竹樓廳中 此際正分坐着三個人。

一個是年逾古稀 身着黑色長袍 相貌清秀，鬍鬚花白的老者

一個是年十二三歲，頭扣雙髻，身着紅衣的女孩。

一個是十八九歲相貌秀麗綠衣少女。

這綠衣少女當然就是在酒樓上被紅衣女孩拖回來的少女 她幽閑的情調中，總含着一些凄滄的神態，她嬌軀微微一福說：不知前輩召喚，有何見教？」

黑衫老者神色肅然的道：「我有幾句話想問問妳，但妳必需徹實的答覆我 」

綠衣少女微微一愣道：「前輩盡管問，能說的，晚輩絕不隱瞞 」

黑衫老者道：「妳是不是複姓赫連，名叫婉兒 」

綠衣少女又是一愣。

黑衣老者又道：「此事對妳的關係太大，是就是，非就非，妳可不能亂說 老夫是善意的。」

綠衣少女見那老者道貌岸然 絕非邪惡之輩，不由脫口說道：「晚輩正是赫連婉兒。」

「那麼令尊是聖手神醫赫連大俠。」

「是。」

黑衣老者長嘆一聲道：「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君兒沒有將她找錯了 」

赫連婉兒道：「前輩是？……」

黑衣老者道：「老夫姓黃名天滄，江湖上朋友送老夫一個綽號叫天南一俠 這是我的孫女珮君，」

赫連婉兒驚咦了一聲說：「原來是黃老前輩，晚輩在崆峒學藝之時，也聽到家師提起 」

黃天滄道：「令師定是崆峒名宿。」

「家師上雲下空 」

「雲空師太乃崆峒派中頂尖高手 想你的業藝定已得其眞傳了？」

赫連婉兒嘆道：「可惜晚輩在崆峒山學藝三年 回家探親之時，家門已遭到不幸了。」

「那是屠老虎的傑作 」

「前輩也知道？」

黃天滄嘆道：「說來慚愧 老夫雖然俠名遠播，但却不爲宵小所諒，結果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被數十個高手所圍，老夫捨命保護君兒，殺出重圍，但小兒夫婦，却喪身敵手 」

赫連婉兒道：「那是些什麼人？」

黃天滄憤恨的道：「說起來妳不信，這數十人全是當今名門大派的高手 而帶領的人却是屠老虎。」

「又是他？」

「不錯！當年老夫雖然身背君兒，殺出重圍 却已身負重傷，幸半途遇見令叔文俠士皇甫長弓，他見義勇爲 帶我去令尊處治傷，他便去找屠老虎算賬。」

赫連婉兒哦了一聲接着說：「結果他傷在我皇甫叔叔的滄桑劍下，也去找我爹醫治，我爹知是被叔叔所殺傷，拒不醫治，他懷恨在胸，而散佈謠言，說什麼武郎中，文俠士，猛虎下山兩不是 」

黃天滄嘆道：「這就是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了，說起來妳爹爹與妳叔叔兩人，對我皆有救命之恩 老夫自傷好之後 便隱居在此待機復仇 沒想到五年前又聽到妳爹爹的惡耗，這件事純由老夫所引起，因此我一直有愧於心，更加重了復仇之心，並到處打探赫連門中有無僥倖脫困之人，後來仔細查詢，知妳尚未遭毒手，我便命君兒到處打探妳與皇甫大俠的消息。」

赫連婉兒流淚滿面道：「謝謝前輩的關懷。」

黃天滄嘆道：「赫連皇甫二位雖是老夫的救命恩人，但老夫敬重他們是條漢子，時相過從，交非泛泛 妳也不必再叫老前輩了，目下妳已無家可歸 老夫也風燭殘年 君兒年紀尚小 今後我們就是一家人，妳就叫我一聲大伯吧 」

赫連婉兒凄聲說：「姪女高攀了，」

黃天滄轉向珮君道：「君兒！快叫姑姑。」

黃珮君一直不知父母的情形 如今聽他爺爺一說 竟也哭了，叫一聲：「姑姑」撲在赫連婉的懷中，痛哭不休。

黃天滄道：「這五年來，我到處打探皇甫老弟的下落，竟然毫無踪影，姪女可知道妳叔叔落脚何處？」

赫連婉兒便將前後因果細說了一遍

黃天滄嘆道：「老天有眼，總算讓妳找到了皇甫老弟，學了一身功夫，可是他的人呢？」

赫連婉兒道：「他說有一件要事待辦，讓姪女先行入關 在江州等他 就便打探一下屠老虎的行踪。」

黃珮君擦乾眼淚道：「屠老虎就在江州附近，各大門派都與他一鼻孔出氣！」

赫連婉兒正色道：「難道各大門派竟然也如此不辨是非麼？」

黃天滄道：「各大門派，皆空有其表，武林正義，早已蕩然無存了 」他邊講之間 突然一聲大喝：「什麼人？請進來說話！」

咚咚幾聲大响，從門外跑進了一條黑漢，一身黑衣勁裝 背插大刀，此人正是赫連婉在迎賓閣所遇的那個莽漢

他一聲大吼：「進來就進來，老子難道還怕你們不成？」

赫連婉兒正要答話，被黃天滄用眼神制止，黃天滄笑容可掬的說：「老夫以爲是誰，原來是江州關大俠 」

黑漢一愣說：「你怎麼知道？」

黃天滄道：「關大俠盛名遠播，武功高强 何人不知 那個不曉 」

黑漢關元一聽樂了，他說：「你既知道本大俠的名號 想來也决不是無名之輩了？」

黃天滄大笑道：「那兒的話，老夫不過讀過幾本詩書 與孫女隱居於此，捕魚爲生，那裏談得上名旺二字 」

黑漢一掃赫連婉兒與黃珮君一眼，霍地轉身拔刀，但見白光一閃，一刀將竹椅劈成兩片，而兩人早已走得無影無踪，黑漢哇哇大叫：「邪門！邪門！難道她們也會輕功？」

黃天滄道：「關大俠何以如此發怒，難道認識她們？」

關元叫道：「怎麼不認識 在迎賓閣時，她倆將本大俠戲弄個够 這兩個丫頭可鬼得很，老小子你可得小心。」

黃天滄大笑道：「不妨！不妨 這兩人一個是老夫的孫女 另一個是老夫的姪女，小孩子難免有些頑皮 但决不會害人的。」

關元不解的道：「我看他們的輕功甚是了得 想必是得自你的傳授 你怎說你不會武功？」

黃天滄笑道：「關大俠誤解了，那不是武功，是一種法術，這個法術的名字叫好壞術 」

關元愕道：「什麼叫好壞術？」

黃天滄道：「凡是學會這種法術的人，任何人的兵器皆傷他不着 但祇有一點，就是不能做壞事，如果一做壞事，法就不靈了

關元粗笑道：「這倒很妙 老小子，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過壞事 語聲未了，刀風已至，這江州關元的確粗得可愛 說打就打 可是這一刀又砍碎了一張竹椅。

黃天滄却已站在他的右邊說：「怎麼樣？」

關元收刀回鞘說：「老小子，這功夫不錯，你果眞沒有做過壞事，不知你姓什麼叫什麼？」

「老夫叫黃天滄。」

「與屠老虎作對的黃天滄？」

「不錯!」

關元笑着又抽刀而出，一刀緊一刀，一刀連一刀，刀風虎虎，他人雖粗魯，但這套刀法却得自異人傳授，一連七七四十九刀，竟然連對方的衣衫也未沾到 他放下刀長嘆一聲說：「老小子，我錯了」

黃天滄道：「關大俠怎地錯了?」

關元道：「看來你是好人，屠老虎是壞人」

黃天滄道：「不錯，屠老虎是壞人，與屠老虎作對的人才是好人。赫連無忌與皇甫長弓他們都是好人!」

關元道： 正是，可惜當初屠殺赫連大俠及黃老爺子家都有我在內 我做了壞事了。 回手一刀向自己頸上抹去．這漢子當眞蠢直得可愛，黃天滄舒指一彈，他那柄二十來斤的大砍刀，竟不由自主的墜向地面 他愣住了，天下竟然有這樣好功夫的人!

黃天滄笑道：「你也不必自責．那不怪你，是屠老虎騙了你」

關元叫道：「不錯，是屠老虎騙了我，我找他算賬去」

黃天滄叫道：「不成，你不是他的對手，去了也祇有送死」

「那我該怎麼辦?」

「目下你祇有跟老夫合作，將他們的行踪隨時告訴我，等人手到齊了，老夫有把握將他們一網打盡」

「那我還是要回去。」

「不錯，可是回去時什麼話也不能說跟從前一樣，你知道麼?」

關元點點頭，轉身大步而去，珮君拍手大笑道：「爺爺好會騙人。」

黃天滄嘆道：「像這種粗漢，你如跟他論是道非，一百年也談不清楚 祇有這個法子，才可以引他走入正途。」

赫連婉兒道：「大伯說得不錯 這雖然是騙他，但也是爲他好。」赫連婉兒也知道黃天滄叫她住下去的意思，因此便直接了當的叫起大伯來

黃天滄也甚是高興，說：「你們去後厨準備的酒席，今天我們一家三口好好的團聚一下。」

君兒拍手大笑，笑得很開心，與婉兒姑姑一齊到後面去了。

十載故舊 重逢故屋洗沉寃

人生個緣，各有遇合，但最令人高興的事，莫不是一家團聚了，然而正當某些人團聚的時候，某些人却正浪跡天涯，餐風露雨，披星戴月，過着流浪者的生涯。

你看，那邊不是一個麼?這個人年紀大約四十上下 身着天青色長衫，手持長劍，正在臨江遠眺，他是站在長江北岸，看樣子是在等船過江。

渡江應該到十二墟，或者是瓜州，祇有這兩處地方才有船過江 可惜這青衫人所站立的地方，既非十二墟，也不是瓜州而是這兩者之間，這個地方既無渡頭，也無船隻，如何能渡江南下，可是青衫人並不急．他悠閒的望着江水東下 氣閒神定 腦後兩根飄帶被江風吹得好高。

已經是黃昏的時份了 夕陽的餘威，斜照在江面之上，泛起一條金蛇，令人有日暮途窮的感覺，就在此時，忽聽蘆葦中喇地一聲，竄出一隻小舟，這舟兒並不大，連頭帶尾也不過是一丈七八，舵梢上坐着個灰衣漢子，大約在四十上下，他將尾舵一拔，那小舟直達青衫人的面前江岸含笑問道：「這位爺台可是要過江麼?」

青衫人微微點頭，未見身形作勢，亦巳飄上船頭

灰衣漢子叫了聲：「好功夫!」旋即雙手把櫓，向對江搖去。

天色更暗了，也許是太陽巳落山的原故 江面上巳完全被黑影籠罩着，除去那滔滔流水之聲而外，便是吱吱喳喳的搖櫓之聲。

青衫人默立船頭，動也不動 黑夜．小舟．孤影，這是一幅不同凡响的畫面，青衫人既不說話 搖櫓的人便無從講起兩個人都是很沉默，隨着小舟飄向江心。

江濤的聲音更响了 船身就動蕩得比叫厲害．搖櫓的人也許不習慣這個沉默，突然張口唱道：

不怕王法不怕天，終日酒醉在江邊。

有人從此渡船過，拿出送命買路錢。

青衫人聞聲微微一驚，未及答話，忽覺船身向右傾斜，他心知不妙，使了個大力千斤墜的方法，硬將船身穩住。

搖櫓人連幌了幾下，船身始終是穩如泰山，動也不動 他心知這票買賣非常扎手，雙手一鬆，丢下櫓柄，奮身躍入江中，嘭地一聲，浪花四濺。

青衫人仍未開聲 祇是冷冷一哼，神凝於雙脚之上，灰衣漢子落江之後不久忽又冒出水面，雙手拔着船舷，祇是用盡了全身之力．那小舟始終是平平穩穩的蕩漾於江面之上。

灰衣漢子冷哼一聲說：「老子就不信做不了這票買賣，」突然身形一縮，遊入船底，一會兒傳出咚咚之聲，原來那漢子在用鐵棍猛搗船底，半晌工夫船底上巳被搗了個大洞 江水由洞口汩汩上泛，青衫人忙將長衫解下，塞住洞口，可是不久後另外的地方又被灰衣漢子搗了兩個大洞。

天色更黑也，船中的水愈來愈多，看巳快沉了下去，青衫人眉頭一皺，心想：「不知是那道上的朋友，做買賣竟做到我皇甫長弓的頭上來了．」

他是藝高人胆大，不管眼前情形有多危險，反而泰然自若，船巳沉了下去，皇甫長弓的雙脚也隨之沉入水中，他仍是氣閒神定，好像這江水根本就淹不死他似的，就在此時忽覺雙脚一緊 巳被賊人握住，接着一股力量將他的身形向水中拖去。

皇甫長弓左手握劍，突然身形一彎，右手急向水中探去，這把給他探個正着，確確抓到那灰衫漢子的衣領，他旋即用力一提，自己的身形也隨那一提之力，臨空躍起三丈 那灰衣漢子也被他臨空提起，他立即身形一旋，如平沙落雁一般，又輕飄飄的落在五丈開外的江面之上，立即雙脚踏着江波，向對江岸上馳去

水底並無托力，他能抓着這個人一躍三丈，而且尚能踏波飛渡長江，這種功力當今之世，除去皇甫長弓而外 恐怕再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了

原來皇甫長弓當日吩咐赫連婉兒先行，並非自己眞的有什麼要事待辦，而是他認爲打探消息之事，如果兩個分開來走，機會就比較多一些，因此在赫連婉兒去後的第二天 便急急上路，當他一路南行，經過了月餘路程，到達江岸之時，却偏偏遇上了賊船 也是他功力高强 因此便輕而易舉的渡過難關。反而捉了賊人，踏波飛渡，武功高的人，不到急難之時 是不隨便顯露的．他提着灰衣漢子飛上江岸之時 那灰衣漢子巳被他那份輕功唬壞了

皇甫長弓將灰衣漢子帶到一處僻靜的所在，那是一所破舊的廟宇，這座廟並不大，一共祇有三間，神像巳毁，字跡剝落因此也看不出是一座什麼廟宇。他將灰衣人放在大殿之上，隨手亮起火摺子，在神案之上找出半截蠟燭燃上，此時他才注意到這灰衣漢子的相貌忠厚而耿直，並非邪惡之輩 反而和顏悅色的道：「你叫什麼名字?

灰衣漢子也不隱瞞的答道：「我叫秦漢」

「看樣子你並非是什麼邪惡之輩 爲何出下策，如眞有困難，我可帮助你。」

「爲什麼，我剛才要你的命，你現在反而要帮助我?」

「因爲你本性不壞，人總有錯的時候，你說是麼?

唉……我秦漢終於遇到了一個好人了。」

這話怎麼說?」

「你不知道麼?如今各大門派，大半皆邪惡之輩 却反而以名門正派自居，而當年之施藥救人之赫連大俠，仗義勇爲的皇甫大俠 反被列爲邪惡之輩，你說這世上還有公理麼?還有好人麼?」

「這話從何而起?」

「你不知道，如今那害死赫連大俠的屠老虎，知道皇甫大俠要爲義兄復仇，竟煽動了各大門派相助，而且這批人就在江州附近。」

「有這種事?」

「不錯，因此小的一時氣憤，以爲天下巳無公理可言．才出此下策」

皇甫長弓嘆道：．這也難怪於你．不過人之秉性各異 好就是好．壞就是壞，不能一概而論 何況我這次來此 就是爲了對付他們這批人。」

「你……」

「不錯!因爲我就是你口中所說的皇甫長弓。」

秦漢喜道：「原來你就是皇甫大俠，眞是老天有眼了 小的決定追隨大俠，別的本領我沒有 打探消息，可還是拿手好戲。」

皇甫長弓笑道：「正想借重於你 如今天色巳快入夜 我們必得先找個住處再說」

秦漢急道： 皇甫大俠，你可不能住店。」

皇甫長弓一愣道：「爲什麼?」

秦漢道：「這江州城內 如今巳佈滿了對方的眼綫．你一但被對方發覺．那時辦起事來 就有些碍來碍脚了」

皇甫長弓道：「這倒也是」

秦漢又道： 小的在江州一帶雖然也混了好幾年，但總是個默默無聞的小角色，因此由小的出去打探消息．並爲大俠購買食物，這樣也不會引人起眼．大俠暫時就住在這兒，這地方雖然比較荒僻一點，但也很隱祕，不虞有人發現。」

皇甫長弓道：「爲了我的事，却要你往返勞碌奔波，實於心難安」

秦漢道：「這話見外了，就拿今晚的事來說吧 要不是大俠手下留情．我十個秦漢的命也沒有了?」

皇甫長弓道：「這話倒也是，不過你也不必大俠大俠的叫個不停，使人聽了怪不舒服的．」

「我叫你師父」

「我這一生從未收徒弟 而且你年事巳長 練武功也難有進境．」

「我會盡心學習．努力上進．」

「好吧!你今年實際的年齡巳有多大了。」

「三十七。」

皇甫長弓道：「練內功心法，似嫌太晚了一點，但應用手法，我仍可以教教你，如今你先去外面準備七日食物．我在此教你七天 七天之後，你再替我去打探消息。」

秦漢高興的道：「我現在就去。」邊講之間 巳飛身而去

皇甫長弓自語道：「這漢子的年紀雖然大了一點 但天性純厚．未嘗不可造就一番．」

天巳子夜時份 外面突然下起雨來，秦漢購了大批乾糧．還有一罈酒，冒雨而回，衣衫也濕了，他到廟院中找了些乾柴生起火來，將衣服烤乾，食物烘熱，找了兩個破碗，與皇甫長弓對飲起來。

皇甫長弓飲了口酒道：「你這幾年在江州一帶，做什麼買賣?」

秦漢也吃了口酒道：「弟子得了家傳水功，一向在江上以捕魚爲業。」

「巳經打刦過了多少次商旅?」

秦漢臉一紅道：「師父恕罪，昨晚是第一次。」

皇甫長弓道：「既往不究，來者可追，過去的就讓他過去了。」

秦漢道：「謝謝恩師。」

皇甫長弓道：「從明日開始，我便教你的拳掌應用之學，能學多少，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當晚秦漢將廟打掃乾淨，並尋了些軟草舖地，師徒二人席地而眠 第二天一早，便開始習拳 秦漢的資質尚佳，雖僅僅七日，他巳學會了一套羅漢拳，一套虎拳，一套落英掌。七日之後便奉命去打探屠老虎及赫連婉兒的消息。

× × ×

江州是南北來往之要道，也是古兵家必爭之地，因此人物雜集，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行行皆全。從達官顯貴到販夫走卒，從江洋大盜到小偸扒手．從英雄豪傑到鏢師趟子手，那一種人物皆有隱於市廛之中。

江州城除迎賓閣而外，尙有一家有名的酒樓 叫做英雄館，英雄館不但佈置得極爲豪華，塲面也大．雖然沒有迎賓閣那份雅緻，却以富麗堂皇而冠於江州，因此到英雄館中吃酒的人 有達官顯貴，也有江湖豪客

英雄館不但環境豪華富麗，而且酒菜

也是首屈一指，當然，凡是好酒的人，都喜歡有幾樣可 小菜下酒 因此這家酒館的生意也就特別好了

這是日正當中的時候，太陽的光能照得人眼睛發花 江南的初夏 總是要比北方熱得多，此時一輛豪華的馬車 正向英雄館門口馳來 這輛馬車製造得小巧玲瓏，而且拖車的也祇有一匹馬 而趕車的却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大環眼，朝天鼻，頭上梳着兩個髻，一身鮮紅的衣服，比火還要紅，小手上握着一條細長的馬鞭，但見她隨手一揮，發出拍地一聲大响 那馬四蹄加速，一直馳到英雄館門口，小女孩一勒韁繩，停了車，轉身向車廂道：「小姐！我們已到了英雄館門口了」

車廂中响出個甜潤而柔美的聲音說：「我們下車 」

小女孩立時先蹦下馬車，將馬拴在英雄館門側的木樁上，然後掀開車簾，從車廂中鑽出個綠衣絕色女子，綠色灑花小襖，綠色八幅羅裙，綠色絹繡緞鞋，就連手中的方巾，頭上的帶子，都是綠色的 看這倆人的打扮，好像一主一僕，可是她們的衣着 却是一個紅得要命，一個綠得要命 紅得似火山，綠得像大海，一紅一綠成一明顯的對比

她們一下了車 便走入英雄館中 此時已近晌午 酒館中的人已滿了百分之六十，換句話說 所空下的坐位也祇有百分之四十了，因此人的確不少 本來大家都空談闊論，或猜拳行令，打從那少女一進了門 那嘈雜的聲音，突然慢慢的靜了下來，那些食客齊不約而同的將雙眼瞟向門口。

那年代世風比較嚴肅，雖說是食色性也，但那些人也祇有看 却沒有人敢吭一聲，此際竟然不自愛的人大聲喝道：「喝！美呀……好美的人兒！」

這一聲大喝，驚醒了所有的人，齊轉頭看去，見那人年紀約三十上下 着一件白綢長衫，手持摺扇，看起來好文雅的，可是說話並不文雅。

那綠衣少女似乎並未聽到 由紅衣小婢扶着在窗口一張桌子坐了下來，酒保搭着肩巾 笑嘻嘻的走過來說：「請問兩位姑娘要用些什麼？」

綠衣少女道：「我們要兩碗白麵，配一些下麵的菜就行了。」

酒保連聲答應，回頭就走，那白衣文士又叫道： 怎麼？不喝的酒麼？」

綠衣少女與紅衣女孩同時白了他一眼，可是並未反擊，那白衣文士一搖摺扇又道：「是沒有錢還是不敢吃 如果是沒有錢小生到願意做做這個東道 」說着可眞的端起酒杯 走了過來

紅衣女孩一見急了 正要發着 忽聽有人一聲大喝道：「那穿白衣的小子 給我站住。」這一聲是發自於左角桌上的一個灰衣漢子之口，這漢子約三十七八歲，面含忠厚與憤怒，白衫文士回頭一看說：「這句話是對我說的麼？」

灰衣漢子怒道：「老子不對你說，難道是對鬼孫子說的。」

白衫文士臉上現出奸笑說：「罵得好！你知我是誰？」

灰衣漢子罵道：「王子犯法 與民同罪，不管你是誰，也不該在大庭廣衆 光天化日之下 調戲良家婦女！」

白衫文士陰陰一笑道：「說得更好，現在我就讓你看我這位王子是不是跟其他王子一樣？」摺扇一揮，身形急轉，已從到那灰衣漢子的身邊，揮手就是一扇 這傢伙看起來文縐縐的，武功竟然不弱，一扇揮出，急風驟起，那灰衣漢子一矮身，已從扇底鑽到白衫文士的前面，揮手就是一拳，顯然這灰衣漢子的武功也是不弱。

白衣文士低喝一聲：「來得好！」前胸一凹，向後退了一步，右手摺扇隨打向對方的手腕，他們一接上手 純是以快打快，下手毫不容情 幌眼已交換了數十招，好在酒樓的地方很空 因此他們倆個打起來也不十分碍手

綠衣少女一直不聲不响的 看着兩人扇來拳往 打個不停 對那灰衣人的手法，心中一直在嘀咕

那灰衣人起初出手平平常常 不久便聞得拳風虎虎 威勢驚人，白衫文士却不與硬拚，身形閃挪遊避，因此灰衣漢子拳風雖猛 却步步落空，他大喝一聲 突然改拳爲掌，雙掌齊飛，東一掌西一掌，將那白衫文士立時裹入一片掌影之中

綠衣少女剛驚咦了一聲，那白衣文士的扇招也隨而變 彼此又打了數十招 仍是未分上下 綠衣少女看那灰衣漢子的手法，愈看愈奇，便在紅衣女孩的身邊 輕輕說了幾句 紅衣女孩脚下輕輕一點，人已向那白衫文士飛去，半空中劃起一道紅光。但見那道紅光 在白衣文士頭上臨空發出七八招：尤自身形未墜。這種輕身功夫，的是罕見，白衣文士兩面受敵，逼得後退了七八步，冷哼一聲說：「你們且等着！」大步跨出店外而去

灰衣漢子大喝一聲：「站住！」正要起身追趕 那紅衣女孩輕輕的說：「我們小姐請你去！」

灰衣漢子一愕之間，便向綠衣少女身邊走來，紅衣女孩也跟了過來。

綠衣少女向灰衣漢子謝道：「適才多承援手，小女子這厢謝過了 」

灰衣漢子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原是份內之事 不勞姑娘多禮 」

綠衣少女道：「小女子尚有一事不明，只是此地講話不便，不敢請教。」

灰衣漢子道：「那麼在下就送小姐離開此處如何？」

綠衣少女微笑道：「如此有勞了 」她隨吩咐紅衣女孩付了店賬 上了馬車，改由灰衣漢子駕車，紅衣女孩與綠衣少女進入車廂，馬車直向城外馳去

× × ×

離江州不遠的一處樹林之中，此時正停着一輛豪華馬車，草地上分坐着三個人，而這三個人就是那灰衣漢子，紅衣女孩，綠衣少女，灰衣漢子開口道：「姑娘有何事要問？」

綠衣少女道：「我祇是看到你剛才與白衣文士對敵之時所用的手法 而有懷疑，故而想問問 」

「姑娘請問 」

「你第一套拳式是羅漢拳，此拳源於少林 少林子弟遍天下，當然有很多人會，第二套是虎拳 此拳雖也源於少林 但手法却改了很多 與我一位熟人所使的極爲相似，第三套落英掌純是我那位熟人所創，因此我想問問你那幾套拳掌，是何人所傳？」

灰衣漢子道：「是我新拜的一位師父所傳 」

綠衣少女道：「你師父是不是叫皇甫長弓？」

「姑娘也知道？」

「我巳等他很久了，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姑娘是不是赫連婉兒。」

「正是！這是我姪女兒黃珮君 」

「那就好了，我正是奉師父之命來找姑娘的。現在我就帶妳們去那地方。」

不一會工夫，馬車巳停在那座古廟之外，半晌工夫，又開始馳走 不過走的時候，馬車上却多了個人，不用問，那個人一定是皇甫長弓了。

馬車離開古廟不久，巳停江邊，車巳空了 江心却多了一隻船，船上男女四人，正向對岸划去。

不久之後，這四個人却在瓜州不遠處的竹樓之中，與一個老者相會 四個人變成了五個人 這五個當然就是黃天滄，黃珮君，赫連婉兒，皇甫長弓，秦漢等五個人。

竹樓中擺着一席酒，有幾樣可口的小菜，黃天滄面向正門而坐，執壺的當然是秦漢。赫連婉兒與黃珮君打横 皇甫長弓在黃天滄的對面，他們一邊吃酒，一面會商復仇大計。

赫連婉兒道：「本來我與叔叔在關外動身之時，計劃中祇有我們兩人 如今無意中遇上大伯及君兒 叔叔又遇上了秦漢，因此我們人數巳超過原來一倍有餘 安說足可以立即行動了，只是我還担心着一件事情。」

皇甫長弓道：「什麼事？」

赫連婉兒道：「如今各大門派竟也會趨炎附勢，與屠老虎一鼻孔通氣 此舉不但表示了這些名門正派 巳廉恥喪盡 而同時也給屠老虎增了一份很大的力量 以我們五人之力，是否有把握取勝，却難說得很。」

黃天滄道：「當年我被屠老虎打傷之後，赫連兄弟因我之事而遭受牽連 我自知業藝不精 難爲赫連兄弟報仇 因正也曾痛下決心 苦練上乘心法，對於輕功一道，更是朝夕鑽研，苦練不輟，因此六七年來 倒也頗有進境，如今若以我之功夫，再加上皇甫老弟之力量 對付屠老虎及各門派的人，也應該足够，何況尚有你們三人，因此在實力方面 我並不担心 只是……。」

赫連婉兒道：「大伯另有顧忌？」

黃天滄道：「不錯，各大門派致是協助屠老虎，一但動起手來，難免有所傷亡，雖然當時我們可以取得勝利，但各門各派中人，如在事後追究起來 這一筆爛賬也就難算了。」

皇甫長弓點頭道：「不錯，我剛才也想到了這一層。」

黃珮君小心眼一動道：「我們可以設法將他引出來下手。」

皇甫長弓道：「屠老虎此人外形粗魯，內極精明，他決不會上當。」

赫連婉兒道：「不管怎麼說，這個仇總得要報的。」

皇甫長弓道：「當然！要不是爲了報仇，當年妳又何必千里迢迢，遠赴關外，要不是爲了報仇，我們又何必在沙漠綠洲之中苦練了五六年，在冷風洞中受那陰寒之苦。」

赫連婉兒寒着臉道：「因此我們寧可得罪各大門派 也非殺屠老虎不可。」

黃天滄點頭道：「報仇之事 勢在必行，各大門派既如此不分是非 我們也不必顧慮那麼多，祇有臨場見機行事了 」

皇甫長弓道： 除此而外已別無良策，只是那屠老虎落脚地方，是否仍在原處，我必須打探清楚。」

秦漢道：「此事交給我辦了 」一放下酒杯，轉身走出竹樓。君兒叫道：「秦大叔，等一等我 」接着一道紅影，巳劃出門外。

黃天滄道：「現在巳快接近初更時分，如果他們回來得快的話 今夜就可以行動了。」

赫連婉兒道：「大伯說得是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早一天解決，也早慰父母在天之靈 」

三人邊吃邊談，二更時分 秦漢與黃珮君亦巳回來。

赫連婉兒急問道：「乖姪兒 情形怎麼樣了？」

黃珮君道：「他們仍住在離此五里開外的大王莊上，而且目下正在大廳中飲酒作樂 」

皇甫長弓道：「大概有多少人？」

秦漢道：「如今屠老虎又請一批黑道高手 人數比以前多了 」

此際門外又撞進一人來，正是江州關元 黃天滄笑道：「關大俠來得正好 速來飲一杯酒，壯壯行色，我們馬上就要直搗大王莊了。」旋即替皇甫長弓及秦漢二人引見了。

關元也不客氣，拿起了秦漢的杯子，連飲三杯才道：「你們也不用去了 」

黃天滄道：「這話怎麼說？」

關元道：「他們巳探到你等住處，欲先法制人 馬上就要來了 」

皇甫長弓道：「這樣更好 我們可以以逸代勞，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必需說明，目下我們人手連關大俠在內，也不過六人，而對方却有數十人之多 而且個個皆成名人物 因此我們下手之際，不能有絲毫容情 否則後果堪虞 」

黃天滄道：「不錯，我們先來佈置一下，請皇甫老弟守竹樓左側 我守右側，關大俠守樓後 君兒與婉兒守在竹林中，如遇敵人，先用暗青子招呼，窺機殺敵，切不可硬拚 」

秦漢道：「前輩 尚有我呢？」

黃天滄道：「你守竹樓上層 窺機殺敵。 他們這一計議好 旋即吹滅燈火，各就原位

× × ×

夜風在微微的吹着，竹林中發出一遍瑟瑟的聲音，婉兒與君兒一左一右 分守院門的兩邊 不一會工夫 有兩道人影，竄入院中 赫連婉兒守在左邊竹林之中，

輕叱一聲：「來人報名！」

兩人向左看去　守在右邊的黃珮君，揮手就是兩支冷箭　射入兩人的腦後，未及吭聲　已雙雙倒下。

婉兒與君兒，由兩邊搶出　將屍身拖入林中。

剛剛守好，院外又飛進兩條人影，黃珮君在右邊喝道：「來人留步！」

兩人聞聲拔劍，向右邊迫進，左邊的赫連婉兒右手一揮，又打出兩道冷芒　射入兩人的腦後，原來赫連婉兒用的是梅花針。

黃珮君用的是飛光片，飛光片如銅錢大小　但其薄如紙　却是純鋼製成，與梅花針同是精小暗器　出手無聲，故來人功力較低時　很難避過。

她們這一左一右，相互配合，一連殺了十幾個敵人。

已經是三更時分　此際忽有十數條人影，電掣而來　看那些飛馳的身形，個個皆是一流高手

赫連婉兒叫道：「君兒小心了，這批人很扎手。」

黃珮君道：「姑姑，你問我打，我問你打　咱們有兩個來回　可以消除他們一半勢力。」

赫連婉兒道：「好！」語聲未了，那十數條人影　已到竹院門口　略一猶豫，旋有三人進入院中　赫連婉兒叱道：「什麼人擅自黑夜闖人居所。」

三人不由向左首望去，黃珮君已從右邊竹林中打出六枚飛光片　她知道這批人武功較高　所以每人身上招呼兩枚　一奔後腦，一奔後胸，待三人察覺，亦已閃避不及，不中後腦，便中後胸，齊齊倒下，接着後面八人也一齊跟着闖入。

赫連婉兒知時機已屆，對手太多，不能施用故技，以轉移對方之注意力，改用滿天花雨手法　撒手一把梅花針不下數十枝，一齊打出。

那八人在聞聲閃避之時，右邊的黃珮君如法泡製，也打出數十片飛光片　八人在左右夾攻之下　一口氣死了六個　尚餘下兩人大怒道：「什麼人鬼鬼祟祟，有本領出來一戰。」

赫連婉兒冷哼一聲道：「要死麼？本姑娘可以成全你，且留下名來？」

來人道：「老夫乃白鶴門掌門人霍仙，及魯東齊家堡堡主，齊壽華，小輩出來領死。」

這兩人皆是武林中一派之長，難怪暗器傷他不得，赫連婉兒故意笑道：「我打算是誰？原來是倆個見不得人的東西，君兒上！」

她上字才出口，又是一蓬梅花針打出，身形也隨針而出，臨空拍拍打出兩掌，分擊兩人的頭頂。

接着黃珮君已抽出腰間的軟劍，飛擊兩人下盤，兩人上下受敵，祗有先讓開黃珮君軟劍，及赫連婉兒的梅花針，而頭頂上却中了赫連婉兒的寒冰掌。

赫連婉兒原本在冷風洞中的寒玉牀上練出的功夫，內力發出，陰寒澈骨　兩人中掌之後，全身僵硬，掌中長劍幾乎把持不住，此際黃珮君一擊未中，第二招已跟着出手，本來以他兩人的武功，原可讓過，只是他們剛才中了赫連婉兒的寒冰掌，轉動不靈。

因此竟給一劍掃個正着，袍服破裂，每人的腰部被劍尖劃出七八寸長，二寸深的一道血槽，連腰骨也斷了，兩人同時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此際竹樓後面及左右兩面，皆傳出吆喝之聲　原來對方是分成四面而來。

赫連婉兒叫道：「君兒！我到後面去看看。」

兩人同時施出絕頂輕功，翻過竹樓，見江州關元正展開伏虎刀法　與三個相貌兇惡的人打在一起。

不用說這三個人可能都是黑道中的高手。

關元以一敵三，仍能打個平手　由此可見關元這一身功夫，也非泛泛。

君兒右手一翻，打出三面飛光片，三道寒芒，飛向三個黑道人物。

一個驚覺性較高，用長劍打落暗器，另兩人却一被打中後腦，一中右臂　中後腦的人當場死亡，中右臂的人長劍脫手，被關元上步揮刀，一刀砍成兩段。

剩下一人情知不敵，飛身向竹樓上縱去　就在身形臨近窗口之際，被隱在樓上的秦漢一鏢打中胸口，落地死去

赫連婉兒叫道：「請關大俠暫時守在此處，我們到左右兩面去看看　」關元應了一聲，倆人已縱身向左面飛去

守在左面的是皇甫長弓，他現在正以雙掌力敵三人。

這三人一個武當名宿，黃葉道人，用的是一枝長劍　一個是少林的二代弟子，通明和尚，用一把戒刀，一個是江南武林世家，烈炎莊莊主，神火周烽。用一根風火棍。

這三人不獨是江湖中成名人物，而且都是出身名門正派，居然以三打一，不以為恥。

皇甫長弓應付對方的一刀一劍一棍，僅以雙掌對敵，他賴以成名的滄桑劍，仍掛在腰間。

赫連婉兒叫道：「叔叔可好？」

皇甫長弓道：「我此處足以應付，屠老虎仍未現身，妳們速速到竹樓右邊去看看。」

黃珮君一想起爺爺，迫不及待的已向右邊跑去，赫連婉兒隨後追上，到達竹樓右邊一看，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黃天滄正與屠老虎大打出手，而且左肩也負了傷，鮮血從衣衫中透出。

屠老虎年紀在六十上下　劍眉豹眼，闊腮鬍子，身着土黃色勁裝，手持大砍刀，背穿九環，飛舞起來，但聽刀風虎虎，環聲嗆嗆，威勢的是驚人。

赫連婉兒不認識屠老虎　但看那形勢，已料到八九　急叫道：「君兒速去通知叔叔，我在此助大伯一臂之力。」

黃珮君嬌軀飛快又縱向竹樓左面叫道：「皇甫爺爺，我爺爺不是屠老虎的對手，已負了傷啦。」

皇甫長弓吃了一驚，呼呼拍出兩掌迫退身邊三人，道：「妳爺爺傷得重麼？」

黃珮君道：「祇是右肩被屠老虎九環刀劃傷，仍在苦鬥之中。」

「妳姑姑呢？」

「她在那邊幫助爺爺？」

「那妳趕快回去告訴他們，說我馬上就來，記住！叫他們不可硬拚。」

黃珮君道：「君兒知道了。」旋又縱向竹樓右邊，她小小年紀，輕功卓絕，往返於場地之上，毫不慌亂，倒也是難能可貴。

皇甫長弓飛快打出八掌，將面前之人又迫退了五六步，朗聲道：「諸位皆是名門正派的人物，怎地如此不明是非，如願放下屠刀，今日樑子我願就此揭過。」

黃葉道人怒哼一聲道：「你已殺了我們門下十數個弟子，今日却是不為了屠老虎，我們也要討回這筆血債。」長劍一舒，飛快出擊。

皇甫長弓身形急偏，讓過一劍道：「你們為了對付我五六人，竟然不顧江湖道義，發動五六十人來攻，如我們再手下留情，豈非自尋死路了。」

通明和尚怒道：「不管你怎麼說，今晚這筆血債，我們也非討回來不可。」

戒刀起處，泛起一道寒芒，直撲對方的左臂。

皇甫長弓長嘆一聲道：「我本不想多造殺孽，無奈天不由人，那也無可奈何了。」身形急向右旋，同時右手隨着旋轉之勢，已抽出鞘中的長劍，滄桑劍，此劍原名叫天闕劍，乃上古名器，原是他夫人上官秀所贈，後來他夫人遠遊海外，因美色而被人所害，他便帶劍萬里尋仇，歷盡滄桑，才報了殺妻之仇，後來他為了紀念去世的妻子，才將此劍改名為滄桑劍。

滄桑劍是皇甫長弓成名的兵刃，此劍一出，寒芒四射，三人同時退了一步，皇甫長弓又道：「三位如願此時撤手，還來得及，否到我就不客氣了。」

黃葉道人猛喝一聲：「上！」長劍打閃，急攻而出，同時通明和尚的戒刀，周烽的風火棍也跟着攻出，三兵齊發，威勢驚人。

皇甫長弓一聲清嘯，使出新近練成的幻影神功，繞場飛旋，劍光幻影，混成一片。

也未聽到慘叫之聲，三個當代高手，竟接二連三的倒了下去，而且制命的所在，全在喉管之上。

這種驚世駭俗的劍法，乾淨俐落的手法，眞是舉世罕見而難尋。

皇甫長弓殺得性起，又是一聲長嘯，身形破空飛起，竟然越過竹樓，落在右邊的空場之上。此際那黃天滄與黃珮君，赫連婉兒等三人，正將屠老虎困在核心，以三人之力，尚無法置屠老虎於死地。

皇甫長弓一聲朗笑道：「屠老虎別來無恙？」

黃天滄等三人，見皇甫長弓一來，紛紛向後退開，讓出空地，此際敵人除屠老虎之外，皆已就殲。

因此守在後院的江州關元，及守在竹樓之上的秦漢，皆已攏近分守屠老虎四周，已防其逃竄。

屠老虎一見皇甫長弓，不由怒哼一聲道：「你來得正好，我們正可以算算當年那筆舊賬了。」九環刀起處，帶起一陣響聲。

皇甫長弓提劍戒備，同時冷冷的道：「我那拜兄赫連無忌的全家，可是你殺的麼？」

屠老虎陰笑道：「雖不是我所殺，但這筆賬我一個人背了。」

皇甫長弓道：「當年參於此事的尚有那些人？」

屠老虎道：「告訴你也不妨，今晚來的人都有了。」

皇甫長弓恨道：「如此說來，我們殺了他們一點也不冤枉？」

屠老虎道：「一點也不冤枉，如今祇剩下我我一個主兇，有本領你就來吧？」

「你尚有什麼遺言要交待麼？」

「哈！哈！哈！」這三聲大笑，代表了屠老虎的答覆，笑聲末了，九環刀如潑風暴雨般的攻了過來。

皇甫長弓出劍反擊，兩人這一接上手，全是以快打快，幌眼間已交換了數十招，直看得場中諸人目瞪口呆，就連武功卓絕的黃天滄，也自嘆弗如。

黃珮君悄聲道：「姑姑，妳看皇甫爺爺會勝麼？」

赫連婉兒道：「目前尚難看得出來，不過我有信心，叔叔一定會勝的。」正說之間，忽聽屠老虎一聲大喝，九環刀劃起一道光弧，人已臨空躍起，半空中大刀一舒展，連人帶刀直向皇甫長弓撲去。其勢之急，如電制風飄。

秦漢一聲驚叫，聲猶未了，屠老虎的身形已着實地，而皇甫長弓却持劍微笑道：「閣下這致命一擊，如換了別人，恐怕早已身首異處了。」這一招變化太快，連黃天滄也未看清楚。

屠老虎陰笑道：「佩服！佩服，閣下要不要再一次。」

皇甫長弓一笑道：「臨敵過招，首重平衡，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現在閣下也應該試試我的招式了。」聲猶未了，已展開幻影神功，右手的滄桑劍也隨着身形幻化莫測，祇見遍地都是皇甫長弓的影子，眞眞假假，猶如百多個皇甫長弓，百多柄滄桑劍，在每一個角落，向屠老虎出擊。

黃天滄嘆道：「這種功夫，眞是天下罕見了。」

赫連婉兒道：「叔叔為練這功夫，在大沙漠中，整整苦了五年。」此際站在邊上的關元，秦漢，黃珮君等也齊看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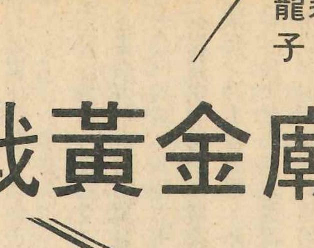
屠老虎祇感到四週處處皆有壓力，隨時都有性命之憂，他急將身形展開，也隨着對方在轉，只是他無法摸清對方的虛實，因此不到一刻工夫，已被對方削去右手五指，左臂整個被切除。此際他已知不敵，急求逃命，身形才向圈外移動半步，突覺喉管一涼，已倒了下去，再也不能說話了。此際場中五人才吐出一口氣來，大仇終於得報。

宇宙間的一切都在變，隨時隨地都在變，人生也不例外，從生到死，也不知經過多少的變化，這段故事，祇是一生變化的一小節。

江州關元走了，秦漢與赫連婉兒也隨着皇甫長弓去了。黃天滄與君兒也離開了這充滿戾氣的竹樓，他們如此分散，將去接受另一段人生的變化，而這種變化，代代相續，將會永無休止的變下去。

（全文完）

兩期完技擊俠義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血戰黃金廟（上）

關殘並不殘　强手中高手

四月初九，天陰。

天色黯晦，不但天空看來灰濛濛的，就連三興樓的橫匾，也彷彿比平時黯淡了不少！

三興樓並不是個高尚的地方。

在這裏出入的人，最少佔了八成都是市井流氓，三教九流的人物。

關殘咬着一口紙捲烟，拈着一隻養着畫眉的大鳥籠，懶洋洋的登上了三興樓閣樓。

他的步伐很緩慢，而且懶洋洋的，好像很疲倦。

但在此之前，他已在床上睡了足足大半天。

關殘的名字有人覺得很古怪。

其實他五官端正，身體也絕對正常，絕無半點殘廢。

雖然他實際的年紀並不老，但額角上居然已有幾道不算太淺的皺紋，頷下的鬍子也多時未經修飾，令人看來，覺得他有一種頹氣的感覺。

其實他是個很帥的男人。

他的身材够高大，尤其是一雙手，簡直就像鐵條般堅硬，據說他曾經用手指在一夜之間，連剝三十斤硬殼的核桃。

他的手指就像是鐵鉗，無論是誰都不容易捱得起他雙手所發出來的一擊。

但在這個城市裏，認識關殘的人並不多。

知道關殘是一個武林高手的人，更是絕少！

× × ×

關殘本是湖北黠石村的一個書獃子。

在黠石村，人人都叫他書呆。

因爲他可以爲了看一本書，而整整三日三夜，不眠不休，不吃不喝。

有人以爲他快要被屋裏的經典書籍壓死了。

但他沒有。

他不但沒有被那些厚厚的經典書籍壓死，反而把一本殘舊的書本，一頁一頁的撕下來，用紙張噎死了黠石村的金老四。

金老四是黠石村唯一的惡霸。

同時，他也是黠石村的村長。

金老四在十八歲的時候，便已在黠石村中稱雄稱霸，二十年來，唯一敢與他硬拚的人，就只有一個屠夫。

這個屠夫宰牛羊豬的本事，在方圓三百里之內，可稱第一。

可惜他想宰掉余老四的時候，他手裏的屠刀不大聽從自己的使喚。

他明明是砍在金老四胸膛的一刀，忽然間就反而砍在自己的臉上。

他當然不會砍自己的臉。

但金老四的手只是輕輕一推，再把他的右掌反曲一擰，那柄屠刀就變成了屠夫的催命符。

這一個屠夫重二百二十九斤，身高七尺二寸。

自從他死在自己的刀下之後，黠石村

裏就更沒有人敢開罪金老四。

誰也想不到金老四竟然會死。

他的死亡並不足惜，絕大部份的村民都在鼓掌慶幸，但他的死法却令人在事前絕對無法想像得到。

他的嘴巴，塞滿了又黃又殘的紙張。

他是給一本撕爛了的論語噎死的。

而且殺死金老四的人，竟然是那個書獃子。

× × ×

關殘並不喜歡流浪。

他並不是浪子，而是個書獃子。

但自從他在黠石村殺了金老四之後，他就開始過着流浪天涯的生活。

流浪天涯的生活雖然不好過，但總比獃在黠石村裏等死好得多。

——金老四雖然死了，但他還有兒子，還有朋友，這些人絕不會放過關殘。

絕不會！

× × ×

這種天氣，早就註定會下雨。

不是小雨，而是大雨。

大雨滂沱，連東北風也在這時候刮起來。

關殘已喝了三大壺濃茶，吃了八籠飽點。

雀籠裏的畫眉，似乎歌興不淺。

牠的歌聲很動聽。

三興樓的顧客，多半都很欣賞。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欣賞牠的歌聲。

因爲世間上有種人，除了漂亮女人的聲音之外，任何聲音他們都不會欣賞。

尤其是雀鳥的歌聲，他們更不欣賞。

別人認爲是賞心樂事，但他們却會認爲是吵耳得很。

三興樓中，偏偏就有這種人在喝茶。

他們都是惡人。

也許，他們比世間上大多數的惡人還更兇惡得多！

× × ×

「難聽！難聽死了！」

說這兩句話的人，是個身穿黃衫黑褲、布鞋白襪的漢子。

他坐着的地方，距離關殘還有好幾張桌子！

他在大罵「難聽！難聽死了！」

但他的嗓子却比任何聲音都還更難聽得多。

畫眉鳥不懂人語。

牠仍然拍着翅膀，歌聲高唱入雲。

黃衫漢子倏地霍聲站起，一雙眼睛睜得比銅鈴還更大。

「是那個灰孫子王八，將鳥養在鳥籠裏呱呱大叫？他媽的巴拉子活膩了？」

與他同桌的，還有幾個和他同樣粗魯、兇神惡煞般的大漢。

他們齊聲大笑，形態猖狂放肆，旁若無人。

關殘彷如未聞。

他慢慢的拿起第四壺茶，自斟自飲。

鳥聲仍不斷嘹亮地在高唱着。

那黃衫漢子又在大呼小喝：「這隻臭烏鴉再叫下去，老子就用滾茶把牠活活泡熟！」

其實他的聲音才像烏鴉。

不但像烏鴉，簡直就比烏鴉的聲音更難聽。

但關殘仍然彷如不覺。

畫眉鳥唱得更起勁，幾乎連大雨的聲音也給牠的歌聲所蓋過。

「他奶奶祖宗三百代個臭鳥！」黃衫漢子的火氣更大，像隻食屍鷹般怒撲過來：「老子不用滾茶泡熟這扁毛畜牲，老子就不姓洪！」

他果然是個「坐言起行」的人。

只見他雙手拿起一個滿載滾茶的茶壺，怒氣地沖沖向關殘的桌上走去。

關殘忽然伸手把鳥籠擊碎。

誰也沒有看清楚他是怎樣出手的，只見他一伸手，那一隻鳥籠便完全被毁爛。

鳥籠雖破，畫眉鳥却安然無恙。

牠拍拍翅膀，隨着嘹亮的歌聲飛走。

這一着，倒是大出他人意料之外。

誰也想不到，他竟然會把鳥籠擊破，放走了籠中的畫眉鳥。

三興樓中，有不少對於雀鳥是非常識貨的，這一隻畫眉鳥，非但唱得好，而且還是一隻饒勇善戰，能文能武的上佳品種呢。

這一隻畫眉鳥居然不怕大風雨。

外面的雨越下越急，牠却往外拍翅飛翔，瞬即消失在雨影之中。

黃衫漢子的面色倏地一變。

他手裏滿壺滾熱的茶，本待要潑那隻畫眉鳥，如今却竟被放走了。

驀地，一個身材有如竹竿般的灰衣漢子站了起來，冷冷的笑道：「這位小哥兒好大的胆子，洪大爺已說過要潑熟那鳥兒，你居然敢把牠放走了？」

他的嗓子比黃衫漢子悅耳一點。

所謂「悅耳一點」，其實亦不外乎等於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關殘摸撫着已毁爛的鳥籠，連眼皮也懶得抬起。

三興樓的顧客，全都知道這裏快要出事了。

撩事生非的幾個人，全是兇名早著的流氓市井之輩。

顧客中，其中佔了大半都是三教九流的人物，但看來誰也不敢把這場是非，招惹到自己的身上。

那黃衫漢子姓洪。

他是九如坊中，出了名的打不死。

打不死洪老福就是他。

× × ×

九如坊是甚麼地方，住在這個城市裏的人絕不會不知道！

這裏聚烟、聚娼兼聚賭，早已成爲公開的秘密。

洪老福在九如坊中，賭錢的時候，兇狠極了。

他曾經在一個小時之內，贏過二十八萬。

但他也有另一個紀錄，就是不眠不休連賭三日三夜，結果輸了五十二萬八千九百零七塊。

他是個典型的亡命之徒。

雖然他曾經歷過這等豪賭的場面，但他並不富有。

他本來就不是個大富豪。

他曾大贏。

他曾大輸。

但通常他的袋裏都不會有很多的錢。

因爲他有一個習慣。

這個習慣就是喜歡白吃白喝，和强買强賣。

城北有一座華厦，樓高三層，連花園池塘在內，佔地幾達十畝。

這種地方，最少也值好幾萬塊的價錢罷？

但洪老福只花了一千塊，就把這座華厦連同花園池塘，都買了下來。

這個價錢當然便宜！

也只有洪老福才能用這個價錢，把這幢華厦買到手。

這幢華厦原本的主人，是一個退休多年的珠寶商。

他曾堅決拒絕把華厦出售。

但當他的妻子和三個兒子相繼被殺之後，他投降了。

他把原來居住的地方賤價出售，然後帶着唯一還活着的女兒，遠遠離開這個傷心地。

洪老福對這座華厦感到很滿意。

無論怎樣計算，花掉一千塊就能買到這種房子，的確不算太貴。

他當然沒有把賣主家中四條人命的價值計算在內。

因爲那是別人的性命，與他一概無關的。

× × ×

站在洪老福身旁，長得像竹竿般的灰衣漢子，人長得高，也姓高，是洪老福的結拜兄弟。

他叫高浩。

斷骨二郎高浩。

他在十四歲的時候，便已殺人。

他自從幼兒時學步開始，便喜歡找人打架，他渾身上下的骨頭，已因打架折斷過不知多少次。

奇怪的是每當骨折之後，他復原的時間，一定比別人快得多。

洪老福固然難惹。

高浩更難惹。

除了想自殺的人和瘋子之外，又有誰敢來惹這一對亡命煞星？

× × ×

洪老福手中茶壺的熱茶，陣陣地冒升着蒸氣。

他忽然掀開了壺蓋，把熱茶向關殘的頭上潑去。

關殘毫不閃避。

他甚至連肩膊都沒有聳動，任由熱茶從頭淋下。

洪老福轟笑。

高浩也在笑。

他們好像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傻子。

這個把鳥籠一掌擊碎的人，原來竟是傻子！

這個連燙茶淋頭都不知閃避的傻子。

驀地，在洪老福等人的轟笑聲中，突然傳來另一個人的冷笑。

高浩的笑聲立停。

洪老福也漸漸停止了笑聲。

冷笑聲來自樓梯間。

一個年紀並不大，西服筆挺，看來風度翩翩的年青人，正緩步拾級而上。

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文質彬彬，敎養和儀表很不錯的年青紳士。

可惜他現在的態度，似乎一點也不友善。

洪老福抽了口涼氣。

高浩則聚蹙着眉，就像一個迷信的人，在求神問卜的時候卜了一卦下下簽，神態悶納到了極點。

這兩個殺人從不眨眼，橫行無忌的惡棍，彷彿已碰上了他們的瘟神。

年青人忽然緩緩的說道：「鳥兒飛了，却連累主人當殃，幸好主人的腦袋畢竟比鳥兒結實得多，否則早已被泡熟。」

洪老福面色一變。

年青人又嘆了口氣，道：「人多勢衆的一方，總是特別喜歡欺負別人，可惜三興樓並不是九如坊，誰想大發威風，最少也該問一問這裏的蘇老闆。」

洪老福哼了一聲：「蘇逢海雖然是三興樓的老闆，洪某可從來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年青人聳聳肩，道：「洪大爺要打架，誰也不敢勸阻，但你的骨頭若被打斷七八根，倒是丟盡强老太爺的臉。」

洪老福突然衝前兩步。

他顯已老羞成惱，想與這個年青人動手。

但高浩却及時把他拉住。

洪老福瞪着兇眼，拳頭幾乎打在高浩的鼻子上。

他要打人的時候，無論是誰把他勸阻，都一定難免吃他三拳。

但高浩畢竟例外。

年青人好像甚麼也沒有看見，只是緩緩地走到關殘所坐位置的對面，老實不客氣的坐了下來。

洪老福咬了咬牙。

他看了看高浩，又再向年青人和關殘瞪了一眼。

最後，他默不作聲，便與高浩離開了三興樓。

外面的雨更大。

關殘的頭髮上，仍然陣陣熱氣冒升。

年青人淡淡一笑：「如果換了在下，我一定不肯用頭髮把這壺茶喝下。」

關殘將杯子的濃茶一飲而盡。

他忽然吩咐伙計結帳。

伙計匆匆走到關殘的面前，哈着腰堆滿笑臉的道：「這位大爺的帳，封公子早已付了。」

關殘的臉上毫無表情。

年青人慢慢的站了起來，凝視着關殘的臉。

他忽然道：「老范想見你。」

關殘的臉上，突然掠過一絲奇怪的表情。

過了片刻，他才搖搖頭，道：「我沒空，也不想見任何人。」

他說完這兩句話的時候，人已幾乎到了樓梯之上。

他走得並不匆忙，但每跨出一步，就已比別人的三步還要遠些。

年青人不急不緩的跟在後面。

三興樓外雨暴風狂。

關殘毫不停滯，在雨中大步離開三興樓。

年青人看看天色，忽然皺眉輕嘆，喃

喃道：「想不到這人的傻勁比我還大。」

他沒有冒雨跟隨着關殘。

就在此刻，三興樓門外，一輛簇新的車緩緩駛至。

他登上了汽車，就馬上吩咐司機：「咱們先去兜兜圈子，然後到王四婆子那裏去。」

汽車司機好像覺得有點奇怪，但又不敢多問。

他當然知道王四婆子是甚麼人，更知道她住的是甚麼地方。

那是一幢很古老的房子。

同時，那也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淫窩。

× × ×

王四婆子雖然是個已經超過五十歲的婦人，但他絕不軟弱。

她的體重，由廿五歲到現在，一直都保持在一百八十斤左右。

但她並不像個肥胖的婦人。

她簡直就像一條母獅。

她氣力兇猛，一雙拳頭曾經打死過兩個嫖客。

這兩個嫖客都有點不正常，其中一個在醉後宿娼，大醉中把陪伴他的妓女咬了三口。

人咬人，本來並不是一件奇事。

但他咬的，却是妓女的「要害」，而且還居然咬得她從此不能再接客。

王四婆子大怒，在這個醉嫖客的胸膛上打了三拳。

這三拳，把他的五腑盡皆震碎。

又有一次，一個惡慣了的市井無賴，不但白嫖，還要嚷着打人。

他是這個城市裏著名的殺手「半瘋癲」賴大鬍子。

他的確有點瘋癲。

可惜他這一次瘋得並不着時。

王四婆子堆着笑臉向他賠罪。

賴大鬍子仍然要喝打。

王四婆子差點沒跪了下來。

但她並不是眞的跪下，而是蹲下了身子，一拳重重抽在他的小腹之上。

賴大鬍子瞪大了眼睛，痛得他彎低了腰。

他不相信王四婆子竟然敢打自己。

他剛想還手，王四婆子的拳頭又已打在他的臉上。

這一拳更要命。

賴大鬍子的身材，絕不比她更矮小，但這一拳竟然把他震飛十五尺之外。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王四婆子這一拳，居然眞的要了賴大鬍子的性命，他中拳之後，震飛十五尺外仰天倒下，就此一命嗚呼。

自此之後，誰也不敢看輕這個女人。

黑道上的人，索性就在背後裏叫她「母獅」！

× × ×

王四婆子的確是一條母獅。

但她的兇惡手段，絕不用在那些妓女的身上。

如果你以爲她也和其他的鴇母一樣，經常毒打那些可憐的妓女，那倒是大錯特錯。

她從不壓逼妓女。

她在黑道上，被人稱爲母獅，但爲她賺錢的妓女，却反而很尊敬她。

她是她們的救星。

如果沒有王四婆子，她們最少一半人早就活活餓死，或是被人打死。

她把她們從飢寒中，惡勢力中，或是封建而殘酷的家族中救出。

她並不强逼任何人去當娼。

不但不强逼，而且也不向任何女孩子游說。

但無論任何女性想加入「娼妓」這一個行業，她都不反對。

當她們任何人想「轉行」，或是從良嫁作別人妻的時候，她也不會阻止，而且還自動補回一筆可觀的「退休金」。

有人說，她簡直就是所有鴇母中，最慈祥的活菩薩。

所以，她是一個具有雙重性格的胖婦人。

對待惡勢力，和那些可惡的嫖客，她是一條母獅。

但對待妓女們，她却是一個慈祥的「良母」。

這種鴇母，不但罕見，而且，也很容易令到其他的鴇母有所不滿。

她們大都認爲這個胖婦人破壞了「行規」。

× × ×

能夠憑赤手空拳，便把賴大鬍子活活打死的人，當然是個會家子。

王四婆子不但身材高大，肌肉結實，而且懂得武功。

但在三個月前，王四婆子的一雙腿斷了。

她的腿，是給一羣亡命之徒伏擊，活活打斷的。

但那一羣亡命之徒，也幾乎全都被王四婆子打得站不起來。

那是激烈的一戰。

自從王四婆子的腿斷了之後，關殘就開始住在她所經營的淫窩之內，而且成爲王四婆子最信任的第一號打手！

× × ×

當關殘回到歡樂園的時候，他渾身上下，已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乾着的。

王四婆子坐在一張從外地特自訂製的輪椅上，面色有點不大好看。

關殘回來了。

王四婆子冷冷的說道：「你惹上了麻煩。」

關殘並不否認。

王四婆子突然聲音變得異常嚴厲：「你最好給我滾開，滾得越遠越好。」

關殘一呆。

王四婆子突然拿起一個花瓶，就向他的臉上砸去。

關殘急閃。

王四婆子又厲聲喝道：「滾！快滾！以後再也別回來，否則老娘遲早割下個的腦袋！」

關殘不動。

他已看出了有點蹺蹊。

在王四婆子背後的牆角，突然走出了五個白衣漢子。

五個白衣漢子的身後，還有兩個人。

他們赫然正是洪老福與高浩！

× × ×

關殘的臉上，突然一陣抽搐。

「你們好卑鄙，竟然要脅一個已經斷了腿的婦人。」

高浩冷冷一笑：「咱們沒有要脅他，她也絕不會和咱們合作。」

關殘明白這一點。

王四婆子喝令關殘「滾開」，其實是希望他離開這裏，免遭洪老福和高浩的毒手。

關殘只覺得一陣熱血上湧。

王四婆子雖然是個鴇母，但她對待朋友却是一片摯誠的。

仗義每多屠狗輩。

王四婆子在江湖上的地位，可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她絕不虧待朋友，更絕不出賣朋友。

關殘沒有「滾開」。

王四婆子長長嘆了口氣。

她只恨自己的腿已經被人打斷，而這裏的幾個打手，一看見洪老福和高浩，便已嚇得臉無人色，紛紛退開，那裏敢與他們交涉？

他們都明白到一件事。

憑王四婆子的力量，絕對不足以與九如坊的惡棍硬拚。

何況王四婆子的雙腿已廢，她已變成了一頭斷足的母獅。

× × ×

洪老福的消息，一向都很靈通。

他要查關殘的底細，比狗啃牛肉還更快。

他已查出了在三興樓放走畫眉鳥的人，就是歡樂園的第一號打手。

「歡樂園」就是王四婆子這座淫窟的名字。

洪老福的脾氣極暴躁。

在三興樓中，他已想動手把關殘重重的痛毆一頓。

但他似乎在最後關頭的時候，看穿了關殘並不是一個「傻子」。

而且，令他更顧忌的，是那個西服筆挺的年青人。

他和高浩離開了三興樓，就開始派人打聽關殘的名字和背景。

而且，他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掩殺到歡樂園。

× × ×

歡樂園雖然是一個妓寨，但在王四婆子居住的房子內，卻有一座兵器架。

而且王四婆子經常把這座兵器架整理得一塵不染。

這是她丈夫唯一留下給她的遺物。

現在，關殘站立着的地方，就是王四婆子那座房子的左側。

房子的門板並不厚。

突然間，一陣裂木聲轟的响起。

一桿長達盈丈的鐵槍，突然穿過木板，向關殘的腰間刺去。

× × ×

雖然關殘站立着的地方，距離木板還有一段距離，但這一槍的來勢極快，而且刺的部位相當準確。

這一槍，顯然已準備把關殘刺死。

剎那間，王四婆子的喉際，發出了一聲怒吼。

若不是她的雙腿已斷，她一定會衝前阻止這一槍。

但即使她還能活動自如，想攔截這一槍又談何容易？

槍快。

但關殘竟然毫不閃避，好像完全沒有察覺到這一槍一樣。

洪老福和高浩的臉上，都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從房子內向外刺出這一槍的人，叫姜月。

姜月原本是一間武館的敎頭。

他在二十八歲的時候，便已曾經憑手中的一根齊眉棍，在江湖上闖出了一番事業。

到了三十五歲那年，他在這個城市裏已很少人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人人都知道他是使用梅花的棍好手。

梅花棍王姜月的棍法，當然是非同小可。

但他現在並不是用，而是殺傷力比棍更強大的一桿鐵槍。

看來，關殘勢必難逃厄運。

但就在鐵槍已幾乎刺在他腰上的時候，關殘突然站在鐵槍之上。

這一着變化，簡直就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

但不可能發生的事，卻清清楚楚地出現在每一個人的眼前。

接着，關殘翻身。

當他凌空翻身，飄然落地的時候，鐵槍不知如何，竟然落在了他的手中。

木板突然完全破裂，從裏面射出了一個青衣人。

他就是姜月。

但他的胸膛上，已染滿了鮮血。

他暗算關殘失手，反而被鐵槍回刺，終於身受重傷。

王四婆子拍掌大叫道：「這一槍打得好！」

洪老福和高浩的臉色，却是變得陰沉已極。

× × ×

「眞人不露相，想不到在王四婆子這裏，居然隱藏着此等絕世高手。」洪老福冷冷的笑道。

關殘忽然長長的吸了口氣：「如果在下沒有料錯，你該是洪老福大爺。」

洪老福嘿嘿一笑：「好小子，你既已知洪某人的名號，居然還敢如此猖狂！」

關殘沉默了很久，才道：「我很猖狂？何以見得？」

洪老福冷冷道：「剛才刺你一槍的人，你可知是誰？」

關殘盯着他，道：「他用的是梅花槍法。」

洪老福搖頭：「不是梅花槍，是梅花棍。」

關殘道：「但他用的是槍，而不是棍呀。」

洪老福哼一聲：「是槍也好，是棍也好，他已被你打成這個樣子，你可知道他的一雙手值多少錢？」

關殘忽然重重的嘆了口氣說：「無論他的一雙手以前值多少錢，從今後起，在

洪大爺的心目中，將會變成一文不值。」

洪老福忽然大笑。

「好小子！」他突然對高浩說道：「照你的看法，他是否應該比姜月的手更值錢？」

高浩目光一陣眨動，他已明白了洪老福的意思。

他點點頭，道：「就憑剛才他擊倒老姜的身手看來，他已遠勝老姜十倍。」

洪老福道：「你認爲他肯不肯加盟，以補償咱們人手的損失？」

高浩淡淡的道：「看他的樣子，似乎不像個笨人。」

洪老福道：「他若不是個笨人，又該怎樣？」

高浩道：「只有天下間最愚蠢的人，才會拒絕洪大爺的意旨。」

洪老福道：「你認爲他值多少？」

高浩道：「就照姜月的價錢，再加一倍。」

洪老福搖頭。

高浩道：「太多？」

洪老福的頭搖得更厲害。

高浩道：「太少？」

洪老福道：「當然太少。」

高浩道：「洪大爺的意思，應該如何呢？」

洪老福道：「只要他肯爲咱們做一年事，我願付三萬塊大洋。」

高浩不說話了。

因爲這個價錢，已比他自己的身價還多一半。

但他絕對沒有妒忌，也沒有羨慕。

因爲，他知道，關殘的確值得這個價錢。

但關殘會不會答應洪老福？

× × ×

歡樂園是個男人尋歡作樂的地方。

但現在，却有人在歡樂園的地方倒臥在血泊之中。

姜月在血泊中掙扎。

但他現在比一條狗都不如，誰也沒有看他一眼。

他咬着牙，只好認命。

他只能看見關殘的脚。

他到現在還不能相信，這一雙脚竟然能够站在鐵槍之上。

毫無疑問，關殘的確是個高手。

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

姜月沒有怨恨關殘。

他只怨恨自己學藝不精。

老洪福是一個怎樣的人，姜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他若看上了某一個人，那人就絕對無法脫身。

不論是男是女，只要洪老福看上了，那人就只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就是服從洪老福。

至於第二條路，是每一個人都只能走一次的。

那是一條死路。

× × ×

三萬塊錢並不能算是一個小數目。

王四婆子在這裏混了一輩子，從來也沒有見過三萬塊錢堆在一起的情景是怎樣的。

洪老福雖然有點錢，但三萬塊在他來說，也是一筆鉅欵。

但他一出口，就已經用三萬塊這個數字來吸引關殘。

關殘眞的值得這個價錢？

洪老福若出價三萬塊，要關殘替他辦一年的事，那麼這一年之內，關殘又將要替他辦些甚麼事呢？

王四婆子也是個老江湖了，她早察覺到洪老福另懷鬼胎。

現在的問題是，關殘會不會被三萬塊這個數目所吸引。

關殘似乎考慮了很久。

洪老福試探着，道：「這種條件，你認爲怎樣？」

關殘又沉默了很久才道：「很好。」

洪老福展顏笑道：「關兄果然是個明白道理的人，來，咱們到金碧樓痛飲三杯，然後再把這件事情向强老太爺稟告，讓他老人家歡喜歡喜。」

關殘突然搖頭。

洪老福一愣：「你不喜歡金碧樓？」

關殘淡淡一笑，道：「不是金碧樓不好，而是我根本就沒有答應閣下。」

洪老福的臉色一變。

「剛才你已說『很好』！」

關殘冷冷道：「條件很好是另一回事，在下是否答應你又是另一回事，你可莫攪亂了。」

洪老福一顆心頓時沉了下去，皺眉道：「你竟然尋洪某人的開心？」

關殘道：「剛才在下若身手差了一點，恐怕現在已成爲了槍下寃魂，地府新客了。」

洪老福道：「常言有道，不打不相識，這正好作爲咱們携手合作的開始。」

關殘道：「這種開始，在下不敢恭維呀。」

洪老福道：「我可以給你一天的時間，讓你好好考慮。」

關殘道：「你將會白費心機。」

洪老福不再說話，悶聲不响的就帶着高浩和幾個手下，抬起了姜月，離開了歡樂園。

王四婆子啐了一口，咒罵一番。

就在洪老福等人離開之後不久，一輛簇新的汽車突然駛至，停泊在歡樂園的門外。

車門打開，冒出了一張英俊、年青的臉。

王四婆子認識他。

關殘也認識他。

他就是這個城市裏，唯一敢與强老太爺硬拚的飛魚帮副帮主，也是人稱封公子的封烈。

× × ×

凌晨一點零五分。

在一間四層高的豪華大樓內，仍然燈火通明。

尤其是這幢大樓的頂樓，更是燈光燦爛奪目。

這裏的環境相當謐靜。

現在，整幢大樓唯一傳出來的聲音，就是打麻將牌時的「劈拍」聲响。

這是强公館。

强公館的主人，就是年紀已差不多快

七十歲的强博禮。

强博禮是這個城市裏養狗最多的人。

他養的都是狼狗，其中最少有十五頭是從德意志專程運送過來的。

他喜歡狗，尤其是狼狗。

但他養狼狗最大目的，是爲了要保護着自己的財產和性命。

他平時很少出外。

他怕自己會被人刺殺。

事實上，的確有人想取掉强博禮的性命。

× × ×

樹大招風，位高勢危。

强博禮是個大財主，也是個大人物。

無論在官場上，或者在黑道上，他都是個大人物。

黑白兩道上的人，只要提起了强老太爺的名號，又有誰敢不退避三舍？

× × ×

强老太爺年輕時的嗜好是女人。

踏入中年，他最大的嗜好却是殺人。

到了晚年，他對女人和殺人這兩件事的興趣都已減低。

他在六十五歲那年開始學搓麻將，而且上了癮。

他的麻將癮簡直就像吸鴉片烟的人一樣，每天都非過足癮頭不可。

强老太爺壯年的時候，從不賭錢。

現在，他雖然天天都搓麻將，但賭的並不大，每場牌的贏輸數字，都絕不超過一千塊。

若是一般人打這種牌，當然吃不消。

但在强老太爺來說，輸贏三幾百，簡直就是九牛一毛。

別的不說，就連他手下第一員大將洪老福，在牌九桌上贏輸的數字，也動輒以萬計算，但强老太爺的財富，又何止洪老福的百倍？

雖然時已夜深，强老太爺仍然在麻將枱上，繼續作戰。

直到凌晨一點三十分，牌局才散。

强老太爺的心情似乎不錯。

今夜他贏了二百五十塊。

在此之前，他連輸大半個月，從未贏過一仗。

× × ×

洪老福和高浩，在三樓的會議室中，足足枯候了四小時。

强老太爺在搓麻將的時候，誰也不敢去驚動他。

現在，牌局總算散了。

但强老太爺還要洗個熱水澡。

這是他多年以來的習慣，每晚睡覺之前，非要洗個熱水澡不可。

强老太爺打牌打得慢。

他洗澡更慢。

差不多凌晨兩點三十分，他才施施然的來到三樓的會議室。

× × ×

平時，强老太爺看來是一個很和氣的人。

他絕不會隨便的就亂發脾氣。

有一次，他在九如坊裏，被一個醉客罵得狗血淋頭。

原來，這人是九如坊裏一個粉頭的丈夫。

他沒出息，偏偏嗜賭如命，結果連老婆都被他逼得要往火坑裏跳。

這種人根本就不值得同情。

那一天也是合該有事。

他窮了大半年，忽然有一天交上了絕運。

他在賭場裏，憑着一塊大洋錢的賭本，居然給他贏了一千三百多塊。

他贏了這一筆鉅款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九如坊，大嫖大吃大喝。

他吃的是最貴的菜。

他喝的是最烈的酒。

而他嫖的，却是自己把她推下火坑裏的結髮妻子。

在九如坊裏，有錢的人便是大爺，就算是一個窮叫化子，只要他發了橫財，也一樣可以在這裏痛痛快快的胡混，直到所有的錢都花光了爲止。

可是，他這一次雖然發了財，却反而因此惹下彌天大禍。

他居然把强老太爺痛罵一番，連强老太爺的祖宗十八代都罵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難得的是强老太爺居然沒有發脾氣。

他只是皺了皺眉頭，在保鏢的護送下回到强公館！

醉漢越罵越起勁。

他贏回來的錢很快就花光。

兩天之後，一個釣魚者在江邊一堆亂石之下，發現了他的屍體。

他並不是醉死，而是被一把兩尺長的尖刀，從嘴巴插進，後腦穿出而死的！

兇手沒有抓着。

主謀人是誰更沒有人知道。

即使有人知道，又有誰敢說出來？

但自此之後，敢得罪强老太爺的人，當然就更少更少了。

× × ×

强老太爺端端正正的坐在一張巨型高背交椅上，嘴裏啣着一口雪茄。

他並沒有烟癮，更沒有雪茄癮。

他對搓麻將的興趣，遠比吸雪茄大得多。

但自從他在這個城市裏成爲第一號大亨之後，他給人的印象，總是雪茄不離手的。

他在聆聽着洪老福的報告。

報告冗長。

但消息却不太好。

飛魚帮又再與九如坊的人作對。

和九如坊作對，就等於向强老太爺作對。

强老太爺的臉色越來越是凝重。

他忽然問高浩：「聽說那個姓關的小子曾救過王四婆子一命，是不是事實？」

高浩點頭。

强老太爺臉上忽然掠過一絲笑意：「打斷王四婆子雙腿的莫癩的那一羣兔崽子，莫癩一向都站在咱們這一邊，將來有機會，不妨給他一些好處。」

洪老福又再低聲的說了一堆說話。

强老太爺一面聽，一面眉頭緊皺。

忽然間，他瞪大了眼睛，脫下鞋子在桌上重重一拍。

「姜月竟然傷在那小子的手下？」

洪老福點點頭。

他又接着把事情一一說了下去。

過了很久，强老太爺才長長的吸了口氣。

「照你所說，他的武功，確然非同小可。」

洪老福道：「他若加盟在飛魚帮，對咱們相當不利。」

强老太爺想了想，忽道：「盡量把他拉攏過來。」

洪老福目光閃動，道：「他若拒絕又如何？」

强老太爺皺皺眉。

「你幾時變得這樣笨？莫不是近來輸昏了？」

洪老福不敢再說話。

他已明白了强老太爺的意思。

× × ×

就在同一時候，關殘好像已有七八分醉意。

他喝的不算多，但也不能算少。

他現在並非在歡樂園，而是在封烈的家。

封宅。

封烈就是封宅的主人，也是飛魚帮的副帮主。

在飛魚帮，除了老范之外，權力最大的就是封烈。

關殘終於答應了封烈的條件，加盟飛魚帮。

封烈所開出的條件，比洪老福的還要高。

洪老福的條件是：一年三萬。

但封烈却加倍！

× × ×

醉擁美人，是人生樂事。

關殘雖然在歡樂園躭了幾個月，但他從來都沒有親近過任何女人。

他不喝酒的時候，通常很少會動女人的主意。

但今天晚上，他似乎已經喝得有點醉了。

所以，他和薛斐斐打得火熱。

薛斐斐是封烈特別從頤春院請回來的名妓。

他相信關殘一定會喜歡薛斐斐。

他要盡量滿足關殘。

所以，關殘今天所得到的享受，全是第一流的，不論酒菜和女人俱不例外。

× × ×

黃昏，斜陽照在强老太爺的臉上。

强老太爺的臉色亦復如是。

洪老福和高浩都站在他的面前，神態恭謹，連大氣都不敢吭出來。

强老太爺的臉木無表情，一雙眼睛冷冰冰的，和平時和和氣氣的一張臉判若兩人。

他足足沉默了五分鐘之久，才慢慢的開口說道：「那個姓關的小子眞的加入了飛魚帮？」

洪老福緩緩地點頭道：「這件事是高老二親自調查所得的消息，恐怕不假。」

强老太爺眼睛裏的光芒，陡地像箭般射在高浩的臉上：「你的確沒有弄錯？」

高浩吐出一口氣：「這件事絕對錯不了。」

强老太爺又轉過頭，冷冷的盯着洪老福：「你是否還記得我在三年前所講過的說話？」

洪老福皺了皺眉，心中雪亮。

三年前强老太爺曾在一次酒後說過一番很具誘惑力的說話，他當然絕對沒有忘記。

但他不能在這個時候說出來。

他不說，也許是因爲他不敢。

强老太爺目光一閃，又問高浩：「當時你也在場，總該聽到我的說話罷。」

高浩點頭。

但他也和洪老福一樣，不敢把强老太爺當日所講過的話重複說出來。

連洪老福都不敢說，又何況是他？

强老太爺突然大笑。

洪老福和高浩的身子，站立得更是筆挺。

强老太爺笑了好一會，才停止下來，緩緩的道：「總算你們對我還是一片忠心，三年前我的承諾，絕不是白說的，還有一年我便已屆七旬高齡，也該退休了。」

洪老福道：「老太爺還很壯健……」

强老太爺咳嗽兩聲，揮手道：「別再提這一點，唉，歲月不饒人，這兩年的身體，已衰弱甚多……」

洪老福與高浩無言。

强老太爺又道：「你們都是我的好兄弟，也是我的好兒子，將來我退休之後，九如坊這個地盤，就完全屬於你們兩個人的！」

洪老福和高浩的臉上，同時露出了感激的神色。

强老太爺忽然又沉下了臉，冷冷的道：「我現在唯一最担心的，就是這個地盤會給別人吞掉。」

洪老福道：「誰敢有這種野心？」

「老范，還有封烈！」

「飛魚帮？」

「你敢抹煞這個可能性嗎？」

洪老福無言以對。

强老太爺重重的抽了一口凉氣，道：「根據矮駝子的消息，老范最近似乎正在忙着。」

「他本就是個無事忙的老不死。」

「胡說！」强老太爺叱道：「別太輕視對手，老范近來顯然正大有圖謀。」

「他想對付咱們？」

「這是遲早的事，」强老太爺沉思片刻，道：「但並非現在。」

「何以見得？」

「因爲老范現在追查一件很重要的事物。」

「那是甚麼？」

「據矮駝子的消息，那似乎是一張藏寶圖。」

「藏寶圖？」

「不錯。」

「甚麼藏寶，是不是黃金寶藏？」

强老太爺搖搖頭：「這一點暫時還不知道。」

語聲甫頓，又道：「姓關的那個小子既然不與咱們合作，就得死。」

洪老福道：「我敢保證，他絕對活不過十天。」

强老太爺的臉露出微笑，然後揮了揮手。

洪老福和高浩同時退下。

戰幔已掀起，這個地方不再會有平靜了。

× × ×

夜色已濃。

天地間一片寧靜。

這裏是個高尚幽雅住宅區的花園子。

園子裏的草地很柔軟。

但更柔軟的，還是園子裏的幾張絲絨沙發。

這是老范的家。

同時，也是飛魚帮的機密總部。

× × ×

園子裏有燈光。

燈光並不太亮，但關殘仍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老范的臉。

老范的眞正姓名是范柔情。

「柔情」這兩個字，是他的父母給他的命名。

老范不喜歡這兩個字。

他覺得「柔情」這兩個字太軟弱，而且女人氣太重。

但他也沒有把這個名字改掉。

名字顯然是父母給自己的命名，是好是壞，也不應該自作主張去更改。

老范倒是個很孝順的兒子。

但他現在已六十五歲，父母也已相繼在三十年前逝世。

自從四十歲那年開始，知道老范的名字是范柔情的人，已越來越少。

當年與老范出生入死，共同艱苦創立飛魚帮的人，現在都已變成一堆白骨。

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千古不移的定律。

老范沒有忘記他們。

尤其是封三爺，更是他絕對無法忘記的老朋友。

封三爺，就是昔年大破鬼斧黨的鎖喉雙刀封木鶴。

當年，這個城市最大勢力的帮會，就是由十八鬼王所組成的鬼斧黨。

飛魚帮剛在這裏開始站穩了脚，鬼斧黨就立刻向它大施壓力，展開前所未有的大追殺。

但在一個寒夜裏，封木鶴冒着大風雪，率領着一羣精銳的戰士，直闖鬼斧黨的心臟要害。

那時候，老范正躺在醫院裏，他是被鬼斧黨十八鬼王中，號稱碎骨斧蕭麻子所暗算而受傷的。

封木鶴一知道了這個消息，立刻就點撥人馬，與鬼斧黨決一死戰。

那一戰，發生在鬼斧黨轄下的一間木廠內。

結果，鬼斧黨的十八鬼王，全都變成了眞鬼，居然無一倖免。

自此之後，飛魚帮就代替了鬼斧黨。

但封木鶴也在這一戰中身受重傷，兩日之後，終告傷重不治。

可以說，封木鶴是飛魚帮裏的最大功臣。

老范沒有忘記他。

也沒有忘記他的兒子封烈。

× × ×

今夜的晚飯很豐富。

富家一席酒，窮人半年糧。

這兩句話一點也沒有說錯。

關殘並不客氣。

他吃了不少，也喝了很多。

但他却是說話最少的一個。

老范最欣賞的正是這種人。

現在晚飯已用過了，他們在園子裏喝茶。

茶燙熱。

但老范的臉却比冰還冷。

他現在的眼睛，正盯視在一個人的臉上。

這個人並沒有在剛才的一頓晚宴中出席。

他沒有吃飯已整整三天。

× × ×

關殘的神經韌得就像是鋼絲。

就連他的腸胃，也好像是用鋼鐵鑄成的。

否則，他剛吃喝過這許多的酒食，恐怕立刻就會全部都嘔吐出來。

在園子裏出現的是個人。

關殘不認識他。

他是被兩個灰衣漢子押出來的。

但現在無論怎樣看去，他的臉都已絕不像個人。

不像人，像甚麼？

難道像鬼？

關殘沒有見過鬼。

就連在夢中，他也沒有見過鬼是怎樣的。

但他現在已幾乎敢肯定，如果世間上眞的有鬼的話，那麼現在被押出來的人，他的臉最少已和鬼有九分相似。

× × ×

被押出來的百分之百是人。

他絕不是鬼。

他若是鬼，當然不會被老范扣押着。

老范忽然對關殘道：「你可知道他是誰？」

關殘搖頭。

就算這個人是他以前認識的，他現在也無法憑這張臉的模樣認出這人是誰。

這人的臉既像一個爛柿子，又像一隻被烤得焦透了的死猪。

顯然，他曾受過一種極大的折磨。

老范淡淡的說下去：「他姓岑，叫岑棟。」

「岑棟？」

「不錯，你現在總該知道他的身份了罷？」

關殘嘆了口氣：「天下間同名同姓的人很多。」

老范道：「你認爲他會是誰？」

關殘道：「聽說朱大帥最寵信的一個軍官，也叫岑棟。」

老范道：「不錯，人人都應該知道，朱大帥是這個城市的主宰，而岑棟也是朱大帥最親信的參謀總長。」

關殘眉頭一皺，道：「難道他就是岑參謀長？」

老范道：「他若不是岑參謀長，又怎值得封烈親自出手，把他抓到這裏？」

關殘的眉頭皺得更緊：「這件事若給朱大帥知道……」

老范淡淡一笑：「朱大帥絕不會知道的。」

關殘一楞。

老范接道：「就算朱大帥知道本帮把岑棟抓到這裏，他也絕不會對付咱們。」

關殘突然深深的吸了口氣。

「難道朱大帥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老范直視着他，半响才道：「你並不笨。」

關殘聳肩一笑。

如果朱大帥仍然活着，老范的胆子再大，恐怕不敢動岑棟的一根汗毛。

老范忽然燃起一支香烟，吸了兩口又緩緩的道：「朱大帥本是個精明的大軍閥，但和岑參謀相比下來，却未免差得太遠了。」

關殘點點頭。

岑棟是個怎樣的人，他以前也曾聽說過。

老范忽然站起，緩緩的走到岑棟的面前。

岑棟是跪着的。

老范冷冷一笑：「朱大帥就是死在他的暗算之下。」

關殘靜靜的聽着，並沒有感到太大的奇怪。

「他不但偷了朱大帥的黃金，偷了朱大帥的第十七姨太太，還在朱大帥的背後放了三槍！」老范嘿嘿地一笑，慢慢的說着：「他早有計劃背叛朱大帥，而且也幹得很成功，可惜他還是沒有料到，朱大帥的第十七姨太太，也就是本帮唯一的女密使。」

封烈淡淡一笑，接道：「岑棟幹倒了朱大帥，正在躊躇滿志的時候，却給本帮抓了回來。」

老范道：「他本身就是一個大寶藏，除了他之外，世間上已絕無任何人知道朱大帥的黃金在哪裏。」

× × ×

朱大帥的黃金！

每一個人都知道，朱大帥最大的嗜好，就是黃金和女人。

他玩弄過的女人不計其數。

他收藏着的黃金，其數字之鉅，更加駭人。

現在，朱大帥已倒了下去，唯一知道這筆驚人財富在甚麼地方的人，就只有岑棟。

因爲朱大帥的黃金，已被他這個寵信的參謀總長所盗去。

× × ×

酷刑並不能使岑棟屈服。

這一點，倒是大出老范意料之外。

岑棟現在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但他仍然守口如瓶，不肯把黃金埋藏的地點吐露。

老范不再動刑。

但他却有另一個辦法，逼使岑棟乖乖的把黃金埋藏的地點說出。

岑棟有一個兒子。

那是他唯一的獨子。

老范居然連他的兒子也俘擄回來，而且下令關殘用刀子架在這個只有十五歲的少年頸子之上。

關殘不想幹這種事，他不喜歡欺負少年人。

但他知道，自己不幹，別人一樣可以幹。

所以，他終於還是把刀子架在這個少年的頸子上。

這是要脅。

岑棟若再拒絕把藏金地方說出，他的獨生子就會立刻被割斷喉管。

岑棟是否還能再倔强下去？

× × ×

又已夜深。

凌晨一點正。

强老太爺今天沒有搓麻將。

在他來說，這是一件少有的事。

他整天都在臥室裏，難怪他的手下都以爲他患了病。

其實他雖已年紀老邁，但精神仍然十分旺健。

他沒有患病。

就在凌晨一點的時候，洪老福和高浩回來了。

× × ×

洪老福和高浩已外出整整一天。

强老太爺一看見兩人，立刻就問：「事情辦好了沒有？」

洪老福點頭，道：「一切都已辦妥，只要飛魚帮的人踏進黃金廟，他們就得全部完蛋。」

强老太爺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飛魚帮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釘。

這一口釘，當然非拔除不可。

他正在黃金廟外佈下了天羅地網，更在黃金廟中埋藏着數以萬斤計的炸藥。

强老太爺已決定要在黃金廟這個地方，把老范和封烈，以及他們的手下全部消滅！

× × ×

黃金廟是個怎樣的地方？

强老太爺爲甚麼知道飛魚帮的人一定會去到黃金廟？

× × ×

晨曦。

老范剛從床上下來，立刻就接到了一個令他感到驚異的消息。

岑棟死了。

他在老范的囚室中，割脈自盡。

老范的囚室，就在這座房子後園子的地下。

那裏一直都是飛魚帮的重要禁地，閒雜人等，不得擅進。

除了譚胖子和申老六之外，就只有老范才能進入。

岑棟割脈所用的，是一塊薄而鋒利的鋼片。

他原本是被綁着的，但他死的時候，繩索早已鬆掉。

在老范的囚室裏，想逃出來固非易事，想自盡也極困難。

但現在，岑棟死了。

不但岑棟死了，連申老六也倒斃在囚室外的走廊上。

至於譚胖子，却失踪了。

× × ×

「抓譚胖子！」老范的命令已立卽傳出：「無論是死是活也好，都要把他抓回來！」

他下命令的時候聲音並不響亮，但已立刻傳遍了整個大都市。

——下期續完——

奇人奇技

舉石鎖嚇走樊甘棠

希華

南方的中山縣，舊日稱做香山，清末民初的階段，武功極盛，有幾個名拳師在該地出生，最有名氣的就是爛頭何，次為飯籮五，胡老九，後一輩的金公濟，綽號金公仔，乃是爛頭何的首徒，甚至金公仔的徒弟包家驥，都是武功卓絕，在江湖上很有名氣，黑白兩道都非常尊敬他，不過，進入民國初期，有些不同了，因爲香山縣的居民並非全部留在本地過活的，有時爲了經商或求學，遠赴北方，其中有些人學會了武藝，回到故鄉，少不免有點自負，因此就有南北派之分，當時在北派方面，最出色的一個人姓樊，叫做甘棠，他十分年輕，到北方去，初時求學，後來經商，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三十歲，他在北方跟過一個名拳師學習武功，自稱他所學的全是少林秘傳，出手極快，脚法十分凌厲，不過，他只是這樣說，從來沒有把師傅的名稱說出來，由於他身長脚長，肌肉結實，目光炯炯，看來確是一個武林高手的模樣，回到他的故鄉「香州」，偶然出手踢脚，表演一兩套拳術，的確非常快捷，踢出來的脚，用手掌打在脚背之上，劈劈拍拍，更加威風，看來他的拳脚非常醒目，確比南派的拳脚有威，因爲香州地方並非很闊大，屬於縣中第五區，沒有人跟他較量，他就在該處負起教授後輩的任務，至於教拳的費用，一向是由大祠堂公欵撥出來的，他設法把北拳最出色的幾招教給後輩，而且不必紮馬，一般子侄只學一兩個月，就打得相當漂亮，他看了更加高興。

跟香州相隔不遠另外一條鄉，叫做「山塲鄉」，它也是一個大鄉，姓吳的鄉民最多，此外還有姓包的姓黃的各族，因爲吳姓跟樊姓一向通婚，感情甚好，有許多子侄雖然住在山塲鄉，但却到香州拜師，在樊甘棠的門下學習北派武技。

那些人學習北派功夫，本來是不成問題的，但因他們回到山塲鄉之後，經常對本鄉的其他青年耀武揚威，往往動武，偶然獲勝，就十分豪氣的說他們所學的南拳並不實用，叫他們改投樊甘棠的門下學習北派，因此就無形中使南北兩派的拳脚發生磨擦。

山塲鄉大祠堂所供奉的一個教頭姓吳，單名一個虎字，他雖然在山塲鄉教拳，却是香州人，至於他所教的拳術是由包家驥教授給他的，可說是正宗的南派拳術。

包家驥也曾在香州教拳，教了三十多年，度過花甲大壽，然後收山，回家家裏過活，當時香州的子弟因他退休，就要求他介紹一位高足到香州那邊傳授，因此，他就邀請師侄吳虎到香州教授武功，由於吳虎是吳姓的子侄，而且屬於正宗的洪拳，包家驥認爲他有眞功夫，叫他做教頭。

吳虎初時在香州教授拳脚，後來回到山塲鄉教授，原因是那一條鄉的鄉民多數姓吳，他就回到山塲鄉做掌教，由於吳虎教拳是純用舊法教授的，先要有半年之久紮馬，馬步穩固，師傅走近用脚去踢，那個徒弟人跌馬不跌，然後再始教拳，一向如此，倘若有兩人分別學南派或北派，只學三幾個月，在吳虎手下學習拳脚的人，充其量只是紮馬開拳，還沒有把整套拳學齊，至於樊甘棠，已經學習北派對拆了，如果在這種情形之下相鬥，當然是樊甘棠那邊的門徒穩佔上風的，故此，他們打贏吳虎的門徒，不足爲奇。

當時不但樊甘棠本人有這種想法，認爲北派壓倒南派，就算他的徒弟也是有這種想法的，久而久之，便影响到吳虎，因爲吳虎不願跟樊甘棠較量高下，學習武功的人對他有所懷疑，有機會講話的時候就向包家驥投訴。

當時包家驥已經有六十六歲，退休多年，他當然不肯露臉跟樊甘棠一决雌雄，可是，如果吳虎不想跟樊甘棠比武，同時樊甘棠有意把勢力伸張到山塲鄉來，那又有些不妙，他想了很久，終於想出一個巧妙的安排，故意在子侄面前說出吳虎授拳太過守舊，如果以拳脚的靈活來說，那就樊甘棠實在勝過吳虎，最好請他們轉告樊甘棠教頭，隨時到山塲鄉見面，可能使他兼職做兩鄉的掌教。

當時包家驥收山已六年之久，樊甘棠從小就到外邊去，當然不知道包家驥的功夫如何，甚至不知道這個老前輩的底細，聽了這種口氣，他以爲山塲鄉父老大概有此念頭，想派他到那邊掌教，便即透過門徒介紹，先往隣鄉拜訪包家驥，談談這件事。當時他並不重視包家驥，只是因爲包家驥是山塲鄉的父老，有權改聘別人做教頭，値得尊重而已，殊不料他給山塲鄉的鄉人引到包家驥的戶外，進入那一間大屋，看見一些沉重的練武器具，心裏一寒，他的主意就開始有些動搖，當時他走進了門旁，就是庭院，那個庭院很闊，中間一條石路，兩邊都是草坪，還有榕樹，高可參天，非常雅緻，草坪上面擺放的練武用具，俱是石鎖，大小不等，最大的石鎖竟有三百斤，較細的都是百斤過外，最輕的石鎖也有六七十斤重，定眼看時，每一個石鎖握手的一部份，光滑異常，他即時知道經常有人玩弄這種練武器具，並非把它放在草坪上看做裝飾品。

走過草坪，便是演武廳，另外一邊才是客廳，換句話說，必須經過演武廳然後到達客廳，在演武廳兩邊放滿了兵器，全是刀、耙，以及銅錘鐵棍，十分粗重，照情形看，除非那些武器只是放在那裏嚇嚇別人，徒然看做一種裝飾，否則，練武之人，氣力必然十分雄厚。

看了那些武器，樊甘棠的豪氣登時打了一個折扣，後來他進入客廳坐下不久，有一個大概七十歲左右的老人由內進緩步行出，笑臉相迎，全無惡意，抱拳爲禮，說：「這位就是樊甘棠師傅嗎？聽說你的北派功夫非常出色，如果你覺得香山縣沒有一個好教頭，那麼，抽點時間出來，除了座鎭香州，還到山塲鄉教授我們的子侄，那就十分感謝。」

那些話聽了進耳，樊甘棠却有些畏懼，他不敢貿然答應，隨機應變，說：「貴鄉的人曾經對我說過，打算把貴鄉的拳師換過一位北派拳師，我想介紹一個朋友給你，故此登門拜訪，至於我本人，只能在香州教授武功，無暇分身。」

包家驥問：「樊師傅想介紹的人是那一位呢？」

樊甘棠當然要說出一個人來，只好順口說：「我這位朋友姓趙，叫做德義，雖然是廣東人，但却一直苦練北派拳脚，因爲他是個啞吧，故此在於船中過活，跟隨戲班走江湖，登台的時候往往由他單獨表演武功，全武行，三上吊，全部盡量發揮，其實他的北派功夫打得很好，如果包老先生不厭他是啞吧，我想介紹他到這裏來教授貴鄉的北派拳脚。」

事實上眞的有趙德義其人，確是樊甘棠的朋友，此人曾經出外演戲，昨天路過香州，探望樊甘棠，略談幾句，樊甘棠對他有些印象，給包家驥查問，不敢自認登門獻技，靈機一觸，就想起趙德義來，暫時看做檔箭牌。

包家驥很鄭重的說：「我之所以想換過一個教頭，無非想鄉間的子侄學到一些好功夫，只求他的功夫好，比起我原有的一個教頭高了一級，就算他是啞吧也不要緊，不過，初時我請的教頭吳虎，他只是暫時休養，我跟他說好，如果有新教頭到來，一定要跟他較量一下，然後錄取。」

樊甘棠聽到這裏，知道局勢嚴重，但仍不肯退縮，再問：「不知包老先生要新的教頭跟吳虎教頭如何較量呢？」

包家驥說：「較量武功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請吳虎出來表演一些硬功，使那位新人參觀，如果他自認不敵，知難而退，那就更好，不然的話，就要用第二種較量的方式了，換句話說，兩人不妨在演武廳交手，見個高低，如果新人把舊人擊倒，當然可以奪取他的地位。」

樊甘棠還沒有開口，包家驥已經派人到內進請師傅出來，樊甘棠愕然，但却不敢走開，吳虎預先得到包家驥授意，留在內進，故此奉召，立刻走出，而且經包家驥介紹樊甘棠相識之後，就挺身走到草坪那邊，伸直右手，把一個重達二百斤的石鎖抓住握手之處，使勁一抽，竟然把石鎖抽到與肩相齊的高度，然後慢步走回演武廳，緩緩的放下來。

單手抽起二百斤重的石鎖，並非十分困難的，可是，那隻手始終伸直，能够抓緊二百斤重的石鎖走二三十步，面不紅，氣不喘，那就不容易了。當時樊甘棠跟包家驥已經離開客廳，站在演武廳之內看看吳虎表演他的武功，包家驥讓吳虎把石鎖放低之後，就問樊甘棠：「貴友能否扼着石鎖走二三十步呢？」

樊甘棠整個被嚇窒，連忙說：「吳師傅的功夫如此出色，照我看來，趙德義恐怕比不上他。」

說完他就拱手告辭，額角淌汗，包家驥笑着送客，仍是態度溫和，至於吳虎，始終是站着沒有做聲。　（完）

新篇預告．

藍衣雙女俠傳奇故事「無臂玉女」　馮嘉．著

筆者特別構思，以美麗而智勇雙全的少女爲主角。專爲本刊撰寫情節奇詭曲折，匪夷所思，動作激烈豪放，兼且少女情懷的描寫亦是絲絲入扣，實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新派中篇俠情故事「夢斷刀還」　東方英．著

本文故事行文流暢、情節新奇，筆者用最新手法撰著，本故事走正宗奇情格調，有充實生動的細膩穿插，有創作性本體，結局大有出人意表，閱後包拍掌叫絕……請留意刊出爲盼。

雌虎狂龍社會傳奇「啞吧殺手」　馬雲．新著

這是筆者新著作「雌虎狂龍傳奇故事」中的第一個故事。一個啞吧爲什麼要去殺人？其中自有令你意料不到之處。詳情留意本刊發表日期！切勿錯過！

新派短篇精選刺激動作小說「黃金戰袍」　龍乘風．著

由一件戰袍而牽起連環寨中的風起雲湧，翻動了江湖浩刦，使到香妃府天翻地覆，引起武林道上的鴛鴦大盜，鹿劍公子，聯刀決戰葛刀王，本故事情節緊凑，橋段構思另創一格，謹向讀者鄭重推薦！

武俠中篇傳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瘋雷狂雨動江湖

（大結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祝巧巧殺了費彥衡，一路追尋白少亭等人下落，卒之在葉家集與白少亭等人碰上。並告知白少亭白家莊滅門慘案是秦三畏所做的，而且秦三畏並派出高手在方集附近埋伏，準備擄掠鐵含烟爲婦。他們夫妻主僕六人商量過後，便決定由白少亭鐵含烟前去探查敵情。當兩人走後，祝巧巧才覺得事情不妙，於是與小菀及下門兄弟跟去支援，誰知在一莊院內發現鐵含烟穴道受制，祝巧巧立即將她救醒，接着在院內展開一場大搏鬥……

喋血少室山　家仇終昭雪

祝巧巧口若懸河，大揭蘇成輔的瘡疤，自然，她是有用意的。

第一，她知道蘇成輔替秦三畏做媒的對象是誰，她接過話去，是避免鐵含烟的難堪。

其次，她希望造成混亂的局面，才可以免去弩箭的威脅。而且他們既已會合，藉混亂脫身並非難事。

但，蘇成輔的怒火被常少莊主的勸阻，使祝巧巧的計劃全部告吹，因爲蘇成輔能够領導鹽帮，自然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他恨極了祝巧巧，但不敢不爲大局着想，一旦弄砸了他怎能向秦三畏交代？

於是，他哈哈一笑道：「祝巧巧妳不必枉費心機了，除了聽老夫的，你們只有死路一條。」

祝巧巧道：「適才含烟姐姐說過，咱們只要不計生死，你姓蘇的必然做咱們墊背的，你信是不信？」

本莊的少莊主常懷安，年歲雖然不大，心機却十分之深，他此時微微一笑道：

「不要妄想，祝姑娘，人是血肉之軀，决難與聯珠强弩抗衡，找墊背的你們不會如願，也決無逃走的可能，依在下良言相勸，咱們倒不如好好的談談。」

鐵含烟道：「咱們沒有什麼好談的，有什麼手段你們使出來好了。」

常懷安道：「鐵姑娘這就是妳的不對了，妳不能爲了妳自己，將妳的同伴全體帶向死亡！」

鐵含烟道：「此話怎講？」

常懷安道：「秦三公子並無迫害你們之意，只要鐵姑娘答允婚事，妳的同伴可以安全的離開，如果妳堅決不允，那就只好玉石俱焚了，那麼他們的死亡，妳是不是應該負絕對的責任？」

鐵含烟聞言一呆，她實在沒有想到會有如此嚴重的後果，一雙悲憤中帶着困惑的目光，不由轉向小菀瞧去。

小菀，這位出身婢女的少婦，自始至終是一片穆肅，她的面色瞧不出半絲變化，語氣又平靜得令人莫測高深。

「閣下是誰？」

「在下是本莊的少莊主常懷安，夫人想必是小菀了。」

「不錯，我丈夫呢？」

「尊夫麼？很抱歉，他一心想生擒家父，嘿嘿……」

「是令尊將拙夫誘往死海？」

「尊夫武功過高，家父別無選擇？」

「死海當眞是一潭弱水。」

「不，夫人聽錯了，弱水，死海，都是一個陣法的名稱。」

「一個陣法就能困着拙夫？」

「也許陣法不能困着尊夫，不過陣法之中還有無形之毒。」

「哦，原來如此，閣下爲甚麼不多用點腦筋？」

「多用點腦筋？」

「不錯，你想想，拙夫如果當眞遭到了毒手，令尊爲什麼還不回來，告訴你吧，拙夫百毒不侵，令尊只怕大爲不妙？」

這回吃驚的輪到常懷安了，他呆了一呆道：「夫人認爲我會相信？」

小菀冷冷道：「不相信你何不抬頭瞧瞧？」

常懷安當眞抬頭瞧看了，但他這一眼瞧去，竟然如遭雷殛。

原來對面屋脊之上，立着一個白衣飄飄，迎風挺立之人，正是被常莊主誘往死海的白少亭。

小菀說對了，死海沒有困着他，常莊主倒成了他的俘虜。

祝巧巧第一個歡呼道：「少亭，你沒有甚麼吧？」

白少亭道：「我很好。」

鐵含烟道：「你脅下挾的是誰？」

白少亭道：「常檜，就是常家莊的主人。」

鐵含烟說道：「大嫂，巧妹子，咱們走。」

蘇成輔大喝一聲道：「且慢。」

鐵含烟道：「閣下還有什麼指教？」

蘇成輔道：「常家莊雖非龍潭虎穴，也不是任由你們要來就來要走就走的。」

鐵含烟道：「這麼說，閣下是不讓咱們走了？」

蘇成輔道：「不錯。」

鐵含烟道：「哼！如果咱們一定要走呢？」

蘇成輔道：「那就只好叫你們嚐嚐聯珠强弩的滋味了。」

鐵含烟冷哼了一聲道：「聯珠弩不一定傷得了咱們，而且閣下別忘了咱們手中還有一個人質。」

蘇成輔道：「妳錯了，姑娘，挾人質威脅不了咱們，爲秦公子賣命的，隨時都在準備犧牲。」

此人軟硬不吃，鐵含烟的眉頭不由皺了起來。

鐵含烟暗忖：硬闖麼，他們無論輕功多高，也快不過弩箭的激射，何况那不是一把弩箭，而是百弩齊發。

立在屋面上的白少亭，哼了一聲，道：「蘇成輔，你好像已經成了常家莊的主人？」

蘇成輔道：「你說對了，只要老夫在這裏，常家莊任何一個都得接受老夫的命令。」

白少亭道：「包括他們的生死？」

蘇成輔道：「不錯。」

白少亭看得出此人決非危言聳聽，常懷安分明瞧到他爹被挾着人質，他却像寒蟬一般，不敢提出半句營救他爹的要求。

於是，白少亭嘆息一聲道：「在下原本不願殺人，閣下如此相逼，這可不是白某手辣心狠！」

他將常莊主擱在屋上，口中一聲清嘯，忽然身化長虹，一股霸氣凌人的劍炁，像閃電般向弩箭手飛去。

蘇成輔估不到白少亭年紀如此之輕，竟已習得武林罕見的馭劍之術，他除了大聲叱喝要弩箭手「射」，同時幌身一躍，逕向屋內亡命狂奔。

射，應該是機簧連响，流矢滿天的場面。

但，機簧一聲未响，四週却哀嚎驟起，血肉橫飛，只要是手持弩箭之人，幾乎沒有一個留得活命。

蘇成輔呢？難道他當眞逃了不成？

不，他只不過剛剛轉身，就悶哼了一聲的仆倒下去，因爲他的氣海穴上插着一隻小槍，他想逃焉能如願！

白少亭解決了弩箭手，小菀制住了在場的頭號敵人，此行不虛，他們已獲得全面的勝利。

白少亭不願多殺，他本着首惡宜誅，脅從不究的原則，除了蘇成輔，其餘的只廢除了他們的武功而已。

蘇成輔是首惡，他自然不會放過。

他命下門如虎將蘇成輔提至廣場，然後面色一沉道：「姓蘇的，你可曾想到你目前的命運？」

蘇成輔身形微微一震，雙目中露出怯懼之色，良久，他長長一嘆道：「我知道，你動手吧。」

白少亭道：「你想死？哼，沒這麼便宜，如虎，你懂不懂抽筋蝕骨的手法？」

下門如虎道：「稟主人，小的懂。」

白少亭道：「好，你服侍一下蘇成輔，手脚最好輕一點，我不希望他在七天之內死亡！」

「抽筋蝕骨」四字，已經使蘇成輔魂胆皆亡，再要七日不死，就是鐵打的金剛也難以忍受此等折磨？」

因此，蘇成輔崩潰了，他已實實在在的完全屈服。」

「姓白的，求求你給我一個痛快。」

「可以，但你必須老老實實的回答我的問話。」

「好，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血洗白家莊可有你一份？」

「有，爲勢所逼，老朽不得不然。」

「誰逼你了？」

「青衫客秦三畏。」

「鹽帮橫行長江大河，江湖人人側目，秦三畏怎能逼你？」

「這麼說少俠是不知道秦三畏的身世了？」

「在下略知一二。」

「那麼少俠應該明白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的道理，敝帮能够以鹽爲生，全靠官府的扶植。」

「有道理，鹽帮不勾結官府，確是寸步難行，不過，白家莊與秦三畏素無過節

，他為什麼要殺我滿門？」

「這個……咳，秦公子確實有點過份，但令尊也應該負點責任？」

「嗯！說下去。」

「秦三畏心雄志大，意圖叱咤江湖，做黑白兩道的總盟主……」

「狂得可以，後來呢？」

「令尊武功卓絕，名動四海，秦三畏要想雄霸天下，令尊自然是屬意的第一人了。」

「他想收買我爹？」

「是的。」

「我爹沒有答允？」

「令尊何只沒有答允，而且給他十分難以忍受的羞辱？」

「於是他就惱羞成怒，對白家莊暗下毒手？」

「是的。」

「參與的都是些什麼人？」

「秦三畏，王府衛士領班荊立人，錦衣雙俠鍾氏兄弟，東掌費彥衡，西刀聞人鳳，安清會主度子隆及江南壇主朱五倫等人……」

「鹽帮除了閣下還有誰？」

「北路總管郝威。」

「聽說還有一個姓鄺的？」

「姓鄺的只交給咱們無形之毒，實際行動他並未參加。」

「秦三畏現在何處？」

「洛陽西工，不過他可能已去了封登了。」

「想去少林找碴？」

「這個……」

「你不必隱瞞，這些我已略有所知，郝威呢？你應該知道他在那裏？」

蘇成輔目光流轉，臉上掠過一絲怪異的色彩，白少亭哼了一聲道：「不要打主意，快說。」

蘇成輔一嘆道：「為了貪圖名利，老朽作惡半生，現在報應臨頭，還有什麼主意好打的，只不過……」

白少亭道：「怎樣？」

蘇成輔道：「少俠只注意老朽，放掉兩個仇人了。」

白少亭愕然道：「誰？」

蘇成輔道：「郝威及朱五倫。」

下門如龍道：「就是適才跟咱們兄弟拚鬥的那兩個小子？」

蘇成輔道：「不錯。」

下門如龍道：「他們可能趁混亂之際溜了，老二，咱們追。」

白少亭道：「不必了，我想在少林寺會找到他們的。」

祝巧巧忽然啊了一聲道：「少亭，你瞧……」

白少亭回頭一瞧，原來是蘇成輔倒了下去。

這位橫行江湖的鹽帮帮主正緩緩向地上仆倒，嘴角上在流着縷縷血絲。

他自裁了，以嚼舌來結束他一生的罪惡。

鐵含烟道：「便宜他了，少亭，咱們得趕緊離開這兒。」

白少亭也知道青衫客秦三畏襲擊少林之期已迫在眉睫，遂面色一正道：「常少莊主……」

常懷安道：「少俠有什麼指教？」

白少亭道：「令尊居心險惡，竟將在下引入毒陣，在下如非有袪毒之能，豈不喪身在毒陣之內！」

常懷安一嘆道：「愚父子已落入少俠的手中，少俠可以快意恩仇。」

白少亭道：「白某願意放過你們一次，今後為善為惡，就看賢父子了。」

常懷安大喜道：「多謝少俠不殺之恩，在下當勸家父閉門封劍，永謝江湖。」

白少亭道：「好，含烟，咱們走。」

常懷安命人將鐵含烟的旗劍交還，並將他們送到莊外，才互道珍重而別。

離開常家莊後，他們日夜趕路，希望在十五之前到達少林。

在途中歇息之時，鐵含烟詢問道：「少亭，咱們分開之時，原定我探常家莊，你探方家集，你怎麼又被常莊主引到毒陣之中去了？」

白少亭道：「我在方家集查不出半點動靜，就猜到常家莊可能才是賊巢，那知才出鎮口便碰到姓常的。」

鐵含烟道：「你就這樣輕易的跟他走了。」

白少亭微微一笑道：「妳將我當作初出道的雛兒了，他如果不說妳遇到危險，我會那麼容易的跟他前去？」

白少亭說來十分平淡，但誰都聽得出那是一種深厚的關切與愛護。

江湖兒女的性格是豪放的，但無論怎樣豪放，鐵含烟仍然面色一紅，因為她究竟是一個待字閨中的少女啊。

急忙扭轉話題道：「後來呢，你怎麼制服他的？」

白少亭道：「我不怕無形之毒，却被那陣法所困，在萬分焦急之中想到了一個出陣之策……」

祝巧巧撇撇嘴道：「裝死？」

白少亭道：「差不多，我裝着毒傷發作，希望將常莊主騙來。」

祝巧巧道：「他終於來了。」

白少亭道：「是的，他終於來了，但此人十分狡滑，如非我以少陽指力淩空將他制住，幾乎被他逃出手去。」

小菀一嘆道：「箭陣，毒陣，再配合龐大的人力，說它是天羅地網，果然並不過份。」

鐵含烟道：「是天羅地網又怎樣，咱們還不是闖過來了。」

小菀道：「咱們是闖過來了，不過，如非巧妹子提醒我要咱們前來接應，後果怎樣就很難說了。」

鐵含烟握着祝巧巧的手道：「謝謝妳，妹子。」

祝巧巧道：「別這麼說，這是我應該作的。」

這兩位原是水火難容的，現在居然乳水交溶，變成了一對知心的姐妹。

白少亭會心的向小菀一笑，然後長身而起道：「咱們該走了。」

× × ×

一陣清越的鐘聲，由少室山遙遙的傳出。

晨鐘是出家人早課的開始，但此時並非清晨。

而且鐘聲驟急，每次都是連續九响，

難道那些四大皆空的佛門弟子遭遇到什麼非常事故不成？

不錯，少林寺確是遭遇到一樁非常的事故，它不僅關係着少林一派的存亡，也與整個武林的命運息息相關。

鐘聲餘音未了，寺前廣場之上已聚集了數百名少林門徒。

數百人的場面是壯觀的，但却鴉雀無聲，靜寂得幾乎落針可聞。

良久，一位身着袈裟，寶像莊嚴的老僧，緩步走進廣場，他身後隨着五名面色肅穆的僧侶，年齡均在五旬以上。

「參見掌門。」

廣場上的僧侶，一起向老僧肅立致敬，原來他是少林寺的當代掌門大愚禪師。

他身後的五名僧侶，是長老院的主持大悲禪師，羅漢堂的主持大德禪師，監堂主持大智禪師，戒堂主持大慧禪師，及藏經閣的主持大慈禪師。

少林掌門目射精光，向在場僧衆環視一眼道：「不必多禮，普泉，你向大家說明事實的經過。」

普泉大師是少林寺第二代的弟子，現任該寺知客之職，第二代的弟子能夠職掌知客，他的成就自然不同凡响。

他滿面虬髯，聲如宏鐘，長像威武已極。

太行山的黑白兩道大會，他曾經奉命參與，對青衫客秦三畏的野心，他自然瞧得明明白白。

回寺之後，他除了將經過稟告掌門，並建議在防範上做了一番準備。

要來的總會來的，現在噩運終於來了，少林寺面臨着一項存亡榮辱的刼難。

普泉奉命宣佈了，他的面色却沉重無比。

他先向掌門及五老行過禮，再流目四顧，以沉痛的語氣宣佈道：「青衫客秦三畏狼子野心，久欲肆虐江湖，荼毒武林，本寺雖久已不問江湖的是非，但秦三畏仍將本寺列為他實現野心的一大障碍，因此，在明午之前，秦三畏將率領黑白兩道的高手，迫本寺作城下之盟……」

此時有一名少林弟子詢問道：「請問城下之盟是怎樣的結果？」

普泉大師道：「結果有二，一是本寺自今以後，變作秦三畏荼毒武林的工具，本寺將道統盡毀，名存實亡，二是本寺不接受城下之盟，處秦賊背城一戰，那結果就難以逆料了。」

普泉大師的宣佈，立即掀起一股熱烈的浪潮，少林弟子羣情激憤，願意為本派作壯烈的犧牲。

大愚禪師喧聲佛號道：「本門雖久已不問江湖是非，但少林聲譽不容輕侮，武林正義也不容抹殺，秦三是如果當眞向本寺發難，少林門下將不惜一戰。」

少林掌門語音甫落，一股細如蚊蚋，但又字字清晰的聲浪，忽然飄入場中每一個少林弟子的耳鼓。

「壯志頗佳，可惜……嘿嘿，鷄蛋碰石頭，今後武林中就不再有少林這一門派了！」

場中少林弟子同時心弦一震，數百雙憤怒的目光一起向發聲之處瞧去。

不過他們的目光並非投向一處，因為無人能够斷定發話之人準確的方位。

大愚禪師道：「阿彌陀佛，施主既已來到少林，何不現身一見？」

那人道：「不必，老夫只是給你們一個忠告，反抗秦三公子，必然落得派毀人亡！」

羅漢堂主持大德禪師冷哼一聲道：「由於本門閉關自守，致令魑魅魍魎橫行江湖，但本門立派數百年，豈容宵小輕侮！普渡，搜。」

一名年約四十的僧人應了一聲，立即帶着十人急馳而去。

監堂主持大智禪師道：「師兄，此人闖來寺前，並未接獲巡山弟子的報告，小弟對此十分担心。」

大德禪師說道：「是的，但願我佛慈悲……」

他語聲未落，忽然傳來幾起慘嗥之聲，大德禪師面色一變，大袖猛的一抖，彈身向慘嗥之處急撲。

大愚掌門擺擺手道：「不必了，本寺已被包圍，存亡在此一戰，各位師弟速就本位。」

大德禪師不愧為一代高僧，他已然拔起空際的身體，硬行抑住去勢，輕如落葉的倒翻而回。

此時他已察覺隱隱傳來的金戈鐵馬之聲，知道少林寺果然已强敵壓境，危機四伏。

他一伸手取過隨行弟子手中的禪杖，喝道：「擺陣。」

羅漢堂一百零八名弟子，立即身形幌動，行動若風，刹那之間，一座名震武林的羅漢大陣已佈置完成。

其餘少林弟子，分別隨着大悲，大智，大慧，大慈禪師馳往左右後方及藏經閣，雖然面臨劇變，他們依然絲毫不亂。

大愚禪師見佈置已經完成，遂喧聲佛號道：「秦施主可以現身了，老衲在恭候俠駕。」

一名身着青衫，面容削瘦的文士裝扮之人，由蒼松夾道的石級緩步而來，他身後隨着一羣黑白兩道的高手，其中不乏知名之士。

這名青衫客自然是秦三畏了，隨在他身後的是安清會主度子隆，太行第一家智不平，黑裏嬌夫婦，還有掀嘴暴牙，形如野猪的西刀聞人鳳，以及安清會江南壇主朱五倫，鹽帮北路總管郝威，東海神龍居耀東等。

除了這般黑道高手，最令人矚目的是華山掌門五絕夫人，終南掌門黃文光，這兩大名門正派的掌門，居然為虎作倀，自甘墜落。

最後一人較為陌生，年齡也只有三十出頭，此人眉目英朗，氣宇不凡，只是神情之間，似乎有一股落拓的感覺。

在羅漢陣兩丈之外，秦三畏雙拳一抱道：「在下不速而來，希望掌門人不要見怪。」

大愚掌門說道：「阿彌陀佛，秦施主好說，不過少林弟子都是不問世事的出家之人，施主率衆圍困敝寺，豈不是小題大作！」

秦三畏冷笑道：「少林寺名震江湖，數百年來，無異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貴

寺名至實歸，掌門又何須如此謙虛！」

大愚掌門道：「這是武林同道的抬愛，出家人怎敢有如此狂妄的想法。」

西刀聞人鳳哼了一聲，說道：「公子不必跟他磨牙，老和尚，老夫適才曾經給你們一個忠告，反抗咱們公子的，就得接受派毀人亡的懲罰，你說吧，咱們就聽你的了。」

大愚掌門面色一整道：「施主名列武林四大名家，成名十分不易，一失足成千古恨，施主何不三思！」

西刀聞人鳳哈哈一陣狂笑道：「你是在教訓我麼？老和尚，告訴你，逞口舌之利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除了跟咱們合作，少林寺已別無選擇！」

大德禪師怒哼一聲道：「施主不要迫人過甚，縱然派毀人亡，少林弟子決不作城下之盟。」

秦三畏面色一沉道：「很好，鄺兄，請你過來。」

秦三畏所稱的鄺兄，就是那位眉目英朗，神情落寞之人，他踏前幾步，對秦三畏恭敬地抱拳一拱，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秦三畏道：「給他們一點教訓。」

姓鄺的面現爲難之色道：「公子，對出家人似乎……」

秦三畏面色一沉道：「鄺炎武，你敢不聽我的吩咐？」

原來他名鄺炎武，正是東海鄺島主的獨子。

無論從那一方面瞧看，他都不是一個壞人，爲甚麼他要甘爲虎倀，替秦三畏作那傷天害理之事？

自然，他必有他不得不爾的苦衷，只是不爲外人所知罷了。

秦三畏適才面色一沉，他只得報以一聲苦笑道：「好吧，不過……」

秦三畏道：「你大可放心，我不會食言。」

鄺炎武長長一吁，目光一轉，瞅着大德禪師道：「大師是佛門高僧，應該知道忍辱二字的道理，如果因爲大師的一點嗔念，而使少林一派萬刦不復，大師豈不成爲佛門中的罪人了！」

大德禪師雙目暴睜，兩縷湛然的神光注定鄺炎武道：「施主洞明事理，對正邪之分似乎無須老僧饒舌，及時猛省，回頭是岸，施主以爲然否？」

鄺炎武一嘆道：「大師如此固執，在下就無話可說了，久聞少林絕藝震撼江湖，大師是否願意賜教？」

大德禪師道：「只要施主划下道來，老僧無不奉陪。」

鄺炎武道：「在下想與大師互換一掌，大師是否同意？」

大德禪師一怔道：「施主不認爲你太吃虧？」

鄺炎武道：「在下既敢提出此一要求，對掌力自然有幾分自信。」

大德禪師道：「既然如此，施主出招吧。」

大德禪師由羅漢陣旁繞過，在鄺炎武身前五尺之處卓然靜立，一雙精光閃爍的眸子，冷冷的向鄺炎武瞧看着。

鄺炎武道：「在下的掌力有毒，請大師多加一點注意，接招。」

鄺炎武不失爲一個君子，他在出招之前，先將掌風帶毒告訴大德禪師，同時單掌平胸一吐，一股重如山岳般的潛力直向對方當胸撞去。

大德禪師原已暗擬八成眞力，及知道鄺炎武的掌力有毒，又將眞力提高了兩成，同時摒住呼吸，揮掌向鄺炎武的掌力迎去。

轟的一聲巨响，廣場激起一股駭人的風暴，鄺炎武究竟技差一籌，一連向後退了三步。

大德禪師使的是佛門絕藝般若掌力，以十成出擊，只將鄺炎武震退三步，此人的一身功力，實在不容忽視。

而且大德禪師的般若掌力，也無法將鄺炎武的掌毒完全封回，雙方一掌對拚之後，他立即機伶伶連打兩個寒噤。

鄺炎武嘆息一聲道：「很抱歉，大師，在下的掌力之中滲有無形之毒，摒住呼吸是沒有用的。」

大德禪師心頭一震道：「這麼說老僧是被施主成全了？」

鄺炎武道：「在下十分不安，大師還是趕緊準備後事吧，還有他們……」

鄺炎武所指的他們是羅漢陣的部份僧侶，因爲只要被他的掌風波及，無人可以倖免。

大德禪師功力高深，雖然中了無形之毒，一時還不致怎樣，被掌風波及的僧侶就不同了，片刻之後，便一個接着一個的仆倒下去。

大愚掌門仰天一嘆道：「大德師弟快退回來，由本座來會會這位施主。」

大德禪師已然無力再戰，心知無形之毒果然劇烈無比，因而沉重的搖搖頭道：「不，掌門師兄你不能出戰，小弟還要與鄺施主再對一掌。」

一掌他已身中劇毒，再對一掌他焉有倖理？

不過大德禪師十分明白，縱然掌門人親自出戰，也無法克制無形之毒，他是希望大愚掌門率衆退守寺院，以保存少林一派的元氣。

青衫客秦三畏知道大德禪師的心意，因而哼了一聲道：「咱們除了無形之毒，還有淬過劇毒的連珠强弩，識相一點，老和尚，否則咱們只好大開殺戒了！」

無形之毒，淬毒連珠弩，羅漢陣是沒有用了，退回寺院同樣也難以抵擋，看來少林寺除了拚個派毀人亡，只有聽秦三畏的。

但……

「不要得意，姓秦的，無形之毒算不了甚麼，連珠毒弩更不值一提，不信你不妨回頭瞧瞧。」

這股語聲來得十分突然，不只是秦三畏這一夥感到駭異，連少林門下也爲之神色一呆。

那人叫秦三畏回頭瞧看，他自然要看個明白，因爲密林之中另有伏兵，他担心會中了那人的暗算。

這一眼瞧去，他不由心神狂震，原來他那枝伏兵全像木雕泥塑一般，果然中了別人的道兒。

八將九神十二使，是太行第一家的中堅人物，不必說黑道了，縱然是整個武林，他們也算得是一號人物。

還有三十餘名弩箭手，也是百中選一的好手，這般人竟無聲無闃的被人制住了穴道，秦三畏怎能不大吃一驚？

儘管如此，他仍然不動聲色的道：「朋友好高明的身手，何不現身一見？」

那人出來了，一共是男女六個。

「啊，是你……」

「不錯，白少亭特來討債的。」

秦三畏道：「白兄說笑話了，咱們似乎並無過節。」

「姓秦的，我相信你比誰都明白，血債血還，咱們不必浪費時間。」

來人是白少亭，鐵含烟，小菀，祝巧巧，及下門兄弟。

白少亭的少陽指神妙無方，他可以十指齊發，分襲十人。

小菀的閻王令也可以一次發出六枚，她折枝代令，帮助白少亭制服秦三畏的伏兵。

不過秦三畏並不氣餒，因爲他還有一項仗持。

無形之毒天下無雙，有一個鄺炎武他便可以橫行江湖。

因此，他冷冷一哼道：「姓白的，本公子不想趕盡殺絕，不過，如果你一定要找死，本公子只好成全你了。」

白少亭道：「很好，但强賓不壓主，在下要先向少林掌門打個招呼。」

於是，他雙拳一抱，向大愚掌門道：「在下爲報殺父毀家之仇，不得不向姓秦的討還公道，不情之處，敬請掌門禪師多多包涵。」

少林寺正面臨派毀人亡的絕境，白少亭的到達，無異喜從天降，挽救了一場佛門的浩刦。

而且白少亭言辭中肯，分明是拯救少林寺而來，却不露絲毫痕跡，大愚掌門那能不由內心生出一份感激。

老禪師激動的喧聲佛號道：「施主言重了，只是對方的無形之毒……」

白少亭微微一笑道：「掌門放心，無形之毒還難不倒在下。」

接着他取出三粒靈丹交給大愚掌門以拯救大德禪師，然後身形一轉，瞅着秦三畏道：「划下道來吧，姓秦的，白某要爲家復仇，爲江湖除害，有什麼絕招你不妨盡量施展出來。」

秦三畏哈哈一陣狂笑道：「閻王叫你三更死，決不留人到五更，鄺炎武，給我斃了他。」

鄺炎武道：「是。」

他迎向白少亭，說道：「朋友，請賜招。」

白少亭道：「閣下是鄺炎武？」

鄺炎武道：「不錯。」

白少亭道：「東海鄺廣成島主可是令尊？」

鄺炎武不禁一怔，問道：「你認識家父？」

白少亭道：「是的，在下認識令尊，並受令尊之代託尋找少島主。」

鄺炎武道：「哦，找我做什麼？」

白少亭一嘆道：「閣下上有高齡的老父，下有年幼的子女，竟然投身江湖，爲虎作倀，淸夜捫心，難道你就不覺得有虧職責？」

鄺炎武略作沉吟，忽然面色一寒道：「你是在教訓我？」

白少亭道：「在下只是相勸閣下罷了，想想看，老父幼子倚門相望，心情是何等的焦急？難道你竟能心如鐵石，無動於衷？」

青衫客秦三畏見白少亭居然與鄺炎武套起交情來了，不由大起恐慌，不容鄺炎武多作思索，立即沉聲大喝，說道：「鄺炎武，你想做什麼？難道你敢不聽我的命令！」

鄺炎武心頭一震道：「在下不敢。」

秦三畏道：「那你還等甚麼？」

鄺炎武長長一吁，立即大喝一聲，一掌向白少亭劈出。

白少亭冷冷一哼，陡的右臂一吐，五縷指風帶着嘯聲迎上鄺炎武的掌力。

鄺炎武大吃一驚道：「姓白的，你這是少……」

白少亭像閃電一般的飄了過去，一把抓着鄺炎武搖搖欲倒的身體道：「不錯，在下使的是少陽指，而且你的無形之毒也傷不了在下。」

由鄺炎武眼中驚愕的神色猜想，他是聽得到白少亭說的話的，只是他一時之間無法說出什麼罷了。

白少亭順手將他交給下門如龍，然後對秦三畏道：「作惡者必有惡報，姓秦的，白某要索還血債了！」

秦三畏的兩項仗持均已喪失，但他依然毫不動容的冷冷道：「閣下身手果然不凡，不過你縱然習得北劍的少陽指，本少爺還不會放在眼裏。」

白少亭摘下身後的長劍道：「很好，

徵稿啓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你想不想試一試寫作的能力！本刊爲鼓勵各地讀友及文友撰寫武俠、技擊、鬥智、偵探小說之有志者，特另儲資金，專事培植新進作者。祇要你有好故事就可以！

一、故事請勿超過十萬字。
二、題材正確，故事獨立。新鮮緊湊，文字簡潔，情節動人，佈局奇幻，注意技巧。
三、稿酬每千字港幣十五元至五十元。

你先接下白某三招劍法再說。」

西刀閻人鳳大喝一聲道：「老夫鬥鬥你，接招。」

刀光一閃，快如電掣，同時湧出一股重如山岳的潛力，直奔白少亭的前胸。

白少亭正待揮劍接戰，祝巧巧忽然躍出道：「這個讓給我好了，你去對付姓秦的。」

勞宮毒劍一招「投鞭斷流」，硬行接下西刀閻人鳳的一刀。

「噹」的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祝巧巧被震得翻了一個跟斗，但仍輕飄飄的落回原地，勞宮毒劍再度出手，刺向西刀閻人鳳的肩窩。

她內力之高，使得閻人鳳及旁觀的智不平夫婦大爲訝異，黑裏嫣知道她跟隨東掌習過掌法，但估不到她的進步是如此之快。

更使黑裏嫣不明白的是她何以會跟白少亭一道，而且對他們夫婦連招呼都不打一個。

於是她喝問道：「巧巧，妳瘋了，居然敢對閻前輩無禮？」

祝巧巧粉臂翻飛，不停的向西刀閻人鳳展開凌厲的攻擊，口中仍回答道：「我沒有瘋，閻人鳳是殺我丈夫全家的兇手，我自然要索還這筆血仇！」

黑裏嫣一怔道：「誰是妳的丈夫？」

祝巧巧道：「自然是白少亭了，這還用問？」

黑裏嫣愕然道：「什麼？東掌費前輩呢？」

祝巧巧道：「被我殺了。」

黑裏嫣大怒罵道：「無恥的賤人，原來費前輩果然是妳殺的，老娘今天饒妳不得。」

她剛剛奔出兩步，就被小菀攔住道：「在膠州灣沒有領教智夫人的絕藝，每引爲平生一大憾事，今日天從人願，智夫人請。」

黑裏嫣見識過小菀的武功，一見是她攔路，心裏已生出了怯意，但羞刀難入鞘，只好硬着頭皮道：「白夫人不要迫人過甚，我不是當眞怕妳。」

小菀道：「這個我知道，太行第一家的智夫人怕過誰來？不過今日之事已多言無益，除了賢夫婦置身事外，咱們只好各憑武功了。」

智不平奔上前來道：「夫人請退下去，待我來領教白夫人的高招。」

小菀道：「這倒不必，賢夫婦可以一起上。」

黑裏嫣對智不平道：「白夫人可是一位高人，她既要咱們一起上，咱們倒是恭敬不如從命。」

智不平道：「好，白夫人請。」

小菀道了一聲有僭，劍光一洒，風雷俱動，起手一招，便將智不平夫婦迫退兩步。

智不平領袖黑道數十年，掌中一對判官筆很少遇到對手，此時一退即進，雙筆翻飛展開一輪快攻。

黑裏嫣也一挺單刀，縱身加入戰圍，三人盡展所學，打得劇烈無比。

白少亭深知小菀的武功，知道她雖是以一敵二，仍可穩操勝算，他担心的是祝巧巧，因爲西刀閻人鳳名列當代四大名家，功力實在太强。

不過祝巧巧雖是技遜一籌，但她的勞宮毒劍却佔了一點便宜，西刀閻人鳳對這柄見血封喉的毒劍頗存畏忌之心，因而一幌十餘招，仍是半斤八兩，難分軒輊的局面。

白少亭不願夜長夢多，希望及早與秦三畏了斷，祝巧巧既能應付，他再度向秦三畏挑戰。

於是這一雙對頭冤家也就捨死忘生的拚鬥起來了。

另外鐵含烟鬥上了安清會主度子隆，下門如虎鬥上了跨海神龍居耀東，下門如龍瞧得手癢，他請少林寺代爲看管鄺炎武，也跟朱五倫及郝威鬥了起來。

此時少林寺前雖是刀光劍影打得兇險無比，但少林僧侶却變做英雄無用武之地，好在大悲大智大慧三名禪師已擊潰左右及後方的來犯之敵，總算沒有交上一張白紙。

而且他們還擊斃了荊立人主僕及錦衣雙俠，爲白少亭除去了幾名仇家。

跨海神龍居耀東的三個兒子，鹽帮副帮主張乃倫，黑道北路瓢把子詹士龍都被生擒活捉。

少林之圍已解，掌門大愚禪師下令撤去羅漢陣，只由幾名長老在一旁爲白少亭等掠陣。

場中下門兄弟及小菀已佔到絕對的上風，白少亭也已控制全局，勝利只是遲早之事。

較爲不利的是鐵含烟與祝巧巧，因爲她們對手的功力過高，已經處於守多攻少的局面。

祝巧巧似乎激發了潑辣的個性，雖然處境不利，但她仍然奮不顧身的狂烈的進擊。

當西刀閻人鳳一刀搠來之際，按說她是可以避開的。

因爲這一刀是搠向她的腹部，而來勢並不過急。

西刀閻人鳳也認爲她可以閃避，但她沒有。

噗的一聲，鋼刀竟插入了祝巧巧的小腹。

鋼刀入腹，祝巧巧沒有慘叫，她只是用手出劍，擲入閻人鳳的前胸。

「哈哈……姓閻的，你上當了……」

是的，閻人鳳是上當了，毒劍插入胸膛，是神仙也救他不活。

可是她並沒有賺到便宜，鋼刀入腹，同樣會奪去她的生命。

因此，西刀閻人鳳睜着一雙惑然不解的目光，口齒微動，想詢問祝巧巧爲什麼會如此愚蠢，可惜毒劍的毒過於劇烈，他未曾說出一字，便噗的栽倒下去。

祝巧巧的笑聲驚動了白少亭，瞧到這一幕慘烈的景象，他幾乎目眥欲裂。

一聲勢如龍吟的長嘯後，劍光忽然冲霄而起，它帶起一縷血光，也帶起一顆人頭。

那是青衫客秦三畏的，白少亭在情急之下，以全力揮出一劍。

駁劍之術，天下無雙，他終於仗此絕藝，爲家門洗雪了毀家滅門之仇。

然後他縱身一躍，一把摟住祝巧巧道：「巧巧，妳這是爲甚麼？分明妳可以避開的。」

祝巧巧的櫻唇溢着血絲，嬌容變得一片慘白。

不過她的神色也是安詳的，還帶着十分滿足的笑意。

「少亭，我配不上你，這樣……我已經滿足了。」

白少亭道：「不，我要妳活，我要救妳。」

「沒有用的，少亭，帶我回潼關，我不要……離開你……」

她不要離開他，她却浪擲了自己的生命，白少亭痛哭失聲，却想不出她何以如此。

當這一幕慘劇結束之時，整個戰局也已到達尾聲，小菀解決了智不平夫婦，再帮助鐵含烟除去了度子隆，朱五倫及郝威喪生在下門兄弟的手下，只有跨海神龍居耀東負傷被擒！

首惡已誅，附從不究，華山掌門五絕夫人，及終南掌門黃文光始終沒有出手，白少亭自然網開一面。

最後在少林寺僧侶的佛號聲中，他們離開了嵩山，但每個人的心情都感到無比的沉痛。

血仇得復，惡人伏誅，只是祝巧巧那可愛的生命，却因此而告喪失。

好在不久鏢局復業，鐵旂再度揚威江湖，相信在九泉之下的祝巧巧，也會含笑爲他們祝福的。

——全文完——

古今武俠掌篇叢書

胡大辮子

·混沌書生·

胡大辮子佚其名生長太湖濱，業漁爲生，孔武有力好技擊，妻某氏善武單刀，閒居無事輒互相搏擊爲戲，而藝亦由是精進，某日薄暮大辮沉醉歸，手左右各白魚一尾，短衣裸足步履欹斜，朗聲高唱大江東，時炊烟四起，晚色蒼茫，有客躑躅於大湖之濱，見大辮子闊步而來，未審爲何許人，遙而望之，見其手持之白魚光耀如雪，約略不辨誤爲扑刀二柄，悚然而懼避又不及，故屏氣歛息以待之，大辮行漸近，疑其人爲宵小，客固胆怯者，亦不敢聲伏地求免，願獻十金以爲壽，大辮樂而受之，客乃鼠竄抱首去，大辮歸訴諸妻今試爲盜，何若是其易也，於是棄其本業，作草莽生涯由漸著名，竟成劇盜，橫行太湖四周，惟憐恤窮困，專刦貪汚，上官疾之，命限日拿獲，而捕役中藝無出其上者，屢受譴責，莫以應命，不得已征騎四出誓死得之，而大辮忽不知所往，時捕役之左隣有餅師者，嘗遣其徒售餅於市，某日晚歸，計錢則缺數餅之值，師疑其徒竊匿，力鞭責之，明日復然而日日如此，且堅不認匿錢，以致每夕鞭責聲哭號聲，逢於戶外，捕役習聞之顧而詢焉嘆爲怪事，翌晨伺道左，見徒頂盤於首，出城呼售，乃尾隨偵察亦步亦趨，窮半日之時光毫無他異，餅已將罄，徒循故道返，經荒寺前，忽見白光一閃自古塔下，墮至餅盤中，立即上縮，捕役大驚，徒歸數餅又見缺，次日捕役又暗伏塔旁，見餅徒過而白光復下，如是者數日，捕役疑心不釋，以古塔頹敗，梯斷級壞豈其中爲妖魔所據。致有此異，然妖魔必不攫食人間烟火食，其殆飛檐走壁之豪傑乎，究以何爲而避居於此，恐即胡大辮子，然則累月尋覓，而不可獲者，幸得之於是，當用何法以從事，爰集衆夥聚議久無良策，上禀諸官，幕僚某乃授以密計，命捕率夥友之胆壯藝精者俟薄暮一躍登塔，伏檐際俯首內探，見一偉丈夫席地坐持餅而啖，身外無長物，察其形貌儼然胡也，斯時胡若已知窻外有人棄餅起立，漸自腰際出一刀，握諸手中，糾糾立屋隅如有所待，役輩知其有備久待無益，故越窻躍入，俯伏於地，胡詢以來此何爲，役輩泣訴官吏之限迫及譴責之難受故亡命至此，乞壯士見憐，語頗哀楚動人，胡聆畢慨然允面官一行，乃隨役輩躍下，捕復求上綀索以見官，胡亦允之，即偕至縣署，堂上劍戟森嚴，胡見官侃侃而談無稍畏懼，供認刦案纍纍不可數，官命立下諸獄，明晨欲重訊則已杳如黃鶴矣。（完）

新穎俠情中篇

風月寶劍

（大結局）

秦紅·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茅大寶知道自己中了項若愚的詭計，十分憤怒，決定去十萬大山找神拳山莊的刁天英一起對付項若愚，途中得知父親茅兆霖垮了台，帶着家人等落荒而逃，茅大寶更氣憤，決心要逮住項若愚父女，並將他的陰謀公諸於世，以挽回茅家聲譽。於是帶着鶯鶯、燕燕主婢三人日夜兼程，來到一林子巧遇成凱父女，他們得知茅大寶遭遇，決定要帮助他……茅大寶來到龍虎山莊時，正好刁天英也到此地，刁天英聲言不認識茅大寶，茅大寶前思後想，才知當日所遇的刁天英也是假的，都是項若愚爲他佈設的陷阱，茅大寶氣得幾乎暈了過去……

奮身救愛子　元帥劍下喪

茅大寶想通了這些事後，全身陣陣發寒，心頭起了顫慄，差點暈倒在地。

百步神拳刁山君見他神情痴痴呆呆，久久不回話，便又沉聲道：「小子，你說、話呀！你到底是誰？」

茅大寶忽然迸出一聲苦笑，搖搖頭道：「算了，這是個誤會，打擾了諸位十分抱歉，在下告辭了。」

語畢，他拱手一揖，轉身便欲上馬走路。

過山虎雷一鳴突然開口道：「慢着，閣下就這樣想一走了之麼？」

茅大寶回頭道：「尊駕是……」

過山虎雷一鳴道：「龍虎山莊二莊主，過山虎雷一鳴便是區區在下！」

茅大寶懶洋洋道：「剛才冒犯了貴屬下，在下願向二莊主致歉。」

過山虎雷一鳴冷冷一笑道：「只說一聲抱歉就可解決，這豈不表示我們龍虎山莊的人好欺負？」

茅大寶道：「好說，在下絕無欺負貴莊之意，尚望二莊主海涵。」

過山虎雷一鳴悍笑道：「聽我們龍虎山莊的兄弟說，閣下身手奇强，武林罕見，我雷某不自量力，見獵心喜，要討教討教！」

茅大寶實在沒有心情再與人作無謂的爭鬥了，何況有百步神拳刁山君在場，自己縱然勝了對方，刁山君也必不肯讓自己安然離開。

故此他不想打這一架，當下向對方一揖到地道：「對不起，二莊主，剛才在下與貴屬下的衝突，純屬無心，而且先動手的是貴屬下，好在他們並未受傷，還望二莊主接受在下致歉。」

過山虎雷一鳴哈哈笑道：「好，剛才的事不談，但閣下身手非凡，雷某嗜武如命，咱們切磋印證幾招總可以吧？」

茅大寶道：「在下此刻心情不佳，異日有緣，再向二莊主領教請益便了。」

說完，又欲上馬。

過山虎雷一鳴喝道：「別走，雷某還有話說！」

茅大寶只好耐着性子道：「二莊主有

何指教？」

過山虎雷一鳴道：「刁老前輩問你是誰，你還沒回答！」

茅大寶道：「這個……」

百步神拳刁山君面呈嚴峻之色，說道：「小子，我兒分明不認識你，而你却認識他，而且你又提到甚麼眞容院，老夫聞說五台山眞容院的鎭山之寶『珍珠寶塔』被茅兆霖的兒子茅大寶盜走了，茅兆霖且因此事而垮了台，所以你必須解釋清楚才能走！」

茅大寶感到左右爲難了，他知道眼前這位神拳山莊的莊主是與父親對立的人物，雖然雙方素無過節，但一向頗有「一山二虎恨不其亡」的味道，假如刁天英也是受項若愚之害，則在同仇敵愾之下，自己當然可以表明身份，但現在已知那個刁天英不是這個刁天英，自己若表明身份，對方便有堂皇的理由擒下自己，把自己交給那羣受害者的親友去處置，這如何使得的呢？

所以，他覺得不宜表明身份，但現在問題逼上來了，他大感爲難，連話都答不上來。

百步神拳瞥了鶯鶯和燕燕一眼，忽然微微一笑，道：「你說這兩個人是你的僕人？」

茅大寶道：「是啊。」

百步神拳道：「是男是女？」

茅大寶道：「是男的。」

百步神拳冷笑道：「哼，老夫老眼還不花，她們分明是女兒身，你小子幹麼當面扯謊？」

茅大寶臉紅了，吶吶地道：「這個……這個……刁老前輩好眼力，她們確是女兒身，只因……爲了行走方面，所以她們才女扮男裝的嘛！」

百步神拳問道：「她們是你何人？」

茅大寶道：「妹妹。」

百步神拳道：「你是何人？」

茅大寶道：「我……」

雲中龍曹守鋒突然插口問道：「你莫非就是武林少爺茅大寶？」

茅大寶到了這時，已知無法隱瞞，只得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茅大寶，現在我可以走了吧？」

一面說，一面又要上馬。

百步神拳一聽他是茅大寶，十分吃驚，道：「別走，茅世兄！」

茅大寶只好又轉回身子，苦笑道：「刁老前輩想必已聽到在下闖禍之事，此事現在說也說不清，不過總有一天，武林同道會明白全盤眞相的——老前輩請讓在下離去好麼？」

百步神拳道：「你必須解釋清楚才可離去。」

茅大寶道：「解釋甚麼？」

百步神拳道：「關於你認識我兒，而我兒却不認識你的理由——你是不是遇上一個相貌與我兒相同的青年？」

茅大寶心知不說不行，乃長嘆一聲道：「好吧，老前輩請聽在下詳細禀告。」

當下，就從莫愁湖驚艷說起，將「南山隱豹項若愚」如何設計使自己陷入泥沼的全盤經過，以及中間出現了一個「小拳王刁天英」的情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百步神拳父子聽完之後，面色都顯得非常難看，前者沉聲問道：「你有沒有將那個『小拳王刁天英』同你競爭項人鳳的事說給人聽？」

茅大寶道：「沒有，在下以爲，那座『珍珠寶塔』既是在下從五台山帶下山去交給項若愚的，就沒有再將令郎拖下水的必要了。」

百步神拳聽了臉色稍霽，說道：「你現在當然已知那個『刁天英』是別人冒充的了？」

茅大寶道：「是的。」

百步神拳問道：「你是否已查出那『南山隱豹項若愚』的身份來歷？」

茅大寶搖頭道：「沒有，在下原以爲貴莊必亦遭到攻擊，故擬赴貴莊與令郎聯合起來對付那項若愚，現在既知此事與令郎無涉，在下便不敢有此請求了。」

百步神拳沉吟半晌，又問道：「目前你父親的情況如何？」

茅大寶道：「武林大元帥府已被那些受害的親友夷爲平地，據說家父僅以身免，此刻行踪不明。」

他嘆了口氣，繼道：「那些受害者的親友，原不知『武林少爺』即是在下，必是項若愚通知教唆的，這也就是項若愚的目的，他要陷害的是家父！」

百步神拳「唔」了一聲道：「你去過荊南山，那座豹莊確已沒有人住了？」

茅大寶點頭道：「是的，均已逃之夭夭。」

百步神拳道：「你認爲此事發展下去，將有何種結果？」

茅大寶道：「自從家父被武林同道推舉爲『武林大元帥』以來，魔道斂跡，各派相安無事，如今家父受累，勢力瓦解，那項若愚極可能乘機崛起，以另一副面目出現，號召勢力，取家父之地位而代之，而其人心術不正，如任其坐大，必然危害武林，不悉老前輩的看法如何？」

百步神拳沉思片刻，沉笑一聲道：「你的看法未必正確，須知令尊被推舉爲『武林大元帥』，執掌武林兵符，其名望之獲得，並非一朝一夕之事，那項若愚何德何能，豈能立刻取令尊之地位而代之？是以依老夫之見，他可能另有別的目的。」

茅大寶道：「老前輩認爲是甚麼目的呢？」

百步神拳道：「不知道，老夫只敢說他不能取代令尊。」

茅大寶道：「縱然無法取代家父，但家父勢力一旦瓦解，黑道必乘機蠢動。」

百步神拳道：「這是當然，現在老夫問你一句話，你所殺死的那一百個人，當眞都是十惡不赦之徒？」

茅大寶點頭道：「是的。」

百步神拳道：「竊取『珍珠寶塔』之事，你已向五台山的喇嘛坦白承認了？」

茅大寶道：「是的，在下許諾負責追回，使完璧歸趙。」

百步神拳道：「既如此，你根本用不着逃避，應該面對大家解說明白才是。」

茅大寶道：「老前輩所言雖是，但五台山的喇嘛一定要擒在下回寺處置，而家父對在下向極嚴厲，他若見到在下，非當場打死不可，是以在下不敢回家，而打算

先暗中追查，等到逮住項若愚父女及追回『珍珠寶塔』之後——」

百步神拳搖手打斷他的話，說道：「不，你這樣做會使事件變得更複雜，今番碰巧老夫有事進入中原，你可隨老夫一走，去見令尊及黃衣喇嘛，老夫保證他們不傷害你，先把事情公諸於世才好處理。」

茅大寶道：「這個……」

百步神拳道：「再說，此事牽涉到小兒，為恐武林同道誤會，你也有隨老夫向大家解說清楚的必要！」

茅大寶覺得有道理，點點頭道：「老前輩說得是，但在下不知家父此刻人在何處……」

百步神拳道：「不妨，你先隨老夫去五台山，先將黃衣喇嘛安撫下來，再設法尋找令尊。」

語聲微頓，接着道：「其實你要見令尊也很簡單，只要公開現身，透露你在何處，令尊聞知之後就會趕來與你見面。」

茅大寶一時拿不定主意，回對鶯鶯和燕燕問道：「鶯兒，燕兒，妳們認為如何呢？」

燕燕道：「我認為不大妥當。」

鶯鶯道：「要是刁老莊主確實能保證你安全無失，倒也使得。」

百步神拳不悅道：「老夫言出法隨，說保證他無事，就一定無事！」

茅大寶道：「既是如此，在下便同意老前輩的決定，只是要怎樣把在下受騙的事向武林同道解說明白呢？」

百步神拳思索了片刻，說道：「這樣好了，老夫本擬前往杭州辦事，但事情不急，你可隨老夫去龍虎山莊小住半個月，我命守鋒將你在龍虎山莊的消息傳出去，令尊及各武林同道聞知必會趕來，老夫便在龍虎山莊替你排解。」

茅大寶道：「那些受害者的親友如果也一起趕到龍虎山莊，只怕會帶給龍虎山莊很大的麻煩呢。」

百步神拳道：「不錯，但有老夫在，相信他們不敢太放肆。」

茅大寶道：「好，承蒙老前輩肯為在下排解，在下感激不盡！」

說着，長揖到地。

百步神拳微笑道：「你不必客氣，大家都說老夫與令尊不合，老夫現在就讓武林同道看看，讓他們知道老夫絕非心胸狹窄之人！」

轉對雲中龍曹守鋒問道：「守鋒，這件事就在你莊上解決，你不會反對吧？」

雲中龍曹守鋒對百步神拳巴結猶恐不及，一聽他要在自己的龍虎山莊排解茅大寶的事，心中只有高興，那有反對之理，當下恭聲道：「這是弟子無上的光榮，師父請不要客氣！」

百步神拳道：「那麼，大家一起回莊去吧！」

× × ×

消息漸漸在江湖上傳開了。

許許多多的武林人開始從各地湧向江西龍虎山；其中有五台山的黃衣僧，有受害者的親友，還有不少想看熱鬧的武林人士……

百步神拳刁山君宣佈在五月一日在龍虎山莊與大家見面，當衆為茅大寶排解糾紛。

× × ×

四月三十日，夕陽西沉之後，眼看夜色漸臨，茅大寶精神開始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覺得黑暗正在圍向自己，心中十分惶恐不安。

最使他感到惶恐不安的一點是父親竟遲遲未見到來，他相信父親必然也聽到自己在龍虎山的消息，而斷定父親必會提前趕來與自己見面，可是希望已落空，他想不出是甚麼原因。

本來，他已鼓起勇氣準備與父親見面，準備把一切坦白說出；他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取得父親的諒解，私心認為只要取得父親的諒解，則自己縱然含冤而死也可心安理得了，但這個希望竟未能實現，使得他惶惶不可終日……

晚飯後，百步神拳刁山君父子來到茅大寶的房間，劈面便向茅大寶問道：「茅世兄，你知不知道『金劍楚飛鴻』這個人呢？」

茅大寶一怔道：「金劍楚飛鴻？沒聽說過這號人物呀！他是誰？」

刁山君滿面凝重地道：「老夫剛剛得到報告：有大批武林人物已到龍虎山下，準備明日前來龍虎山莊，他們大都是被你殺害的一百個人的親友，其中有個帶頭人物名號叫『金劍楚飛鴻』，據觀察那些人對他非常敬重，似乎不是泛泛之輩。」

茅大寶道：「小可不曾聽過武林中有這麼一位人物，他多大年紀？」

刁山君道：「據報其人年約五旬，相貌十分出衆，舉止相當斯文，曹莊主的部下下山觀察時，正見他當衆表演劍術，金劍出鞘，劍氣可及五丈之外，竟將空中飛過的一隻小鳥劈成兩半！」

茅大寶吃驚道：「當今武林的劍術名家，能以劍氣傷人者只有家父一人呀！」

刁山君微微冷笑道：「現在多出一個了！」

茅大寶驚疑不置道：「奇怪，這位『金劍楚飛鴻』既有如此驚人的劍術，應該有許多人知道才是啊！」

刁山君道：「所以，老夫也覺得十分奇怪，天下武林高人，老夫無人不識，却獨獨不知此人……」

他沉吟有頃，又道：「此人明天一到龍虎山莊，若有心與你對作，那可是十分麻煩的一件事呢！」

茅大寶低頭不語。

刁山君道：「還有，令尊至今不見出現，也是一件怪事，難道他不知此事？」

茅大寶黯然道：「此事已轟動武林，家父不可能不知情……」

刁山君道：「既然知道你在這裏，為何不來？」

茅大寶苦澀一笑道：「小可也不明白，也許小可的行為已使家父深惡痛絕，他不想要我這個兒子，決心不聞不問了。」

刁山君道：「不，令尊對你怎樣是另一回事，他至今仍是執掌武林兵符的『武林大元帥』，若知你在這裏，一定會趕來處理的。」

茅大寶又低頭默默無語。

刁山君輕咳一聲道：「茅世兄，明天的事，老夫願盡力為你排解，但萬一老夫

無力鎮壓衆人時，你可不要見怪。」

茅大寶忙道：「老前輩說那裏話，不管成不成，小可都感激萬分！」

刁山君嘆道：「要是大家肯相信你是中了『南山隱豹項若愚』的詭計，可能還好說話，可惜你拿不出直接的證據來。」

茅大寶道：「老前輩認識『臭頭和尚』麼？」

刁山君點頭道：「老夫聽過這個人，據說是一位佛門怪僧，武功高不可測。」

茅大寶道：「他對『南山隱豹項若愚』可能有些了解，因為他曾告誡小可不可胡鬧，可惜他行踪飄忽不定，不知他此刻人在何處。」

刁山君面容一動道：「臭頭和尚既曾警告過你，你為何不聽？」

茅大寶含愧道：「當時小可對他不大了解，而且那位項人鳳姑娘實在長得太美，使小可心猿意馬，終於把持不住……」

刁山君搖了搖頭，長嘆一聲道：「你眞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兒，令尊一世英名算是完全毀在你手裏了。你若是老夫的兒子，老夫也會一掌把你劈了！」

茅大寶感到無地自容，脹紅了臉道：「老前輩責備得是，小可確實該死，只是小可縱然以死謝罪，恐怕也不能解決問題。再說小可雖然無知中了歹人的陰謀詭計，但死在小可劍下之人，無一不是作惡多端死有餘辜之輩，小可錯只錯在不該生為『武林大元帥』的兒子而已！」

刁山君又嘆了口氣道：「好了，此事不必再談下去，明天將有何結果，全看你的造化了，老夫最後只有一句話要說：你必須鼓起勇氣面對一切，不可逃走！」

茅大寶道：「老前輩放心，小可絕對不逃！」

刁山君道：「好，你歇息吧！」

他們父子走了後，燕燕雙眉緊蹙道：「奇怪，他的態度好像改變了……」

鶯鶯道：「正是，以他的名望，足可為少爺排解這場是非，可是聽他的口氣，好像已沒有了誠意——小祖宗，我看咱們不如三十六計走為上！」

茅大寶正色道：「不，我不逃！」

鶯鶯道：「可是，萬一明天他無力鎮壓大衆，你的命豈不沒了？」

茅大寶冷冷一笑道：「沒了就沒了，我已做錯了一件對不起我爹的事，不能再錯了！」

燕燕發怔道：「小祖宗，你這話甚麼意思？」

茅大寶堅定地道：「我是『武林大元帥』茅兆霖的兒子，做錯了事一力承担，絕對不逃！」

燕燕道：「可是——」

茅大寶衝動地道：「別可是了！男子漢大丈夫敢做敢當，大不了人頭落地，沒甚麼不得了！」

說畢，解衣上床睡覺！

× × ×

第二天，當朝陽從東方的地平綫上升起之際，從各地趕來的武林人已在「金劍楚飛鴻」的帶頭率領之下，一起湧至龍虎山莊！

由於龍虎山莊只是百步神拳刁山君臨時用來排解是非的場地，曹、雷二莊主又與茅大寶毫無關係，故大家抵達莊中時，尚知禮貌，沒有敵對的行為表現出來。

抵達龍虎山莊的武林人共約三百人，當中只有三位黃衣僧，即是曾在豹莊截擊茅大寶的寄塵、惠光、智光三長老；那位「金劍楚飛鴻」與他們三長老並肩站在最前面，狀至親密。

他，金劍楚飛鴻，年約五旬，劍眉修目，面如滿月，身材頎昂，果然是一位相貌出衆的人物！

再看那羣武林人，個個身携武器，好像準備在今天發動一場攻擊似的，聲勢之壯，令人打心底泛起一股寒意！

他們在金劍楚飛鴻的約束下，一起在龍虎山莊的練武場上站定，等待百步神拳刁山君現身說話。

不久，百步神拳父子在雲中龍曹守鋒及過山虎雷一鳴的陪同之下，步入練武場，登上一座石壇。

畢竟百步神拳刁山君盛名不虛，威儀逼人，他一現身，全場立即肅靜下來了。

他一登上石壇，神態沉着，頗有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的胆氣，抱拳向全場衆人拱了拱手，吐出宏亮的聲音道：「諸位，刁山君今天十分榮幸，有機會在此與天下英雄好漢見面！」

站在最前面的眞容院三長老，寄塵、惠光、智光三人合十答禮。

金劍楚飛鴻則昂立沒有任何表示。

百步神拳刁山君目光一掃全場，接着說道：「首先，刁某人要聲明一點，刁某人今天為『武林大元帥』茅兆霖的兒子茅大寶的事在這龍虎山莊與諸位見面，不論結果如何均與龍虎山莊無關，這一點要請諸位注意，莫要敵友不分，罪及無辜。」

金劍楚飛鴻突然開口道：「這點我們明白，刁老莊主只管放心！」

百步神拳刁山君沒有正眼去看他，故意視他為羣衆之一，說道：「好，現在刁某人先將茅大寶殺死一百個人及竊取眞容院的『珍珠寶塔』的原因，根據其供述，向諸位說一說，這件事起因於茅大寶在莫愁湖上遇見一個美艷女子項人鳳……」

他根據茅大寶所說的經過情形一一說出，並毫不隱瞞有人冒充其子刁天英參與「競爭」之事，最後說道：「以上所言，均是茅大寶親口告訴刁某人的，如果他所言屬實，那麼他是無知中了那個『南山隱豹項若愚』的陰謀詭計，其行為雖然不值得原諒，但却全與其父『武林大元帥』無關！」

全場武林人士聽到這裏，立刻叫囂起來，對刁山君的話表示不服；那金劍楚飛鴻轉對衆人高舉雙手，請大家肅靜之後，便回對刁山君道：「請問刁老莊主，那茅大寶此刻是否在龍虎山莊？」

刁山君頷首答道：「不錯。」

楚飛鴻道：「為何不叫他出來與大家見面？」

刁山君道：「等弄清楚是非曲直，再叫他出來與諸位見面不遲！」

楚飛鴻面上微露冷笑道：「再請問，刁老莊主今天請我們到此，是要以客觀公平的態度排解此事呢？或有祖護茅大寶的心意？」

刁山君道：「刁某人就事論事，絕不

袒護任何人！」

楚飛鴻道：「好，那麼關於茅大寶所謂中了歹人詭計之說，刁老莊主能否舉出有力的證據來？」

刁山君道：「目前尚無有力證據，唯刁某人察顏辨色，認爲茅大寶所言似屬可信。」

楚飛鴻道：「刁老莊主是否要强迫我們接受你的看法？」

刁山君道：「刁某人絕無此意。」

楚飛鴻道：「既是如此，且不論茅大寶是不是中了歹人的詭計，他殺人及竊取『珍珠寶塔』總是事實，鐵案如山，老莊主認爲該怎麼處置他呢？」

刁山君道：「刁某人請諸位到此，目的有二，一爲轉述茅大寶的供述，給諸位做明智的判斷；二爲『武林大元帥』之毀存與諸位談一談；刁某人以爲此事應與其父無關，而且茅兆霖一生行俠仗義，其維護武林安寧功不可沒，所以——」

楚飛鴻大聲道：「錯了，刁老莊主！茅兆霖縱子殺人，難逃教導不嚴之罪，這樣的人已不配再爲『武林大元帥』了！」

「對，茅兆霖不配担任『武林大元帥』了！」

「我們不再承認他爲武林盟主！」

「叫他交出武林兵符來！」

羣衆鼓噪了起來。

刁山君對此居然不怒反笑，怡然道：「茅兆霖配不配再爲『武林大元帥』，當然得由大家來決定，刁某人只希望諸位不要抹煞他一生的功勞而已！」

有人大叫道：「殺人償命，我們只要茅大寶償命，快叫他出來吧！」

「對，快叫他出來！」

「我們只要他自己償命，不要他老子償命！」

羣衆又鼓噪不休。

刁山君大聲道：「諸位稍安毋躁，且聽刁某人一言，茅大寶的事等下再解決，現在先來處理『武林大元帥』的問題，刁某人以爲國不可一日無君，武林中亦不可一日無盟主，如今先來推舉出一位盟主接任『武林大元帥』，然後方可辦事，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對！」

「有道理！」

「我們推舉刁老莊主接任『武林大元帥』！」

「不，我們推舉『金劍楚飛鴻』爲下一任盟主，只有他才够資格担任『武林大元帥』！」

羣衆忽然分成兩派，一派擁護刁山君，一派擁護楚飛鴻，雙方叫嚣不止！

刁山君微微一笑，大聲道：「諸位，刁某人無德無能，豈敢担當大任，只是盟主人選是否妥當，事關武林安危，諸位却也不可率爾操觚，將此重任交給一個來歷不明的人！」

金劍楚飛鴻一聽此言，長笑一聲道：「刁莊主，在下現在才明白你的企圖，原來你的目的是想乘火打刦，接替茅兆霖爲『武林大元帥』呀！」

刁山君老臉發赤，沉聲道：「楚飛鴻，你莫在老夫面前胡言亂語，老夫雖然無功於武林，但總比你這個來歷不明，嘩衆取寵的人來得强！」

金劍楚飛鴻哈哈狂笑道：「放屁！我爲所有被害者的親友求取公道，怎說是嘩衆取寵？你今天一再發言袒護殺人兇徒，難道像你這樣的人才够資格担任『武林大元帥』一職不成？」

刁山君大怒道：「胡說，老夫何曾袒護茅大寶？你再敢胡說八道，看老夫劈了你！」

金劍楚飛鴻大笑道：「要動武麼？好得很，在下久聞你刁山君的百步神拳天下無敵，今天既然碰上，正好領教領教！」

刁山君嘿嘿一笑道：「好，勝者爲王敗爲寇，咱們就在這裏一決雄雌！」

說畢，便從石壇上一躍而下，準備與金劍楚飛鴻做決定「江山」的一戰！

「且慢！」

寄塵長老一看場面亂得不像話，忍不住大喝一聲，跳上石壇，揚聲道：「諸位請靜一靜，先聽老衲一言！」

五台山的黃衣僧在武林中也相當有地位，大家一見他登壇發話，便靜止叫嚣吵鬧，而刁山君和楚飛鴻爲表現風度，也暫時按兵不動，等寄塵長老發言。

寄塵長老等到全場安靜下來，才開口緩緩說道：「今日此會，演變爲爭奪武林盟主一位，實出老衲意料之外，請恕老衲說句不客氣的話，今天在塲之人，沒有一人够資格推舉武林盟主，因爲當年茅施主之担任『武林大元帥』一職，乃是經過當今武林九大門派共同決議推薦的；換言之，今後誰得接任「武林大元帥』應由九大門派的掌門人開會決定，諸位沒有權利在此選舉『武林大元帥』！」

他的聲調緩慢而溫和，可是却句句中肯，擲地有聲，使得別有居心的刁山君和楚飛鴻聽了也爲之語塞！

羣衆中又有人大聲道：「爲甚麼九大門派才有權力推選盟主而我們就沒有？難道他們才是人，我們就不是？」

寄塵長老眉頭一鎖，合十道：「阿彌陀佛，這位施主所言差矣！九大門派乃當今鼎足於武林的名門大派，要推舉武林盟主，當然要由他們來推舉才算公允，而我們今天在塲之人，姑不論身份如何，只不過是千千萬萬武林同道中的一小部份，有甚麼資格能代表天下武林同道在此推舉盟主呢？」

「不管這許多，今天我們就推舉『金劍楚飛鴻』楚大俠爲武林盟主，誰要反對，我們不惜與之一戰！」

「不對，當今武林，唯茅兆霖與刁山君而已，我們竭誠擁護刁老莊主接任『武林大元帥』一位！」

兩派羣衆又開始起鬨，並且已壁壘分明，擁護刁山君的站在南面，擁護楚飛鴻的站在北面，雙方怒目而視，劍拔弓張，躍躍欲動！

擁護楚飛鴻的，都是他從山下帶來的人，而擁護刁山君的，竟都是龍虎山莊的人！

寄塵長老看清了情勢之後，面上不禁露出鄙夷之色，冷哼一聲道：「原來如此，老衲還以爲諸位是爲向茅大寶討取公道而來的呢！」

刁山君一看場面尷尬，忽然又跳上石

壇，大聲道：「諸位，推舉武林盟主一事，暫時按下不表，大家先來處理茅大寶殺人及竊取『珍珠寶塔』的事吧！」

羣衆聽了這話，立刻有不少人附和道：「對，先處置茅大寶再選武林盟主！」

「把茅大寶拉出來！」

「快把那個殺人兇徒拉出來！」

正吵鬧間，驀聞一聲長嘯如電而至，隨着聲音，一條人影掠至石壇之前，站定了脚步！

來的，正是茅大寶！

他神情威稜的面對着羣衆，沒有一絲畏怯之色，沉聲道：「諸位，你們今天要怎樣處置我茅玉麟，我絕不逃避，但是我要正告諸位一句話，我的父親仍然是『武林大元帥』，誰也無權取代他！」

羣衆一時爲其氣勢所懾，呆然不動。

金劍楚飛鴻冷笑道：「小子，今天你有勇氣面對大家，的確叫人佩服，不過你無端殺害了一百條性命，這個罪可饒恕不得！」

茅大寶聲色俱厲道：「要殺要剮，悉聽尊便，就只一句話——誰都不許侮辱家父！」

金劍楚飛鴻哈哈狂笑道：「瞧不出你小子倒有一片孝心，不過我告訴你，你父親是垮定了，他再也不是受人愛戴的『武林大元帥』啦！」

茅大寶厲聲道：「不，我爹乃仁人君子，胸懷磊落，一生行俠仗義，是一位頂天立地的人物，他永遠是個受人敬愛的武林盟主，而你們這些人，呸！都是一羣奸詐小人，你們想取代我爹！簡直做夢！」

金劍楚飛鴻大怒道：「好小子，你死到臨頭還敢出言無狀，看我來收拾你！」右手往腰上一探，一聲龍吟，金劍已然在手！

「殺死他！」

「殺死他！」

羣衆又叫嚣起來。

金劍楚飛鴻面上浮現一片冷酷笑容，一個字一個字說道：「茅大寶，你惡貫滿盈，今天該授首了！」

說着，仗劍欺上去！

茅大寶沒有動，也不準備還手，他已決心一死，以自己的性命，挽回父親的聲譽。

金劍楚飛鴻走到他面前，舉劍欲刺，嘿嘿冷笑道：「小子，你不動手麼？」

茅大寶道：「不，你刺過來便了！」

金劍楚飛鴻厲笑道：「好，血債血還，你納命來吧！」

話聲中，劍已對準茅大寶的心口刺過去！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忽聽「噹」然一响，楚飛鴻的金劍不知被甚麼東西打中，劍鋒歪向一旁，沒有刺中茅大寶。

金劍楚飛鴻面色遽變，不覺撤劍急退一步，厲聲道：「甚麼人？」

「我！」

一個不高不低的聲音，清清楚楚的傳入在場每個人的耳朶！

大家舉目張望時，一個長髮老人巳從人叢裏走出，走到了石壇之前。

大家愕然而視，因爲沒有一人認識這個老人，不知他是何方神聖？

金劍楚飛鴻面容一沉，怒喝道：「你是何人？」

老人沒有理他，一面從頭上抓下一頂假髮，一面向茅大寶笑道：「大寶，你聽我說：人不風流枉少年，你追求那項人鳳姑娘沒有甚麼不對，而你殺死的那一百個人，的的確確都是該殺該死的歹徒，雖然你的動機不純，但總算沒有殺錯人……」

說到此處，他的廬山眞面目已顯露出來！

茅大寶驚喜交集，眼淚奪眶而出，悲聲道：「爹！是你……」

原來，老人是「武林大元帥」茅兆霖喬裝的！

茅兆霖面上掛着慈祥和氣的笑容，說道：「不要害怕，我兒，爲父像你這樣年紀的時候，也一樣很荒唐，因此爲父一點都不怪你！」

他無視於强敵環立身側，繼續和兒子「談心」道：「過去，爲父對你是嚴厲了一些，那是因爲怕你誤入岐途，其實爲父早巳看出你的心理，你絕對不是一個爲非做歹的人！」

茅大寶淚流滿面道：「爹！」

茅兆霖笑道：「別哭，快擦乾你的眼淚，勇敢的面對一切——爲父說的是實話，你的行爲雖然幼稚可笑，但絕對沒錯，爲父拚掉『武林大元帥』不要也要支持你呢！」

茅大寶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喜極而泣的問道：「眞的麼？爹？」

茅兆霖點頭道：「眞的！這些年來，爲父由於承武林同道抬愛，被推舉爲武林盟主，行事便受到約束，此種情形，大違爲父之個性，常以不能快意恩仇爲苦，所以你別以爲爲父一片嚴肅，那是裝出來的——總而言之，我兒，你的所行所爲正對上了爲父的胃口！」

茅大寶激動地道：「可是，爹——」

茅兆霖搖手制止他說下去，伸手入懷掏出一只用紅布包着的四方型的東西，接着笑道：「爲父剛才說過了，拚着『武林大元帥』的頭銜不要也要支持你！現在你看——」

他將那東西拋給寄塵長老，正色道：「寄塵長老，這是『武林兵符』，請接受茅某人的委託，將此物交給九大門派的掌門人，請他們另立『武林大元帥』，說茅某人不幹了！」

寄塵長老接住了「武林兵符」，神色愕愕地道：「茅盟主，這……」

茅兆霖搖頭道：「從現在起，我茅兆霖巳不是『武林大元帥』了。今天要帶兒子離開此地，誰敢阻攔，我就殺人！」

轉對茅大寶又道：「大寶，隨爲父衝出去，誰要阻攔，出手不必留情！」

茅大寶破涕爲笑道：「好啊！」

他胸中的鬱悶巳然一掃而光，變得精神百倍，猶如脫胎換骨的一個新人！

金劍楚飛鴻一聽他們父子要走，立刻一横金劍，攔住去路，大叫道：「諸位，你們都看見了，茅兆霖原來就是這副嘴臉，大家一起動手，把他們父子剁爲肉醬，替那些被害者報仇！」

「好呀！大家一起上！」

「殺死他們父子！殺死他們父子！」

金劍楚飛鴻帶來的三百人，紛紛撤出兵器，佈出圍殲的陣勢！

百步神拳刁山君及龍虎山莊的人沒有任何行動，好像要袖手旁觀，坐山觀虎鬥呢！

寄塵，惠光，智光三長老已看出楚飛鴻和刁山君都懷私心，頗不齒其行徑，但因茅大寶竊走了他們貞容院的「珍珠寶塔」，他們也是受害者，實在沒有理由反過來帮助他們父子，因此也站着沒有任何表示。

茅兆霖目光如刀盯着金劍楚飛鴻，冷冷一笑道：「楚飛鴻，昨天你在山下露一手，茅某人看見了，的確是百年罕見的絕世之技。不過非常奇怪，你這位『金劍楚飛鴻』在此之前名不見經傳，因此茅某人現在要請問：你和那『南山隱豹項若愚』是何關係？」

金劍楚飛鴻哈哈大笑道：「茅兆霖，你太誇奬了，我楚飛鴻這等技藝實在算不了甚麼，武林中如我楚飛鴻者正不知凡幾！至於你問我與『南山隱豹項若愚』的關係，我實在聽不懂你在說甚麼，我根本不認識『南山隱豹項若愚』其人，你這樣把我和『南山隱豹』扯在一起，足見你茅兆霖老奸巨猾，居心可惡！好在在場的武林朋友都不會相信你的鬼話！」

說罷，仰天狂笑！

茅兆霖回對茅大寶悄聲問道：「大寶，你仔細看看，他像不像『南山隱豹項若愚』？」

茅大寶道：「年齡和身材頗爲相似，只是面貌完全不同。」

茅兆霖笑道：「好，這件事以後再好好追查，現在你聽我說，你記不記得你十歲那年，爲父曾帶你到江西來玩？」

茅大寶點頭道：「記得。」

茅兆霖道：「那時我們曾去拜訪一位朋友，他家住何處，你還記得麼？」

茅大寶道：「記得。」

茅兆霖道：「那麼，我們在那地方見面！」

茅大寶道：「爹是說……」

茅兆霖笑道：「你看，我們父子今天面對着這麼多的敵人，當然無法手牽手離開此地——你了解爲父的意思麼？」

茅大寶點點頭。

茅兆霖問道：「你的劍呢？」

茅大寶道：「在鶯鶯燕燕那裏，她們就在這莊上，我命令她們不要生事。」

茅兆霖「唔」了一聲，轉對雲中龍曹守鋒道：「曹莊主，你能不能借一把劍給我兒子？我兒子赤手空拳對着這麼多人，好像太不公平吧？」

雲中龍曹守鋒轉頭去看百步神拳刁山君，看到刁山君微微頷首，便命一個部下遞上一把長劍給茅大寶。

茅兆霖自己有一把長劍，他將長劍拔出，又向兒子笑道：「記住，我兒，出手不必留情，因爲今天的對手個個都要你的命，而你是我們茅家承繼香烟的人，知道麼？」

茅大寶點頭道：「知道！」

茅兆霖道：「那麼，衝呀！」

這句話一出口，他的劍已如一條銀龍，猛可向金劍楚飛鴻吐了過去。

金劍楚飛鴻大笑一聲，金劍一抬，震開了茅兆霖的長劍，隨之絕招迸發，倏忽之間，反向茅兆霖攻出三劍……

茅大寶在父親發動攻擊時，也立刻振劍攻出，他的目的只要突圍而出，但在二百餘人的包圍之下，也很不容易逃出去。

他剛一動手，就有四個人從四個方向撲到他身邊，這四個人顯然有計劃的，而且都不是泛泛之輩，一上來便殺着連施！

茅大寶當然也不客氣，使出家傳絕學『密宗八祖七十二式』，劍如流星並飛，與對方四人全力拚鬥起來。

他們茅家的「密宗八祖七十二式」乃百年前得自一位從西域來的神僧的傳授，後來再經茅兆霖的父親的鑽研，又修改了一些招式，威力更是不同凡响，茅家便以此技稱雄武林，其威力自是不同凡响。

劍法一經施展，勢如千百條鯉魚飛躍在空中，但見魚鱗片片，翻滾生輝，令人無法逼近！

那四個來歷不明的武林高手攻勢頓時受挫，只能在一旁採取游擊，幾乎攻不進一招。

茅大寶看見父親與金劍楚飛鴻的搏鬥也佔了上風，便決定遵從父親的指示突圍而出，當下大喝一聲，長劍如大刀猛舞了幾下，迫退面前的兩個敵人，緊接着一頓雙足，向外撲了出去。

「那裏走！」

人叢裏有人喝叱一聲，飛出一個人，在空中截住茅大寶，揮刀猛砍！

這人是個白髮老人，右手單刀，左手盾牌，身手矯健異常，又是一個出類拔萃的高手！

茅大寶空中長劍一揚，迎着白髮老人的單刀格去！

「錚」然一聲銳响，雙方都被撞擊得向後飛去，圍攻茅大寶的四個武林高手，便乘此機會刀劍齊出，向茅大寶的背心刺去！

「大寶小心！」

茅兆霖大叫聲中，人似一陣狂風捲了過來。

長劍劃起一道長虹，由四個武林高手的頸上抹過——

四顆人頭，頓時拖着血雨飛上空中！

「啊！」

衆人一看茅兆霖一劍殺四人，勇若天神，不覺失聲驚叫起來！

「啊呀！」

突然一聲慘叫响起。

這一聲慘叫，却是出自茅兆霖之口。

原來當他一劍擊殺四個武林高手之際，金劍楚飛鴻也已追踪趕至，悄然一劍刺入了茅兆霖的背心！

茅大寶發現父親中劍，震駭欲絕，悲呼一聲「爹！」，就瘋狂的向金劍楚飛鴻撲去，奮不顧身的連續運劍攻出，企圖將殺父仇人立斃劍下！

但人在極度悲憤中，出招已無章法，金劍楚飛鴻沉着的封擋他數劍之後，猛可一脚踹出，這一脚正好踢中了茅大寶的心口！

於是，茅大寶只覺眼前一黑，以後的事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 × ×

醒來的時候，茅大寶發現自己躺在一個黑呼呼的山洞中，隱約看見數尺外坐着一個人。

他以爲自己已經死了，但對於自己的死他並不傷心，倒是腦中閃起父親慘死的景像時，他頓時失聲痛哭起來。

「不要哭，小娃娃，還沒有脫離險境呢！」

好熟悉的聲音！

茅大寶不禁一怔，停止痛哭，問道：「你是何人？」

坐在數尺外的那個人答道：「臭頭和尚。」

茅大寶心頭動了一下，驚愕的問道：「你是臭頭和尚？我……我沒死麼？」

臭頭和尚答道：「沒有，貧僧費了一番力氣把你從亂軍之中救了出來。」

茅大寶淚如雨下道：「大師爲何要救我？」

臭頭和尚道：「爲何不要救你？」

茅大寶道：「活着太痛苦。」

臭頭和尚道：「胡說，人雖生在苦海中，但仍然要活下去！」

茅大寶坐了起來，道：「家父怎麼樣了？」

臭頭和尚微微一嘆道：「令尊已不幸遇害，他爲救你而死，所以你非活下去不可。」

茅大寶又哭了起來。

臭頭和尚道：「不要哭，此處是龍虎山的西麓，距離虎山莊不算遠。」

茅大寶一聽，只好强忍着悲痛之情，說道：「大師，弟子罪孽深重，你帶我走吧！」

臭頭和尚道：「又胡說了，你這個風流哥兒塵緣太重，非我佛門中人。」

茅大寶悲戚道：「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臭頭和尚道：「人有善惡二性，這個世界也就有和平也有爭鬥，爭鬥可帶來和平，和平又蘊蓄另一次爭鬥，如此循環不息，永無止日——武林巳安寧了好幾十年，現在又是一場浩刦來臨，你必須去平息它。」

茅大寶道：「這場浩刦是我引起的，我該死。」

臭頭和尚道：「不對，南山隱豹項若愚野心勃勃，欲取令尊的地位而代之，這場浩刦是他製造出來的。」

茅大寶道：「他是何人？」

臭頭和尚道：「貧僧的師弟。」

茅大寶一呆，兩眼繼之大睜，駭然道：「是大師你的師弟？」

臭頭和尚點點頭道：「是的，貧僧早年曾去西方潛研佛理，拜西域一位長者爲師，那位長者不僅佛學高超，也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貧僧學成回到中原時，我師又收了一個由中原去的青年爲徒，他姓楚名飛鴻。」

茅大寶激動地道：「南山隱豹項若愚便是他？」

臭頭和尚道：「不錯，就是他。」

茅大寶道：「大師既知道他是——」

臭頭和尚截口道：「不，貧僧起初並不知道，甚至我們師兄弟到現在還沒有見過面，貧僧有一天偶然發現他在練劍，才知道他是貧僧的師弟。」

茅大寶道：「這話怎麼說？」

臭頭和尚道：「貧僧回到中原二十年後，又去了一趟西方，我師告訴貧僧他收了一個叫楚飛鴻的徒弟，並說他發現其品行不太好，故巳遣其返回中原，囑貧僧注意他的行爲，貧僧再返中原找了很久都沒找到他，直到去年才知道他化名南山隱豹項若愚。」

茅大寶道：「大師認爲以他之行爲，不該死？」

臭頭和尚道：「貧僧是出家之人，殺人之事非貧僧所可爲。」

茅大寶道：「大師能不能將他所做所爲公諸於世？」

臭頭和尚道：「當然可以，不過現在效果不大，肯相信的人不會太多。」

「爲甚麼呢？」

「今天上午貧僧將你救離龍虎山莊時，百步神拳刁山君巳與楚飛鴻動上了手，他們兩人動手的原因乃爲爭奪接任『武林大元帥』一位，如貧僧料得不差，刁山君將會死在楚飛鴻的劍下，『武林兵符』將會落入楚飛鴻之手，並且龍虎山莊的人將被楚飛鴻的手下所殲滅，如此一來，楚飛鴻可以編造出各種謊言欺騙天下各派武林人士，然後登上『武林大元帥』的寶座，到那時候，貧僧的話又有誰肯相信呢？」

「沒有辦法制止他？」

「有。」

「請大師明示。」

「你去聯合五台山的那三位長老，與他們一起行動，將楚飛鴻手裏的『珍珠寶塔』及『武林兵符』竊取回來，那樣一來，由那三位長老出面向九大門派說明經過情形，大家才肯相信。」

「那三位長老目前何在？」

「不知道，就怕他們也在龍虎山莊遇害了，不過，目前有一人可以帮助你找到楚飛鴻的住處……」

「誰？」

「他在這山洞中，你拿這一盞燈籠進去，一看便知。」

臭頭和尚說到這裏時，巳將一盞燈籠點亮，交到茅大寶手上，茅大寶提高燈籠一照，才發現這座山洞很大，裏面還有很深的洞道，他當即提燈走入，行入約十幾丈深，但見洞道盡處，是一間寬大的洞密，洞頂垂掛着一條條的鐘乳石，千奇百怪，非常奇特。

茅大寶提燈四下一照，赫然發現東面洞窟的一處角落裏，坐着一個姑娘。

她垂首坐着，似乎不敢和茅大寶見面。茅大寶一見之下，心弦大大一震，失聲道：「是妳——項人鳳？」

臭頭和尚的聲音在他身後响起：「貧僧偶然在路上遇見她，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就顧不得甚麼出家人的戒律，把她帶到這裏來了。」

茅大寶情緒激動萬分，一時反而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這個姑娘，這個美賽天仙般的姑娘，他對她夢寐以求，爲她付出了一切，爲她而闖下滔天大禍，最後因她而身敗名裂。

現在，這個姑娘就在他眼前。

他該怎麼來處置他呢？

他心情好亂好亂！

終於，他開口了，冷冷的開口道：「楚姑娘，妳抬起頭來。」

項人鳳垂首默然！

茅大寶厲聲道：「把頭抬起來！」

項人鳳身子震動了一下，慢慢的仰起玉臉，表情惶恐不安。

茅大寶憤怒的瞪視着她，咬牙切齒道：「我茅大寶總算得到了一個教訓，可是我眞不明白，像妳這樣冰清玉潔的一個姑娘，爲甚麼要自暴自棄？爲甚麼不覺得害人是不對的？爲甚麼？爲甚麼？……」

他一聲比一聲大，一聲比一聲淒厲，嚇得項人鳳臉色都白了。

「妳說話呀，楚姑娘！」

他悲憤的戟指她厲吼：「妳是一個姑娘，妳所要得到的是甚麼？妳說，妳！」

項人鳳終於迸出了一句話，帶着哭聲道：「我根本不是他的女兒。」

茅大寶怔住，驚呆了老半天，才詫聲道：「妳，不是楚飛鴻的女兒？」

項人鳳淚流滿面道：「不是，我只是他的女弟子之一……」

臭頭和尚也感意外，插口問道：「妳這話屬實？」

項人鳳道：「是的，我的眞姓名叫狄明珠，是他十二女弟子之一。」

臭頭和尚吃驚道：「他竟有這麼多的女弟子？」

狄明珠道：「名義上雖是女弟子，可是……可是……」

臭頭和尚道 「好啦，妳不用說下去了，貧僧早就看出他是一隻老淫蟲。」

茅大寶問道：「妳們如何成爲他的女弟子？」

狄明珠道：「十年前，他從各地把我們十二人擄去六盤山，那時我們都還是七八歲的小女孩，想逃也逃不了，後來……後來由於他待我們不錯，給我們吃好的穿好，又傳授我們武功，因此我們都不再想家了，而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茅大寶道：「今天龍虎山莊發生衝突的時候，妳在不在場？」

狄明珠道：「不在，我是在趕去龍虎山莊的時候，落入這位大師手裏的。」

臭頭和尚接口道：「她說的不錯，貧僧將你帶到這山洞後，又想到回龍虎山莊看看，不想却在路上碰上了她，因此就將她帶來了。」

茅大寶道：「狄明珠，我再問你，楚飛鴻利用你來引誘我，又騙我去竊取『珍珠寶塔』，其目的是否在打擊家父聲譽，進而取家父之地位而代之？」

狄明珠沉默了片刻，才說道：「茅公子，你如果已經明白，就不要再問我，我不會回答你這些問題的。」

茅大寶怒道：「爲甚麼？」

狄明珠道：「因爲我如回答你的問題，楚飛鴻會殺了我的。」

茅大寶臉色一沉道：「妳非要回答不可。」

狄明珠搖搖頭。

茅大寶暴怒道：「妳怕被楚飛鴻所殺，難道就不怕被我所殺麼？」

狄明珠默然不語。

茅大寶厲聲道：「妳快說，否則我就殺了你。」

狄明珠道：「你動手便了。」

茅大寶大怒道：「妳以爲我不敢？」

狄明珠道：「楚飛鴻警告過我們，如我們舉發他的罪狀，他不僅要殺死我們，還要殺死我們的父母……」

說着，又哭了起來。

臭頭和尚道：「狄姑娘，要是貧僧保證妳的父母不會被楚飛鴻所殺呢，妳肯說麼？」

狄明珠道：「靠不住。」

臭頭和尚道：「怎說靠不住呢？」

狄明珠道：「楚飛鴻是個很可怕的人，他說得出做得到。」

臭頭和尚道：「狄姑娘妳錯了，楚飛鴻不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妳只要——」

狄明珠忽然痛苦的叫道：「你們已經知道了的事，爲什麼還要逼我說出來？求求你們不要逼我好不好？」

臭頭和尚道：「我們希望妳當衆說出楚飛鴻設計陷害茅小施主的始末，並說出楚飛鴻藏放『珍珠寶塔』的地方，這樣才能使茅家的名譽恢復。」

狄明珠一怔道：「當衆說出？」

臭頭和尚道：「是的，楚飛鴻如想登上『武林大元帥』的寶座，至少還得與九大門派的掌門人見面一次，我們希望妳在那時候擧發楚飛鴻的罪狀。」

狄明珠臉色蒼白，顫聲道：「不，不，不，我不能這樣做，絕對不能。」

臭頭和尚道：「妳別害怕，要是你怕連累妳父母，妳可將你父母的住址告訴貧僧，貧僧立刻去將你父母遷往安全地點，保證不會出事。」

狄明珠仍表示不可靠的搖搖頭。

臭頭和尚道：「狄姑娘，這是妳脫離魔掌洗心革面的機會，妳不要麼？」

狄明珠仍沉默着，看她表情，一點都不動心。

茅大寶忽然長嘆一聲道：「大師，不用再勸了，算我茅大寶瞎了眼，居然把一個自甘墮落的女人看成冰清玉潔的姑娘，可笑啊可笑。」

他激動的戟指狄明珠，一個字一個字道：「狄明珠，妳滾，我不要再見妳！」

狄明珠神色一動，道：「你要放我走麼？」

茅大寶喝道：「滾！滾！滾！」

狄明珠轉身對臭頭和尚道：「大師，他已答應放我走了，請你解開我的穴道好麼？」

臭頭和尚道：「茅小施主，這個狄姑娘是你爲令尊及自己洗清罪狀的唯一證人，怎可放他走？」

茅大寶嘆道：「算了，她不是元兇主犯，既然她不肯說，還留她幹麼？」

臭頭和尚道：「貧僧再勸勸她看。」

茅大寶道：「不，我不要再看她一眼，讓她走，叫她滾得遠遠的！」

臭頭和尚道：「放了她，你如何對付楚飛鴻？」

茅大寶道：「用我這條命！」

臭頭和尚道：「這……」

茅大寶慘然一笑道：「大師，請放她走吧，我茅大寶一直糊裏糊塗，以爲女人是世間最聖潔可愛之者，今天總算明白過來了，我不要再看到她，再多看她一眼，我會忍不住殺了她的。」

臭頭和尚嘆了口氣，便走去狄明珠身邊，用衣袖輕輕在她腰上拂了一下，說道：「狄姑娘，妳去吧，今後爲善爲惡，全在你一念之間。」

狄明珠穴道一解，隨即起身低着頭匆匆走出小山洞去了。

× × ×

消息漸漸傳開了，當日龍虎山莊的結果是這樣的：金劍楚飛鴻從寄塵長老手裏搶得了「武林兵符」，百步神拳刁山君不服，兩人大打出手，結果金劍楚飛鴻技高一着，百步神拳刁山君喪命其劍下，其子刁天英於突圍時，也被圍毆而死……

然後不久，江湖上又開始傳出金劍楚飛鴻邀請九大門派掌門人前往六盤山聚會，說是要共商「武林大元帥」的繼任人選，但一般猜測金劍楚飛鴻是要逼迫九大門派的掌門人承認他爲「武林大元帥」，因此屆時將有一場好戲云云。

× × ×

六盤山，在甘肅固原縣西南，山路險仄，曲折峻阻，盤旋而上。

直到金劍楚飛鴻殺死茅兆霖之後，大家這才知道六盤山上有一座「劍宮」！

劍宮建築雄偉壯觀，雕樑畫棟，金碧輝煌，對於一個武林人說，這樣的建築是史無前例的，已具見其領袖武林的野心！

九月一日，九大門派的掌門人齊臨劍宮，使得六盤山突然熱鬧了起來。

九大門派是少林，武當，華山，崑崙，崆峒，青城，形意，太極及峨嵋！

當年，他們一致推擧茅兆霖爲「武林大元帥」，因此現在誰想登上「武林大元帥」的寶座，必須得到他們九人的同意！

金劍楚飛鴻想坐上「武林大元帥」的寶座，所以他將他們九人邀請來了。

爲此，金劍楚飛鴻特在劍宮的大門內建蓋一座美侖美奐的迎賓樓。

當九位掌門人抵達劍宮時，他們隨即被迎入迎賓樓，受到非常親切的招待。

但是九位掌門人個個神情嚴峻，沒有一點和善之色。當中的少林掌門至慈上人於坐定之後，立刻開口問道：「楚飛鴻施主何在？」

接待他們的劍宮總管恭恭敬敬的答道：「上人稍候片刻，敝主人馬上就到。」

剛剛獻茶一畢，金劍楚飛鴻就上樓來了，他面上堆滿笑容，連連向九位掌門人抱拳道：「迎接來遲，恕罪恕罪。」

九位掌門人沒有起身，只點頭還禮。

金劍楚飛鴻在主人位上坐下，笑容滿面道：「九位掌門人今日大駕光臨敝宮，實是楚某人畢生之榮幸，楚某人先在此謝過。」說畢，又連連抱拳。

少林掌門至慈上人冷冷道：「其實楚施主即使不邀請我們來我們也要來的。」

楚飛鴻笑道：「是是！是是……」

至慈上人神情冷峻地道：「楚施主，你殺了『武林大元帥』茅兆霖是不是？」

楚飛鴻道：「是的，茅兆霖縱子爲惡，其子茅大寶無故連殺一百條性命，後又竊取五台山眞容院的鎭山之寶『珍珠寶塔』，此等罪行，人神共指，而茅兆霖非但不嚴懲其子之行爲，反而一意護短，那天在龍虎山莊竟公然宣稱要與天下爲敵，楚某人氣憤不過，才把他殺了。」

至慈上人道：「還殺了『百步神拳』刁山君父子？」

楚飛鴻道：「是的，刁山君混水摸魚，竟稱他將取茅兆霖的地位而代之，並欲從寄塵長老手裏奪取『武林兵符』，楚某人看不過去，數說了他兩句，不料他竟惡言相向，驕狂自大，因此楚某人乃被迫與他動武，所幸楚某人得天人之助，才將他們父子梟雄斃於劍下，爲武林除大害。」

至慈上人冷笑道：「楚施主眞會說話，那麼貧僧再請教：荊南山豹莊那位『南山隱豹項若愚』爲何許人？」

楚飛鴻搖頭道：「不知道，其實楚某人認爲根本沒有甚麼『南山隱豹項若愚』其人，此完全是茅大寶向壁虛構之者，目的只爲推諉其罪行而已。」

至慈上人面上冷笑更濃，緩緩說道：「可是貧僧來此之前，曾去荊南山看過，那地方確有一座莊院，它證明當初確有一個人化名項若愚在那裏欺騙茅大寶，後來欺騙目的達到，他即遁跡無踪。」

楚飛鴻道：「荊南山有一座莊院，它能證明就是茅大寶所說的豹莊麼？」

至慈上人道：「貧僧曾打聽過，當地居民均稱它是豹莊不錯。」

楚飛鴻道：「如此看來，果然有人化名欺騙茅大寶，上人認爲那人是誰呢？」

至慈上人冷笑道：「一個野心勃勃的人。」

楚飛鴻目光烱烱的盯住他，追問道：「他是何人？」

至慈上人道：「楚施主應該能回答貧僧這個問題吧？」

楚飛鴻道：「上人此言差矣，楚某人既非神仙，怎能知道那項若愚是誰？」

至慈上人冷笑一聲道：「貧僧九人來此之前，已得到一個結論，雖然我們尚無證據，但已心裏有數了。」

楚飛鴻道：「上人這句話楚某人聽不懂，請明白賜告如何？」

至慈上人道：「楚施主請先回答貧僧一個問題，楚施主是否有意繼承茅兆霖之位？」

楚飛鴻道：「楚某人本無此意，全是武林朋友對楚某人的錯愛，爲了這件事，楚某人所以才特地邀請九位掌門人到此談談。」

語聲微頓，接着反問道：「諸位對此有何意見？」

至慈上人道：「甚麼意見？」

楚飛鴻笑道：「國不可一日無君，武林不可一日無盟主，如今有甚多武林朋友意欲推擧楚某人接『武林大元帥』一位，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至慈上人道：「要是我們不同意？」

楚飛鴻道：「那麼，就請掌門人推擧出一位人選，讓楚某人同他領教領教。」

至慈上人聽他口氣強悍狂妄，不禁心中有氣，冷笑道：「楚施主，一個人立身世上，所憑藉的可不只武功一道，品德更在其上，你武功雖然出衆，但品德呢？」

楚飛鴻哈哈大笑，道：「好！掌門人既然這麼說，便請例擧出楚某人作姦犯科的證據！」

至慈上人沉容道：「施主品德如何，你心自知，何須例舉證據來？」

楚飛鴻突然一沉臉，怒道：「上人無的放矢，今天若舉不出證據來，可別怪楚某人要向你討個公道了。」

至慈上人轉對其餘八位掌門人道：「諸位掌門人高見如何？」

武當掌門人拂塵一揮，嚴正地道：「現在貧道已明白茅大寶確是中了人家詭計，茅兆霖死得好慘。」

華山掌門人接口道：「上人，該怎麼行動，我們聽你的。」

至慈上人道：「好，是非已分明，再逞口舌無益——楚施主，現在請將『武林兵符』及『珍珠寶塔』交出來吧。」

楚飛鴻道：「楚某人只從寄塵長老手裏取得『武林兵符』，沒有甚麼『珍珠寶塔』。」

至慈上人道：「那麼，就請交出『武林兵符』。」

楚飛鴻道：「交出之後，上人打算怎樣？」

至慈上人道：「召開武林大會，以公平合理的方式推舉出一位新的『武林大元帥』。」

楚飛鴻目光閃了閃忽然微微一笑道：「好，楚某人倒要看看誰够資格接掌『武林兵符』——諸位稍坐片刻，待楚某人去將『武林兵符』取來。」說畢站了起來。

就在此時，劍宮總管匆匆進入迎賓樓，向他附耳說了一句話。

楚飛鴻面色一變，悍笑道：「哼，這倒眞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接着一揮手道：「請他們上來。」

劍宮總管應了一聲「是！」即匆匆下樓而去！

楚飛鴻笑了一笑，道：「報告諸位一個消息，茅大寶和那個好管閒事的臭頭和尚到了。」

至慈上人道：「茅小施主既敢到這裏來，足見其理直氣壯。」

楚飛鴻哈哈狂笑道：「依我看不是理直氣壯，只不過他還有一點孝心，想爲其父報仇罷了。」

至慈上人道：「這也是應該的。」

正說着，茅大寶和臭頭和尚已被引上迎賓樓來了，在座的九位掌門人對臭頭和尚都很敬重，一齊起身拱手與他寒暄。

臭頭和尚還禮不迭，哈哈笑道：「諸位掌門人別多禮，大家坐下好說話。」

於是，大家重新坐下來。

臭頭和尚笑道：「上人，你們談得怎麼樣了？」

至慈上人合十答道：「楚施主已答應交出『武林兵符』，並同意召開武林大會，以公平合理的方式推舉一位新『武林大元帥』。」

臭頭和尚似感意外，轉對楚飛鴻詫異的問道：「眞的麼？」

楚飛鴻點頭道：「不錯，諸位稍候，楚某人這就去取『武林兵符』來。」

說着，起身下樓而去！

茅大寶怕他乘機逃走，立刻便要跟下，臭頭和尚拉住了他，低聲道：「稍安毋燥，看看再說。」茅大寶只得又坐下來！

這時，迎賓樓上就只九位掌門人和臭頭和尚，茅大寶十一人，楚飛鴻的人沒有一個在場，茅大寶心中忽然似有不祥之感，開口道：「他把我們留在這樓上，恐怕有甚麼詭計吧？」

臭頭和尚也有同感，神情變得嚴肅起來，道：「情形的確有異，大家小心提防。」說畢，起身趨至樓窗前，向外眺望。

茅大寶和九位掌門人也起身趨至樓窗口，只見迎賓樓四周靜悄悄的不見一人走動，至慈上人眉頭一皺道：「奇怪，爲何不見一人？」一語甫畢，忽見從劍宮內奔出一個女子大叫道：「你們快出來，迎賓樓要炸了。」她，竟然是曾化名爲項人鳳的狄明珠！

在迎賓樓上的十一人一聽此言，都大吃一驚，不約而同的急從樓窗躍出，似一羣飛燕疾掠而下。

幾乎就在他們十一人飛掠落到地面上之際，一聲「轟！」然巨響已在迎賓樓中響起，緊接着是一股强猛無比的暴風勢如巨浪湧至，將他們十一人一齊震倒地上！

等到他們回頭看時，整座迎賓樓已消失，一大片斷木碎片正從空中如雨而下。

茅大寶一眼瞥見狄明珠倒在地上，身上有血流出，連忙起身奔過去。

一看之下，不由得心頭一沉！

原來，狄明珠被一片碎木射中腹部，傷勢極重，看來已難有生望了。

茅大寶在她身邊蹲下，神情激動地道：「狄姑娘，妳……」

狄明珠臉上竟無痛苦之色，反而流露出一絲笑容，說道：「我刺了他一劍，我出其不意刺了他一劍。」

茅大寶驚愕道：「楚飛鴻？」

狄明珠笑道：「是的，他準備把你們炸死在迎賓樓上，我……我忽然覺得應該採取行動了，茅公子，我……我知道你曾經眞情待我，可……可惜……可惜我們相見太晚……」

茅大寶感動地道：「狄明珠，妳爲甚麼要這樣？」

狄明珠道：「我要報答你，因你曾經愛過我，雖然……雖然我不配你愛，但……我和其他的姑娘一樣，多麼希望有人喜歡……」說到這裏，她的眼淚掉下來了。

茅大寶道：「狄姑娘，我很抱歉那天罵了妳。」

狄明珠道：「不，你罵得對，我是該罵的，我心裏是知道是非正邪的，可是……我不敢背叛他，我一直……一直生活在他的控制之下……」

她的臉色漸漸蒼白，說話愈來愈有氣無力了：「武林……兵符和珍……珍珠寶塔藏在他……他房中的一個……一個鐵箱裏，你可以去找出來。」

這時，臭頭和尚和九位掌門人都圍在一邊看着，他們對於她的突然棄暗投明均甚感動，但看到她受傷情形都搖頭嘆息！

茅大寶拉住臭頭和尚道：「大師，請您救救她！請您救救她好麼？」

臭頭和尚搖搖頭，嘆道：「她傷得太重，縱然華陀再世，也難使她……」

狄明珠忽然慘笑道：「茅公子，我有個……有個要求……」

茅大寶道：「好，妳說。」

狄明珠道：「你……你……你能不能抱抱我？」

茅大寶立刻將她抱入懷中，緊緊的抱住，道：「明珠，妳嫁給我，好麼？」

「不。」說了這句話後，她就閉上了眼睛，帶着一絲幸福的微笑去了！

× × ×

楚飛鴻的屍體被發現躺在大廳上，一柄長劍從他背心刺入，深及內臟。

樹倒猢猻散，臭頭和尚和九位掌門人進入劍宮時，楚飛鴻的部下已逃掉了十之七八，剩下的都是不會武功的下人。九位掌門人在楚飛鴻的房內找出了「武林兵符」和「珍珠寶塔」，案情至此水落石出。

茅大寶一直抱着狄明珠，抱着她走出劍宮，走下六盤山，走上他自己的路……

—全文完—

王征南獨戰四金剛

小雲

中國的功夫，最低限度也可以分做硬功以及內功，內功亦稱內家拳，據說宋代已經有內家拳出現，最有名氣的就是張三丰，張三丰是武當山的道士，宋徽宗認爲他有驚人的道術，派人召見，張三丰在途中給盗賊包圍，無法突圍而出，夢中給元帝教授拳脚，醒來的時候，就起而殺賊，一個人殺了百多個人，後來上京。由他開始就有所謂內家拳。

這種拳脚相當古怪，既然練習內功，却又有拳打脚踢的形式，等於內外兼顧，張三丰之後有許多門人，最出名的就是王宗，後來到了嘉靖年間，張松溪最爲出色，他有幾個門徒，最有名氣的是單思南，後來單思南告老返家，認爲精微所在的一些拳法，不願隨便教授別人，後來王征南渴望得到這種拳脚，住在他的樓上，鑽穴偸窺，然後得到一些梗概。

當時單思南的兒子與別人毆打，身受重傷，單思南感慨不已，正征南聽到這種轉變，索性把一些銀器以及古玩登門拜訪，奉送給單思南，作爲學習拳脚的禮物，加上了他偸窺多年，亦頗有心得，單思南覺得此人相當誠懇，於是把內家拳傳授給他。

直到現在，如果有人學習內家拳，俱是把王征南看做祖師，更遠的年代究竟有沒有人的拳脚勝過王征南呢？那就不得而知了。至於王征南，本人非常機警，他得到內家拳的眞傳之後，絕不輕易把它施展出來，除非萬不得已，然後靠他所學的絕招解圍。

他曾經在夜間行走，經過關卡的時候，給守兵抓住，以爲他是匪徒，把他的一雙手縛在走廊的石柱上面，而且有十多人看守，那些人以爲他無法逃脫，加上了冬夜天寒，飲酒取暖，王征南乘着各人不覺察，暗中把一條腿在地上撥來一些細碎的瓦片，然後俯下，用手指抓起瓦片，自行割斷手上的繩索，然後逃走。

當時看守的十多人發覺，傾全力追逐，都給王征南擊退，後來數十人圍攻，都無法把他抓住，王征南走了一程，因爲不識道路，在田間迷途，看守田野的人，以爲他是盜賊，集衆圍攻，仍然沒法打贏他，那一晚王征南爲時勢所迫，眞的一人擊敗一百幾十人。

王征南曾經在黃昏的時候行走，給營兵拔刀追殺，他施展空手奪白刄的絕招，十多個兵士仆落，他把所有的刀投入井內，然後逃去。

由此可見他不但拳脚精通，兵器方面也是懂得使用的。王征南擅長點穴之技，有一幅圖叫做銅人圖，在銅人圖上面註明某些穴道，一拳打去，可以使人打暈，或者變成聾啞，王征南在這方面很有研究，故此，他跟一個高手過招的時候，很少殺傷對方，只是擊中對方的穴道，便可取勝，如果對方的人數太多，他就橫衝直撞，以拳脚出擊，有時施展好像摔角似的招式，把對方逐個抛跌，可見他的功夫屬於多方面的。

王征南曾經做過總兵官，後來他已經年老，便告退歸田，靠耕種爲生。有一天，他入營拜訪朋友，那個朋友跟營中的拳脚教練講述武藝，談及王征南擅長內家拳，那個教練向他瞪了一眼，纏住他要交手試試，王征南再三婉拒，仍然無法謝絕，後來對方迫得太兇，王征南不得已的應戰，一經交手，那個拳脚教練就給他抛開丈多遠，他不服氣，站起來再鬥，又再抛跌，血流滿面，這才跪拜，懇求王征南收他爲徒。

王征南擅長以小敵大，以弱敵强，曾經在一座禪院之內跟綽號四大金剛的和尙搏鬥，四個人的體型粗壯，看來他很渺小，殊不料一經交手，他就從四個金剛之間穿過，有時發拳有時踢脚，三幾個回合就把四大金剛擊倒，可見他擅長推手，另一方面，打鬥時他也起脚飛踢的。

這一派的拳術，有時以柔制剛，有時突然用飛躍的脚法出擊，並無一定，不管怎樣，內家拳現時差不多失傳了，雖然有人苦練，却沒有一個人的武功超過王征南之上，那是很可惜的。

有些人以爲王征南擅長的內家拳等於太極拳，並非如此，王征南最擅長的是「打穴」，打穴跟點穴微有不同，可惜這一派武功失傳已久，至今遺留下來的只是若干普通拳脚，例如額角的太陽穴，用插捶一擊，打中就暈倒，此外，眉心以及咽喉等處，也是不堪一擊的，人所共知的只有十多個大穴，至於王征南，却有三十六個死穴，和七十二個生穴，合共一百零八個穴，分別出擊，一招便可獲勝，顯然是他研究得比較深入了。這種拳脚失傳，實在可惜之至。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粉紅色的色狼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方偵探社的成員陳秀蓮等人繼續追尋一個叫向立華的男子，她們認爲向立華才是眞正是粉紅色的色狼，雖然警方證實兇手已死，但眞正緝兇的工作仍在活動，她們在書店中探到一些狼踪的消息，同時由十幾名受害者的情况，把分析兇手活動範圍縮小至中區一帶，另一方面，倫敦兩名私家偵探白朗和李查遜也在追尋向立華的踪迹，……在不少人參加梅思禮博士的葬禮中，陳秀蓮等人也化裝前去參加，在那裏她巧遇了聶大夫，而更奇的是連向立華也在場，聶大夫爲他們作了介紹……

豹鬥狼　色狼罪貫盈

陳秀蓮說：「盎格魯撒克遜與斯拉夫血統，却具有東方人的氣質，高個兒，苗條身材，但有點粗綫條作風，不過絕沒有滿臉雀斑，是個海倫型的古典美人！」

聶大夫很興奮：「那簡直十全十美了，樹中的審美觀念很絕，他偏重西方，却又受不了雀斑美人，妳們什麼時候來？」

陳秀蓮想了一想：「明天吧，我要先去找到她！」

「就是明天，我在家裏請你們吃晚飯，把我當年在歐洲的烹飪術再露一手，我做的菜很不錯的！」

「那我們就準定明天來拜望妳！」

她們分手了，陳秀蓮離開了公墓，只有魯薏絲跟着，爲了躲避跟蹤，她們都沒有駕車子來。

魯薏絲坐的是的士，陳秀蓮自己却乘坐巴士來配合她女學生的身份，她們把車子停在維多利亞公園，祇有在那個地方，她們才容易擺脫追蹤的人。

陳秀蓮的顧慮並沒有錯，她自己因爲換了一身打扮，稚氣十足，沒有引人注意，魯薏絲却被人跟上了。

跟蹤者是那個叫白朗的老警探。

這個綽號叫福爾摩斯二世的老警探破案的確有一手，他知道雖然靠着壓力，未必能取得當地警方眞心的合作，而且從李曉天的神色上，他嗅出警方一定掌握了很有利的綫索，特別是李曉天一口氣批准了八名華人幹探的休假，顯見得警方人員準備以私人的身份來辦這件案子了。

警署獲得的資料沒有追索的價值，有力的資料掌握在東方偵探社手中，他們自己不打算費力氣，盯緊東方偵探社，才是最省力的事，只等兇手現了形，他們可以用特殊的身份先一步跟兇手取得連繫。

東方偵探社的每一個成員都在他們的注意中，結果葉長青跑新聞去了，朱麗泡圖書館，其餘的人沒見面。

只有薏魯絲出現在天主教公墓，白朗放棄了其他部門，親自去釘魯薏絲的梢！

他的跟蹤已經很夠技術了，但是他忘記調查一下魯薏絲的過去，這位在北歐鼎鼎大名的雌豹黨領袖又豈是省油的燈，魯薏絲進入公園時就已經發現了他。

白朗貌不驚人，身材適中，幾乎毫無特出之處，永遠也不會給人一個鮮明的印象。

對一個偵探工作者而言，平凡是最有利的條件，只是這次他來錯了地方，在一個東方人多於西方人幾十倍的地方，他那副洋人的洋相，就非常的顯眼了。如何逃得過魯薏絲的眼睛。

但是她假裝沒看見，在公園裏逛了一圈，買了三個氫氣球握在手中玩着，白朗遠遠地跟着，因爲有了三個彩色氣球飄得高高的，目標更顯明了。

魯薏絲轉進一排頗高的冬青樹後，白朗在五十公尺後面跟着，氣球一直在移動着，白朗很放心，不疾不徐地跟着，可是氣球轉了彎，折向一處草坪，對面有十幾個男女學生過來，白朗就比較留心了。

幸好氣球沒停頓，眼看着與那羣學生交叉過了，白朗慢慢跟了上去，發現氣球已經握在一輛娃娃車中的嬰兒手中，一個褓姆推着車子，白朗一急非同小可，連忙追上去，還沒開口，那褓姆已經嘻嘻笑道：「先生，你是不是找一位小姐？」

「是的！就是拿着氣球的那位！」

「她剛才跟那羣學生走了，還要我轉告說你不必再纏她，她永遠也不會答應你的求婚的！」

這位褓姆也是西方人，四十多歲，看來還是個女光棍，居然笑嘻嘻地又道：「先生，你的年齡可以做她祖父了，何必這麼想不開要自尋沒趣呢？你有錢，她不愛錢，我還有兩個小時就可以休息了，我們喝一杯去如何？我離過兩次婚，現在是自由之身，只有這種中年人，才曉得如何使男人愉快！」

白朗在喉嚨裏咕嚕出兩個髒字，連英國人虛僞的紳士禮貌都忘了，回身就追向那一堆學生去了！

魯薏絲却從花叢中鑽了出來，含笑跟那個褓姆握握手，說了句道謝的話，從另一條路出到門口。

陳秀蓮已經駕了車子在等她了，笑笑問：「遇上痲煩了？」

「嗯！白朗那條老狐狸，被我耍個小花樣擺脫了，狐狸怎鬥得過雌豹呢？」

兩個人哈哈大笑，陳秀蓮發動車子，飛快地開了出去，沒有回偵探社，車子直駛馬佳琍的家裏。

女神俱樂部，除了陳秀蓮，其餘三姊妹都是住在自己家裏，雖然她們忙的時候，幾天不回家，在偵探社裏睡沙發，但陳秀蓮要她們儘量住在家裏以慰親情，因此寫字樓中雖然空房子很多，就是沒有爲她們準備床舖。

到了那兒，三姊妹都在了。

朱麗很興奮：「大姊！我終於找到向立華了！在一九六四年的畢業紀念册裏，我們弄錯了姓！」

「我知道，是項羽的項，項樹中，對嗎？」

朱麗像洩了氣的皮球：「大姊！原來妳早知道了，那又何必害我去白忙呢？我整整翻了一個上午的紀念册！」

陳秀蓮笑了一笑：「我找到他完全是運氣！」

於是把今天在公墓中的情形說了，魯薏絲叫道：「原來就是那個穿黑衣服的傢伙呀，大姊，妳怎麼不早做個暗號！我就逮住他了！」

「用什麼罪名？」

「隨便找個理由，一把扭住他，告他搶刦，控他非禮，把他扭到警署，李探長會辦他的！」

「那正好，白朗隨後就帶律師來把他保走了。堂而皇之把他帶到國外去了，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魯薏絲這才不說話了。

陳秀蓮又嘆了口氣：「雖然他的情況與我們分析的資料每一點都符合，但是還需要作一番求證！」

馬佳琍輕嘆道：「原來他的變態心理是由於愛人的死亡而激起的，這種行爲雖然不可恕，但其情可憫！」

陳秀蓮看了她一眼苦笑道：「老四！妳的純情主義恐怕要推翻了！」

「怎麼？難道我又錯了！」

「是的！錯了，假如這個傢伙就是兇手，他殺人的動機是愛的被遏抑而轉變成恨的出發點！」

「大姊，我不懂妳的話！」

豈止馬佳琍不懂，其他幾個女孩子都不懂。

「無可否認，項樹中是個天才，絕頂的天才，天才本有點瘋狂的傾向，他怎麼會愛上一個膚淺的女孩子！」陳秀蓮莊嚴地分析着。

「大姊說的是誰？」

「聶大夫的妹妹！」

「他不愛她？何以見得她是個膚淺的女孩子呢？」

「從拒絕替演的這件事上看得出來，置大體於不顧，鬧小性子，賭意氣，自以爲了不起，這不是膚淺是什麼？」

「那他們又怎麼會在一起，而且又發生了關係呢？」

「他和她在一起來往，只是爲了便於接近聶大夫，他眞正愛戀的對象，是聶大夫！」

「這是不可能的！」

「不錯！正因爲不可能，才導致了悲劇的發生，聶大夫是個偉大的女性，每個人都忍不住不愛她，但項樹中的愛却昇華了，他對一個博愛的對象，產生了獨佔的愛！」

葉長青執着地道：「我不同意這種見解，他如果對聶大夫有那種冒瀆的心，怎麼會半夜悄悄地跪在她的床前……」

「我沒有說他的愛是冒瀆的，相反的，他對聶大夫的感情是虔敬的，虔敬得有如宗教的狂熱，夜半跪在床前，含着淚，那不是懺悔，而是對愛的膜拜！這種愛在他說來是莊嚴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就是爲了怕難以遇到自己的衝動而冒瀆了他所愛的對象，他自己破壞了自己的生殖機能，使他的肉體進入完全淨化的境界！」

「那他怎麼又跟吳而夫在一起呢？」

「吳而夫跟聶大夫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他接近吳而夫，可能是愛的轉移，可是吳而夫從事的那種研究又減低了崇敬的程

度，而且吳而夫不像聶大夫那樣地莊嚴，他們之間還是有着一種情慾的關係，而且是運用一種邪惡的方式去達到彼此的高潮，所以他到最後會用一個死亡之吻去殺死了吳而夫，却不敢去碰聶大夫的手！」

「妳越說越玄了，一個具有如此超凡情操的人，會去殺死那麼多的女子！」

「這不算什麼，我認爲他的殺人，早就開始了，第一個被害者該是聶大夫的妹妹！」

「她不是因秘密墮胎致死的嗎？」

「是的！這祇是他間接殺人的方式，否則他既是學藥劑的，醫學常識一定很豐富，就是由他自己動手來施行墮胎的手術，也不會導致流血過多而死亡的，再說他們的經濟狀況並不差，在本市，只要有錢，大可以找到高明的醫師進行這種手術，怎麼會找一個黑市醫生呢，而且，他一看情形不對，立即通知聶大夫也行呀，爲什麼要拖到無可救藥的時候，才告訴聶大夫呢？」

她的分析逐漸接近合理了，朱麗道：

「動機？動機又是什麼？」

「跟妹妹在一起，爲的是接近姊姊，聶大夫祇有這個妹妹，十分疼愛，因而也會對他很好，構成了三個人密切的關係，聶大夫說他們拖着她一起去玩，我想這多半是出之項樹中的主張，假如他們是眞心相愛熱戀的情侶，誰也不願意常常帶着個電燈泡的！」

「就算一切都如妳所說，他也沒有殺死妹妹的必要，這兩種感情並不衝突！」

「或許妹妹覺得要脫離姊姊去另組愛的小巢了，他並不想結合，但拋棄了妹妹，他也將失去聶大夫的眷顧，聶大夫的感情是倫理的，正常的，也不會原諒一個玩弄自己妹妹感情的男人，因此，妹妹必須死，死於一個悲慘的，而又可憐憫的狀況，這樣一來，他就沒有阻碍了，一個癡情的理由，就可以達到跟聶大夫相依爲命，永遠厮守的目的了，這是一般天才的畸戀悲劇！而且還有一個原因他容不得聶大夫的妹妹，因爲聶大夫的愛是以妹妹爲施發的主體。他得到的只是由妹妹導體所分潤過來的，除去了妹妹，他就直接與發源體接近了。」

「這個人被妳說得多可怕！」

「他本來是個可怕的人，祇是跟吳而夫接近後，他變得更可怕了，因而才演出接二連三的兇殺案，現在我祇是有一點不明白的！他爲什麼要殺死梅思禮！」

魯薏絲道：「也許他是爲保護自己，因爲梅思禮跟他較爲接近，可能會從一些綫索上想起他來！」

「妳怎麼知道他跟梅思禮很接近？」

「因爲他也是梅教授的執紼者之一，棺材落葬時，他表現得很傷心，一個無神論者，會在胸前劃個十字，這是一種眞心的歉咎的表示！」

「妳怎麼知道他是無神論者？」

「這傢伙有些地方跟我很相似，目空一切，自命不凡的人不會有宗教信仰的，我就不信上帝！」

「並不證明他也不信！」

「巧的是那時我在他旁邊，他劃完十字後，在手指上吐了口口水，罵了一句去什麼的，這證明祇有那一刹那間，他才與上帝同在，過了那一刹那，即使他親眼看見了上帝，也想把上帝推下雲端，試試天國的寶座呢！」

說得大家都笑了，陳秀蓮道：「好極了，我已經把妳推荐做他的女朋友了，聶大夫明天請我們吃飯，妳對他已經有了個印象，大概就知道如何去接近他了吧！」

「什麼！大姊說的那個英國同學原來就是我？」

「當然是妳，我從沒進過一天學校，我所有的學問都是家庭教師那兒來的基礎，然後就靠自己進修，這一輩子就不知道同學是什麼樣子的，那來的同學？」

馬佳琍端詳着魯薏絲笑道：「盎格魯撒克遜與斯拉夫的混合體，東方氣質，身材修長，金髮，古希臘美人海倫的典型，魯薏絲，不是大姊發現，我不知道妳有這麼美，經大姊一說，我發現妳比大姊形容的還要美一點，如果特洛伊的巴里斯王子生在今日，香港就慘了，恐怕還會來一次木馬屠城記！」

葉長青也笑道：「木馬屠城記的故事不會重演了，但色狼摧花記却可能再演的，小心點，別叫人把妳給宰了。」

魯意絲道：「我倒不怕被宰，只是有一點，他在吳而夫的門口見過我，恐怕會認出我來？」

陳秀蓮搖搖頭道：「不可能，葬禮時妳在她旁邊都沒認出他來，他又怎麼會認出妳呢，東方偵探社有個西方探員是本社的秘密，目前還沒人知道，何況項樹中對我們的印象並不深刻，我今天跟他見過面，他就認不出我來！」

「妳的樣子變了很多，連我們都認不出來了！」

「妳的樣子要改變一下的，所以我才把妳們邀到老四家來，澈底改一下，不僅使他認不出，同時連白朗也得防一防，如果他先發現了項樹中，一切都完了！」

「我行嗎？我的情形不像妳，很難改變！」

「交給老四吧，她學的是家政，美容術是必修課，讓她爲妳一改裝，準保可以面目全非！」

朱麗哈哈大笑道：「大姊！這就是妳沒進學校全憑自修的缺點，因爲妳運用的機會太少了，所以不知道有些成語的限制，妳知道嗎？『面目全非』四個字，絕不能用在那個地方！」

陳秀蓮笑道：「老三，別的我認輸，談國學我絕不會比妳這個攪法律的差，文學講究活用，不像法律名詞那麼死板，面目全非，就是面目完全改變的意思，一點錯都沒有！」

「那是用於刦後滄桑的感慨，可不能當形容詞用的！」

陳秀蓮苦笑道：「我們去做的是一件卑鄙的事！」

「緝兇捕惡，妳怎麼會說這是卑鄙的呢？」

「但事情眞相的揭穿，要傷害到聶大夫，那個對人性至善抱有無比信心的偉大女性，要她接受一個醜惡的事實，是天下最殘忍的事，我現在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牽涉進這件案子裏來，眞善美的原則整個地給彼壞了……」

衆人都爲之默然，可以想見的，她們的心情也一樣的沉重，找到了正兇，似乎並不是件興奮的事。

× × ×

聶大夫的居所不能說是豪華，但却是絕對雅緻，即使是一件小小的擺設，也必定是放在最適當的地方，恰如其分的顯示出它的優點。也顯示出女主人高度的藝術修養，面對着這樣一個完美的女性，陳秀蓮幾乎要原諒項樹中的變態，長期地壓抑着對所愛者強烈的愛慕，而又要天天跟她在一起見面生活，那是會導致人瘋狂的。

魯薏絲是經過化裝而去的，那只是經過淡淡的修飾，染了頭髮，把金褐色染成了耀眼的金色！穿了一件白紗的長晚禮服，戴了珍珠的耳環與珍珠項鍊，西方女子宜遠觀而不宜近賞，但魯薏絲却沒有這個缺點，她的皮膚既白而細嫩，竟同時兼有了東方女性的優點。

當她們在家裏化裝完畢要出發時，葉長青第一個吹了口哨，吃驚地道：「魯薏絲，妳使我嫉妬，不是嫉妬妳的美，而是嫉妬跟妳在一起的人，將來妳要是談起戀愛來，告訴妳的男伴千萬要小心，如果在我的面前跟妳表現得太親熱，我也會殺人的。」

魯薏絲對鏡子照照笑道：「妳別担心這個問題，我不會去愛上別人的，我現在越看自己越美，捨不得再去愛別人，我要跟自己談戀愛。」

馬佳琍也笑着道：「這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化裝，把家政學校所學的一點本事，加上以後自己進修的學問，全部都用上了，完成了之後，我忍不住想哭，因爲我把才氣一下子用盡了，以後恐怕再也無法完成同樣的傑作了。」

葉長青强拉着魯薏絲擺了幾個姿勢，照下了各種角度的相片，而且全部彩色的，然後笑道：「我要放大了送去參加攝影展覽，標題就叫『微笑的海倫』，說不定還可以得塊金牌獎呢。」

基於這是靈感，魯薏絲也有了新的名字──海倫‧史邁爾──那是從英文微笑的海倫譯過來的。

被介紹聶大夫時，就用了這個名字。

她的美艷使聶大夫眩惑了，也使項樹中眩惑了。

聶大夫親熱地握着她的手：「海倫，妳眞美，王小姐說妳在學校裏很寂寞，我現在相信了，像妳這麼美的女孩子，應該是塵世無匹，怎麼不寂寞呢？」

陳秀蓮也笑着道：「在學校裏大家都說她是希臘神話裏那個特洛伊城的海倫，只是找不到一個現代的巴里斯王子來匹配她。」

晚餐是聶大夫親手調製的，够得上精美兩個字，因此她們吃得很愉快。

在進餐時，項樹中一反沉默，滔滔不絕地講着話，他的學識很淵博，有時用英語，有時用法語，有時居然用到西班牙語，這些語言難不倒魯薏絲，因爲她出生在北歐，這些語言本就是普遍地使用的。

陳秀蓮也懂，但是她不能表示，因爲她祇是一個書院的女學生，表現得太多就不適合，所以她祇是微微地笑着，聽任魯薏絲一個人佔盡了光芒。

假如陳秀蓮跟魯薏絲不是另外心懷「鬼胎」，這將是一頓非常愉快的晚餐，而項樹中更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男伴。

他博學而多藝、英俊、斯文而有禮，談吐風趣，魯薏絲似乎被他吸引了，眼中閃出了熱情的光。

餐後，在佈置得頗有十八世紀氣氛的法國沙龍的小客廳中小坐，啜着濃香的咖啡，聶大夫彈了一闋月光曲。

她靈活的手指在鍵盤上跳躍着，敲擊出一連串美妙的音符。幾乎把樂聖貝多芬的靈感全捉摸去了。

陳秀蓮深深爲聶大夫的音樂造詣吃驚了，但是也替魯薏絲担心了，她雖然絕頂聰明，什麼都懂一點，但究竟缺乏深度，尤其是古典音樂方面，她就沒有什麼修養了。

那是假裝不來的，尤其是在聶大夫如此一位具有高深造詣的演奏者面前，假如不是眞正由內心激起的共鳴，很難恰到好處地表達出心怡的欣賞，而魯薏絲顯然也不想僞裝，她只是禮貌而漠然地坐着。

當演奏完畢之後，聶大夫在陳秀蓮的讚美後笑道：「海倫！妳似乎不大喜歡音樂。」

魯薏絲一笑道：「不！我喜歡音樂，只是不喜歡古典音樂，也不喜歡鋼琴演奏跟女高音獨唱，這兩者在我說來不但陌生，而且有受罪的感覺，對不起，聶大夫，我這樣太不禮貌了。」

聶大夫和靄地笑了：「怎麼會呢？我最欣賞年輕人的坦率而不善虛僞，這倒是我的失禮，沒有問過妳的興趣愛好就自行彈奏了，害妳受了半天的罪，其實我是爲了討好妳才彈奏的，這架琴多年來一直作爲裝飾品，我有多年沒有彈奏了。」

魯薏絲笑笑道：「可是您的指法還是很熟練呀，一點都不生疏。」

聶大夫一笑：「的確，我自己也感到奇怪，荒疏了多年，技巧反而進步了，以前我從來沒有彈奏得這麼成功過，或許是妳的美麗給我的靈感，我覺得今天不是用手指在演奏，而是用我的心靈在寫出那些美麗的音符。」

魯薏絲歉然一笑道：「那我更感抱歉了，竟然沒有跟您起共鳴。」

聶大夫再度笑笑：「抱歉的應該是我，我也應該想到妳是海倫，特洛伊的海倫，希臘神話中最美的女人，在妳的時代裏還沒有鋼琴，貝多芬也沒有出世，自然不能用鋼琴來演奏這支曲子而希冀妳的激賞的，海倫，妳喜歡那一種音樂呢？」

「比古典更古典的，民俗音樂。」

「這倒是一種很奇特的愛好。」

「是的，我的血統中有一半的北歐人，我的遠祖是威金人，那是一個粗獷而野性的民族，百分之九十的威金人從事航海，百分之八十的威金人是海盜，因此，我對北歐高原上的民俗音樂特別喜好，像蘆管做的口哨，皮袋縫成的風笛，以及那些粗獷的民謠，節奏很簡單，却能使人熱血沸騰，而想作一種原始的感情的奔放，正統的古典樂太嚴肅了，强迫人壓抑着感情，跟我的性格不太符合。」

當她說出對古典樂不欣賞時，項樹中

的臉上有一點失望，顯然是爲她在音樂上的膚淺而失望。

但是魯薏絲發表了她對音樂的見解後，項樹中的臉色開朗了，目中射出了奇特的光采，那是一種野性的共鳴，他的眼睛中流露出的神情是屬於獸性的，就像是一頭在求偶期的公狠，望着另一頭母狠。

而魯薏絲回望他的眼色也是勇敢的，帶着鼓舞性的，那更使得項樹中瘋狂了。

他以急切的口氣問道：「海倫小姐，妳喜歡熱門音樂嗎？」

魯薏絲微微一笑道：「不太喜歡，但是比較可以接受，因爲它跟我所愛的高原音樂有相似的地方，在這裏聽不到北歐情調的音樂，我只好將就以熱門音樂去代替了。」

項樹中笑道：「我知道有一家夜總會，完全是世紀末的情調，他們新到了一個樂隊，是從剛果來的，表現了原始的風格，二位願意去賞光嗎？」

聶大夫忙道：「對，對！你們去玩玩好了。」

項樹中回過頭來：「大姊去不去？」

聶大夫搖搖頭：「不了，那個地方我去過，是屬於年輕人的世界，我去了會掃你們的興，海倫，那地方倒是很適合妳的，那完全是野性的旋律，野性的跳躍。」

魯薏絲望了望陳秀蓮：「菲菲，妳的意思如何？」

陳秀蓮想了一下：「不，我不去，查理還在等我，他不喜歡那個地方。」

查理是陳秀蓮杜撰的未婚夫，她知道項樹中已經入彀了，因此忙把這個莫須有的人抬出來作爲推托拒絕的理由，也方便項樹中及早暴露出他的眞面目。

項樹中一笑道：「對了！王小姐，妳的那位周先生怎麼沒來？」

魯薏絲一笑道：「爲了我！查理很討厭我，認爲我太古怪，太野，會把菲菲帶壞了，所以他最不歡迎我跟菲菲在一起。項先生，這樣吧，我這身衣服也不適合前去，而且我還要送菲菲回去，那家夜總會在什麼地方，你在門口等我，一個小時後，我們在門口見面。」

項樹中說了地址，兩個女孩子就告辭出來了。

她們搭街車回到了偵探社，魯薏絲一面換裝一面笑道：「狠進入陷阱了，捕狠行動開始。」

陳秀蓮却担心着道：「魯薏絲，妳把他的野性逗起來了，我很替妳担心。」

「担心什麼，怕我也被他殺了？」

「那倒不是，我担心妳會受他的感染，我看妳很傾心。」

魯薏絲笑了起來：「大姊！妳這担心是多餘的，我是在什麼社會的圈子裏混大的，在那個圈子裏的女人，很難對誰傾心，尤其我來自北歐，那邊男女關係，亂得使妳們吃驚。」

「可是妳今天的表現似乎很眞實。」

魯意絲一笑道：「我在挪威殺了個黑社會的大亨，他也是這樣想，以爲巳經征服我了，尤其是在跟我上過床之後，他對我巳經完全沒有戒備，我就在他跟我一起到浴室去的時候，拿出預藏在抽水馬桶的水箱的手槍給了他一槍，他早帶了人侵入我的屋子裏，把什麼地方都搜過了，就是忽略了那個地方。」

陳秀蓮道：「他怎麼會忘記搜那個地方呢？」

「我在浴室的時候，他衝進了我的屋子，我只好把槍用膠袋包好，丟進水箱裏，脫了衣服坐在便桶上，他衝進浴室時，我才站起來，還拉了一下把手，把水冲出來，因此使他忽略了，在他以爲槍是無法浸在水裏的，當然如果他用點腦筋，可能也會想到，可是我並不給他太多思考的時間。」

陳秀蓮看了她一眼道：「的確，在那種情形下，男人是無法思考的，可是今天妳要對付的却是一個冷酷而瘋狂的殺人兇手。」

「我以爲殺掉的那個傢伙也是，而且殺人比向立華還要多上一倍，大姊，妳放心好了，我既然能激發他的野性，就是巳經把握住他的弱點。」

陳秀蓮笑道：「看妳說得好像很有把握，難道妳沒有爲他動心過。」

魯意絲笑一笑：「我有點，那是不能瞞人的，不過這是自然的反應，就像動物在飢餓時發現了食物是同樣的情形，他也是一樣，那不能使我迷惑的，只有他看向聶大夫的眼神才叫做戀愛，我們相互所表現的只是飢渴，而我連那點飢渴都是僞裝的，那是我在江湖圈子裏學來的手段。」

陳秀蓮笑笑道：「魯薏絲，現在我放心了，只要妳不爲他迷惑，妳就有足够的理智能把握住自己。」

「我的外號是奧斯陸的雌豹，而他只是一頭粉紅色的色狠而巳，狠能強過一頭豹嗎？」

「魯薏絲，我才開始不爲妳現在担心，却又爲妳的將來担心，妳這麼野，將來怎麼能嫁人呢？」

「大姊，還是替妳自己担心吧，妳這麼能幹精明，將來更難找對象呢，很少男人願意找比自己聰明的對象。」

馬佳琍笑笑道：「愛情能使人愚笨，愛情也能使人溫柔，妳們都不必担心，當妳們找到相愛的人時，自然會收起妳們的優點，表現妳們的缺點了。」

陳秀蓮一皺眉：「老四，前面的還像話，可是後面的又是什麼意思？」

馬佳琍正經地道：「眞理，也是哲學，古語說女子無才便是德，也就是說女人應該恰如其份地表現她的謙讓、容忍與溫柔，這正是要妳們收掩優點，表現缺點的意思。」

魯薏絲鼓掌道：「說得好，我是絕對贊成的，在北歐的社會裏，雖然巳經女權至上，但是有一個丈夫打了老婆的屁股，法官居然判決說這是愛的表現，把那個妻子控告丈夫虐待的案子駁了回來，這件案子很轟動，在報上登了出來，居然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最特殊的是支持者多半爲女性，而那位法官本身也是女人。」

朱麗忍不住笑了：「那位法官有丈夫嗎？」

魯薏絲笑道：「那倒不清楚，可是那位妻子却收到了許多單身女子的信件，說如果她一定要請求離異，她們願意接收她的丈夫，可見一個有丈夫氣的男人在女人心目中，還是有其潛在的吸引力，粗暴與強壯，有時就是男性的魅力，也是所謂雄性的性感。」

陳秀蓮笑一笑道：「魯薏絲，妳再延遲下去，就會失去妳的獵物了。」

魯意絲含笑換上一件緊身的毛衣，一條短迷你裙，馬佳琍找了一條粗鍊形的不銹鋼腰帶給她道：「帶上這個，必要時可以用作武器，鍊子兩頭有兩個暗扣鎖，擒服那頭色狠時，也可以把他牽着回來。」

魯薏絲接了圈在腰上笑笑道：「我帶着它，只爲了欣賞它的式樣新奇，倒不準備使用它，我認爲靠得住的還是這一雙武器。」

她伸出手掌，砍了兩下，呼呼有聲，然後就上道了。

在她出門後，陳秀蓮立刻道：「老四，幫大家化化粧，我們也參加去，我總覺得不太放心了，還是替魯薏絲打個接應的好。」

馬佳琍道：「這恐怕很難，那個地方是嬉皮的天堂，沒有男伴的同行，女孩子去也會痲煩，除非我們也像那些飛女一樣，根本不在乎別人的毛手毛脚。」

「那就由長青改裝男吧。」

「也不行，那不是間上流夜總會，需要服裝整齊，如果穿上新潮的服式，她胸前兩堆肉太突出了。」

葉長青忍不住笑了起來道：「還是我來想辦法吧，替妳們每人都找個男伴。」

她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然後開口說：「方主任嗎？我是長青，我要四個人，靠得住的，能打架的，穿上新潮派的服裝，三十分鐘後在英皇道口上見。」

放下電話，她做了個手勢笑道：「OK了！我叫報館的採訪組派出特勤隊支援我們。」

陳秀蓮笑問道：「報館還有特勤隊，那倒很新鮮！」

「是的，這是我建議的，由新進的實習記者組成，都是年輕人，幹勁足，衝勁大，有時發生了特別轟動的新聞，就由他們出動，一天二十四小時，化裝成各種身份，盯緊了要追的對象，這一支奇兵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於是大家也着手化裝了，這倒不費事，因爲社裏原就準備各種不同的服裝，以適合各種的任務需要。

半個小時後，她們以飛女的姿態，出現在英皇道時，四個嬉皮型的青年巳在等着了，他們都很稱職，多半戴了假髮，有兩個還留了長的鬍子。

那是一家充滿了原始情調的夜總會，名字也起得很原始，叫強戈。在英文裏是森林的意思。

在裏面的多半是屬於迷失的一代。樂隊是由四個人組成的，敲擊着手鼓，配合了單調而又急速的鋼琴與吉他節奏，不時地發出一兩聲野性的呼喊！

舞蹈是瘋狂的，音樂是瘋狂的，人也是瘋狂的。

魯薏絲與項樹中都在，他們顯然是很突出的一對，因爲他們舞得比任何人都瘋狂，但不是毫無意義的跳蹦。

舉手投足之間，兩個人都表現了優美的姿勢，即使是內心狂熱情感的衝擊與發洩，他們仍然表現了藝術的美感。

陳秀蓮與葉長青共一張枱子，而且就在魯薏絲的旁邊，座上的燈光很暗，連魯薏絲都沒有發覺他們跟來了。

在舞蹈時，她們沒有下去，葉長青低聲道：「大姐，看來妳選魯薏絲是找對了人，我們社裏還沒有這種人才，除了魯薏絲，誰也無法配合那傢伙。」

陳秀蓮也低聲道：「是的，那傢伙是個全才，我們的女神俱樂部加進魯薏絲後，在天平上才能跟他保持平衡。」

「大姊，妳未免把他的份量估得太重了。」

「不！這是保守的估計，我們所能的，他無所不能，我們還未必全會……」

葉長青還要說什麼，但陳秀蓮用脚觸觸她，因爲樂曲終止，項樹中與魯薏絲回來了。

兩個人都非常累，但是他們的眸子裏都顯露着野性的光芒，大口地啜着威士忌，然後聽見項樹中問道：「海倫，妳還想跳嗎？」

「不想了，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興奮過的，但是我不想把自己累得一動都不能動。」

「我也是，我覺得應該留點體力做別的事。」

「你不妨建議一下，看看我是否有興

趣！」

「海倫，妳幾歲了？」

「二十五。你問這個幹什麼？」

「二十五歲應該是成熟的年齡了。」

「十七歲時我已成熟了，在西方，一個女孩子想要守身如玉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的第一次却是被人用暴力造成的，那些人簡直是禽獸，所以我才到東方來。」

「東方的男人給妳的印象如何？」

「不算太好，他們缺少衝勁，明明心底下有着原始的衝動，却又不敢表示，總要等女孩子去鼓勵他。」

「那是妳選錯了地方，妳不該到此地來進大學，這兒的大學生都想學英國的紳士作風的。」

「你呢？你也是這裏畢業的？」

「我算是一個例外，因爲我不想到祖家深造去，有好幾個獎學金都被我拒絕了呢。」

「爲什麼呢？你難道不想更進一步深造嗎？」

「我沒有中斷進修，但是我要學的東西，不是學院所能供給的，當然我也有一些私人的因素不想離開此地！」

「是爲了你死去的愛人？我聽菲菲說過你的事？」

「那個庸俗的女孩子，我從來也沒愛過她。」

「可是菲菲說你是……」

「那是大姐的看法，我不願意傷大姊的心，只好那麼承認了，其實我跟那個女孩子在一起，只是拿她當橋樑。」

「橋樑？你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跨過她，進而接近我的理想，我的愛戀。」

「你的愛戀，不會是指聶大夫吧！」

「爲什麼不是，妳見過比她更可敬可愛的女人嗎？」

「沒有。可是這是屬於不可能的。」

「是的，但是我並不希求她愛我，那就會破壞我的愛情了，我只想奉獻自己的一份感情……」

「那不是很痛苦嗎？」

「這要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初時我是很痛苦，但是後來，我反而能習慣了，把這當作一種快樂……」

「那你的生命裏是不允許有第二個女人進入了？」

「是的，但是我的身體可以進入別的女人。」

「你這是在暗示什麼？」

「我只想告訴你，如果妳是把婚姻與性愛聯在一起，我就送妳回家，如果妳想要放縱一下，我就帶妳到一個地方去，一個人與獸不分的地方。」

「聽你說得多可怕，有這樣一個地方嗎？」

「有的，那只是一個靜靜的寓所，裏面有酒，有音樂，有鏡子，有催情劑，有一部電影機。」

「那是一個色狠的窩。」

項樹中笑了：「看妳用什麼角度去衡量了，如果妳把男女的關係看得那麼神聖，這是一個罪惡的陷阱，如果妳把性愛當作一種天賦的需求，那就是一個幽會的樂園。」

魯薏絲沉默了片刻才道：「走吧，我們去參觀一下，我對那裏很好奇。」

「妳先考慮清楚，也許我們進去後會發生很多事，不過出來後，我們仍是兩個不相關的人。」

「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經不是處女了，如果要嫁人，我也該先嫁給那個強暴我的男人，照次序輪下來，每年離婚一次，七十歲時才輪到你呢。」

「那我倒是願意等到那一天。」

「但是你今天必須先登記預約。」

於是他們站了起來，但陳秀蓮已經先在外面等着了，當項樹中提出有一個地方時，她知道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項樹中挽着魯薏絲來到外面後，遂即進入了停車場，他們駛了一輛紅色的轎車出來。

陳秀蓮預先在車子裏躲着，然後遙遙地跟着，那是一輛很特出的車子，車後有着一排眩目的黃色燈，陳秀蓮不怕跟丟了，爲了不打草驚蛇起見，她只在遙遠處咬着。

項樹中的車子却一直駛向海邊，停在一處私用的船塢前，陳秀蓮也停了車，用紅外綫望遠鏡看着項樹中挽着魯薏絲，走進了船塢，然後又看見一條遊艇的燈光亮了起來。

她把車子悄悄地泊在一個地方，然後悄悄地掩了過去，遊艇已經發動了，陳秀蓮以最快的方式跳入了海中，游到船頭，用手抓住船錨，錨鍊被電機絞上去，像是一架起重機，把她也帶上了船。

陳秀蓮以最快的速度跳上了船，潛行到船艙外面，船已經駛出了港口，進入了水道。

她看見魯薏絲已經躺在床上，衣服都脫掉了，但仍然很平靜，她不禁深深佩服魯薏絲的鎮靜與勇氣。

這在她自己是做不到的，一個處女與非處女之間，差別就在此，不管是多麼超脫開明的女性，那一點看來的距離是相當遙遠的。

項樹中大概在淋浴，因爲她聽見了水聲，沒多久，項樹中披着毛巾出來了，魯薏絲雖是赤裸着身子，仍然很平靜地望着他，項樹中笑道：「妳似乎很性急。」

「那倒不是，我喜歡培養情調，但我覺得脫了衣服，會有助於氣氛的培養。」

項樹中又是一笑：「但我如果揭開毛巾，妳會很失望。」

他果然脫下了毛巾，裏面的身子是赤裸裸的，可是魯薏絲的反應不是失望，而是驚奇。

項樹中不是一個完整的男人，他缺乏了一些男性的象徵，那經常是被野蠻人用來作爲圖騰的男性性器。

項樹中笑笑道：「這是一項手術的結果，是我自己動的手術，爲了壓制心底罪惡的衝動，保持感情的純潔，我爲自己舉行了這次淨化靈魂的洗禮，沒有用痲醉劑，然而我却不感到一點痛苦，這在醫學史上，該是一項創舉。」

魯薏絲淡淡地道：「完全與我們所預料的情況一樣。」

項樹中一點也不驚奇：「妳們比那些警伯强多了，居然找到了我。」

魯薏絲淡然地一笑：「事實上我們早就掌握到一切的情況了，我們有位精明過人的社長，在沒有找到你這個人之前，就已經把你的形體都刻劃出來了，只差找個臉安上去而已。」

「對那位女偵探陳小姐，我有着由衷的敬意，她能夠把方思美由死神手中救回來，我不能不佩服她。可是小姐，妳們做錯了一件事，她們不該讓妳一個人跟我出來的！」

魯薏絲笑了一笑：「我既然被選爲這個代表，自然有把握制住你。」

「恐怕太晚了，妳們找到了我，却沒有想到我已經識破了妳們，在公墓裏就識破了王菲菲是陳秀蓮，因此在安排今天的約會前，我也作了更多的安排，這條遊艇是基金會的，我也跟白朗李查遜接洽好了，他們在外海，用一架水上飛機接我，由他們掩護我秘密離境。」

魯薏絲心中微微吃驚，那兩頭老警犬的確有兩下子，居然不動聲色就把事情安排好了。但她還是微笑道：「可是有我在一起，就不算秘密了，白朗李查遜是警務人員出身，他們不敢犯一次謀殺罪的。」

「不錯，他們唯一的條件就是不牽涉到罪行，把這個問題留給我自己解決。」

「怎麼解決呢？社長知道我跟你出來的！」

「沒關係，我排安好了，在離開後我寫好了一封信給大姊，說我跟妳私奔了，然後我把妳放在船上，留下一張卡片，一張第九號的卡片，妳知道是什麼卡片。」

「一張粉紅色，有狠形圖案的卡片，那是你每次殺人留下的標記。」

「是的，這張卡片可以使警方壓制着妳們爲妳的死亡再行追索，因爲粉紅色的色狠案已結束了，兇手也已經宣佈死亡，絕不允許翻案，何況我看出妳們對大姊也十分尊敬，不會讓她傷心的，所以……」

魯薏絲道：「聶大夫如果知道你是殺死她妹妹的兇手，將不僅是傷心而已，甚至於會毀了她。」

「妳們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

「聶大夫把你當作個癡心而純情的青年，不會往壞的地方想，我們却知道你是個變態而殘酷的兇手，自然會深究到以前發生的任何事……」

項樹中震驚地道：「妳們不會去告訴大姊吧！」

「爲什麼不會，她只是你心目中的偶像，你的神，對我們說來，她只是一個好心腸的女人，但是好到是非不分，養成了一個惡毒的兇手，就不可原諒了！」

「不，這不是大姊的錯，是吳而夫的錯，爲了她那個鬼研究，把我逼成了這個樣子。」

「可是你在謀殺聶大夫妹妹的時候，還不認識她。」

項樹中呆了，半晌才道：「是的，我還不認識她，那時我有理性，經常爲了這件事內疚，於是我才去找吳而夫，她是個巫婆，用催眠術套出我心裏的秘密後，就以此要挾我，讓我帮她作這些惡毒的研究，把我刺激成變態的狂人，才殺了那麼多的人，那跟大姊是完全沒關係的。」

魯薏絲道：「但是跟那許多被害的女子却有關係。」

項樹中頓了一頓：「妳想怎麼樣？」

「不怎麼樣，你犯了罪，殺了人，雖然法律上有漏洞無法追索你了，但正義不會放過你的，我要你服罪自殺。」

「我不想死，不是我自負，我的智商高達二百五十，比世界上的天才更智慧，我不甘心這麼死掉。」

「但是你的天才只帮助你犯罪去殺害人，這個世界上絕對不要你這種天才。」

項樹中的臉上浮起了獰色道：「小姐，我不會自殺的。」

「我會帮助你的，等船開到海中時，我會把你拋下海去，而且你身上綁上兩塊重物……」

「憑什麼？憑妳一個赤手空拳的女人，憑妳迷人的體態，我對女人的情感是完全沒有感覺的。我選狠作爲標記就是表示我像一個飢餓的狠，再美的女人，在我看來只是一堆肉，一頓可以裹腹的食物。」

魯薏絲由牀上一跳而起，揮着雙手道：「憑我這一雙手，我不叫海倫，我的眞名叫魯薏絲，奧斯陸的雌豹黨領袖魯薏絲，曾經有徒手擊倒五名大漢的紀錄。向立華，狠是鬥不過豹的！」

項樹中把毛巾拋開，裏面是一把手槍，瞄着魯薏絲笑道：「我不知道妳以往有多少光榮的紀錄，但是我跟妳跳舞時，接觸到妳的手掌，掌緣的肌肉很硬，我就知道妳是徒手搏擊的高手，因此我不準備跟妳鬥力！現在獵豹的技術已經進步多了，不必冒險拚命，一顆槍彈就够了。」

魯薏絲沒想到他在手巾中會藏着手槍的，她以爲在雙方都赤裸時，有絕對取勝的把握，所以躍起準備撲擊了，那知道對方手中冒出一枝槍來。

森藍的槍管泛着死亡的光芒，照着項樹中陰森森的臉。

魯薏絲仍是很平靜地道：「你只有開一槍的機會……」

「一槍就够了，我是個天才，天才學任何事都很快，在這種距離下，我絕不會打錯了目標。美麗的雌豹，就允許我表示最後的一點敬意，妳希望在那一個部位中槍，我很抱歉，我已經發誓不再殺人了，但是妳們不放過我，祇有這一次，我是爲自衞而殺人。」

陳秀蓮不能再等了，她擎着槍也進了艙門，比着道：「項樹中，我的射擊也很準，你沒有第二次發槍的機會的。」

項樹中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他看清了眼前的確是陳秀蓮後，不禁嘆了一口氣：「陳小姐，佩服！佩服！人輸了要認輸，妳的智商多少？」

「不知道，我不作這無聊的測驗！」

「是的，妳比我聰明，我如果不是爲了有那麼一個傲視古今的智商記錄，我會安於平凡，也許什麼都不會發生了，不過陳小姐，我建議妳去量一下，相信一定會高於我。」

他手中的槍響了，但是對準自己的頭上開的，槍的轟擊力很大，整個腦殼都炸開了，可是他的臉上竟是帶着笑容，似乎在證明他又完成了一次無痛苦無痲醉的腦部切開手術。

（全文完）

密宗十絕（十二）

慕容美著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胡集香期將近，許多奉命保護淮揚帮帮主的千金的護花帮衆，都在或明或暗的戒備着，尤其是總管事上官杰，這晚他來到鎮後一破屋內與陸富會面，交代一番之後便離開，上官杰走後不久，陸富正打發兩名帮衆準備酒菜，不料突有人聲傳來，兩帮衆循聲追出，陸富趕來，正碰見一人……

滅燭祇留髡　丁玄勸金狐

陸富轉身一瞧，不禁當場呆住了。

站在目光下的竟是血鏢丁玄！

陸富呆了片刻，才道：「你老弟這是什麼意思？」

丁玄微笑道：「俗氣得很，『調虎離山』之計是也！」

陸富道：「爲什麼要騙他們離開？」

丁玄道：「因爲我想要跟你陸兄單獨談件事情。」

陸富道：「你不知道他們是本帮弟子麼？」

丁玄道：「知道。」

陸富道：「縱然是本帮弟子，你也無法信任？」

丁玄道：「我信任淮揚帮是個好帮會，但是，我絕不相信凡是淮帮的人都是好人。」

陸富皺皺眉頭，終於嘆了口氣道：「好，不抬槓了，要談什麼事，你說吧！」

丁玄道：「這件事得消耗你一顆羅漢續命丹。」

陸富道：「有人受了重傷。」

丁玄道：「不是受傷，是中毒。」

陸富道：「這人是你的好朋友？」

丁玄道：「談不上是好朋友，只是這人目前死不得。」

陸富道：「人在那裏？」

丁玄道：「短命鬼姚大家裏。」

陸富一怔道：「殺手小方？」

丁玄道：「對了，所以你得趕緊去餵他一顆續命丹，而且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件事，包括小方自己本人在內！」

×　　×　　×

徐香凝主婢擠在人潮中，虔誠奉祭，上香，膜拜。

這位大小姐認爲拜佛該出於個人的誠心，才會蒙佛保祐，她不喜歡爲了這種私事而勞師動衆。

如有人對她此行之安全發生疑問，她覺得那是一種很可笑的想法。

她今年才十八歲，雖然練過武功，但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

像這樣一個女孩兒家，難道也會有仇家？

她這種想法很有道理。

只可惜這位大小姐忘了她自己的身份，忘了她是淮揚帮主徐宏武的女兒！

她這位大小姐的確不可能有仇家。

但是，她老子呢？

×　　×　　×

今天，官道上更熱鬧了。

因爲三天的香期，才剛剛開始，遠地的香客，仍在不斷地湧到胡集，而已經燒過香的善男信女，也在忙着束裝離去，官道上熙往攘來，一片混雜。

一些頭腦靈活的酒食攤販，紛紛於官道兩旁，搶着搭起臨時棚架，打算應景兒發上一筆小小的善財。

徐香凝主婢是離開胡集的香客之一。

五花馬是馬中良種，無影鞭藍老二是人中豪雄，胡集到太平鎮，全程僅十八里，以藍老二的駕馭術，以及五花馬的脚力，這短短的十八里，如果說得誇張一點，恐怕不到一頓飯的光景就可以跑完了。

但是，今天的情形不同。

今天這輛馬車的速度，有時幾乎還趕不上一輛鷄公車。

因爲鷄公車只有一個輪子，並不一定要行走在大路的正中央。

今天，藍老二這位出色的車把式，他的任務並不是如何設法使馬車跑得更穩更快，而是需要一心一意留神不使他這輛馬車撞上別人！

起程前徐香凝一再交代，香已燒過，沒有急趕的必要，一路上絕不能與人爭道，如不愼撞傷別的香客，那就完全失去這次進香的意義了。

所以，這一段路，藍老二趕得特別辛苦。

才不過走了六七里路光景，這位無影鞭就已累得滿頭大汗，恨不得找個地方停下來歇歇脚。

這位無影鞭的運氣不錯。

因爲他這種念頭剛剛升起，一個很自然的歇脚機會就來了。

×　　×　　×

前面有條小河，河上有座木橋，橋身雖然不太寬闊，但並不比路面更狹仄，足够車馬通行無阻。

橋上的木板，也釘得相當整齊堅實。

如今，這座木橋仍然好好的橫跨在小河上，這跟昨天唯一不仝的地方，便是橋中央少掉了三塊木板！

沒有人知道這三塊木板是什麼時候給抽掉的。

也沒有人知道是誰幹的好事。

當然更沒有人知道對方這種破壞行徑究竟是爲了什麼目的。

由於橋身無法通行，兩邊官道上，車馬行人愈集愈多，秩序也愈來愈紊亂。

馬車停定後，徐香凝掀帘探頭問道：「藍二叔，前面出了什麼事？」

無影鞭藍二目注前方道：「前面的一座橋樑，好像被人動了手脚。」

徐香凝道：「給拆掉了？」

藍二道：「不，好像只給抽掉了幾塊木板。」

徐香凝道：「那還不好辦？再找幾塊木板釘上去就是了！」

藍二游目四顧，輕輕嘆了口氣道：「要能找到木板，當然好辦。」

徐香凝這才發覺四週一片荒野，連村落也不見一座，既無百姓人家，那裏去找木板？

這位大小姐不禁有點着慌道：「否則怎辦？總不能一直呆在這兒啊！」

藍二道：「不要緊，讓我來想想辦法吧。」

這位無影鞭一邊信口漫應着，一邊以銳利的目光在前後蠕動嘈雜的人羣中緩緩搜視。

他知道木橋無端遭人破壞，其中必然大有蹊蹺。

破壞者最明顯的用意，無疑是想藉此製造交通的阻塞與混亂。

這是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盜刦與謀殺的一種烟幕手段。

有人想要在這條官道上搶刦香客？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麼，另一作用，無疑便是想要進行謀殺了。

芸芸衆香客之中，誰够資格成爲兇徒謀殺的對象呢？

他如今就是在找這個對象。

如果找不到，這個對象很可能就在他們這輛馬車上。

不是小妞徐香凝，便是他無影鞭藍二了！

無影鞭藍二不僅武功過人，江湖經驗亦極老到。

他這份懷疑，可說完全正確。

他心念一動，立即採取戒備，也可說完全沒有貽誤時機。

這位藍老二只做錯了一件事。

他雖够機警，但不够冷靜。

×　　×　　×

從胡集方面的官道上，這時突然飛一般的奔來一條身形。

來的是殺手小方。

這位年輕的殺手，被惡豁子陸富以一顆羅漢續命丹從鬼門關拉了回來，醒轉之後，還以爲自己因疲乏過度，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

直到滿屋子不見一個人影子，這位年輕的風流殺手，才突然感覺事態不妙。

好在他胡集地面上人頭熟，出門只問了兩三個人，便獲知徐家主婢已燒過早香，離開了胡集。

經過一陣急趕，兩匹五花馬赫然在望，他老弟台才算長長鬆了口氣。

×　　×　　×

小方的一顆心安定下來了，現在開始緊張的是無影鞭藍老二。

他淸楚小方的底細。

昨天，小方什麼地方不去，偏偏要歇在短命鬼姚大家裏，這就已引起了他的疑心。

如今，毀橋事件發生之後，這小子又告突然出現，再加上小子來時疾奔如飛，一臨近他們這輛馬車，便收住去勢，隱入人叢中，更使得這位無影鞭認定這個姓方的小子沒存好心眼。

橋上少了三塊木板，受阻的只是牲口車輛，單身行人，還是可以通過的。

小子爲什麼要停下來？

普通人可以過的橋，難道以小子的一身武功，反而過不去？

俗語說得好：疑心生暗鬼！

一個人只要對某件事物起了疑心，他對這一事物不信任的程度，便如在這一事物上塗抹油漆一樣，愈塗愈厚，愈抹愈濃了。

現在的藍老二，情形便是如此。

現在，他愈想愈覺得這個姓方的小子，即使不是毀橋的正主兒，也必與毀橋的主謀者同屬一黨——其目的當然就是爲了他們這輛馬車！

藍老二這種想法，當然是錯誤的。

一個很可怕的錯誤。

×　　×　　×

練武的人，尤其是功力深厚的高手，當他發威或發怒時，目光中的那股精芒，常會令人不寒而慄。

如今的小方，就有這種感覺。

小方本身雖然也是一名方家，但當他偶而接觸到那位無影鞭的眼神時，仍然會感覺很不自在。

無影鞭的眼光好像在說：小子，有種的，你就站到那處來，且看老子收不收拾得了你！

小方年事雖輕，却不是個嫩鴒兒，他當然不會眞的爲無影鞭這種氣勢鎭懾住。

他現在只是在暗暗奇怪。

奇怪他這次的僱主究竟是誰？以及爲什麼要找他來保護這位淮揚帮的千金大小姐？

他以前儘管沒見過這位無影鞭，不過他一眼便看出這位車把式定是該帮虎豹堂中的高手。

那位僱主既然關心這位徐大小姐的安全，他不會不知道該帮在這方面已經作了安排。

像眼下這位車把式，黑道上的人物，有幾個動得了？

就拿他小方說吧：還好他這次接的差使是救人，如果像以往一樣，要他殺人，

他見了這位車把式之後，實在很難說是不是眞有一拚的勇氣。

其次便是這條官道乃淮揚帮的心臟地區，誰吃了熊心豹胆，敢在這條官道惹事生非？

甚至敢向淮揚帮帮主的獨生女兒下毒手？

小方無法相信——不是無法相信會有人在這條官道上惹事生非，而是無法相信突然展現在他眼前的一幕景象！

× × ×

路邊，也就是橋頭，有人臨時搭了一座大竹棚。

底下設了三四個攤位，分別賣的是白酒，燒鹵，涼茶，湯糰。

變故是從涼茶担子旁邊開始的。

沒有人留意到一個戴破草笠，蹲在担前喝茶的漢子，是什麼時候轉過身來的。

當這漢子一轉過身來，他手中那隻粗瓷茶碗，就立刻變成一蓬鋒利的碎瓷片，突然射向無影鞭藍老二的後腦窩！

藍老二只是一名武林高手，並不是神仙。

當他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車後的小方身上時，他當然無法分神去留心道旁的那些閑漢。

就在小方暗喊不妙之際，只見藍老二一個踉蹌，已從車座上栽翻下來！

那戴草笠的漢子冷襲得手，立卽騰身掠向車廂，去勢之疾，無與倫比，陽光下隱約地有寒芒一閃而逝，可知那漢子準備行兇的兇器，不是扁鑽便是解腕尖刀。

小方目光銳利，已於這一瞬間，認出那漢子正是太平鎮上的同行，醉貓老吳。

小方別無選擇，只有咬牙提氣，也向車廂躍撲過去。

太平鎮上殺手對殺手，這可說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但事到如今，勢成騎虎，任誰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他們都是太平鎮上亡命派的殺手，一旦收下僱主的酬勞，誰都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醉貓老吳要想達到殺害徐家妞兒的目的，只有一條路，先殺了他小方！

而他小方，即使拚掉老命，也不能在他一息尙存之前，聽任老吳的尖刀指向徐家妞兒。

小方如今着急的是，老吳起步比他快，他是否來得及適時擋下老吳那一刀？

最後的答案是：他辦不到！

原因並不是老吳出手太快，也並不是由於他起步太慢。

眞正的原因是：在這場詭異的謀殺案裏，他們這兩名殺手，其實只是兩名湊湊場面的龍套。

他這時固然來不及搶救徐家妞兒，同樣的道理，醉貓老吳的兇器，無論多麼鋒利，事實上也將無法損及徐家妞兒一根毛髮。

另一方面，儘管他們兩人全無法盡到職業上應盡的使命，他們的僱主也將絕不會感覺意外。

因爲僱老吳殺人的人，早就知道老吳沒有這份能力。

同樣的，僱小方保鑣的人，無疑也早知道小方不是這一塊料。

雙方僱人時，其所以會找上吸血鬼孫二，而不找薛嫂或蔡麻子，只是爲了孫二旗下的殺手多屬亡命派，找一名亡命殺手來幹這種事，到時候才會顯得更緊張逼眞而已！

那麼，今天這場謀殺事件，會不會只是一場兒戲呢？

絕不是！

今天，一定得有人死。

只是，殺人的人，絕不是老吳或小方，被殺的人，也絕不是徐家妞兒！

× × ×

應該死的人，是血鏢丁玄！

× × ×

說穿了，醉貓老吳受僱殺人，僱主眞正的用心，實際上只是想把丁玄從暗處引到明處而已。

因爲這種事只有一名亡命殺手才辦得到。

只有一名像醉貓老吳這樣的亡命殺手，才會自然而然地造成這種驚險萬狀的場面，也只有在這種間不容髮的緊急狀況下，丁玄才有挺身而出的可能！

關於這一點，那位僱老吳殺人的尙大爺，可稱得上是料事如神。

接着發生的事，就像事先經過排練似的。

老吳掠向車廂，小方搶救不及，就在這時候，丁玄出現了。

× × ×

丁玄現身時，還是老規矩，鏢先發，人後至。

人叢中一道銀光射出！

銀光直奔老吳的小腿肚，只聽察的一聲，老吳已快接近車廂的身軀，去勢登時由「飛撲」變成「飛爬」！

然後，通的一聲，老吳摔落，左肩撞在車門上，右手上的七首，深深插入柚木車板中。

車廂內發出那名小婢的驚叫聲。

徐香凝訝異地探頭車外道：「是你？這是怎麼回事？」

適時掠至的丁玄微笑道：「你們坐回車廂裏去，現在發生的這點小麻煩，我會應付的。」

徐香凝道：「藍叔叔呢？」

原來她還不知道無影鞭藍老二已經中了暗算。

其實，這也難怪。

淮揚帮虎豹兩堂的弟子，全是一等一的高手，藍老二傷中要害，死前哼也沒哼一聲，你叫這位無甚世故經驗的徐大小姐又怎會想到其他方面去？

丁玄面帶微笑，便是怕驚嚇了這小妮子，如今，他只好繼續微笑着道：「老藍追趕賊人黨羽去了，這輛馬車暫時由我負責。」

他唯恐對方再絮纏下去，說完，手一揮，表示談話結束。

接着，他輕輕一躍，登上車頂，高聲招呼道：「小方，你過來一下——」

他一句話沒有說完，突然發呆住口！

那裏還有小方的影子？

× × ×

小方的境遇，並不比老吳幸運多少。

他剛才身形方起，耳中便傳來一個冰

冷的聲音：「退回來，小子，別讓大爺白耗一蓬神機奪魂弩！」

小方耳鼓一嗡，全身都麻了。

他當然聽說過神機奪魂弩這種暗器。

如果對方以其他方式發出恫嚇，小方一定不會如此乖乖就範。

他是一名亡命殺手。

在他這些年來的殺手生涯中，他是經歷過不少大場面，也曾不止一次地從驚浪駭濤中死裏逃生。

總之，死亡的陰影，並不足以對一名殺手構成威脅，尤其是像小方老吳他們這一類的亡命殺手。

如今使小方心寒腿軟的，是傳說中，中了神機奪魂弩以後的那種醜惡死狀！

一個自命瀟洒風流的男人，樣樣都能忍受，就是無法忍受在別人心目中留下噁心的印象。

生前死後，都是一樣。

這正是小方除好色之外，另一個致命的弱點。

發話的人，顯然對小方的爲人了解得相當透徹，所以這時只輕輕兩句話，便將小方的身形，硬生生的給拉了回來。

小方剎住去勢，未及轉身回頭，便遭人以靈捷的手法，點中背後四處要穴。

他在失去知覺之前，甚至連點他穴道的人生做什麼模樣，他都未能瞧清楚。

× × ×

惡鬍子陸富帶着兩名虎堂的弟子，也趕到了。

這位金帶護法看到地上無影鞭藍二的屍體，一張面孔登時變了顏色。

丁玄指指車廂，做了個噤聲的手勢，然後飛身掠下車頂，悄悄地道：「先派人修橋，然後你帶殺手老吳駕車離開，安頓好小妞兒，再慢慢盤問兇徒，這裏的事，我來善後。」

× × ×

被抽掉的三塊木板，其實就藏在橋底下。

木板橋很快的裝修好了。

陸富突然火冒三丈，但仍以小妞兒的安全爲第一，所以橋一修好，就依丁玄吩咐，將馬車駛走了。

這邊，道路雖已暢通，但受好奇心驅使，圍着看熱鬧的人，却愈聚愈多。

丁玄終於在人叢中找到了殺手小方。

小方害怕發生的事，結果，並沒有發生。

因爲他如今安安靜靜的躺在那裏，就像睡着了一般，死後的形相，一點也不令人感覺噁心或是可怕。

這是他放棄抵抗的代價。

由於他未有反抗的表示，敵人也就沒有使用神機奪魂弩，他的致命傷只是一記普普通通的手刀。

掌緣砍中的地方，是後頸骨。

所以他的頸子現在歪向一邊，就像完全脫離了肩部一樣。

小方是誰殺死的？

對方爲何要殺死這名殺手？

如今那名兇手到那裏去了？

丁玄只朝四週人羣隨便掃了一眼，並未認眞去搜索那名兇手。

丁玄這種冷淡的態度，並不表示他對小方的死亡漠不關心。

小方的遇害，儘管不該由他負責，但是這件事多多少少總跟他有點牽連。別說他們還是交情不錯的賭友，就算只有過一面之緣，他也不能對這樁暴行完全置之不理。

如今丁玄沒有立即採取行動的原因，是因爲他深知道那樣做只是白費氣力。

瞧瞧吧：此刻四週的閑人擠得密密麻麻的，任何一張生面孔，都有可能就是那名兇手的化身。

他難道能把那些他不認識的人，一個個揪起來逼供拷問？

這種情形之下，也許只有丁玄明白，他不採取任何行動，其實，便是最好的行動！

對方今天要除去的目標，眞的是小方嗎？

這件事，只有他們當事人雙方心裏有數。

李二麻子賭場裏發生的變故，便是一個最好的說明，誰要代密宗教派追究當年那件袈裟血案，誰就得死！

領頭追查的人得死，沾上一點邊子的人也得死！

這就像釣魚一樣，只要有了魚餌，就別愁沒有魚兒上鈎。

而他本身，便是一枝最好的魚餌！

× × ×

小方躺在路旁，身軀側向一邊，左臂曲貼胸前，右手臂則壓在身子底下。

這是很常見的睡相，也是一種很常見的死相。

但如今丁玄都好像對小方這種臥姿發生了莫大的興趣。

他微皺着眉頭，緩緩繞着屍體反覆審視，彷彿小方這種倒臥的姿式上隱藏了很多秘密似的。

小方倒臥的姿式上，眞的隱藏了什麼秘密嗎？

當然不是。

丁玄這樣做，只不過是在拖延時間罷了。

也可說是給敵人一個下手的機會。

他相信殺死小方的那名兇手——也許還不止一個——此刻一定就隱藏在四週的人叢中。

他也知道對方對他這位血鏢有着很大的顧忌，不選定一個適切的時機，是絕不敢冒然出手的。

在李二麻子賭場中，那個名叫白天勇的漢子已經試過了。

他不是小方或老吳，他想對方上鈎，對方也在想他上鈎。而釣一條像他這樣大的魚，除了氣力之外，多少還得耗上一點心機才行。

但是，丁玄慢慢的有點感到失望，同時也覺得有點奇怪。

因爲時間已過去很久，四週人叢中，除了嘰嘰喳喳的議論聲，竟然什麼動靜也沒有！

對方煞費苦心，安排下今天這樣一個機會，難道會半途而廢？

那是絕不可能的。

因爲今天由於醉貓老吳表現不够好，局面也許稍稍走樣，但大致說來，如今仍

是一個趁亂出手的好機會。

這樣的機會，想要重新安排一下，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那麼，對方還等什麼呢？

丁玄忍不住又抬起頭來，朝四週人羣環顧了一眼。

這一次，他有了新發現。

他在人羣裏看到了兩張熟面孔。

×　×　×

第一張熟面孔，是張老實。

殺手張老實。

丁玄當然也知道這位張老實是個殺手，但他並沒有將這位張老實放在心上。

如果有人告訴他，今天要結束他性命的人，就是眼前的這位張老實，相信丁玄一定無法相信。

這並不是說丁玄想不起這位張老實的一身武功，也不是說丁玄認爲這位張老實沒有這份胆量。

而是說張老實此刻並不是站在一個有利的殺人角度上。

這一點外行人聽來一定感覺很可笑。

而事實上，這一點的確是目前這種環境下殺人的先決條件之一。

謀刺一名像血鏢丁玄這樣高手，咫尺之間，猝然發難，尚難保一定成功。

如果是站在兩三排人後面，一旦排衆而前，丁玄不會警覺？

張老實如今就站在兩三排人的後面，手裏還端着一隻茶碗。

他當然可以像醉貓老吳那樣，以茶碗作暗器，但可惜丁玄不是藍老二。

如果丁玄如此容易解決，敵人就犯不着偏用殺手了。

×　×　×

丁玄看到的第二張熟面孔，是一張非常美麗的面孔。

九尾金狐艾格格！

九尾金狐正在望着他微笑，一種很難捉摸的微笑。

沒有人能從九尾金狐此刻臉上那種笑容中，揣摩得到它的眞正含義。

幸災樂禍嗎？

不像！

表示關切？

當然更不像！

事實上，此時此地，這女人臉上根本就不應該出現笑容。

什麼事值得她莞爾而笑？

笑丁玄昨天沒有去向她請教，才會落得今天這般狼狽？

還是笑丁玄本人馬上也要變成一具屍體？

丁玄突然提高警惕。

他突然發現自己此刻這種舉動實在很危險。

九尾金狐和張老實，也許都不是準備動手殺他的人，但誰也不能保證這一男一女是否已被敵人收買。

這一男一女分立兩個不同的位置，其作用誰又敢担保不是爲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呢？

丁玄一念及此，決定改變這種以身作餌的不智之舉。

敵人應該出手而沒有出手，顯已因時制宜，改變了早先的計劃，他又何必守株待兔，一成不變？

於是，他決定運走小方的屍體，先返太平鎮。

這是一種且戰且走策略。

敵人當然不肯就這樣讓他太太平平的回到太平鎮，不過這樣總比困在人堆裏强得多，他不會迴避這一場遲早要來的殺戮，相反的，他還希望這件公案，愈早了結愈好。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密宗教派已經錯過了一次坐關大典，他希望即將到來的另一次大典，不致因他這名俗家弟子的無能而耽誤。

當然，他更希望，擒賊擒王，這次對付的人，就是當年血案的主腦。

小方的屍體，拿什麼搬運呢？

丁玄思索着，一面以足尖撥動，將小方的屍體翻正過來。

就在這一瞬間，丁玄突然發現小方壓在身子下的右手五指緊握，指縫裏隱隱發出一方紙角，好像死前拚命抓住了一份信函之類的東西。

這份信函難道載有重大的秘密？

丁玄提足精神，一邊提防着可能來自四週的突襲，一邊迅速蹲下身去，使力扳開小方的手指。

他取得的是個方勝兒。

方勝兒就是以紙片摺成長條，再折成一個四方形的紙摺的俗稱。

這是古時青年男女遞擲情書的簡便方法，以後便一直流傳了下來。

丁玄不放鬆警戒，一面拆開方勝兒，查看內容。

因爲這是小方拚死保存的東西，如不及時拆閱，也許會錯過了時機。

×　×　×

你道方勝兒上寫的是什麼？

「拆閱者死」！

不多不少，四個字。

四個端正的楷書，誰只要一拆開，便能一目了然。

這就是小方要告訴丁玄的？

當然不是！

因爲這根本就不可能是小方生前留下來的東西。

以丁玄之機警，他當然立即意味到這是怎麼回事。

可是，已經太遲了。

一股異香隨風入鼻，丁玄只覺喉頭一窒，便告失去知覺。

×　×　×

丁玄倒下，另一條身形，立即接着飛起。

這個飛起的人，正是張老實！

張老實的確是個老老實實的人，他不貪名利，不尚虛榮，即使在殺人時，他也是老老實實的穩紮穩打，完全按照僱主的吩咐行事。

他奉到的指示是：丁玄必須由他下手殺死。不過，他不必性急，儘可等到丁玄被暫時制服之後再出手還來得及。

這一份優差，本是青狠老陳的。

因爲青狠老陳太貪心了，一場牌九洩露了火龍珠的秘密，這份優差便又轉移到他張老實的身上。

在這之前，張老實幾乎一直不敢相信

世上眞有這種便宜事。

殺一個被制服住的人，跟殺一個死人又有多大分別？

這種輕鬆差事也值得一顆火龍珠的代價？

然而，他是個老實人，僱主怎麼吩咐，他就怎麼做。火龍珠已經到了他的手上，不是嗎？

所以，在這以前，他便一直站得遠遠的。

他也不担心會被丁玄發現。

因爲等他下手時，丁玄已等於是個死人。幹完這一票，他已決定收山，一顆火龍珠，價值在十萬両白銀以上，他的嗜好不多，即使討個三妻四妾，也够他舒舒服服的活上一輩子了。

現在這一時刻已經來臨。

他事先準備好的一支匕首，也已拔在手中。當他越過人羣頭頂，身形下降之際，他即已在丁玄身上選妥落刀的位置。

雖然他要取命的對象已失去抵抗之力，他仍然不想在這件輕鬆的任務上，花費太多的時間。

他身法靈巧，躍起時毫無聲息，即令此刻有人看到他撲向丁玄，也很分辨出他的意圖。

這是很重要的。

他必須預防歷史重演，發生在小方和老吳身上的變故，也很可能在他身上再度發生，所以他不能別人一眼便看出他上前是爲了要殺丁玄還是想救丁玄。

這樣做不僅可以減少阻力，同時也可以增加本身的安全。

他的確比小方和老吳都聰明得多。

當閑人們發現一條身形從天而降，因而發出驚呼之際，他匕首的尖鋒，業已觸及丁玄的後腦窩。

這時即使有人發現他居心不良，想攔阻也來不及了！

這可說是一次極其完美的刺殺行動。

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美中不足的話，那也許是這位張老實在出手之前，似乎還忽略了一個小節。

他當時實在應該先留意一下金狐的神情變化。

金狐當時就在他的斜對面，這女人默默地雜在人羣裏，在打什麼主意？難道這位金狐也像其他香客一樣，只是爲了好奇，在等着瞧熱鬧？

但是，他沒有。

所以他也沒有看到金狐當時的一雙眼睛，一直在緊緊的盯着他。

他身形撲出，金狐的右手，也跟着揚起。

他的匕首觸及丁玄的後腦窩，金狐的一支銷魂簪，也深深插進了他的天靈蓋！

這就是一般人常說的毫厘之差。

張老實一聲慘吟，老老實實的摔落下來。

歷史還是重演了一次。

不幸的是，這位張老實似乎還不及醉貓老吳來得幸運。醉貓老吳只是腿肚中鏢，他仁兄則是一簪命中要害，老老實實的送掉了一條老命！

人羣又引起一陣驚擾。

駭呼聲中，只聽有人怒吼道：「好個騷婊子，妳竟敢破壞大爺們的好事！」

一聲怒吼，帶起三道刀光。

兩道刀光直奔金狐，一道刀光則越衆飛撲仍然人事不省的丁玄。

奔向金狐的刀光，起自金狐背後，但金狐却好像是沒有覺察似的，連頭也沒有回過去一下。

直到兩口柳葉刀如瀉虹般堪堪逼近，才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罵了一句：「兩個沒教養的狗殺才！」

拍拍兩聲脆响，刀光突然消失。

兩位揮刀的「大爺」，刀光已經垂落，正分別以左手搗胸，彎腰踉蹌後退，噴出來的鮮血，在地面上劃出一道彎彎扭扭的紅綫，好像一個不小心的漆匠，提着一隻破漆桶在走路一樣。

一名頭髮花白的老媽子，雙手叉腰，站在金狐身後，臉上掛着冷笑。

她沒有去追那兩名漢子，因爲她清楚自己剛才那兩掌的份量。

果然，那兩名漢子跌跌絆絆退出五六步，就像約好了似的，突然身子一歪，雙雙栽倒。

兩口柳葉刀上，沾滿了鮮血。

他們自己的血。

另一位撲向丁玄的「大爺」，下場更慘，因爲招呼他的人，是另一位老媽子，柳媽。

柳媽比頭髮花白的楊媽還大三歲，但心腸却至少要比楊媽狠上三十倍還不止。

她今天的使命，是全力保護丁玄。所以，當丁玄中算倒地之後，她就慢慢攏去丁玄身邊。

撲向丁玄的漢子，身形一落地，便遭這位柳媽閃電一足勾倒，然後，這位柳媽足尖一挑，搶起那口柳葉刀，一刀順勢而下。

她砍的不是那漢子的腦袋，而是一雙足踝。那漢子疼極昏厥，但斷足不是致命傷，暈了會醒，醒來更痛，這份活罪，可够那漢子生受的。

三名持刀漢子分別死傷之後，一場可怕的謀殺戰，似已暫告一段落。

金狐排衆上前，緩緩地走向不省人事的丁玄。

她似乎早就料及今天這場變故，將會在什麼情況之下開始，以及將會在什麼情況之下結束。

所以，她也早就有了準備。

她這時以一顆小銀丹，塞入丁玄口中，兜起丁玄下顎，輕輕一搖一拍，只見丁玄喉骨微微滑動了一下，那顆小銀丹便順勢而下，吞入丁玄腹中。

約莫過了半盞熱茶工夫，丁玄打了個噴嚏，悠悠醒轉。

他支起身子，四下望了一眼道：「我是不是昏迷了一陣子？」

金狐微笑說道：「好像是昏迷了一陣子。」

丁玄的頭腦似乎還不怎麼清醒，他瞪着金狐，遲疑了片刻，才道：「這樣說來，是妳艾姑娘把我救活過來的了？」

金狐微笑道：「你中的是四川唐門一息迷魂散，姑娘身上恰巧帶着一顆老君清心丹，這只能說是你老弟運氣好。」

丁玄微微一怔道：「南海百花仙子以

百花精英焙製的老君清心丹？」

金狐微笑道：「普天之下，老君清心丹只有一種。」

丁玄帶着迷惑之色道：「這種清心丹，乃無價之寶，姑娘與在下素無交往，這顆清心丹姑娘豈非耗費得太可惜？」

金狐含笑點頭道：「不錯，這是一般人的看法。」

丁玄道：「而姑娘的看法，並不是如此？」

金狐笑道：「你應該想像得到。」

丁玄道：「哦？」

金狐笑道：「今天的江湖上，老君清心丹只有一種；同樣的道理，今天江湖上的九尾金狐，也只有一個。」

這意思也就是說：只有不平凡的人，才能以不平凡的毅力，而作出不平凡的決定！

丁玄笑了，笑得很詭秘。

金狐臉色微變道：「你笑什麼？」

是的，丁玄的確不該在這個時候忽然露出笑意。

別說金狐這幾句話並無可笑之處，即使金狐一時大意，措詞設有不當，他也不該在這個時候露出這種輕佻的態度。

九尾金狐是怎麼樣一個人？江湖上對她的評價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她曾救過他一條命，是他的救命恩人，這總是錯不了的。

救命恩人，不啻是再生父母。

一代青年豪俠，難過連這麼一點起碼的常識和禮節都不懂？

丁玄臉上仍留着殘餘的笑容，但這種笑容顯然已只是一種肌肉的扭曲。

他無疑已爲自己的失態感到慚疚。

他乾咳了兩聲，勉強笑着道：「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還以爲姑娘……咳咳……」

金狐緊緊盯着他道：「你以爲姑娘怎樣？」

丁玄道：「以爲姑娘，咳咳，以爲姑娘這只是一種冒險的投資，想憑一顆老君清心丹在丁某身上換取更高的報酬……」

金狐頭一點道：「這一點你倒是完全猜對了。」

她不理丁玄那副楞楞然的儍相，淡淡地又接着道：「關於這一點，你也許只說錯了其中的兩個字，那便是姑娘這項投資，百分之百可靠，絕無絲毫風險可言！」

丁玄道：「有人向姑娘許下保證？」

金狐道：「是的。」

丁玄道：「這個人是誰？」

金狐道：「老君清心丹。」

丁玄一怔道：「姑娘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金狐道：「老君清心丹雖然能够化解各種迷魂藥毒，但它本身也有一種破壞力量。」

丁玄道：「什麼破壞力量？」

金狐道：「可使服用者功力暫時喪失了。」

丁玄道：「暫時？」

金狐微笑道：「是的，暫時。但如果事後不謀補救，暫時也可以變爲永遠。」

丁玄默默地吸了一口氣，微微曲張雙臂。

就是完全不懂武功的人，也不難看出丁玄這一動作的用意。

他顯然是在查察他的功力，是否眞的已受到了損害？

丁玄一身功力喪失了沒有？

這可以從丁玄做完這一動作之後的表情上，獲得正確答案。

丁玄像嘆息似的，慢慢的吐了一口氣，緩緩點頭道：「好——」

雖然只有簡短的一個字，但是這時表達的情感，則無疑比千言萬語還要來得強烈。

金狐顯然並不將丁玄此刻的感受放在心上，這時微微一笑，又接着道：「所以，我說，你老弟大可不必把我九尾金狐當作救命恩人。我們之間，毫無恩怨情義可言，說得更明白一點，我們有的，只是一種交易行爲！」

丁玄像是費了很大氣力，才裝成若無其事地注目問道：「芳駕付出一顆清心丹，想換取的代價是什麼？」

金狐微笑道：「這個問題，你就是不問，我也會告訴你的，但時間和地點，可得由我選擇。」

× × ×

金狐選擇的時間，是當天晚上。

地點是駱家客棧後院。

× × ×

駱家客棧後院。

一號上房。

上房內紅燭高燒，佳肴滿桌，美酒盈樽。

無論從那一個角度觀察，此刻坐在金狐對面的丁玄，都不像一名階下囚。

但是，今晚的氣氛不論如何美好，丁玄的心情也輕鬆不了。

凡待決之囚，照例均可享受一頓豐盛的酒菜。

豐盛的一頓，也是最後的一頓。

所以，金狐今晚愈是殷勤備至，丁玄也就愈有這種感覺。

感覺自己是一名待決之囚。

因爲金狐日間已經說得很明白，他們之間，無任何恩怨情義可言，有的只是一種交易行爲。

那麼，今晚這種殷勤的欵待，豈非很明顯的只是一種商業手段？

一旦交易完成，他失去了利用價值，又是一付什麼情景呢？

只要是了解金狐爲人的人，都不難想像得到。

不過，儘管丁玄非常清楚他今晚的處境，但是他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則恰恰相反。

他表現得完全像一位受禮遇的上賓。

金狐敬菜他吃菜，金狐敬酒他喝酒，金狐微笑他微笑，金狐談到天氣，他就打哈哈。

一切虛僞客套全用完了，金狐忽然笑意一斂，凝望着丁玄道：「今天在官道上，當我以一顆清心丹爲你解毒之際，另有三名陌生漢子，持刀突出冷襲，你猜不猜得出這三名漢子的來路？」

丁玄微笑道：「姑娘如此發問，是不是因爲已經摸清了三人的」份？」

金狐道：「是的。」

丁玄笑道：「而姑娘則算定我丁玄一定猜不中？」

金狐道：「應該猜不中。」

丁玄笑道：「萬一猜中了呢？」

金狐道：「罰酒三杯。」

丁玄搖頭道：「不行。」

金狐道：「嫌輕？」

丁玄道：「不是！」

金狐道：「否則怎麼說？」

丁玄道：「喝酒是一種享受，尤其這種陳年菊花露，三杯酒應該是一種獎賞，根本談不上是種處分。」

金狐道：「那要怎麼辦？」

丁玄笑道：「滅燭留髡！」

九尾金狐出身書香世家，當然懂得這四個字的意義。

所以她的俏麗臉蛋兒上，馬上浮起了兩片紅雲。

丁玄微笑道：「如何？」

金狐狠狠白了他一眼道：「你眞有這份心情？」

丁玄微笑道：「我等候這一天，已經等待了很久了？」

金狐道：「你知不知道九尾飛狐的另一外號叫什麼？」

丁玄道：「知道，化骨爐。」

金狐笑道：「你以爲你是鐵打的金剛嗎？」

丁玄道：「我不是。我只是一個平凡的男人，所以，我也像一般男人一樣，响往一句老話：但願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金狐似嗔似怨地睥睨着他，緩緩點頭道：「好，你先說來聽聽。」

丁玄微笑着一字字地道：「我猜他們一定是淮揚帮虎豹兩堂的弟子！」

幸好這時上房中沒有外人，這種估計如給外人聽去了，對方不懷疑這位血鏢喝了酒才怪！

這種事可能嗎？

他血鏢丁玄不惜冒生命之險，全力維護淮揚帮主的千金大小姐，而該帮虎豹兩堂的弟子，反欲置他死地？」

這樣說起來，那位豹堂弟子，無影鞭藍老二，豈是不也等於死在他們自己人的手裏？

金狐聽了，一聲不响，喃喃好一會，才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密宗絕藝傳人，果然不同凡响。」

她忽然緊盯着丁玄道：「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該帮有人在打你的主意？」

丁玄微笑道：「我如能未卜先知，又怎會遭迷魂香迷倒？」

金狐惑然道：「那麼——」

她顯然不曉得如何發問才好。

丁玄又笑了笑道：「這個問題，應該到此爲止。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屬於自己的秘密，不是嗎？」

金狐皺緊了眉頭，道：「我並無意一定要追究你在這方面的私人秘密，我只是担心你也許會忽略了目前這種局面的嚴重性。」

得罪一兩名殺手，算不了什麼，如果對手換成勢力龐大的淮揚帮，就不能等閑視之了。

這是金狐的言外之意。

這意思丁玄當然懂得。

丁玄只是微笑。

金狐又嘆了口氣道：「你殺過淮揚帮兩名金帶護法，最後却成了該帮的上賓，且跟另一名金帶護法成了莫逆之交，如今你爲了保護帮主的女兒，却又遭該帮虎豹堂的弟子狙擊了，想想這筆糊塗帳，眞叫人暈頭轉向……」

丁玄微笑道：「應付這一類的事情，我有個很好的辦法。」

金狐道：「什麼好辦法？」

丁玄笑道：「凡是想不透的事情，我就不想！」

這聽來雖然像句笑話，但這的確不失爲做人處世的方法之一。

這世上叫人想不透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有些事情你即使想對了頭，也不一定就能找得出答案來。

碰上這類事情，你如一味倔强，日夜苦思不休，那豈非有意跟自己過不去？

所以，一個人若能做到凡是想不透的事情，通統拋去一旁，他至少可以比別人省去很多煩惱。

金狐當然明白這只是丁玄避免正面回答問題的一種藉口，她如果打破沙鍋問到底，就未免顯得太不識趣了。

因此，她僅淡淡地又白了丁玄一眼，便轉換話題，接下去道：「既然如此，我們言歸正傳如何？」

丁玄微笑道：「我早就洗耳恭候多時了！」

金狐正容道：「如今你該再不會否認你是密宗絕藝的傳人了吧？」

丁玄道：「我從沒有否認過！」

金狐道：「那麼，昨天在胡集李二麻子賭場裏出現的那位白鬍老頭，也就是閣下的化身了？」

丁玄道：「姑娘的耳目果然靈通。」

金狐道：「當時白鬍老頭對密宗十項絕藝所作的解釋，都是事實？」

丁玄道：「一字不假。」

金狐點點頭，稍爲停頓了一下，才又緩緩地接着道：「我不是一個貪心的女人，所以我的要求也不會太過份。你打算以十藝中的那一部份，來作爲我那顆老君清心丹的補償？」

丁玄端起酒來喝了一口，慢慢放下杯子，笑着回答道：「我可以這樣告訴妳：密宗十藝，無論那一項，都不適宜於一個女人修習！」

金狐道：「如果這個女人願意呢？」

丁玄道：「妳這樣說，就表示妳沒有聽懂我說的話。」

丁玄眞正要說的其實是：無論妳想學其中那一項，我也不會傳授與妳！

這種絃外之音，金狐眞的沒有聽懂？

並非如此！

不會聽話的人，其實是丁玄！

金狐現在說：「如果這個女人願意呢？」這句話本身便是一種針鋒式的答復。

她只是以「願意」兩字來代替了「堅持」。

如果把「願意」換成「堅持」，她的態度，便很明顯了。

她是因爲丁玄說得婉轉，所以也將語氣說得十分含蓄。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徐文長妙計救朝奉

明朝時，浙江省紹興縣城中的一家大當舖，有一次收購了一件古玉器，當時以爲這玉器是稀世寶貝，立即付了一千兩銀子，後來發現這玉器是假的，當舖老闆很生氣，立刻要負責鑑別典當的和決定付價的某朝奉（即當舖的管事）如數賠償。

這朝奉家境清寒，那有這些銀子來賠，急得快自殺了，後來知道徐文長一向精明，遇到事情總有些特別的法子，就前往叩見，說出實情，請他幫忙。徐文長一方面同情這朝奉說：「你就……只要這樣做，那騙子一定會回來贖回，如此你就沒什麼大損失了。」

這朝奉得了這一妙計，神色變得很快樂，辭謝了徐文長，回到當舖，與老闆商量了一陣子之後決定依計而行。過了些時候，當舖老闆準備了幾樣酒菜，設宴邀請了當地有名望之人士和同業，酒過三巡，他忽然站起來對客人們說：「我今天邀請各位光臨，是因敝舖前些時候以一千銀子收購了一件天下罕見的玉器，這是漢朝以前的古玩，實在是活了一輩子也難以見到，因爲再過不久，當期就要滿了，特地趁此機會拿出來，供大家鑑賞一番，好叫大家開開眼界。」說完後，轉身入內取物，捧出一件玉器出來，剛要拿給客人看時，不小心滑了一跤，將那玉器掉落地上，打得粉碎，老板吃了一驚，呆了一會兒才叫人把碎玉檢起來，拿了進去，諉稱身體不舒服謝客，客人們都很惋惜，還沒到終席時都已各自走了。

這件事很快的傳遍了紹與府，那當假玉的騙子心裏想：「我的假玉既被當舖老板跌碎了，現在我去拿，他沒有原物交還，只有再行賠償，我又可敲他一筆銀子了！」於是到處借錢，湊足了一千兩銀子，很高興的到原當舖去取玉器。

那朝奉先看了看當票，再將銀子點清後，反身走進去，拿了那一件原當的假玉器給他，這一下使騙子嚇住了，仔細詳看之後，確實是本來那一件，他一時沒話可說，只好將原物帶回了。

原來這當舖老板在酒宴時所跌碎的，也是仿做的假玉器，客人都未仔細看，都以爲是眞品。大家非常敬佩徐文長聰明，救了窮朝奉，也懲治了那騙子。

縱火歸贓

明朝時，有個官人名叫海瑞，奉命到江南去賑濟災民，江蘇上元縣的縣令，承辦這事不負責，被海瑞痛罵一頓，懷恨在心，偷偷地竊取海瑞的印信。隔一天，海瑞知道印信已失去，回想在他臨時的館舍出入的人，祇有上元縣令一人而已，大概是因爲自己對他的訓斥而懷恨，故意要這個惡作劇，假定當面質問他，決不肯承認。於是暗中吩咐廚房的差役，在上元縣令到來的時候，縱火燒柴房。

上元縣令盜取印信之後，還裝作若無其事地去海瑞的行館，坐定之後，柴房起了大火，火光熊熊，僕役急奔而來報告海瑞，氣喘不已地說後舍失火了，海瑞裝成很驚慌的樣子，趕緊拿了空的印匣，交給上元縣令：「這裏頭是我的官印，麻煩你暫時保管一下。」

上元縣令當然知道裏面是空的，但又不能說破，只好拿着空匣回去；過不了多久火救熄了，而上元縣令照理不能將空匣子交還海瑞，只得拿着偷來的印信重新擺入匣中交還原主。

楚莊王絕纓宥將

春秋末期，有一天，楚莊王命廚官準備些佳餚以設宴，並召集所有的樂師歌伎舞伎等，請他們在酒宴時跳舞奏樂，以增歡樂，滿朝所有的文武官員，皆狂歡痛飲，十分高興。

酒宴進行到月將西沉時，突然窗外吹進了一陣風，把所有的燭光吹熄，這時大家都已酒意薰然，有一位官員，趁機拉了一下美人的衣服，這美人十分不高興，却也很機警，不動聲色的將這位官員的帽纓拉了下來，藏在身後，仍然掙脫了，走到光綫較清楚的地方看清楚後，偷偷地拿着纓帽向楚莊王告狀。

楚莊王暗自想道：「我爲什麼要在此時此地說穿，故意的標榜美人高潔，而讓武士受辱呢？何況，今天大家都已酒醉，行爲難免會……。」

於是，他起身對大衆說：「今天晚上，你們大家和我一起開懷暢飲，不把帽子脫下來的話是不會飲得痛快的，大家把帽子脫下，然後好好享受吧！」

羣臣聽了之後，都立刻將帽子拿下來了，隨後楚莊王命人重燃燭火，光明復現，大家繼續豪飲，直到個個都醉薰薰的才撤席而散。

沒多久，楚國率大軍攻打鄭國，當楚軍圍攻鄭國時，戰局僵持不下，這時突然有一位武臣，自動上前向鄭軍衝殺了五次，五次都小有收獲，並且靠他的前鋒，楚軍蜂湧而上，終於楚國大勝。

莊王內心高興，便命召這一位武臣前來領獎，並加以慰勉，這個人原來就是那次夜宴被美人拉下帽纓的那一位。

否則，她大可以開門見山：「你的一身功力，完全掌握在本姑娘手上，學與不學，可由你不得！」

所以，金狐這時只是淡淡一笑，她希望由丁玄自己慢慢去體會目前的情勢。

丁玄又喝了口酒，接下去道：「如果妳沒有聽懂我的意思，我就不妨直話直說了。」

金狐點點頭，表示現在洗耳恭聽的是她。

丁玄道：「密宗弟子，與世無爭；密宗十藝，也多以防護爲主，就算妳金姑娘眞的有恩於我，我也不能以密宗絕藝，作爲一份人情，私相授受！」

他慢慢的又加了一句道：「何況芳駕對在下根本就無恩惠可言。」

金狐玉容微變道：「男子漢，大丈夫，這種話你也說得出口？」

丁玄道：「我說的是實話！」

金狐慍然道：「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本姑娘當時在場，你早成了殺手張老實的刀下之鬼？」

丁玄沒有回答。

金狐慍聲又道：「唐家一息迷魂香，毒性強烈，就算沒有張老實向你下手，時間一久，你也難活命。姑娘耗費一顆老君清心丹，難道竟對你一點好處沒有？」

丁玄苦笑。

金狐冷哼道：「開口呀，你是不是已無話可說？」

丁玄苦笑道：「我要說的話多得很，就只怕你姑娘聽不進去。」

金狐道：「只要是人話，我會聽得進的。」

丁玄道：「好！我現在先回答妳姑娘最後的一個問題。姑娘的老君清心丹，的確救了一個人的性命，但這個人可不是我丁玄。」

金狐道：「誰？」

丁玄道：「妳姑娘自己。」

金狐的一張面孔，突然漲得通紅——

當然不是羞得發紅。

這是給氣紅了的！

如果不是因爲丁玄功力喪失，已無還手之力，她這時也許早就一個耳光括過去了。

但丁玄却似乎毫不爲意，緩緩接下去道：「姑娘應該知道，今天官道上發生的種種事故，完全是爲了要除去我丁玄，這是一次煞費苦心的安排，爲了達到目的對方甚至不惜在必要時，以徐家那小妞兒作祭品，對方用心之毒，於此可見一斑。」

金狐臉色，稍稍緩和。

儘管丁玄尚未完全解釋清楚，但這一段話，却無疑都是實情。

丁玄接着道：「對方這一次未能成功，原因當然很多，但毫無疑問的，妳艾姑娘應屬對方的第一支眼中釘。」

丁玄說到這裏，輕輕嘆了口氣道：「姑娘別以爲殺了對方四個人，就以爲對方技倆不過如此，說句姑娘不愛聽的話，若是惹惱了對方那位幕後主謀人物，單憑姑娘方面的人手，我聽說一定應付不了。」

金狐道：「你已知道對方那位主謀人物是誰？」

丁玄道：「已經想到了一個人，但我還不能斷定他是否就是當年袈裟血案的正兇。」

金狐沒有追問這個人是誰，她知道這是一個關係重大的秘密，如果丁玄沒有忌諱，他早自動說出來了。

不過，這仍然沒有解釋清楚，金狐一顆老君清心丹，爲什麼會救的是她自己？

丁玄又喝了口酒，繼續說道：「當姑娘的一顆清心丹，塞入在下口中時，似乎忽略了一個小節。」

金狐道：「什麼小節？」

丁玄道：「在下的牙關並未僵硬。」

金狐一呆道：「你中毒昏迷，原來是僞裝的？」

丁玄笑笑道：「一息迷魂香的確是眞材實料，不過它可迷不倒正牌的密宗弟子，否則密宗十藝中那個醫學，就要給刪除掉了。」

金狐想了想，又道：「你既然要佯裝中毒，爲什麼不裝得像一些？」

丁玄笑道：「我原先詐昏，不過是想逮住動手殺我的人，以便循綫追兇，殺手張老實既已被妳除去，我若是繼續裝下去，姑娘說不定就要嚐到神機奪魂弩的滋味了。」

金狐道：「你意思是說，對方那位正主兒是被你嚇走的？」

丁玄笑道：「差不多可以這樣說。妳疏忽了的細節，對方於人羣中定已瞧得清清楚楚，對方既看出我並未被迷倒，當然心存顧忌。」

金狐道：「你……你連神機奪魂弩也不怕？」

丁玄道：「這種歹毒無比的暗器，沒人敢說不怕。」

金狐道：「那麼，敵人既擁有這種霸道的暗器，他們爲什麼不趁你昏迷倒地的那一瞬間猝然出手？」

丁玄微笑道：「我也曾有過這種想法，尤其是在他們尚未看出我使詐之前，那的確是個很好的機會。」

金狐道：「但對方結果並未利用此一機會，你認爲那是爲了什麼？」

丁玄道：「這情形有兩種解釋。」

金狐道：「那兩種解釋？」

丁玄道：「第一，也許是我這兩年在江湖上闖出的一點虛名鎮住了他們，使他們無法確定，到底是他們的奪魂弩快？還是我的鏢快？」

金狐道：「第二呢？」

丁玄微笑道：「第二種解釋，便是那位主謀人物，爲人行事，一向謹愼，凡事不具有充份把握，決不貿然付諸行動！」

金狐道：「所以他們買通了一個殺手張老實？」

丁玄笑道：「這也證明一個人還是小心謹愼一點好？」

金狐眼珠兒轉了幾轉，忽然帶着幾分幽怨，也帶着幾分期切之色道：「照這樣說來，我白白耗費一顆老君清心丹，結果是什麼代價也得不到了？」

丁玄微笑道：「妳可以見得到一樣東西？」

金狐雙目中立即浮起了一片希望的光芒道：「得到什麼東西？」

丁玄道：「一個告忠。」

金狐不覺一楞道：「你說什麼?」

丁玄微微一笑道：「九尾金狐艾格格，因爲人長得美，武功又高，一些想打她歪主意的臭男人，因爲吃不着天鵝肉，便造了她很多不堪入耳的謠言，希望結娘能夠潔身自愛，妳冒用人家的招牌可以，但可千萬別誤信人言，損害了人家艾姑娘的清白。」

金狐玉容遂變，張目結舌道：「你……你……你是說……」

丁玄微笑道：「我是說，楊媽柳媽，雖是金狐的老人，但她們對金狐當年突然失踪的底蘊，也不一定十分清楚，根據丁某人獲得的消息，那位正牌金狐不僅仍然活在人世上，甚至可能目前也已來到了這座殺手鎭。」

金狐突然道：「我不相信！」

丁玄道：「爲什麼?」

金狐道：「那位艾姑娘如果仍在人世?或是來了殺手鎭，她的行踪一定瞞不過柳媽和楊媽。」

丁玄道：「這個妳姑娘就錯了。」

金狐道：「什麼錯了?」

丁玄道：「楊媽柳媽鼓勵你姑娘出來冒充金狐，不外三點仗恃：第一，她們確信金狐已死。第二，妳姑娘長得跟金狐極其相像。第三，她們跟隨金狐多年，熟知金狐之言行，及生活細節，有她們從旁敎導及呵護，將絕不愁遭人識破。」

他笑了笑又道：「楊媽柳媽對故主之忠誠與懷念，是感人的，但這恰好也造成妳姑娘在仿傚方面的一大敗筆！」

金狐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丁玄道：「楊媽柳媽找上妳姑娘，確實投對了，因爲妳姑娘的確長得跟那位艾姑娘一模一樣，十分酷似——但那應該是指十年前的艾姑娘而言。」

金狐眨眨眼皮，神情上已漸漸露出領會之意。

丁玄接着道：「以她們對故主的情感，她們心目中的艾姑娘，也許永遠不會老，但她們忘却無情的歲月，已過去整整十年。」

金狐默然不語。

丁玄道：「姑娘今年最多廿一二，而眞眞正正的金狐艾姑娘，目前少說點也該是三十出頭的人。」

金狐忽然抬頭道：「你見過那位艾姑娘本人?」

丁玄只是微笑。

平常時候，微笑多半代表默許，如今丁玄的微笑，則表示拒絕。

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金狐嘆了口氣，只好接着道：「那就請你說出你的忠告吧?」

丁玄也歛起了笑容道：「我的忠告是，姑娘身手雖然不俗，雖然有楊媽及柳媽全力護衛，但姑娘畢竟年紀還輕，硬裝老成，也裝不像，最好早早離開這片是非之地，犯不着捲入目前這陣漩渦中，招致無謂的煩惱?」

金狐沉默了片刻，才滯緩地道：「謝謝你的忠告，我一定好好攷慮就是了。」

丁玄起身道：「我也謝謝姑娘的酒菜招待，希望下次碰面時，大家都已離開這個名叫『太平』而實則一點也不『太平』的小鎭。」

× × ×

很多人名、地名，生來便帶着一股諷刺意味。

三歲孩童夭亡，那是福薄，如問名字，却很可能叫作長壽，祖彭什麼的。

叫化子中，名叫富貴，榮祿，大福的人多的是。

也有人喜歡將禮、義、忠、孝、等字嵌入名號中，但實際上却往往是個十足的小人。

太平鎭這個地名，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太平鎭上，那一天眞正的太平過?

尤其是今天晚上，這個小鎭的每一角落，幾乎都隱藏着一種無形的殺機。

× × ×

大平鎭上，共有兩家客棧。

除了駱家老棧，另一家客棧便叫太平棧。

× × ×

香期前後，太平棧當然也住滿了客人了。

不過，鎭上這兩家客棧，目前雖然同樣住滿了客人，但事實上却住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客人。

住在駱家老棧，客人可以包上房，泡好茶，喊酒，點菜，叫姑娘，只要大爺興緻好，甚至可以一邊叫人搥背捏脚，一邊磕着瓜子聽曲子。

太平客棧呢?說來可憐得很，在這兒即使是打盆洗脚水，也多半得由客人親自動手。

不是店小二不夠勤快，而是客人自己不好意思。

因爲他們知道明天結帳離去時，自己絕不會在房飯錢之外給一文小費。所以，這兩家客棧雖然同在一個小鎭上，營業方面却永遠沒有紛爭，他們各有各的主顧，誰也不担心對方會搶走了自己的生意。

這也就是說，住慣駱家老棧的客人，即使食宿全部免費，他們也不會去光顧太平棧。

同樣的道理，太平棧的老顧客，也絕不敢去問津駱家老棧。

別說房飯錢他們負担不起，單是吸血鬼孫二的一對勢利眼光，就夠他們生受的了。不過，今晚的情形却有了例外。

因爲現在便有一個住慣了駱家老棧的客人，正在走向鎭尾上的太平棧。

這個人便是血鏢丁玄。

× × ×

在太平鎭上，丁玄不是沒有落脚的地方，他如今趕去太平棧幹什麼?

他知不知想謀算他的人，可能已在太平鎭上佈下了天羅地網?

答案是：丁玄知道。

他知道敵人清楚他一時不會離開太平鎭，定會認爲事先於太平鎭設伏，乃上上之策。

而他如今趕去太平棧，便是爲了他也清楚這一點。

因爲他已替對方設想過了，隱伏人手，最佳實莫過於太平客棧。

他現在趕去太平棧，正是俗話所說的，自動前去「送死」！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血劍鴛鴦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山洞中，鳳嬌從梅姥姥口中得知瑛姑即是鄖岱土司之女，也即是季公子的妻子，但因季大將軍在平定苗疆時殺死不少苗民，使苗人對季大將軍十分痛恨，也使瑛姑恨起季公子來，十幾年來連她的兒子小寶以及她的師傅桑大俠都不願見面，而梅姥姥也因在年輕時用情不愼，而誤殺了自己心愛的人，也就是玉羅刹的父親，此時桑大俠和季公子小寶等都在尋找瑛姑，而玉羅刹也在尋找梅姥姥想報她殺父之仇，鳳嬌明白玉羅刹和梅姥姥之間的一段仇怨，決定要爲她們化解……

支走老和尚　又逢屠人魔

鳳嬌耳目併用，也停下來喘一口氣，她是因爲着急而氣促起來，姥姥去了那裏啊，瑛姑呢?血劍沒交到她手中，她父女仍担着干係，她先前把血劍投入那樹洞中，會不會被人瞧見了?

這番一路南來，多少武林中人在覬覦血劍，而一路之上，發生了這麼多事故，會不會引來更多的人，而敢覬覦血劍，敢來爭奪的，那武功也必有過人之處，想到眼前的這些人，就莫不都是神出鬼沒，尤其是瑛姑明知她先前是去取出血劍來給她，爲何突然失了踪，是不是她發現有人入谷來了?

谷中靜得只有風吹草動的聲音，除此之外就只是偶然有啁啾的鳥語，越是出奇的靜，不自覺也越是担憂。

不料她這一小心，果然聽到人聲了，而且就在古樹的那一面，別說那藤蔓和灌木糾結成了一堵綠牆，那古樹大得數人才能合抱，是以，人在樹後，她豈能看得見，而且有人聲，那就不會是一個人，她也不敢長起身來，不自覺鑽入樹叢，把身子隱蔽得更嚴密些。

這會是誰?那話聲雖低，但分明聽到過，只是太低得辨不出聲，幸是谷中太靜，相距也近，她還能聽得出來，果然是兩個人。鳳嬌不但怔住了，而且感到一陣驚恐，因爲那是兩個男人在談話。

不，不會是人屠戶，因爲湘江一判早已走了，當然也不會是桑大俠，那麼，兩個男人，還會有誰?陡然間，鳳嬌心下劇跳起來，會不會是季公子和小寶來了?會不會到了芷江不見她們，向這面迎了來?

不，那兩個人中沒一個是嫩嗓子，一個還是……是個和尚，啊!

只聽一人低聲道：「大和尚，我說的都是實情，信不信由你，哈哈，你們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嘴裏說四大皆空，竟也……到底黃金是亮的，眼睛是黑的，哈哈……」

隨着一個蒼老的聽音宣了一聲佛號，說道：「善哉，桑大俠誤會了，我那師弟

因要重修少林下院，許下宏願，要建一座藏經樓，桑大俠你豈不知，小寺僻處深山，素少香火，何來這大筆銀兩，是以聽聞郎岱土司出下重賞，即刻南來，唉，不料竟……」

桑大俠！鳳嬌一怔，這不是老花子的聲音啊，難道還有人也姓桑？但那和尚提及少林下院，她可想起那晚在沔陽近郊，喪命在終南三惡手中的生面佛來，她雖沒眼見，但聽她爹說過，生面佛是傷在玉羅剎手下，但殺死那和尚的，却是終南三惡，那三惡不安着好心，之所以要殺死生面佛，爲的是要嫁禍於玉羅剎，三惡被玉羅剎一再戲弄，老羞成怒，是以嫁禍於玉羅剎。

「不料竟死在那婆娘手中。」那人的聲音又回復到先前一樣低，說道：「那日我在洪湖，遇到終南飛狐時，已是只賸下一口氣了，你那師弟生面佛死了也不明不白，總算你我有一份交情，這才趁路過青陽禪院之便，帶個信給你，却是你可尋到生面佛的屍首了？終南飛狐說，便在那牆外的樹下。」

那和尚道：「阿彌陀佛，事隔多日，那還有屍首可尋，官面上把他作了無頭公案，已草草掩埋了，可憐那老住持幾乎亦死在獄中，幸是桑大俠帶了信去，我對那官面上說明了究竟這才將他釋放出來。」

當眞那人是誰，那聲音雖不很熟，但分明聽到過，不用說，這和尚是爲找她師傅玉羅剎報仇而來的了，但這兩人又怎生在此出現，而且正是她投下血劍的古樹前，難道她把血劍投入樹洞之時，被兩人見到了？

不，不會的，若是見到她把血劍投入樹洞，還不會即刻取去，遠走高飛？

聽，有脚步聲，原來是那人在樹前來回走動，又在說了，那聲音便也時遠時近。說道：「大和尚，你來得可眞快，不料你倒趕上了，好極了，那婆娘可寃苦了我，若不是碰到大和尚，我眞得趕去芷江不可，我也要多受兩日活罪。」

和尚道：「那隻蝎子一定不小，不然你中的毒不會那麼厲害，我們那少室山中，也多蝎子，我知道苗疆的山中，最多五毒，尤其是蜈蚣和蛇，是以臨行帶備了解毒的藥物，阿彌陀佛，這桑大俠你好心立得好報，剛巧和你遇上了。」

是了，原來兩人是在雪峯山中遇上的，不用說……啊！鳳嬌知道了，敢情這是鬼影手，原來也姓桑，糟了，鬼影手這番前來，必然恨極了她師傅玉羅剎，再加上這個大和尚。不，還得加上人屠戶，一朝若面對着三個對頭，都是當今有數的高手，她師傅武功再好，可也不能以一敵三，何況還不知道這麼兩個厲害的對頭又在暗處。

鳳嬌不自覺退縮，她想，得趕快告訴師傅，却聽兩人又在說了，是那大和尚的聲音，說：「奇怪，那妞兒先前詭詭祟祟？怎又不見人了？」

半晌，才聽見那鬼影手說道：「大和尚，我們可是有言在先，你找玉羅剎，替你師弟報仇，我一定幫你，這個妞兒可是我的，你可不能和我爭奪。」

大和尚道：「善哉，桑大俠，老衲雖不能四大皆空，但已偌大年紀，却已是眼中有色，心中無色，悟得色空空色……」

鳳嬌登時臉上發熱，若不是咬緊了牙兒，幾乎啐了一口，恨得她幾乎要跳了出去。

却聽見鬼影手壓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道：「大和尚，看來你還是四大不空，心中有色，不然你怎會想到色字上頭去，不過，我倒是希望你財空才是眞，我老實告訴你吧，你師弟也可說就是死在這妞兒手中。」

那和尚道：「你！你說甚麼？」

鬼影手道：「你那師弟生面佛，不是爲了血劍而來的麼，這是你早知道了，你可不知道血劍就在那妞兒身上，我也就是追踪她而來。本來她已落到你師弟生面佛手中了，不料被玉羅剎那婆娘救了去不說，還把你師弟殺死了，我却晚了一步，待得趕上，又被龍江釣叟那老兒攪在裏面，你當然知道那老兒的厲害。」

大和尚道：「啊！那老兒沒死？多年來已絕跡江湖，都說他死了。」

鬼影手道：「這就叫禍害一千年，死甚麼，原來龍江釣叟隱居在洪湖邊上，江湖中竟沒一人知曉，而且武功更厲害，那終南三惡便都死在他手中，我鬼影手這一生還沒怕過人，眞要憑拳脚功夫，可也不怕他，却對他那根釣竿忌憚三分，你想，任你身法再快，奈何他那釣絲一拋，連臂帶竿，就是五六丈，尤其是眼見終南三惡死得那麼慘，我也就難免有些胆寒了，何況說甚麼我和那終南三惡也有點交情，死的要埋，傷的要治，都不能不管，待得終南飛狐終也不治死了，這妞兒一行人也南來了，本來在岳陽眼看已追上了，却不料又上了當，這妞兒和她爹竟然狡獪之極，來了個金蟬脫殼，我一直跟踪那船橫渡洞庭湖，待得追到沅江口，才發覺上了當，這才急忙向這面趕來。大和尚，你明白了吧。」

鳳嬌却也明白了，難怪鬼影手本是一路追踪而來的，却到了這裏才現身，原來被誘去沅江了，季公子發現的敵踪，必也就是他了。

那和尚又說了，道：「桑大俠，你放心，我那師弟雖是爲了那萬兩黃金的賞格而來，但却是出於善念，爲了修下院，建藏經樓，若然我知道血劍行動這麼多從不在江湖中行走的武林中人，也聳起爭奪，或早就阻止他了，你放心，即使那血劍落入我手中，我也雙手奉送給你桑大俠。佛說因果，老衲可不願種此惡因。」

鬼影手道：「好，咱們就一言爲定，你看我就手到把她擒來。」

鳳嬌才怔得一怔：這話是甚麼意思？啊喲！驀地頭上一暗，總算她機警，倒身一滾，滾下陡坡，敢情鬼影手早發現了她，只不過怕和尚向她爭奪，故爾等到話說明了，這才動手。

那谷口的坡上從來人跡罕至，不但古樹參天，近地面的樹枝上，更掛滿了藤蔓，上如網，下似牆，鳳嬌身形小巧，又原是鑽藏在那如網的藤蔓之下，只聽嘩啦一陣响，鬼影手沒抓住鳳嬌，倒扯斷了五七根葛藤，那葛藤糾纏在樹枝上，是以牽扯得那巨大的樹枝一陣掃拂，枝連藤，藤連枝，是以發出了一陣驚心動魄的暴响，鬼影手尚未落地的身子，反倒被那掃拂的樹枝鞭了無數下，但這鬼影手的輕身功夫，實在高人一等。

鬼影手那一雙脚却得那掃拂的樹枝接力，身形騰起，再向鳳嬌撲去，叫道：「小妞，當今天下，還沒幾人能逃出我鬼影手下，要命的，就獻出血劍！」

那鬼影手離了樹下，也就擺脫了枝藤的絆纏，快逾飛鳥，截住了鳳嬌的去路，她倒反因身在地面，地面上滿佈荊棘葛藤，扯衣絆腿，啊喲！急忙一縮身，連鑽帶爬，却聽一聲阿彌陀佛，一個老僧在不足一丈外阻住去路，說道：「螻蟻尚且貪生，女施主怎麼不惜命，只要交出血劍，上天有好生之德，桑大俠必不會傷你。」

鳳嬌兩面無路，但驚魂已定，反不似適才慌亂了，現下身形已露，且無異身在羅網之中，豈能逃得出這兩個高手的手去，空有玉羅剎傳她的移形換位迷踪步，奈何脚下荊棘葛藤絆手絆脚，斜坡之上，亦不能施展。

嗆嗆兩聲，她身形一長，雙鳳劍立即出鞘，說道：「哼！不害臊，若不是這位大師救你，你這鬼影手早作鬼了，你你……你敢再走近一步……」

那老僧道：「桑大俠且慢，她一個小人兒，有道是殺鷄焉用牛刀，命她獻出就是了。」

鬼影手見鳳嬌雙劍上指下橫，封得嚴密，又明知龍江釣叟指點過她的劍術，倒也不敢造次，上前一步，也就停下步來，說道：「小妞，看在大和尚面上，我不殺你，趁早獻出血劍。」

鳳嬌眼珠子一轉，已有了主意，可憐兮兮地說道：「哼！你們以多欺少，以大欺小，算得那門子好漢，血劍在我身上，給你了罷，只是……你們得轉過身去，而且走開一些，我要解……」

她把雙劍併在左手中，伸右手摸着衣鈕，那和尚與鬼影手立即就明白了，和尚道：「阿彌陀佛，小施主請便，老僧自當迴避。」說着，已半轉了身子，道：「桑大俠，諒她逃不出你的手去，你我守在谷口便了。」

鬼影手略一遲疑，道：「好呀，小妞，若你敢在我面前使狡獪，那是你自討苦吃。」

說着，向崖上望了一眼，他和老僧立身之處，雖然是陡坡，但仍可立足，再上去可是懸岩壁立，有十數丈高與對面的陡壁成了個天然的門戶，顯然他不信鳳嬌能逃得上去，若是逃入谷中，他更不用担心了。

老和尚繞行過去，只見他袍袖一展，飛掠竟達四丈之外，已落到谷口，鬼影手却是一斜身，身似游魚一般，打那藤蔓中穿行過去。

鳳嬌迅速掃了一眼，她盼望有人來，若是梅姥姥在這裏就好了，不，她可不想師傅玉羅剎前來，這老和尚一定厲害之極，再加上恨她入骨的鬼影手，師傅可就要雙拳難敵四手。

但谷中只有勁風吹拂樹叢起伏如波，連人屠戶也不見，若是人屠戶來了，那也好了。

鳳嬌不見人，也不敢怠慢，那兩人剛一轉背，她已斜身一掠，飛身落入谷中。她已兩次三番打谷後上崖，路徑已熟了，那谷看似個絕谷，形如葫蘆，其實有路。

鳳嬌脚一點地，立即一連兩個飛掠，不料眼前一暗，迎面一股勁風拂到！啊！

鳳嬌身子往後一倒，跟着就地一滾，那知躲過正前，身後又是一股勁風襲來，嘿！她尚未看清人影，脚下一交，早換位移形。

只聽一聲咦！是鬼影手，那鬼影手仍作抓狀，停留在空中，却是搶在她前頭的，反是那老和尚，看來和尚比鬼影手更是了得。

鳳嬌可胆氣壯了，她原就是打定這般主意，只要落下這谷底，施展出移形迷踪八步，亦可脫身，她可不信這兩人能強過小寶的爺爺。

鳳嬌眉頭一揚，哼了一聲，說：「別以爲你們以多爲勝，以大欺小，我就怕了你們，咱們還不知誰行誰不行，你們一齊上吧。」

雙劍一分，左手短劍斜指，右臂微圈，却也滑退了一步。

那老和尚又宣了聲佛號道：「小施主休要不知好歹，老衲是不願見你自討苦吃，若然桑大俠一怒，老衲便愛莫能助。」

鬼影手的右臂已垂了下來，顯然適才他一抓不中，大出意外，怒道：「大和尚，你讓開，不給她一點苦頭吃，她也不知厲害，正是殺鷄焉用牛刀。」

鳳嬌手中劍一挑，道：「哼！你怕大和尚同你爭奪血劍是眞，你也不打聽打聽，少林名門正派金字招牌响噹噹，大和尚豈會像你一般沒出息，專門以大欺小。」

老僧道：「善哉，出家人不打誑語，桑大俠，老衲已有言在先，絕不願爲此身外之物而積惡因，但盼桑大俠念她年幼無知，手下留情。」

老和尚說着，袍袖一拂，已退到崖下，鳳嬌更是大放寬心，這和尚的功力顯然高出鬼影手許多，對付一個鬼影手，她可更不怕了，說道：「姓桑的，來吧，人家大和尚可不像你一般沒出息，你自稱鬼影手，咱們就來打個賭，你要是在八招之內能擒得住我，我就將血劍雙手奉上，否則趁早夾着尾巴逃走，不是嚇你，這裏一眨眼就有人到，那時你可就沒命了。」

鬼影手已兩番沒抓住她，第一次還有可說，這次在谷底空曠之地，雖無遮攔，竟然仍抓不着她，顯有古怪，而且，也知鳳嬌說的一些兒不假，玉羅剎和人屠戶都在跟踪着，就在左近……

他迅速掃了一眼，那麼，他還等待甚麼，難道要等人來了才動手，一聲冷笑，再不答話，伸手就抓，這番他不敢輕敵了。只見他兩臂一圈，當眞鬼影手名不虛傳，鳳嬌只見當前與左右，不下五七隻鬼手同時抓到！鳳嬌說：「啊喲！」圓於外者五陽，動而爲天，忙不迭一轉再轉，坤盡于中，看似她手亂脚忙，那心下可一些兒也不亂。不信這鬼影手能強得過小寶的爺爺，那老花子尚且抓她不着，此刻的鳳嬌已信心培增，眨眼間，鬼影手虛虛實實，十數抓盡皆落空，鳳嬌却已轉到了左面崖下，遠離了那老和尚，她那胆氣也更壯了

，但自知移形迷踪步雖然神妙，說甚麼也還是初學乍練，不熟也不能生巧，尚不能反復運用，總共只得那八步，不走更待何時。說：「看劍！」她長劍未出鞘，短劍可在手中，一翻腕，劍隨身轉，那劍映日生光，於身法極快，也就化作了一道長虹，可眞把鬼影手嚇了一跳，只聽那老和尚叫道：「小心！」

鬼影手圈臂一封往後暴退！咦！這小妞呢！

鳳嬌竟已踪跡不見，勁風拂得崖上垂下來的藤蔓婆娑，日光下，谷底的投影幻滅，崖上林間，蟬鳴聲聲，愈增幽谷的神秘。

一時間，那老和尚也瞪大了眼，鬼影手驚訝得發楞，那不爲怪，他是在對敵之頃暴退，老和尚却在一傍，該瞧得更清楚，怎麼也會陡然失了她的踪影，這不是邪門麼？

正因兩人都有一身絕頂武功，不信邪怪，因是也更驚訝，再瞧，再瞧瞧，終於你望我我望你，老和尚愧形於色，鬼影手道：「搜，不信邪，也不信她飛上天。」

不錯，飛上天也還有影子，兩人立即向鳳嬌適才立身的崖下搜去。

老和尚叫道：「在這裏了！」

鬼影手搶前，揭起藤蔓，却不見人，和尚道：「那小妞必是鑽入了崖下，這不是可以藏身麼？」

鬼影手道：「不錯，再順着崖下一溜，這藤蔓有如簾幕，我們自是發現不出她來，大和尚，你往後，我往前，搜。」

其實話聲未落，鬼影手已往前搜了過去，今天要是被這女娃娃逃出了手去，他還有何面目見人？尤其是血劍和她有關，若失去了她，可更難尋找了，想想現下有多少人在打這小妞的主意？

鬼影手自比那和尚心急，只不過是令和尚驚訝好奇罷了，他找的只是玉羅刹，不過，這小妞，小小年紀，竟練成了這麼奇絕的身手？

兩人迅速順着那崖下，搜尋了一遍，一個尋到谷底，一個直搜到谷口，又折回身來，在那谷底再又碰了面，忑怪，鳳嬌踪跡不見。

鬼影手一蹬脚，說：「不信她眞上了天。」騰身抓住一根粗大的葛藤，順着那壁立的陡崖搜尋上去，老和尚却不動彈，眼望着鬼影手的身形越上越小，終於不見了，但那一雙雪白的眉毛倒更皺得緊了。

他是爲玉羅刹而來，各有目的，鬼影手已見了面，已得知生面佛喪命的詳情，原該分手了。

望着崖上鬼影手消逝的影子，不由嘆了口氣，生面佛已爲那血劍喪了命，繼之是終南三惡，下一個該輪到誰？看來武林中的當今高手，全出動了，他既不爲血劍而來，爲何要趟這渾水？尤其是適才這姑娘身法之詭異，確令他駭然心驚，咦！

不遠之處，在他左側之後，傳來刷的一聲輕響，谷中草深可沒脛，荊棘叢生，勁風中起伏如波，但仍被他聽了出來，且慢！

老和尚也不低下頭來，兀自望着那崖頭，非但不轉身，連身子也不動彈一下，說道：「阿彌陀佛，小施主不用躲藏，老僧非爲血劍而來，絕不難爲你，出來吧。」說罷，才慢慢轉身來。啊！

老和尚自從驚得叫出聲來，但心下也難免啊了聲。

鳳嬌站在他身側，相距不到半丈遠。

鳳嬌笑嘻嘻，說道：「我爲何要躲藏，你們連抓住我也沒本事，我又不怕你們。」

老和尚嚥了口氣，說道：「小施主好一身絕頂輕功夫，但我是說，老衲和施主無寃無仇，四大皆空……」

鳳嬌不待他說罷，哼了一聲，說：「大和尚，你不害臊，既然四大皆空，那你是爲何而來，不爲財，可也爲氣。大和尚，敢情你四大不空，還打誑語。」

說得那老僧張大了咀，老臉也紅了，鳳嬌眉見一挑，一笑，道：「大和尚，你的名兒可是叫不空和尚，八成兒沒有錯，你不出聲，那就是默認啦。我說：不空和尚……」

老僧又唸了一聲佛，說道：「阿彌陀佛，小施主絕頂聰明，可惜小小年紀已是如此伶牙利齒，豈不知口舌易招尤麼？」

老僧的雙目中已現寒芒，但鳳嬌毫無懼色，道：「這麼說，我是多話，也不該出來啦。罷罷，我本來好心好意要告訴你，你要找的人在那裏，敢情我是多咀啦，不……不……」

怎麼她又笑啦，美貌的姑娘笑起來也更美啦，老和尚一怔，說道：「小施主請留步，若蒙賜告那玉羅刹的行踪，功德無量。」

老和尚的目中不但寒芒盡斂，而且立掌當胸，打個問訊，又宣了聲佛號。

鳳嬌噗嗤一聲，更 出聲來啦，說：「敢情你眞不叫不空，是我猜錯啦，原來叫不通。」

老和尚面色登時又一沉，那目中寒芒再現，若然這女娃敢戲弄他……但她似假還眞，便又忍住了，立掌便又宣了聲佛號，說：「阿彌陀佛。……」

鳳嬌說：「沒錯兒，大和尚，你萬里迢迢趕來，不爲了要殺那玉羅刹麼？却口口聲聲阿彌陀佛，這就是不通，我佛慈悲，你一點兒也不慈悲，你口口聲聲四大皆空，却一點兒也不空，大和尚，你叫不通才對。」

老和尚說：「小施主，你……」

鳳嬌不自覺退了一步，皆因那和尚目中寒芒更熾，面色大變，雖說現下她信心倍增，敢情移形迷踪步眞個神妙之極，連武林中久負盛名的鬼影手也抓不住她，但一瞧就知這大和尚內功精湛……忙搖手道：「大和尚，你叫我小施主，却又通啦，或是眞施捨個信息給你，啊喲！鬼來啦，我得躲！和尚，你可別走。」

鳳嬌搖手不令和尚出聲，話聲未落，早一縮身，這番那老和尚的眼睛睜大了，他瞧清楚鳳嬌一掀藤蔓，鑽了進去。

教他別走，這是甚麼意思？啊，原來是……

老和尚不自覺退了半步，原來是鬼影手下岩來了，可不是鬼影手下來令他驚訝，而是人家一個女娃娃倒比他更高發覺。他却忘了，人家時刻在担心鬼影手尋不着她，必然時刻都會回來，他却不放在心上，鬼影手迅速的掃了一眼，說道：「當眞

邪門，岩上也不見那小妞難道入了地？」

和尚說：「阿彌陀佛，小施主豈會上天入地……」不，鬼影手雖然對他有報信之德，但這小施主適才怎說？「施捨給他一個信息」，他爲尋找玉羅刹，爲師弟生面佛報仇而來，那必是與玉羅刹有關的了。忙道：「這小施主必有一身過人的功夫，必已出谷去了。」

鬼影手道：「不錯，我得趕快追，她若落入別人手中，我可就落空了，大和尚，那玉羅刹也在追尋這妞兒，你要找她報仇，可就別放過這妞兒，走。」

和尚道：「施主請便吧，老衲自有主意。」

鬼影手已邁開大步，聞言回頭，道：「既如此，我可先走一步了。」

只見他右肩一沉，頭尚未回，已出去了不下三丈，鬼影手當眞輕功了得，和尚却想：這姑娘端的是何出身，不信她小小年紀，竟有一身出神入化的絕妙輕功，但親眼所見，又不由他不信！

鬼影手的影子早在谷口消逝了，和尚睜大了眼睛，倒要瞧這姑娘如何現身。

但崖下只有勁風吹拂得藤蔓婆娑，和尚睜大了眼睛，不敢眨一下，驀聽身後一聲輕笑，說：「大和尚，我在這裏。」

「你！」和尚霍地一旋身，可不是鳳嬌立在他身後，分明才在那叢荊棘後面長起身來。

鳳嬌嘻嘻笑道：「和尚，你瞪着我幹嗎呀？我可不是鬼，你也別疑神疑鬼，我不過趁你們一分神，溜過這邊崖下來，你沒瞧那草有多長，樹叢有多密。」

和尚合十道：「善哉，小施主好一身功夫，機智胆色，更令老衲佩服。」

鳳嬌的眉頭兒揚了揚，說道：「你不用替我臉上貼金啦，我可不打誑語，是誠意又眞心，施捨過信息給你，大和尚你不是要找玉羅刹麼！」

那老僧登時又宣了一聲佛號，說道：「小施主功德無量，我出家人最重因果，他日老衲必有以報。」

鳳嬌的眼珠子直轉，說道：「大和尚，你的經到底是怎麼個唸的。」

鳳嬌續說道：「我指你一條明路，你找到了玉羅刹，不用說，你要殺死她，敢情這是功德呀，噯呀！你倒提醒了我，我可不要做功德，那是罪過，我可也不做，大和尚，你去找你的仇人吧。」

鳳嬌話聲未落，霍地一旋身，撲到右面崖下，那才是她兩番上崖之處，崖壁上落脚之處最多，但未翻上崖頭，早聽耳畔風生，那老和尚已趕到她前頭，在崖攔住了她的去路，道：「小施主慢走。」

和尚目中有疑惑之色，先前鳳嬌在谷底乍隱倏現，但這番上崖，那輕身功夫可平常得很。

和尚伸手一攔，說道：「小施主請聽我一言，我那師弟生面佛雖爲那萬両黃金的賞格而來，但志在重修佛寺，建藏經樓，非爲一己之私，犯了貪念，是以也爲功德而來，不幸却命喪玉羅刹手中，小施主若蒙賜告玉羅刹的行踪，不也就是無量功德麼？」

鳳嬌道：「大和尚，但我却不知那玉羅刹在何處。」

老僧登時面色一沉，道：「小施主，這麼說，你是在戲耍老衲了！」

其聲厲，老僧目中寒芒也陡熾，鳳嬌心中一凜，忙擺手道：「大和尚，你聽我說：我不忍見你偌大年紀，被那鬼寃了，終南三惡作了鬼，鬼影手自也是魔，他們全寃了你，你那師弟生面佛，並非玉羅刹所殺，我雖沒見，但我爹在樹上瞧得淸淸楚楚，也聽得明明白白，殺你那師弟生面佛，乃是終南一判。」

老僧仍然沉着臉，道：「胡說，小施主你雖伶牙俐齒，豈便信你的誑語。」

鳳嬌再不嘻笑了，這老和尚仍以施主相稱，看來倒眞不是個壞和尚，忙改了口，正容道：「大師，我眞沒騙你，你不想想，我爲何要騙你。」

老和尚道：「那終南三惡雖然爲惡，可與我少林無仇無寃，鬼影手千里迢迢，派人帶信，又豈能假。」

鳳嬌道：「大師，你可眞合了一句俗語所說：當局者迷了，那晚的經過，前一半我最清楚不過，你那師弟原不知血劍在我身上，但終南三惡却淸淸楚楚。」

當下把那晚的經過一說，道：「哼，大師，你那師弟啊，可一些兒不像你，一臉橫肉，原來他使了詭計，買通了那店裏的夥計，把我騙去那廟中……」

老和尚說：「阿彌陀佛，小施主豈可以貌取人，他自心中有佛。」

鳳嬌說：「大師，信不信由你，八成兒你也被他騙了，呸！」

老和尚看得明明白白，鳳嬌啐了一口，那臉兒也紅了，當眞他師弟的爲人，豈有不知，實是四大不空。

鳳嬌又道：「幸是我機警，一發覺他不懷好意，便趁黑夜逃了出去，後來，那終南三惡也就去了。」

「原來終南三惡被玉羅刹一再戲弄，在那店中存身不得，逃了出來，也到了那廟中，可就遇到你那師弟了，那和尚也才知道血劍敢情在我身上，待要追趕，那玉羅刹立即現身出來。」

老和尚道：「那玉羅刹也爲血劍而來，於是，我那師弟便遭她毒手，小施主，多謝你相告，不用說了，我自找她算帳。你說，她在何處？」

這老和尚打從初次見面起，總是開口便宣佛號，對人總以施主相稱，是以鳳嬌雖然明知他是找師傅而來，那聲調中透着從未有過的冷厲。

鳳嬌只不過心寒，却也不懼，那眉兒倒又挑了挑，說道：「哼！別以爲人家怕了你，你估量我是誰……」

那老僧愕然說：「你！是誰！難道你是……」

他立即想到玉羅刹，是正提及玉羅刹，這姑娘却作出這般言語，難道她和玉羅刹大有淵源！

老和尚不由他不愕然而驚，先前鳳嬌谷底露的那一手，實在神奇莫測。

鳳嬌後悔也來不及了，她師傅曾一再叮嚀，拜師之事，不可對人言說，但現下不說，這和尚也猜得着了，當下索性把頭一揚道：「我就是她新近才收的徒兒。」

老和尚顯然吃了一驚，這 娘明知他是找玉羅刹報仇而來，竟敢在他面前自認

是玉羅刹的徒兒，若不是有恃無恐，豈先自招認的。老和尚精芒暴射的眼睛，睜得更大了。

鳳嬌看在眼裏，一面暗中戒備，脚跟一轉，一不作，二不休，道：「大師，我可不瞞你，我就是她新收的徒兒，甚至尙未正式拜師，也還不許我叫她師傅。」

老和尚的雙目仍然睜得大大的，道：「你……先前在谷底……」

鳳嬌的眉兒又揚了揚，說道：「你是說我戲耍了鬼影手麼？那也不用瞞你，那就是我師傅教我的幾步功夫。她說：這可不是功夫，不過是一點兒見面禮，大和尚，你猜，她爲甚麼不許我叫她師傅？是怕我丟她的臉。」

那和尚不自覺啊了一聲，現下他才明白了，適才上崖，這姑娘步下的功夫，實又平常之極，原來是這個緣故。

鳳嬌毫不放鬆和尚的神色變化，只見他面上由紅轉白，白中又透了青，她可大大鬆了一口氣，心下也得意了起來。

鳳嬌道：「大師，你該明白了吧，我一見你，就知你是個佛菩薩，不忍見你上那終南三惡的當，鬼影手不懷好心，偏就不讓他稱心如意，我師傅若是要奪取我的血劍，早就輪不到他們了，你想想，你想想……」

老和尚目中的精芒不見了，却把咀張大了，分明在心裏啊了一聲。

鳳嬌又道：「大師，你想想，我的血劍若是到了我師傅手中，她早赴苗疆去領那萬兩黃金的賞金了，她倒會去戲弄終南三惡，大師，你實是見事不明又不通，你那師弟生面佛，除非你承認比終南三惡更惡，更是死有餘辜……」

老和尚點起頭來，道：「小施主說得是，若爲血劍爭奪而殺他，那終南三惡又豈有命在。」

鳳嬌道：「着哇！大師，我師傅非但不爲奪取血劍而來，且暗中保護我，也不瞞你，她倒眞有點和你相似，不過要從我身上的血劍，啊……」

這豈不是承認血劍在她身上了，鳳嬌不自覺反臂摸着背上，退了半步。

和尚道：「阿彌陀佛，小施主不用驚惶，那血劍便在眼前老衲亦不會爭奪。」

鳳嬌格的一聲，笑啦，不是和尚的話令她安心，是她才想起血劍已不在背上。說道：「大師傅，我師傅眞和你一樣，要從這血劍之上，要找出她的仇人來，若不然，大師你想，她倒會收我作徒兒，不奪血劍，反而傳我功夫麼？你明白啦，那你該信啦，你是被那終南三惡寃了，我爹在樹上瞧得明明白白，聽得清清楚楚，那終南一判趁你那師弟不意，突下殺手，那終南劍客倒大吃一驚，怨他不該殺了生面佛，說這一來豈不和你們少林結了仇怨，那終南一判却得意的打了個哈哈，說道：誰殺生面佛，你知我知，還有這個狐狸知罷啦。……」

鳳嬌續道：「少林寺的和尚却只道眞是玉羅刹所殺，哈哈。却不料我爹躲在那樹上，看得明白，聽得清楚，聽得那終南飛狐讚道：敢情你一點也不魯莽，妙極，這可是死無對證，咱們帶個信兒給少林的和尚，就說是玉羅刹殺的，咱們不是她的對手，少林寺却人多勢衆，當眞妙極。」

鳳嬌眞沒加鹽加醋，只不過口齒伶俐，說來就和親眼見到一樣，何況鳳嬌說的，言之有理，不由那老和尚不信，道：「果然如此？」

鳳嬌道：「大師，你要不信，那好辦，我爹才離洞庭，就着了人屠戶的道兒，現下仍昏迷在沅江的一隻船上，那船現下已泊在芷江了，還有我那苗子叔叔，有湘江一判看守着，你自去問來，咱們可是不知你會得了信趕來，再說，我昨兒剛才拜師，我爹更不知我已拜玉羅刹爲師，可不會串通了來騙你。」

老和尚聽得恨恨的牙齒咬緊了，點起頭來，忽地一蹬脚。

鳳嬌更不放鬆，道：「大師，我可說句良心話，那鬼影手倒是好意帶信給你，他可不是誠心騙你，而是他也被終南三惡寃了。我話已盡此，信不信也由你了，我可得走啦。」

她脚下早已不丁不八，脚跟也已外轉，移形換位，八步迷踪，最後一句話工夫，已轉換了四個方位，只見她一縮身形，身形頓杳。

其實鳳嬌不過利用地形熟，崖上不是樹，就是高與腰齊的荊棘草叢，趁那老和尚眼花撩亂，躲入在山風中起伏的草叢裏去了。

那老和尚如何不明白鳳嬌的用心，別說是找玉羅刹報仇了，便人家新收的徒兒，只不過才指點得幾步脚下工夫，光天化日之下已失了人家的踪跡，只見他嘆了口氣，而且是仰面一聲浩嘆，轉身向山下走了，山風吹拂得他那僧袍高高飄了起來，一會已消逝在林木深處。

鳳嬌滿心歡喜，也跟着站了起來，不料無意中替她新拜的師傅化解了這段寃仇。要知她以往雖沒在湖上行走，但嵩山與開封近在咫尺，鏢行中人來人往，誰不知有少林，而且人多勢衆，這老和尚雖沒見他出過手，但雙目中那令人心悸的精芒，就知功力深厚，不，她不是怕她師傅玉羅刹不是這和尚的敵手，而是對敵起來，總有一方不死必傷，她當然不願師受傷，若然傷的是這老和尚，那時這仇怨可再也解不開了。那時，少林寺的長老必也會出動，而且不會是一個。

鳳嬌眞高興，她決心把這老和尚引到崖上來，就是爲了要替師傅化解這仇怨，不料輕輕易易就化解了。這老和尚雖不是善目慈眉，但可也透着慈祥，正因這緣故，明知是找玉羅刹報仇來的，她才一點也不怕他，甚至坦言相告是玉羅刹新收的徒兒。

那老和尚走得不見影了，啊喲！她得趕快走，趕快找到她師傅，想想看，這和尚豈會就憑她幾句話，就信了七分，也還有三分疑，現今已是死無對證，這和尚必然仍會去找她師傅玉羅刹對證。想想她師傅羅刹笑傲武林，那會把和尚放在眼裏，而生面佛又確實傷在她手中，因傷也會死，若然兩人見了面，豈會有好言語，一個悲憤，一個驕傲，若是動起手來，甚至她師傅一怒，自認殺了生面佛，她這苦心豈不白費了。

鳳嬌心下一急，轉身就跑，却忘了那

身後就是懸崖，總算在崖邊收住了勢子，當眞她向那裏找去？除非找到人屠戶。

想到人屠戶，她就不自覺打了個寒戰，現下再也裝不出假來了，老花子罵她罵得不差，她今早一逃跑，那就無異告訴人屠戶，已揭穿了那魔頭的行藏，也再不受他利用了，人屠戶豈會放過她。

她心裏又急，又害怕，想想看，人屠戶彈指也能殺人，連她師傅玉羅刹也怕他三分，小寶的爺爺也怕了，只有梅姥姥，除非找到梅姥姥，留在梅姥姥身邊，但她師傅可就是要尋找梅姥姥，豈不是把她也引去梅姥姥身邊了？

不不，她不能去找梅姥姥，再說，瑛姑把梅姥姥背去那裏了，她也找不到。

一時間，鳳嬌沒了主意，想想那人屠戶尋了她一日，必然極是惱怒，明知她已盡知他的陰謀詭計，豈會不殺她滅口，她師傅玉羅刹雖然跟踪在他後面，只怕也救不了她，而她若是去找玉羅刹，就會首先碰上人屠戶。

她豈僅是要找的人不敢去找，而且也無法尋找，却先要提防被人家找到，還有鬼影手，找不到她，亦不甘休。

她得躲，躲，倒有了主意，谷底那個洞最是隱密，除了梅姥姥和瑛姑，誰也不知道。

鳳嬌想到那山洞，倒想起小寶的爺爺，他去山那邊尋李公子和小寶，回來找她們不着，必然要去那山洞尋找，她要走了，那三人來了，豈不都落了空。

趕快，她站在崖邊，那目標有多顯著，忙不迭溜下谷去，順着那崖脚，溜去亂石堆中，小心，得看清楚有人沒有？

她躲在亂石堆中，耳目併用，那小鳥又在樹梢飛翔，歌唱。

鳳嬌大大鬆了口氣，現下她已鑽入那亂石拱出來的縫隙中，正因即使被人發現，也不過只是僅可容人的縫隙，誰也不會想到裏面有洞，何況亂石堆中長滿了荊棘，荊棘又長滿了密得可以沒脛的草，又有小鳥兒在谷口和崖上替她守護，現在，她再不怕了。眞妙，若有人前來，來人不等到進入谷中，那樹上崖上的小鳥兒自會飛翔，自然也就不再歌唱了，那麼，她在裏面，不用瞧，只聽也知道是否有人前來，眞妙。

她吐了口長氣，自然那眼睛也閉了一閉，不料就在這瞬間，驀覺右臂一緊。

啊喲！在她才意識到已被人擒住了，還來不及掙扎，祇覺眼前一暗，嘴也被人堵住了。

那縫隙只可容身，又那能容她掙扎，雖然看不見，却知是被人拖入洞中。不，這不會是瑛姑，更不是梅姥姥，兩人早已走了，老花子也走了，也不會是她師傅玉羅刹，皆因那抓住右臂的手緊得像鐵箍一樣，痛得那右臂要折斷一樣。

她不能掙扎，可也不願喊叫，却聽有人在叫：「爹，你，快放了她！」

是誰？啊！是屠鳳，完了，她落入了人屠戶手中！

堵住她嘴的手鬆了，原來是人屠戶的袖遮住她的眼睛，但鳳嬌眼前仍是一片黑，不僅是剛由眩目的陽光下進入暗處，右臂像要折斷般的劇痛，也令她眼前發黑。

只聽人屠戶呵呵笑道：「我自會放她，在這裏面，還怕她能逃得出我的手去麼。小妞，你這是自找罪受，給我乖乖躺在那裏。」

話聲未落，她已被人屠戶擲了出去，鳳嬌待要蜷腿，轟然一聲響，她已撞在洞壁上，跌落下來，差點暈了過去。

她忙不迭屈腿一縮身，沒坐起身來，半邊背脊却已靠在洞壁上，原來就是先前梅姥姥坐臥之處，幸是地上鋪着厚厚的草，草上又鋪着獸皮。

就在那瞬間，驀聽人屠戶喝道：「站住了！」

是對向她奔過來的屠鳳喝叫。

鳳嬌能看得見了，只見屠鳳正從她身前後退，也正在轉過身去，面對着人屠戶，說道：「爹，你要是……傷害她，我我……也不要活了！」

屠鳳擋在她身前，那聲調不但惶急，而且在顫抖，但也透着無比堅決，那話顯然是從牙縫迸出來的，還狠狠地一蹬脚。

她也能瞧得清楚背對着洞口的人屠戶了，不怪洞裏異常黑暗了，原來他用身子擋住了極其狹窄又矮小的洞口，何況西斜的太陽，早已移向谷中的那面崖上去了。

人屠戶仍然穿着她爹的衣衫，但已回復了他的本來面目，其實只不過鬍鬚沒那麼花白了，便是在瞬間，鳳嬌也驚訝得把嘴張大了，這是她首次這麼近地面對着人屠戶的本來面目，敢情眞有些像她爹，只不過她爹面白而鬍鬚也花白，這人屠戶却是青虛虛一張臉，在這陰暗的小洞中，更清得令人怕，尤其是襯托出他那寒森森的白牙。

只見那人屠戶又一聲哈哈，說道：「你要我不傷害她，那容易，丫頭，你可得聽我的話。」

屠鳳顫聲道：「爹，我聽，聽你的話啊，要不是聽你的話，我也不來了，爹，你也早答應過我，你不會傷害她父女兩人的。」

人屠戶道：「我原不是傷害她的，要不然她父女兩人還有命活到現在麼，誰教她要逃跑，幾乎誤了我的大事。」

屠鳳趕緊說道：「爹，咱們不又找她回來了麼？可並沒誤你的事。」

人屠戶面色陡然一沉，怒道：「還說沒有，害我着急了半天，滿山遍野尋了她半天也罷了，丫頭，我問你，今而後，她還能乖乖地聽話麼？」屠鳳道：「爹，你放心，我一定教她聽你的話，爹，你相信我，鳳嬌妹子一定會聽我的話。」

人屠戶哼了兩聲，說道：「你這丫頭胳臂向外彎，我連你也不相信，這是她自要找……」

屠鳳急得搖手退步，惶急叫道：「不不，爹，相信我，我一定聽你的話，我也教妹子聽你的話。」

人屠戶陡然又打了個哈哈，說道：「這女娃娃詭計多端，今日！不，這兩日我已一再上她的當了，你還要我相信她。」

洞中陡然一亮，是人屠戶身離洞口，上前了一步，那屠鳳也急速退了半步，已是退到鳳嬌身前了。

鳳嬌心頭一緊，也趕快一挪身，雖然沒長身，但兩脚已分前後，脚尖已點地，

武俠掌篇叢書

金陵菜傭

·混沌書生·

金陵徐子文，孝子也，父爲儺家所陷，死於獄，子文寃憤塡胸，晝夜號泣，雙目幾瞽，日懷利刃伏道中，俟儺家出刺殺之，有長者哀其志，勸曰，郎君不忘父仇，孝行卓然，洵可嘉矣，然一文弱書生，而儺又多力，刺之不中，適足致禍，殺身無益，此甚非智者所宜出也，東郊有賣菜傭，天下有心人也，往哀之，或能爲郎君助，子文受敎往訪，久之，得之田間，髮皤皤老矣，而精神矍鑠，眉目間英氣未除，子文長揖與語，傭言辭質直，意氣雅相合，拉與與共飲，亦不辭，一舉輒盡數巨觥，酒酣耳熱，談吐愈豪，子文益知長者言匪謬，遂相訂交，凡傭所愛者，餽之無吝色，一日傭忽招子文飲其家，造其居，則孑然無妻孥，設坐豆棚下對飲甚歡，酒半，傭忽釋杯問曰，老夫覘郎君眉目間似鬱有大怨者，若不見疑，能爲一言之乎，子文聞言，伏地不能興，泣述其父寃死狀，且曰，慕丈高義，實欲以荊聶相屬，自恨交淺，不敢請耳，言已淚如雨下，傭見而大感，慨然扶子文起曰，郎君誠孝子，而彼固豪暴，殺之不得謂不義，然彼死，弋者必集矢郎君，宜先行，勿爲所得也，子文頓首謝別，詰旦，聞儺家於夜中失其首，一市喧傳知傭所爲，亟易服，亡至吳中，變姓名爲李雯，逾年滿清亡，舊案悉置不問，子文乃稍稍爲人道其事，至賣菜傭蹤跡不復見矣。

她已迅速作了個估量，這洞中雖寬不過丈許，但移形迷踪也還能施展得開來，說甚麼她也不會束手就死。

人屠戶再一聲哈哈，上前了一步，說道：「丫頭，我再不信她，也不要她聽話了，你要我不殺她，那容易，只要聽我的話，我就饒了她。」

屠鳳求情的叫道：「我聽話，爹，我一定聽你的話。」

人屠戶道：「好，你先把她的衣服剝下來。」

鳳嬌大吃一驚！剝下她的衣衫！她可是個大姑娘了。那屠鳳顯然也大出意外，吃了一驚，道：「爹！你這是做甚麼？」

人屠戶道：「怎麼你還不明白，我仍然扮作那老鏢師，你還跟這女娃娃的相貌年齡，也相差不了多少，再說，那收受血劍的人，又沒見過這兩父女。」

屠鳳和鳳嬌都鬆了口氣，屠鳳更啊了一聲道：「原來你要我假扮鳳嬌妹子？」

人屠戶道：「便是要你假扮她，其實早該由你來假扮她，是我走了眼，只道這女娃娃天眞無邪，不料她竟是個鬼靈精，丫頭，你要是答應了，本來我再已用不着她了，留下她來，倒給我留下個禍根。」

屠鳳急道：「爹，不，她怎會是你的禍根，她的武功平常得很，爹，你又不是不知道。」

人屠戶一聲呵呵，說道：「你知道甚麼，這女娃娃鬼精靈，她那晚偷聽到了我和湘江一判的談話，已盡知我們的一切，別的也不打緊，若然被那郎岱土司得知，我的計謀就全功盡棄了。不過，丫頭，你放心，只要你聽我的話，我就饒過她。」

屠鳳忙道：「爹，我甚麼都答應了，你要怎麼才相信呢？我一定聽你的話。」

只見人屠戶一雙眼睛緩緩一掃，道：「這個山洞倒也隱秘，不怕被人找到，哼，才說聽話，你這丫頭怎又不聽話了？」

屠鳳道：「誰說我不聽話，爹……」

人屠戶道：「那還不把她的衣衫脫下來，你穿上她的衣衫，還有她背上的血劍，你也背在背上，今日已躭誤了不少時候，這左近我們已先後發現兩起人了，得趕快離開此地。」

屠鳳遲疑道：「但是，爹……」

人屠戶道：「好好，我出去一會，你這兩個丫頭可要小心，若然敢出花樣，妄想逃走，我可……哼！」

屠鳳道：「爹，你又不是走遠了，這洞又別無出路，我們向那兒逃，妹子已是大姑娘了，再說，我也得脫下衣衫，才能穿上她的衣衫。」

人屠戶也不言語，一縮身，退出洞去了，鳳嬌立即跳了起來，一掠到了洞口，急得屠鳳魂飛魄散，可又不敢大聲，叫道：「妹子，別……別出去，出去不得！」

鳳嬌閃身在洞側，探頭向外一瞄，對屠鳳搖搖手，聽了聽，才回頭道：「姊姊，別怕，低聲談話，外面是聽不到的！」

屠鳳愧形於色，道：「妹妹，只道你已遠走了，眞該……你怎麼又進來了？妹妹……這可是我害了你，我才該死。」

鳳嬌嘆了口氣，道：「姊姊你一再維護我，令我好生感激，怎說你害了我？」

屠鳳道：「妹子，你有所不知，我爹遍尋你不着，越來越怒，我也駭壞了，若是他在山中找到你，他一怒之下，你一定沒命了，是我心想，這谷中有一個極其隱密的藏身之處，皆因明知你在那崖下，但轉眼就不見了你，可又不見你出谷，是我想到我和爹一走，你必然也逃出谷去了，是以把爹絆在這谷中，假意尋找，那料却找來找去，找到了這洞，你偏又折回來，這豈不是我害了你麼？」

（下期續完）